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九五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
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南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
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
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九五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二九七

趙 雍

論與金使議和不宜屈抑上書 ····· 一

上使者書 ····· 三

汲黯論 ····· 四

楊氏真一軒記 ····· 六

史氏友賢堂記 ····· 七

昌州鑑湖記 ····· 八

請珪禪師茶榜 ····· 九

余良弼

順昌縣重修儒學記 ····· 一〇

雙溪樓記 ····· 一二

釋□房

總持院鐘銘文 一三

全宋文卷四二九八

樊光遠

論金人詭詐不足憂信實深可懼書 一四

請復責降大臣官職錄其子孫奏 一五

請禁誘略平民爲軍奏 一六

嚴州收買御爐木炭事奏 一六

賀周參政啓 一七

秦 熈

對策 一八

搜訪遺書事奏 一八

錢雲騤家借到闕書乞推恩奏 一九

武傑獻帖事奏 一九

郭師心獻法帖乞推恩奏 二〇

安奉中興聖統瑞應奏 二〇

皇帝親饗太廟乞宣付史館奏 二〇

奉迎徽宗御集望宣付史館奏……………二一

乞給假展省祖塋奏……………二一

乞守本官致仕奏……………二一

蘇藻王偃獻書畫乞推恩奏……………二二

謝及第啓……………二二

論南北和議……………二四

宋 樸

乞革郡縣便文之弊奏……………二八

劾章厦奏狀……………二八

乞從朝廷出給致仕敕命奏……………二九

釋法恭

自得慧暉禪師塔銘……………三〇

全宋文卷四二九九

胡 銓 一

和淵明歸去來辭 并引……………三三

及老堂賦……………三四

實錄院吏張昇循修職郎制	三四
武節郎金均房三州都巡檢使馮綬降官制	三五
侍御史周操兼侍講制	三五
長大祗候東西班都知權信可敦武郎制	三六
成忠郎兼水軍同統制馮湛轉官制	三六
梁珂解帶特轉遙郡一官制	三六
曾覲解帶特轉遙郡一官制	三七
夏執中特補承信郎制	三七
夏執中除閣門祗候制	三八
忠翊郎添差福州指揮使潘喜降官制	三八
侍衛步軍司擺鋪使臣王仲降官制	三八
泉州晉江尉徐公壽循資制	三九
知藤州廖顥降官制	三九
王時升吏部侍郎制	四〇
王時升磨勘轉官制	四〇
王時升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制	四一

知盱眙軍周淙除直徽猷閣制	四一
知吉州王佐除直寶文閣制	四二
何伯謹太學博士制	四二
宋之才父右中散大夫道元贈官制	四二
劉章除秘閣修撰制	四三
敷文閣待制周綰故父邊贈開府儀同三司加少保制	四三
周綰故母榮國夫人葉氏贈定國夫人制	四四
周綰故繼母嘉國夫人宋氏贈福國夫人制	四四
知衢州沈度轉官制	四五
刑部侍郎路彬磨勘轉官制	四五
洪适除司農少卿江淮總領制	四六

全宋文卷四三〇〇

胡 銓 二

戊午上高宗封事	四七
應詔言事狀	四九
應詔集議狀	五七

上孝宗封事 五九

上孝宗論兵書 六一

辭免兵部侍郎狀 六三

辭免宗正少卿乞賜罷黜狀 六三

辭免寶文閣待制狀 六四

上孝宗論撰賀金國啓 六五

遺表 六五

代福帥張丞相奏乞加封鱣溪神狀 六六

全宋文卷四三〇一

胡 銓 三

御試策 六七

全宋文卷四三〇二

胡 銓 四

乞先次起修太上皇帝日曆奏 八五

乞改差馬騏權中書舍人奏 八五

論王世祖不當給賜金帶奏 八六

乞依六曹例解發出職奏	八六
乞續修祖宗仙源積慶圖奏	八七
乞修德以待虜奏	八七
論持勝疏	八八
論卜郊疏	八九
論改官及興水利營田疏	九〇
乞用直言遠私昵戢貪吏奏	九四
論符離之敗疏	九五
進冒頓不與東胡土地故事	九六
論規恢遠圖疏	九七

全宋文卷四三〇三

胡 銓、五

乞都建康疏	九九
乞嚴禁軍兵殺人奏	一〇〇
乞寬恤民力奏	一〇一
乞戒天下州軍大興力役築城奏	一〇二

論爲國以禮疏……………一〇三

論臣僚陳乞子弟差遣疏……………一〇四

論用人疏……………一〇四

論禮及知人疏……………一〇五

乞減省冗官員數奏……………一〇六

進唐服帶故事……………一〇七

乞詔百官直言時政闕失奏……………一〇八

論賣直疏……………一〇九

論納諫疏……………一一〇

論從諫疏……………一一一

乞戒諸將持重奏……………一二二

乞詔兵民共討不義奏……………一二三

全宋文卷四三〇四

胡 銓 六

論濟饑疏……………一二四

乞令有司預備賑濟米斛奏……………一二五

論左右史四弊疏	一二七
應詔言和議決不可成奏	一二〇
乞遣將虔吉間招捉盜賊奏	一二三
論人主德與心不可二三疏	一二四
論復讎疏	一二六
論中國禦夷狄失道奏	一二七

全宋文卷四三〇五

胡 銓 七

答梁元瑞書	一二九
答江知縣庭賓書	一三〇
答譚思順書	一三二
又答譚思順書	一三四
答劉子澄主簿書	一三五
答曾充秀才書	一三六
與潭帥魏參政書	一三八
答李康國書	一四〇

答汪主簿洋書……………一四二

全宋文卷四三〇六

胡 銓 八

上張丞相書……………一四四

再上張丞相書……………一五〇

與王中丞書……………一五一

與吉守李舍人書……………一五四

與吉守李侍郎書……………一五五

三上張丞相書……………一五七

全宋文卷四三〇七

胡 銓 九

與吉守呂殿撰書……………一六一

與吉守李寶文書……………一六三

與廬陵知縣書……………一六六

答符君俞書……………一六八

答朱解元書……………一六九

答呂機宜書 一七〇

答陳漢臣書 一七一

答廖知縣書 一七二

全宋文卷四三〇八

胡 銓 一〇

與張丞相小簡 一 一七四

與張丞相小簡 二 一七五

與張丞相小簡 三 一七五

與張丞相小簡 四 一七六

與張丞相小簡 五 一七六

與張丞相小簡 六 一七七

與張丞相小簡 七 一七八

與張丞相小簡 八 一七九

與張丞相小簡 九 一七九

與王季羔小簡 一八〇

與張少韋小簡 一八一

與彭德器小簡……………一八一

與周去華小簡……………一八二

與周去華小簡……………一八三

與陳守小簡……………一八四

與莊昭林知宮小簡……………一八五

與方耕道小簡……………一八六

與方耕道小簡……………一八七

全宋文卷四三〇九

胡 銓 一一

與振文兄小簡……………一八九

與李宜仲小簡……………一九一

與譚思順小簡……………一九一

與譚思順小簡……………一九二

與譚思順小簡……………一九三

與黃守小簡……………一九四

與甥羅尚志小簡……………一九四

與向宣卿小簡	一	一九五
與向宣卿小簡	二	一九五
與陳長卿小簡	一	一九六
與陳長卿小簡	二	一九七
與范伯達小簡		一九八
與張欽夫小簡	一	一九八
與張欽夫小簡	二	一九九
與邢司戶晦小簡		二〇〇
與汪聖錫小簡		二〇一
與劉世臣小簡		二〇一

全宋文卷四三一〇

胡 銓 一一

與鄧漕成材小簡		二〇三
與唐黎州柅小簡		二〇四
與余憲良弼		二〇五
與左教授小簡		二〇五

與南彥姪小簡	……	二〇六
與黃世永小簡	一	二〇七
與黃世永小簡	二	二〇八
與劉辰告小簡	一	二〇八
與劉辰告小簡	二	二〇九
與王詹叔小簡	……	二一〇
與妙喜上人小簡	……	二一〇
與李節使寶小簡	……	二一一
與張判院敦義小簡	……	二一一
與張子充小簡	一	二一二
與張子充小簡	二	二一二
與汪養源小簡	……	二一三
與楊正伯小簡	……	二一四
與趙永年小簡	……	二一四
與劉共甫小簡	……	二一五
與斗南姪小簡	……	二一五

與安國小簡	一		二一六
與安國小簡	二		二一六
與方務德小簡			二一七
與鹿倅小簡			二一八
與梁叔子小簡			二一八

全宋文卷四三一

胡 銓 一三

與虞并甫小簡			二二〇
與王嘉叟小簡			二二一
與李文通小簡	一		二二一
與李文通小簡	二		二二一
與邵都統小簡			二二一
與藍守師稷小簡			二二三
與龔實之小簡	一		二二三
與龔實之小簡	二		二二四
與龔實之小簡	三		二二四

與龔實之小簡	四	一二三四
與吳明可小簡	一	一二二五
與吳明可小簡	二	一二二六
與吳明可小簡	三	一二二七
與蔣子禮小簡		一二二八
與錢處和小簡		一二二八
與曹彥廟彥若小簡		一二二九
與梁憲小簡		一二二九
與張守緯小簡		一二三〇
與史丞相小簡		一二三一
與董子羽小簡	一	一二三二
與董子羽小簡	二	一二三三
遺從子維寧書		一二三三
答溫彥姪書	一	一二三四
答溫彥姪書	二	一二三四
賀蔣提刑啓		一二三五

叙復謝丞相啓	一三五
呈中書舍人劄子	一三七

全宋文卷四三一二

胡 銓 一四

送彭子從赴召序	一三八
送范至能使金序	一四〇
送葉祖道序	一四一
送顧都監序	一四一
送施峻序	一四二
送彭叔夏序	一四三
送韋生序	一四五
彭楸作室序	一四六
贈王復山人序	一四七
贈寫真劉琮序	一四九
贈相士聶生序	一五〇
贈李杞序	一五〇

全宋文卷四三一二

胡 銓 一五

講筵禮序	二五二
周禮解序	二五五
尹商老易解序	二五七
李仲永易解序	二五九
蕭先生春秋經辨序	二六〇
洙泗文集序	二六二
活國本草序	二六二
灞陵文集序	二六三
葛聖功文集序	二六五
李元直文集序	二六七
僧祖信詩序	二六八
盧溪先生文集序	二六九

全宋文卷四三二四

胡 銓 一六

跋仁宗皇帝飛帛書	二七二
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二七三
書崔公治書後	二七三
跋胡遵禮雙頭牡丹圖	二七四
跋孫氏書儀	二七五
跋李伯時畫	二七六
跋裴季祥寫王荊公詩圖	二七六
跋雷梧州集字說記	二七七
跋陳了翁帖	二七八
跋從叔祖八景士遺稿	二七九
跋裴氏家譜	二八〇
跋李瓊州與吉陽于守書	二八一
跋李泰發參政與寧遠令劉文舉詩	二八二
跋李泰發參政詩集	二八三
跋胡明仲侍郎帖	二八四
跋王民瞻某文	二八四

跋莊道士銅將軍銅龍銅手爐畫圖	二八五
跋陸處善集杜詩	二八五
跋醉鄉圖	二八五
跋劉提舉捕魚圖	二八六
書南涇漁父詞後	二八六
跋秦希甫墓銘	二八七
跋劉提舉所藏坡老松石	二八七
跋劉提舉寒林圖	二八七
跋松石圖	二八八
跋維摩畫	二八八
跋雷梧州墓刻	二八八
跋儋耳陳守所藏折仲古帖	二八九
跋黃舜揚所刻先聖像	二八九
書先聖像後	二九〇
跋秦法信道人詩軸	二九〇
跋鄭亨仲樞密送邢晦詩	二九〇

跋東坡寫淵明詩 二九一

全宋文卷四三一五

胡 銓 一七

漢高帝論 二九二

吳楚論 二九四

漢相論 二九五

水戰論 二九八

禁衛論 三〇一

全宋文卷四三一六

胡 銓 一八

審律論 三〇三

大衍論 三〇六

復古王者之制論 三〇八

漢宣帝論 三一〇

興聖統在擇將相論 三一三

全宋文卷四三一七

胡 銓 一九

原孝 三一五

忠辨 三二三

辨真 三二四

檄辨 三二四

君陳辨 三二五

全宋文卷四三二八

胡 銓 二〇

素冠說 三二六

獲麟記 三二八

十二候說 三二八

以直報怨議 三三〇

書林舍人逸事 三三一

論祝欽明郭山惲 三三三

龐勛求節 三三三

祖考配天帝說 三三四

養生說	……	三三四
續東坡三養說	……	三三五
戒殺說	……	三三五
扈魯說	……	三三五
天說	……	三三六
讀孝經雜記	……	三三六
讀左氏雜記	……	三三七
讀通鑑	……	三三八
讀韓文雜記	……	三三九
讀坡文雜記	……	三四〇
策問 一	……	三四一
策問 二	……	三四二
策問 三	……	三四二
策問 四	……	三四三

全宋文卷四三一九

胡 銓 二一

兼美兄五孫字序	三	四	四
賡伯虎字序	三	四	五
王惺字序	三	四	六
丘氏四子字序	三	四	六
某氏三子字序	三	四	七
羅泌字序	三	四	八
曾氏三子字序	三	四	八
陳氏二子字序	三	四	八
鮮于璵字序	三	四	九
季懷姪三子乞名序	三	四	九
黎拱二子字序	三	四	九
姪孫普字序	三	五	〇
經筵玉音問答	三	五	〇
洞巖講坐記	三	五	六
靈護廟記	三	五	七
二友堂記	三	五	八

廬陵縣重修先聖廟記 三五九

紹堂記 三六一

全宋文卷四三二〇

胡 銓 二三

遜齋記 三六三

真止堂記 三六四

新州龍山少林閣記 三六五

新州龍山殿記 三六七

肇慶府講武榭記 三六九

雷州城記 三七一

儋州繼美堂記 三七三

莊列祠記 三七四

誠齋記 三七五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三七六

全宋文卷四三二一

胡 銓 二三

及老堂記	三七九
清江六賢祠記	三八一
時中堂記	三八三
清江經史閣記	三八四
永興觀記	三八六
建康府卞公祠堂記	三八八
衡陽觀音寺殿記	三八九
衡州壽光寺輪藏記	三九一
富灘世德堂記	三九四

全宋文卷四二一九七

趙 雍

趙雍，字子然，臨邛（今四川邛崃）人。紹興二年進士。七年七月由嘉州司戶參軍改左承奉郎，十月充大小學教授。明年十一月，任樞密院編修官。又明年五月，通判廬州。曾知資州、昌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二、一一五、一二三、一二八，《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首《世次》、卷九七趙逵撰《上資守趙子然書》。

論與金使議和不宜屈抑上書

紹興八年

臣伏見金使到闕，朝見之禮彌旬未決，宰執、臺諫定長久之策，未得其中。意者，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兄在遠，急於迎見，或欲少抑禮節，以全大倫，此宜羣臣庶民仰體聖意，克贊孝心，何苦立爲異論？然中外定分，誠不可亂其禮。且金人之禍，十五年矣。始者我不習兵，望風奔潰，其後民心銜痛，願雪國恥，淮上屢勝。金有懼我死戰之師，是以去春哭我以上皇之喪，今歲示我以豫賊之廢，使

我遭國凶訃，見宅憂而弛征伐，喜廢豫賊，則釋怨而望和好，皆彼淺近陋隘之術。而大臣不能洞照其姦，猥相與從事於遣使。彼得以怠我之事，我無以乘彼之隙。王倫一行，使旨屢變，反令邀求將見。名位錯亂，冠履易置，天傾地覆，莫甚於此！名號一屈，尚可望號令海縣，責備臣節，休息盜賊，固結人心哉！況金人肆禍，亘古無比，我乃憑一介之使，忘千百年無窮之恥，更欲自屈，不知其可也。周赧王時，秦強楚弱，楚願和秦，約之武關，比其至也，閉關奪之，使效藩臣之禮。居三年，懷王發病卒，秦歸其喪，太子畏秦，復娶秦女以和。先臣司馬光曰：「秦之不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彼之給我以渺茫之梓宮，劫我以難從之稱號，母兄未見，乃先事讎，均之二策，孰爲得失乎？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報難報之讎，雪難雪之恥，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威，立法制，爲匹夫匹婦復讎，而朝四夷於明堂，此陛下之職，而羣公所當盡心也。若膝一屈，則禮經掃地，拜戎不暇。一歲遣使，再歲遣使，三歲遣使，國力大弊，所議無期，費歲月，殫財計，失人心。我之九廟，盡在臣妾，當此之時，陛下雖欲長侍母兄，度可如意乎？爲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爲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俟梓宮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願陛下少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徇天下至正之論，臣不勝甚幸。《建炎以

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上使者書

某觀人心皆有偏重不回之處，所重不勝，則他無以移之。唐虞三代之士，道德之重，非道德有所不見；功業之重，非功業有所不爲。戰國之時，士心毒戾。漢興，爲士者重志術，而東京反之，徒重節義。唐之諸人，色色有之。然三代之後，道德功業已不及古，而爵祿富貴偏重久矣。其間最出下策者，隨物俛仰，苟且旦夕之利，而無堅忍不拔之操。此古人所謂播糠眯目，天地四方易位，而孟子謂之流俗者也。皋、夔、益、稷，號稱命世之士，不用則律一身，用之則福天下。伊、呂起匹夫而功冠萬世，方寸之心，足以取重，又誰能輕之！蘇、張、犀首，一日不事權變，則心搖搖而不寧；李斯、恬、毅，視殺人如刈草葦。其平生用心如此，爲限局而無復寬淨仁恕之念，術或使之也。西漢大臣謀制諸呂，蓋以智術勝；而東漢李固以降，皆慷慨誇節義。唐之房、杜、顏、段往往兼得之。雖然，向所謂道德功業之盛，已轉而投於富貴爵祿之場矣。夫爵祿富貴以道得之，曾何足以亂於人心？而古之人獨以謂，是心獨重，則道德功業之心自衰無復，隨物俛仰，苟且旦夕之利，而無堅忍不拔之操。則其視唐虞三代之士，能無深愧哉！道德下而爲功業，功業下而爲爵祿，爵祿下而爲富貴，其尤下又爲苟且之利。而戰國以來絕望於道德功業之實，蓋其心之所重者，日以迫切，而流爲淺薄故也。今有人，少而讀書，頗妄意道德，雖當世功業所不敢必，而爵祿富貴不入於心者三十四歲矣。向者濫隨太

學英俊之遊，高自標致，不肯少屈常心，確然似有可觀者。比者投牒禮部，一擲萬里，而東西南北之身無所容跡。柔辭宛色，從事干謁，使平生道德之心屢變而爲苟且之態，則其用心輕重，遂有百倍之失。中夜尋省，與初心不侔，安得道德宗師將身役而奉承之，以規正心術之謬邪！伏以某官閣下久以道德，承弼本支，而出按一道，發爲功業，廉直勁正之氣卓然諸公間，此所謂道德宗師而人物之準繩也。某惟宿昔取重者，無出於道德，而道德寔見於閣下，故前日堂下之拜，未伸一言，而閣下携手以上，問勞備至。無親戚之託，無故舊之因，無先容之薦，而某又非文墨足以動悟左右者之耳目，徒惻然憫其力學無成，而察某非苟且旦夕隨物俛仰之人耳。用是輒忘其卑鄙庸陋，而袖書以謝，附以鄙文史論、表、記、詩詞凡二十餘篇。伏惟台覽，幸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

汲黯論

周衰，聖王不作，無道德教化以陶成士類，而一時人才皆因其君之好尚，以成風俗。縱橫於戰國，刑名於嬴秦，浸淫至於西漢而極矣。始高帝生長兵間，不識俎豆之事，自以爲得天下以馬上，故慢罵儒士。而酈食其、叔孫通之徒，至更名易服，徇其所好以求用，故終高帝之世，天下不知有稽古禮文之事。文、景在位，崇尚黃老清淨之術，一時之士務樸訥長者，朝廷之上耻言人過。而石建、周

昌之流瀚衣污垢，競爲齷齪庸行之謹，故終文、景世，天下無復倣儻奇異之節。及武帝少年即位，銳於興作，陋高帝馬上之語，而表章六經，恢崇儒學；厭奉春和親之策，而大將軍遠征沙漠；懲文、景逡巡之失，而修舉政事，鼎新百度。然武帝好儒而不知真儒，故公孫弘、倪寬緣飾經術，附會文辭，以阿其所好；攘夷狄而無神武之略，故衛青、霍去病握重兵出入朔方，二十年而無成功；求治而不得要，故嚴助、朱買臣、主父偃、張湯之流更進用事，談詩書、舞法律以迎合取容。一大將當世無敢名者，況敢觸天子逆鱗哉！故自高祖至武帝百餘年間，天下之士闔然自媚於世，而阿諛之風牢不可破。獨汲長孺以邁往之氣，行不可奪之志，危言覈論，一掃其弊，非三代遺直，何以至此！使漢廷臣人人如黯，則弘、湯必不能希世用事於當時，孔光、張禹必不能容悅誤國於後世，而漢業亦未易遽衰也。嗚呼！士風所在，關時盛衰，可不謹歟。然而西漢以直名者亦有矣。狄山直而失於疏，朱雲直而失於狂，蓋寬饒直而失於訐，楊友直而失於誹，徒竊一時之名，皆無益於人之國。若夫黯之直，則根於仁義，切於治體，而無四者之失。向使武帝納其內多欲，外施仁義之言，而尚恭儉，則唐虞之治可以致；納其和親勿用兵之言，而征伐罷，則末年哀痛之詔可以不下；聞刀筆三公之語，而不貴用湯，則文、景刑措之治不難復；聞積薪用人之語，而少加歷試，則公孫子必不能徒步取丞相，而終身可以處無過之地矣。夫西漢之士固阿諛也，人主於正直之士加尊寵之，使重於世，猶可救風俗之弊。武帝之待黯，陽爲尊憚，而陰疏忌之，故容悅得志，而臣下靡然，遂成風俗。末年權臣擅命，攘神器，而在廷無直諫守死者一人以破姦雄之膽，其弊蓋在於當時士大夫隨君好尚，而無特立之操。故余因讀《汲

《長孺傳》并論西漢士風，以爲後世戒。《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

楊氏真一軒記

眉山楊彥通開軒於太學書堂之左，以爲游息之地，而名曰真一，屬余記之。余曰：何哉！夫記事，古之所以紀其本末，而書以示後也。軒之作，必有窗户几案、圖書文字之樂，則余執筆以從。今真一之名近於虛誕，誠欲記之，如捕風繫影，將何述乎？畫工不畫鬼神，而學者耻談天外，惡其誕也。自義理之學行於世，而士失其本旨，穿空鑿妙，務爲難曉之論，三尺童子奮辭場屋，爲科舉之文，則闐然皆以真一爲說，令人厭聞之。予敢復爲此繆悠哉！請獨爲君記軒中之物，以爲真一之喻。今夫窗户几案、圖書文字，其在軒中，闕一不可。將混此數物，指爲一物，則名品不齊，決不相用，將件計其物，各置一處，則廢一物之用，而百用坐廢。譬如耳目鼻口，自然運動，既不可謂之一，亦不可謂之二，此真一之喻也。君居此軒，晝仰夜息，與數物爲偶，藉窗户几案以舒其體，藉圖書文字以游息其心。終至於遺形放心，棄置百物，而獨會於真一之處，則君固何以告我，而我亦何以爲君意乎！得其一者，或不能自知；知其一者，或不能爲言。如人嗜食，但知食美，而不知羊豕鹽梅，孰成此味；如人嗜酒，但知酒美，而不知秫稻麴蘖，孰成此醞。醉飽之適，雖有莊周、惠施，不能狀其情，而況真一之說，乃妄使余名之哉！雖然，真一之說則不容學，而其端涯似可馴致。孔子曰：「學

以致其道。」孟子曰：「專心致志則得之。」此造化之梯級，而學道之舟舡也。大丈夫用心專一，果能不以外物亂其心，則死生禍福猶能輕之，況仕進得失之早晚乎？爲真一之說者，當自此始也。言畢，彥通顧余笑曰：「孺子之言，庶幾不害教。」乃遣書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二。

史氏友賢堂記

父師嚴而尊，子弟異之；友暱而親，人樂之。臨父師問而後言，猶恐詿誤；出門得友，雜然相悅。非彼難而此易，情勢然也。故士不可無友。然朋友之道二：鮑肆蘭室，醴甘水淡，氣類各有合。一不慎焉，啣觴鬻炙，流入小人之歸，見者去如避穽。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又論三友三樂損益之戒，特申之曰：「樂多賢友。」此垂世之深旨也。紹興壬戌夏五月，余歸女漢嘉羅目之馬氏，頗愛大峨之下，松竹陰翳，清泉飛溢，因杖策幽討，訪合江友生史平孺之居。平孺延入南室，其子眉壽、箕壽拱而立。吾二人岸巾揮塵，莫逆於心。顧瞻壁間圖畫，則皆唐、宋勳臣遺像。余悸讐，以手加額曰：「挂此諸人，徒令坐不定。」平孺曰：「山間寡偶，寫前列之真，炷香面之，俾兒曹想像而師法也。」余曰：「何師之多！願師宣父而友諸人之賢乎。昔萬章問友，孟子舉三不挾廓而示之，且以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迺復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夷考其可不可，以極尚友之道。嗟乎！耳聞目識，鄉人足友矣。貪而至一國，又貪而至天下，猶云此生人耳，九原可作，必參稽詩

書，論其是非而去取之。彼古人也，猶有所去取，取其賢而避不賢故也。今欲謀則友玄齡，欲斷則友如晦，欲獻替友鄭公，欲任重友梁公。李、杜、韓、柳，明並日月，欲友其賢。要當至其所至之域，然後有所去取可也。皇宋御極，輔佐皆夔、龍，亮一時風采，照映夷夏。試指所掛富、韓、歐、范輩，則容色溫厲，若太山喬嶽，徘徊其下，使人思慮無邪。最後一癯仙，重眉峻目，紫色而長髯，粹然其容，汪然其量，腹中貯蓄古今治亂，平生備嘗險阻艱難，寂默不語，如古鑑而塵昏也。蓋岷峨炳靈，蜀生斯人，自斯人出，相如、子雲揖而兄事之，此何人哉？歌曰：蟆頤之秋，月明風細。心契神交，共此一水。烏虬老僊，其存乎？其亡乎？其與化爲友乎？其尚可與爲友乎？友當以是爲賢。」平孺再拜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吾不其所從矣！」明年八月旦，追其言，書以寄之，俾刻諸石。《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〇。

昌州鑑湖記

稽山冠百越首，禹治水止其上，籌算天下山川形勢，故號曰會稽，若秦望、蓬萊，卧龍皆環。東北相直，則山陰之南湖在焉。湖連台、明五百里，縈帶郊郭，滉蕩天日。杉檜入雲，條箭蔽岸，萬壑千巖，互相起發，清圓如鑑。以此得名，載之輿地志，不知誰許名之。逸少詩云：「山陰道上，行如鑑中。」此其概也。曩予備數官師，置司鎮東軍，日與隆準諸人講文藝之樂，休沐輒泛湖上，水波不

興，琉璃萬頃。春而淥淨，夏而凝寒，秋月如空，朔雪如刻，出疑方壺，入乃人境，晦明變態，不可名狀。望歷山，知虞帝之辛勤；探禹穴，信夏后之神異；訪勾踐祠，瞻苧蘿山，服霸業之堅忍，而吳宮吞餌，亡國之速也。古往今來，嘆朱公、嚴陵輩臺渚猶存，而王、謝風流隨草木泯滅，將孰得孰失哉！言畢，日落天變，風嗥浪鼓，禹殿梅樑，灑脫而騰空，雷擊電閃，怒助其威，俾與真龍鬪，摧山倒海，靡不駭愕。俄頃，雲霽雨息，夜氣欲定，則向來鑑面，可照眉目。噫哉，真海內之奇觀也！予比守南昌，退食繞園，見平池十丈，藕花向人，堤柳徑竹，密匝可愛。東有危亭，榜曰「浮光」，命翼之西，有屋數椽，敝而不名。因緬邈而思曰：物無大小，儻竊名慕芳，少希榮耀，豈遽遭僭侈之誅！遂朱其薨，白其壁，碱布其階，圖障水墨，以髣像無窮，亦名曰「鑑湖」焉。夫葺治無土木之費，標榜無穿鑿之譏，鳬步燕息，近在尋尺，而渺然有湖山千里之想。雖非真鑑湖，庸詎不爲造物者平分耶！恨文力骭弱，不能模寫異境，移置司前，儻越人自來觀之，斯過半矣。書之備遠游之覽云。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六。

請珪禪師茶榜

邛山氣淺，得地未高；櫬水寒多，占春不蚤。然拈著後，草根木葉便是醍醐；而使錯時，龍餅鳳團等爲塵土。請焚舊譜，爲獻新芽。某師小甲驚雷，枯枝灑雨。秀發自符於天性，清香難掩于人知。

百物重靈苗，三昧中至味。粉身碎骨磨石底，透病出來；雪乳浮華滾湯中，爲君點過。殷勤一啜，覺悟羣迷。別有功勞，他時叙述。宋刻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五九。（以上尹波校點）

余良弼

余良弼（一一〇二——一一六六），字巖起，南劍州順昌（今福建順昌）人。建炎二年進士。累遷樞密院計議官，通判漳、泉二州。九遷至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權發遣靜江軍府、充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主管經略安撫司公事。乾道二年四月卒，年六十五。見胡銓《廣東經略余公墓誌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七），《宋詩紀事》卷六三。

順昌縣重修儒學記

紹興二十一年

炎宋中興，天子光啓鴻祚。仰念祖宗所以維持大業、軌範後人者，專以敦尚教化爲先務，於是宵旰勵精，紹復昇平之治，崇儒重道，偃武脩文，大開賢士之關，增重教官之選。自監司守貳以逮令佐，除授之際，或兼學職。風行草偃，四方丕應，雖遐陬遠裔，弦誦之聲洋洋也。順昌隸延平，爲之

邑，縣學權輿，莫可考究，元豐中，重建于邑東。按《壁記》云：「至是已四遷矣。建炎末，寇燬方熾，官舍民居，了無遺燼。惟學廟屋老且僻，其中雖無諭盜之人，然幸獨存。自是涉歷繁政，皆窘束多故，莫逞俎豆之事，向之無餘燼者往往賡葺續治，頗復舊貫，其幸獨全者殆不庇風雨矣。紹興十有八年秋，四明王侯奎來領邑事，首謁廟庭，惕然顧嘆曰：「是教化之本也。狹陋隳圯若是，何以觀政？」乃決意更新之。屬初到，且頻有鄰邑之警，未敢輕議。二十年春，天子下詔舉士，州縣前期講鄉飲于學。禮行之日，縣僚寄居及邑之秀民咸會。王侯因以初意詢謀于衆，四座翕然無異辭。退而考卜具圖，辨方定制。衆皆歡趨，爭出力以勸其成，官吏又從而補助之。公私初得，爲鈔三十餘緡（二）。擇忠信強敏、通練立事者，分局營治焉。凡檁桷梁柱、磚石瓦竹、釘灰油漆之物，斲削朽蠹、畚築鋪甃、繪塑漆飾之事，皆枚數日計，償以私直。文帳關移，悉經士人之手，胥皂無得囊橐於其間。故役不煩而功亟成。是年八月己巳，作講堂。明年三月己酉，作大成殿。四月丙辰，作三門及兩廡。斧斤未絕，大集諸士校藝，凡中選，皆許隸籍。擇日釋菜，奉安先聖先師廟貌，閭閻秩秩，薦獻雍肅，鄒魯禮義之風溢乎四境，信乎善教之得民深也。初，學校養士，租緡甚富，舍法罷，移爲他用。王侯擇可復者復之，仍括廢寺荒田，歲得租幾二百斛；又以餘材作房廊，專充瞻學之費。堂東有隙地，鄰人溷疆畔以爲欺，衆心久不平，至是始克釐正。南臨委巷，門經隘曲，因市民間廢圃以斥大之。面勢寬平，氣象宏深。師位于堂，生處于廡，庖厨浴溷，百須具備。員冠方履動色相語曰：「邑令之德我大矣，事關風教，不可不書。」乃礪石來請記。是役也，良弼與新鄂州教授廖侯伯憲、進士虞侯德明實

總其綱領，備詳興造本末，故不敢以菲才辭。切惟順昌溪山秀麗，文士彬彬可喜者衆。惟是亦各遇合，卓然表著，尚未多見。豈士大夫學術淵源所漸未能深到古人歟？大抵古人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文章特餘事耳。洙泗三千之徒，獨顏子一人見稱爲好學，其曰「不遷怒，不貳過」，蓋好學之目也。自今口耳誦說者言之，不遷不貳似亦哲人細事，無與於學，孔子奚取焉？殊不知簞瓢所樂，禹稷之功業存焉。故四代禮樂，聖人不輕語。他人因爲邦之問，傾倒以告之，蓋知其胸中有大過人者。使之遇合，決能成就四代之功業無疑也。今王侯竭誠殫力，興復學宮，諸士子鼓箏來游，苟能卓然以古人自勉，則非惟不負令尹期待之盛心，抑亦有以仰副吾君樂育之美意，不亦韙乎！故因紀歲月於前，復論顏子之事於後，庶有望於來者焉。王侯字景文，世儒雅，爲政知所先後。不深鞭罰而民信服。蓋有父兄之典刑云。佐其事者凡九人，具列於壁刻，示不忘也。嘉靖《延平府志》卷一九，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二〕三十：疑誤。

雙溪樓記

七閩號東南山水佳處，延平又冠絕於他郡。劍溪環其左，樵川帶其右，二水交流。《輿地紀勝》卷

一三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釋□房

□房，紹興間爲明州定海縣總持院住持。

總持院鐘銘文

紹興四年四月

敕賜總持院：本院原有大鐘一口，因兵火焚棄，拾得餘銅少許。□門檀越弟子龔諒，并胡氏四娘，與男辯之、敬之闔家等，施財五百貫，募本邑諸檀信男女弟子同捨，得□收買物料，再新鑄造。此大銅鐘晨昏鳴擊，所下闕巨書，並用祝扶帝祚興隆，皇圖永固，文武忠孝，國邑豐穰。然後警悟天人，薰聞動植，普息羣苦，共報四恩。法界有邊，梵音無極。時聖宋紹興四年，歲在甲寅，孟夏己巳，十二日辛卯鑄就。住持比丘□房謹誌。光緒《鎮海縣志》卷三三，光緒五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二九八

樊光遠

樊光遠（一一〇二——一一六四），字茂實，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從張九成學，紹興五年省試第一，遂中進士第，調秀州海鹽縣主簿。歷秘書省正字，罷爲閬州教授。召爲秘書丞，除監察御史，遷工部員外郎。補外知興化軍，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徙知嚴州。隆興二年卒，年六十三。見汪應辰《文定集》卷二二《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論金人詭詐不足憂信實深可懼書

紹興九年正月

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使彼出於詭詐，則其術固止於是耳，吾乃撫養東南根本之地，嚴飭西北備禦之方，亦可以爲國也，夫何足憂！近者金人遣使曰當與我故地，士大夫凡有憂國愛君之心者盡言金人之詭詐也，而版圖果歸職方，是彼不出於詭詐而出於信實矣。乃臣之所懼也，將不止於得故地而已也，凡其所謂歸梓宮、歸兩宮者，莫不

次第以如其言。其可信愈甚，則其可懼亦愈甚。且吾既已得吾之所欲，則彼亦將得彼之所欲。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既空府庫以奉之，河南之地賦租悉蠲，吾又將竭江左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爲陛下深懼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年燕山六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來歸於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賞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蹙額相弔，虜一旦改慮，席卷而南，如寄諸鄰而取之，此陛下所見也。陛下撫此厄運，雖未獲受祖宗所全付，然即位之初，河南猶陛下有也，旋沒於僞齊。凡吾之所以經營攘斥者踰一星終矣，未能復尺寸之地，今一旦得之於彼，豈非無故之福，如往年之得燕山哉！又將竭內地以實之，敝所有以事之，可爲寒心矣。廟謨深闕，慮之當得已熟，如臣之愚，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恥；勿以甘言爲悅，而常以爲憂；勿罪忠義，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庶乎其可也。惟陛下不以臣人微言輕而留神省察，實天下之幸！《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二。

請復責降大臣官職錄其子孫奏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陛下聖明，固已灼見其弊矣。至於臺諫之所排擊，法令之所鍛煉，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因責降而死，未霑恤典者，夫已嘗與聞朝廷之政，親廁甘泉之班矣，及子

而無一命之祿以奉其親而撫其孤，誠宜聖心之所深憫也。欲望陛下明詔有司，曾任執政侍從，因責降而死者，其家子孫尚未有官，許令自陳，依貶死例，與復官職，錄其子孫，則陛下之德澤，所及廣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請禁誘略平民爲軍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

三衙誘略近郡平民爲軍。乞自今軍下不許收刺，遇有闕額，均下諸州招填。庶幾軍無闕額，民獲安堵。《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七。

嚴州收買御爐木炭事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

本州依例收買今年御爐木炭五千四百五十秤，顆塊炭二千秤，均下諸縣計置買發。元降指揮於添酒錢取撥，其錢隸屬經總制窠名，從前不敢取撥，即無價錢支還諸縣。《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七之六三

（第六冊第五四六六頁）。

賀周參政啓 紹興二十八年

顯膺宸命，參秉政機。輿誦歡騰，益聳民瞻之峻；真儒登用，自知國勢之尊。綸誥誕頒，朝野交慶。歷考祖宗之世，莫難輔弼之臣。既知其勲業之優，猶俟以歲時之久。逮名實具孚而無間，故廟堂陞進而無疑。用能成莫大之勲，亦復播無窮之問。遴選久矣，延登在斯。共惟某官學該流略而得其宗，氣塞堪輿而集以義。松筠之操傲睨歲寒，金玉之辭而丹青王度。隆異知於萬乘，馳英譽於四方。徧歷險夷，游更中外。逮嗣皇之御極，促召節以還朝。爰陞武部之班，旋侍金華之講。予惟克邁乃訓，久入告於嘉猷；天將降任是人，果參陪於政路。某謬聯淡墨，快睹濃恩。元首明而股肱良，欣聞懿鑠；大厦成而燕雀賀，倍積懽悰。慶牘宜修，寸懷莫既！《聖宋千家名賢表啓》卷七。（以上楊世文校點）

秦 熈

秦熈（？——一一六一），字伯陽（一作暘），江寧（今江蘇南京）人。本秦檜妻兄王喚子，冒姓秦，以爲檜子。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一，以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行秘書郎，試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十三

年權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十四年兼直學士院，提舉秘書省。十五年除翰林學士兼侍讀，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講，乞避親，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十六年加大學士。十八年除知樞密院事，旋以避嫌罷。二十年遷少保。二十四年遷少傅，二十五年進少師。檜死，遂廢。三十一年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四九、一五一、一五二、一五三、一五四、一五六、一六一、一六七等。

對策

紹興十二年四月

天子建國，右社稷，左宗廟，是故社稷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爲定都之制。《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五。

搜訪遺書事奏

紹興十五年閏十一月

奉詔下諸路搜訪遺書及先賢墨跡圖畫〔一〕。如願徑赴秘閣投獻者，并許從本所保明，依故事推賞。不願投獻者，令所在州軍借本，專委見任官一員，依本下所定下冊樣字體傳寫，候歲終，據已傳錄申發到，取卷秩最多，繕寫如法及最滅裂處取旨賞罰。及臣僚藏書之家，仍乞從本所說諭置歷，逐旋關

借，令所在州軍差人如法送秘書省，候抄錄畢給還。如遇投獻到書籍，先下秘書省看詳，如實係闕書并卷秩全備者，方許計數推賞。今錯置欲行下逐路專委轉運司，逐州軍專委知通，廣行搜訪，仍每季具見行抄錄名件申所。《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二七（第三冊第二二四三頁）。

〔二〕及：原作「乃」，據文意改。

錢雲騃家借到闕書乞推恩奏

紹興十七年十一月

右迪功郎、前嚴州建德縣主簿錢雲騃家，首必關借到闕書二千九百九十餘卷〔一〕，望量與推恩，以勸來者。《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二九（第三冊第二二四四頁）。

〔一〕「必」字疑誤。

武傑獻帖事奏

紹興十八年二月

進士武傑獻李邕《披雲帖》，已繳進。《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二九（第三冊第二二四四頁）。

郭師心獻法帖乞推恩奏

紹興十八年三月

左迪功郎、新成都府司理參軍郭師心獻唐褚遂良臨黃經一軸〔一〕，已繳進，乞推恩。《宋會要輯稿》

崇儒四之二九（第三冊第二二四四頁）。

〔一〕成都：原作「城都」，據文意改。

安奉中興聖統瑞應奏

紹興二十年正月

是月十四日安奉中興聖統，先雨連夕。是日聖統纔出玉牒所門，雲霞絢彩。暨至天興殿安奉，杲日麗天。茲誠上穹垂祐，昭示億萬年無疆之符。《宋會要輯稿》瑞異一之二六（第三冊第二〇七七頁）。

皇帝親饗太廟乞宣付史館奏

紹興二十二年一月

今月十七日，伏觀皇帝陛下親饗太廟，至徽宗皇帝室，永懷光烈，淚落入俎。暨還版位，侍臣進

巾，沾灑不已。及申飭太常，勿減節樂。樂節，雖請還小次，而聖躬益莊，拱立以俟禮成。臣叨相盛儀，瞻仰聖孝，乞宣付史館。《宋會要輯稿》禮一七之三八（第一冊第七〇五頁）。又見《中興禮書》卷四三。

奉迎徽宗御集望宣付史館奏

紹興二十四年九月

伏睹進呈御集前夕，密雲閣雨。翌旦，迎奉出秘書省，天宇廓清，皎月如晝，仰見聖孝感格。及垂拱殿進呈，皇帝拱立觀覽，天顏端肅，極於嚴奉。伏望宣付史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七。

乞給假展省祖塋奏

紹興二十五年二月

自蒙擢用以來，未曾展省祖塋。兼臣父有累次封贈三代告，未經焚黃。即日未是開講日分，於職事別無相妨，望給假量帶人從前去。《宋會要輯稿》禮三九之二（第二冊第一三六一頁）。

乞守本官致仕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月

父以久病未安，乞謝仕納祿。伏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跡二疏。《建炎以來繫年要

錄》卷一六九。

蘇藻王偃獻書畫乞推恩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

眉州進士蘇藻，獻《蘇元老文集》二十五冊、柳公權等書畫三軸。又彭州進士王偃獻蔡襄、米芾書、黃筌、孫知微等畫共一十五軸，望賜推恩。《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二九（第三冊第二二四四頁）。

謝及第啓

春闈較藝，已誤甄收；天陞賜科，更叨親擢。名浮於實，愧甚於榮。竊惟載籍之傳，深著坦明之制。上之取科也，必求實用；士之爲學者，不俟空言。雖居環堵之中，已懋佐時之略。躬耕莘野，期斯道以覺民；爰起傅巖，遂交修而迪后。蓋蓄積之有素，豈僥倖於偶然？千載之逢，一見而決。爲選舉之本意，將網羅於若人。暨乎中世之陵夷，匪復前蹤之髣髴。學祇謀於利祿，志靡在於經綸。棄舊俗者下喬而就幽，求速售者變情而徇勢。高談王道，爲周、召而廼留；夷考事功，終管、晏之弗及。顧規模之陋矣，嗟人物之眇然。肆吾皇之紹開，屬昌期之興起。表章聖教，發明六藝之歸；潤色先猷，度越百王之上。方巍巍而措治，茲汲汲而得人。遵三歲之規，驟發由中之詔；偕四方之計，朋來

拔萃之才。逮宗伯之貢名，御廣朝而臨試。威顏咫尺，清問丁寧。格上帝而紹祖宗〔一〕，行孝治而安社稷。慮萬機之有闕，合群言而博詢。畢竭臣愚，求稱上旨。是必論議成當世之務〔二〕，文章追作者之風，講天人之際如仲舒，明治亂之原如賈誼。仰膺帝舉，庶協衆心。如某者性質甚卑，淵源獨淺。佩父師之教詔，樂朋友之漸摩。第求家學之傳，寧計世資之取？謂一行作吏，必將奔走於簿書；而萬卷有神，曷若周旋於簡冊？莫窺闥奧，徒積歲陰。悵素志之未充，懼修名之不立。實慙韓愈，自謂無學而能；敢效文饒，恥就有司而試。攀英豪之逸駕，奏翰墨之新功。慙慙欲前，回皇失後。幸諸公之過聽，與多士以同升。釋屣離蔬，俾脫泥塗之辱；馭風騎氣，獲從汗漫之游。內省虛庸，獨憂忝冒。茲蓋伏遇某官善惟引類，仁欲達人。默付無心，可謂至公之選；一經精鑑，孰懷偶失之憂？士喜遇於知音，弊悉更於往轍。致茲薄技，亦玷殊科。某敢不克己好修，服膺知勉。士非爲祿，雖自信於夙心；才不逮人，恐漸忘於故步。誓益勤於大業，期少答於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一〕紹：原作「詔」，據《永樂大典》改。

〔二〕必：原作「非」，據右引改。

論南北和議

紹興十二年八月〔二〕

上孝悌絕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以二聖母后之在遠也，憂思感傷，戚戚無一日舒容。舉足出言，宸念未嘗少忘。衣不重帛，食不二味，居處惟茅茨之陋，自奉悉簡素。有旨有能還二聖母后者，王侯節鉞，盡以充賞。問安之使，奔走道路，殆無虛月，終莫得金人要約。建炎四年冬十月，御史中丞秦檜歸自金，蓋扈從北狩者累年，朝夕侍二聖旁。方靖康之變，金人立張邦昌，咸北面以事異姓。檜獨冒白刃不從，抗辭乞存趙氏。臨大節而不奪，金人敬奉之。故知彼之事宜爲詳。因曲折爲上言之。且念兵威未振，知和好之未可通也。既擢檜與政，未幾爲右相，方圖維事機，以濟大業。時左相呂頤浩嫉之，力加沮抑。檜既去位，悠悠積歲，用事者趣辦目前，無有任其責者。紹興三年冬十月，金遣李永壽來，徒多端須求，矯詐無誠意。春正月，遣章誼等往北返，事亦弗濟。七年春正月，何薜自金中來，報太上皇帝之訃。上哀慟號泣，遣王倫迎奉梓宮，不遂而歸。八年春正月，復往，亦弗從。上哀毀過制，居三年喪如一日。每出薦奠，號哭失聲，涕泗揮灑。凡侍奉贊導之臣，皆弗能禁止。聖孝之美，未易殫舉。上悼國步之多艱，治功之未效，且厭凡才不足倚也，求助益切。三月辛卯，復拜檜右相，久益知檜忠誠，而謀謨可大有爲也，故議和之計決矣。而左相趙鼎抑沮甚力，因修史加恩制，密諭直學士院呂本中爲制詞曰：「謂合晉、楚之成，不如尊王而賤伯。」蓋豫爲後日姦圖。

鼎爲首相，不復留意國事。用兵則徒擅都督之名，略無措畫；及議和，則陰懷首鼠，於進對之際，未嘗有可否。陰結黨與，肆爲詆欺。其負眷意如此。迨秋，遣通和之使，而王倫等遂行。後自金中還，將及境矣，和議之成否未能知。鼎知不復任責，亟爲脫身自全之計，力求解政。又令其死黨張戒，乞復留鼎，設爲詭詞，誑惑天聽，沮敗善類。賴上睿明，不得肆其姦。是年冬十二月，達賚遣張通古至，欲先盡還河南故地，徐議餘事。金誠意若是，蓋南北未有也。自使者入境以及行朝，士大夫議論汹汹，皆以爲不可信。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力詆大臣，冀必置之死地。執政如王庶，侍從如曾開、李彌遜，臺官方廷實，館職范如圭等，尤唱異論，蠱惑群聽。其他不能徧舉。蓋懷姦飾詐者，但欲取一時市井虛名，而利害不切於身，初無體國親上之意，故趨向如此。既而輿地果復，亟遣官省治陵寢，撫循民庶，且經畫數路急切之政。故陷身異域者，有更生之幸，亶亶來歸。亟命韓肖胄報謝，繼令王倫、藍公佐迎梓宮及奉太母之歸。既而金之次帥烏珠恚功之不由己出，遂渝前日之盟，拘留王倫，但令藍公佐歸，因引兵犯汴都，而留守孟庾等率衆投降。先是命劉琦以兵北戍，以備不虞。偶與敵遇於順昌，琦於諸將中素號有謀，與戰至數十，捷音相繼以聞，敵敗衄而退。朝廷度必再入犯，於是大修兵備。十一年，果竭衆以犯淮西，必欲以全取勝。時遣三大將領兵進擊，而岳飛陰有異謀，遷延顧望，拒命不進。韓世忠、張俊皆屢與之戰，殺獲不勝計。敵知我不易攻也，率衆退走。既班師，主上聖明，察見兵柄之分，無所統一，凡有號召，多爲有不至。於出師之際，又不能協力徇國家，恐有緩急，必致誤國大事。乃密與檜謀，削尾大之勢，以革積歲倒持之患。一日，大廷宣制除張俊、韓

世忠、岳飛三帥爲樞密使副，由是天下兵柄，盡歸朝廷矣。然是舉也，孰不以爲善？前此獨無敢睥睨者，有識之士方懼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輩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測者。今一旦悉屏聽命，如玩嬰兒於股掌之上，銷禍於未然。既以協諸軍之公願，謂自此願盡死力，遠近懽呼，切嘆睿斷英果，措意宏遠，知敵不足憂，而太平可指日待也。上既日新厥德，內修政事，專任一德之臣，以爲腹心。益練甲兵，治財賦，悉豫爲之圖。敵勢數不利，又知我之有備，設施措畫，赫然驚人，規摹出其意表，而戰勝攻取，兵威盛強，非前日比。且虞後悔之及，遂縱莫將、韓恕以歸。二人者使敵中，被留閱歲且半，無故聽歸，其意蓋必有在。冬十一月，果遣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副，必欲連和。時衆議紛紛，莫以爲然，謂當墮其計中矣。上以宗廟社稷之重，下愛惜生靈，且念梓宮未還，母后兄弟久隔，亦灼見敵情，保其無他，奮然獨斷。檜力贊上，以爲圖謀和議，今踰十年矣，前此烏珠爭功，故敗成事。今茲之來，乃自爲盟主，敵善意也，機會不可失，無可疑者。遂斥浮言，排異議，從其所約，一意奉迎之圖。既遣何鑄報謝，逮至敵庭，默然無一言而返，梓宮及母后之還亦弗知也。鑄自御史中丞遷簽書樞密院事，固宜與聞國論之餘，而猶持異意，且疑貳而亟圖歸，則今日之舉，非君相合德，深見事情，曷克有濟？初，岳飛擁衆兵據上流者累年，稔成罪釁，日圖反叛。至是皆暴章，首告繼踵，逮核實於天獄，悉得其情，逆狀顯著，審讞無異，飛與子雲及其黨張憲皆賜死。於是天討有罪，故桀傲者懍懍知畏，咸奔走承命之不暇，而政刑修明，國勢益尊彊矣。臣等竊惟金人爲中國患，今十八年矣，唯修好通和，實今日至計。前後用事之臣，費日窮年，未有以爲意者。淵衷監觀，利害既審，任

茲大事，實難其人。爰出獨斷，復命檜而相之，其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蓋察之有素矣。檜亦感不世之遇，自任天下之重，精白以承休德，不退縮以避事，不猜忌以妒功，不疑貳以敗謀，不矯激以沽譽。其圖事揆策，料敵制勝，咸仰契聖心，用能夙夜自竭，以符特達委任之意。敵亦知所畏服，無復敢肆，有請必從，不愆於素。故上以安宗廟，下以保黎庶，送往事居，又足以副天子寧親之孝，一舉而衆美具焉，無不悉如其意，成效章章如此。向之拱手以幸失，騰口以興訕者，皆歎服聖謨之不暇，赧然羞汗，悔前非之無及矣。然是舉也，危疑險阻，蓋備嘗之，非獨檜翊贊之難，任檜之爲難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臣等於今日之事亦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六。（以上曾棗莊校點）

〔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原注：「此係秦熈史論。」

宋 樸

宋樸，當塗（今安徽當塗）人。好左道。以丁禨薦之於檜，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由右朝散郎、撫州州學教授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十一月守監察御史。二十二年四月守殿中侍御史，八月兼崇政殿說書，九月改爲侍御史，十月試御史中丞兼侍講，復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二十三年十月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二十八年罷宮觀，令徽州居住。三十二年提舉台州崇道觀。隆興二年復龍圖閣學士致仕，

因臣僚論列，於乾道元年守本官致仕。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二、一六三、一六五、一七九、一九八，《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七七。

乞革郡縣便文之弊奏

紹興二十二年七月

今日郡縣有便文之弊，自省部以至監司郡縣，更相追責，初無體國之實。縣則衆責所歸，文移尤峻且數，號爲「紙鷗」。爲縣之人，自非特立獨行者，則便文以罔民。此弊不革，實害治之大者。望陛下與大臣講求所以革之之術，申嚴行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三。

劾章厦奏狀

紹興二十二年九月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章厦，多納賄賂，引致市井小人以爲肘腋。平居備位充數，未見有害，一旦臨大利害，內懷姦邪，外肆譖險，必致敗事而後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三。又見《續資

乞從朝廷出給致仕敕命奏

乾道元年十月

昨於隆興二年八月內陳乞致仕〔二〕，准尚書省劄子，復龍圖閣學士致仕。後因臣僚論列，寢罷復職指揮，其致仕敕命，合從朝廷出給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七七（第五冊第四一七一頁）。（以上尹波校點）

〔二〕隆：原作「龍」，徑改。

釋法恭

法恭（一一〇二——一一八一），號石窗叟，明州奉化（今浙江奉化）人，俗姓林氏。年十五出家，後從天童正覺禪師問道，既而遍參諸識。歷主光孝、能仁、報恩、瑞巖諸寺。淳熙八年八月卒，年八十。見《攻媿集》卷一一〇，《補續高僧傳》卷九。

自得慧暉禪師塔銘

紹興二十九年

師諱慧暉，金州安城人也，俗姓王氏子也，幼歲而敏黠也。七歲而依理性寺法恩禪師爲丫角童子矣。十一歲而出家，讀《華嚴·淨行品》，自捫面門曰：「諸佛心源，非老少得真者，必證佛果。」法恩默而知異之。十六歲而恩遷化，一夕不言，師默然而坐，忽夢見恩撫師之背曰：「汝久不得住此，須依付雪峰契禪師矣。」師夢醒，自惟曰：「契公是法眼之流裔也，我恩之因緣在彼宗。」乃問同學曰：「雪峰路遠多少？」學曰：「一百里餘，箇中有嶮難，你欲到彼乎？若去，須相送。」師曰：「是是。」乃到契禪師處。契見師至，而問曰：「甚奇怪，老僧昨夜夢見一彌子來吾室，曰：『和尚是龍巢鳳也，吾是鳳巢龍也，須是一種。』」老僧不覺作禮矣。今日見你，甚是奇特也。」師從此依止十九年。後又契曰：「你因緣因事不在此，且可去天童。今正覺和尚盛化，衆已踰千數，你若去，乃可居第一座。」師乃承契教而到天童，其問答見前章乎。師乃居第一座，一衆皆貴之。而已隨宏智禪師一十七年。徑山悟空禪師者，是師之師叔也，天童覺和尚者，是師之師尊也，共作證明，受二師之受印。而行脚五歲，乃參見尊宿二十五人也。後得歸天童，而受淨慈之請。二月二十五日入院，乃當紹興二十五年。同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退院。師爲僧六十八年，此中出世一十二年，七十歲即遷化。十一歲時剃髮而以來，曾不到尼公寺庵，其軀清淨，宛如水中月。師看閱經論書籍一十二萬卷也，人無

知其所以。玉田居士、聰林居士、祐普居士等皆是太守輩也，師出世時，共作佐贊。法嗣之出世一人十三人也，石霜總、東谷光等爲首，會下雲衆七百餘員也。諸方尊宿等雖多一天下，至師推轂曰：「内外全該，其餘莫測。」是則摩訶大梵也。皇帝賜「自得禪師」，乃敕號也。浪馳管子記師大概，其旨十之八九不能及者乎。銘曰：

祖室光明，挑少林之妙清；宗旨派脉，紹新豐之洞靈。佛照輝朗，帶鷲嶺之精精〔二〕；禪林繁茂，知天童之契情。麟角通氣，賀賞一天太平；鳳觜出象，制開三段要誠。自得和尚，紹宏智百歲踵；家傳密用，舉大陽千年行。師游步七十年華後，豈以言思細可形乎！

住瑞巖法弟比丘石窗法恭謹撰〔二〕，紹興二十九年除月十五日馳筆書。《自得慧暉禪師語錄》卷末，續藏經第二編第二九套第五冊。（尹波校點）

〔二〕 精精：疑有誤。

〔二〕 法恭：原作「洪恭」，據《攻媿集》、《補續高僧傳》等書改。

全宋文卷四二九九

胡 銓 一

胡銓（一一〇二——一一八〇），字邦衡，號澹庵，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進士，授撫州軍事判官。紹興六年以呂祉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銓上書請斬秦檜等，檜大怒，詔除名編管昭州。後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復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遠謫吉陽軍，銓由是忠義剛直之名滿天下。檜死，銓內移衡州。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院編修。除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權兵部侍郎。乾道初知漳州，改泉州，入爲工部侍郎。七年，奉祠歸。淳熙七年卒，年七十九。謚忠簡。著有《澹庵集》、《易拾遺》、《書解》、《春秋集善》、《周官解》、《禮記解》、《奏議》、《詩話》等。見楊萬里《胡公行狀》（《誠齋集》卷一一八），周必大《胡忠簡公神道碑》（《周文忠公集》卷三〇），《宋史》卷三七四本傳。

《澹庵集》本百卷，傳世本已不全。本書所收胡銓文，以清道光十三年胡文思重刊之《胡澹庵先生文集》作底本，參校傅增湘校補之乾隆二十二年練月樓刻本（簡稱傅校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澹庵文

集》（簡稱四庫本），輯得佚文五十八篇，合編爲三十六卷。

和淵明歸去來辭 并引

子瞻謫居儋耳，追和淵明《歸去來辭》。邦衡遷新興，亦追和之。東坡以無何有之鄉爲家，予則以醉鄉爲家，雖在嶺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醉鄉吾家奚不歸？蓋自賦形於大塊，常少樂而多悲。念隙駒之忽過，驚脫兔之難追。翁自號曰亡是，冠奚名於却非。寄天地以爲宇，何室廬之作衣。猶太空之一塵，悟此生之甚微。樂哉痛飲，萬象崩奔，驚懼死生，皆不及門。大道自通，非目而存，萬壑雕俎，百川窪樽。盡鯨汲於一吸，海揚塵而酤顏。固弗知於乘墜，亦何有於危安。不南望於冥山，奚西出於陽關。得壺觴之三昧，忘露電之六觀。付萬劫於一喘，了群迷於八還。既何思以何慮，亦無堂而無桓。歸去來兮，邈無期而獨游。如去國之流人，返故都兮焉求！孰爲寢而不夢，孰爲覺而無憂？農人問余以田園，視八荒而同疇。悠然浮雲，汎然虛舟。非假道於麴封，曷回車於糟丘。蝶自適於化城，魚相忘於清流。任夫物之芸芸，獨予心之休休。已矣乎，是中真樂無盡時，萬戶不必須擇留。胡爲御風欲何之？姑射寧足羨，華胥非所期。自耕耘於何有，豈稊稗之堪耔。默超無眼之禪，妙入無聲之詩（二），聊優游以卒歲，坦然歸路復奚疑！《古文集成》卷七一。

〔一〕此句下原注：「一云『靜不聞於雷霆，妙不容於聲詩。』」

及老堂賦

爲長彥姪作。壽堂，蓋長彥爲繼母作也。

孝爲人之本兮，惟仁爲壽之基。念斯堂之作兮，蓋榮親而名之。人孰不事其親兮，事繼母爲尤難。喟顧威之一忿兮，死愧閔生之三單。繫敬臣之進粥兮，曾不知過庭之泉寒。寥寥相望數百禩兮，史炳炳其若丹。換骨靈砂，化鐵成金。噫嘻孝子，化虎爲仁。羌封人之錫類兮，舉潁谷以皆純。遯安豐之至行兮，亦紹美而鍾醇。吾苟未塈然兮，尚或題於斯人。《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八。

實錄院吏張昇循修職郎制

昔絳侯落膽於書牘之示，溫舒寒心於刻木之爲。刀筆之可畏若此！汝乃能擇術而吏於實錄院，從事鉛槧，其設心亦不惡矣。進書循資，庸錄汝勞，且以愧書牘刻木者之賤，勉悉乃力。可循右修職郎。《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武節郎金均房三州都巡檢使馮綬降官制

古之爲吏者，有所謂不忍欺如慮子賤，有所謂不能欺如鄭子產，有所謂不敢欺如西門豹。子賤、子產遠矣，有志乎古，猶可爲西門豹也。汝職三州警捕，任亦重矣。自欺其心，詭名冒券，不能使人不敢欺，視豹良有覲焉。至於近監而牟利，蓋跖徒也。特鑄一官，尚曰輕典，省愆自效，朕不終棄。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五。

侍御史周操兼侍講制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講習。」夫兌，悅也，聖人以學不講爲憂，而以講習爲悅，講讀之義深矣。《易》必取於二澤之麗者，以其有交相滋益之理耳。然則其悅也，豈紛華盛麗云乎哉？朕自登無隄之輿，日有孤陋寡聞之患，爰開邇英，萃講讀之官，庸資博約。爾擢自諫苑，旋躋橫榻，知無不言，無吐剛茹柔、侮鰥畏強之譏，臺風凜然。進參經筵，僉論惟允。夫古之任是職者，在漢如張禹、鄭寬中，止優於學，有歉於剛方；在唐如褚無量、馬懷素，專贍於文，所乏者骨鯁。兼之者於爾乎責。然要當盡夫交相滋益之理，使膏澤下於民，則其爲悅也大矣。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長大祇候東西班都知權信可敦武郎制

昔顏高之弓六鈞，技或未進；而由基之射七札，忠則無聞。爾陸戟有年，復工乎射，比加閱試，藝頗絕倫。往即銓曹，授官武列，服予寵命，毋忘報效。可特授敦武郎。《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成忠郎兼水軍同統制馮湛轉官制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尼子，自古所歎。朕擇牧守不能盡善，致赤子弄兵潢池，陸梁廣舄之濱，以殘吾氓，幾有扶胥、尼子之橫。爾式遏寇略，克清鯁妖，聿收淮汭之功，可緩彫門之賞乎？進官一級，庸錄汝勞，祇服寵休，勉圖報效。《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梁珂解帶特轉遙郡一官制

古者無所不佩，以修身則曷若韋弦之戒，以禦侮則莫如弧矢之威。夫韋弦之戒，朕既勉之；弧矢

之威，敢忘汝佩服之勞乎？爰昭戎果，序進州團，無忘解帶之遷，勉竭內坊之節。服予明訓，嗣有渥恩。《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曾覲解帶特轉遙郡一官制

垂囊而入爲非禮，則左弭爲恭；執冰而倨爲不武，則腰矢爲毅。爾秉德樸實，賦性忠淳，知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而能左右佩服，奉以周旋，其視垂囊執冰者，不既賢乎！比其解也，不有以酬其勞可哉？爰加勇爵，序進州團，其克欽承，以圖報效。夫卻縠說禮敦詩，其則不遠；祭遵輕裘緩帶，陳義甚高。爾能慨慕若人，俾厥后毋專以弧矢威天下，則予一人以懌。《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夏執中特補承信郎制

昔班姬雖貴，叔皮自以學聞；而馮媛之賢，野王不屑倖進。爾乃椒風之寵，獲聯武爵之榮，其視叔皮、野王則有間矣。苟能以冰蘖戰膏粱，亦庶幾焉。服我明訓，俾厥后勿若漢元私後宮之陋，則予汝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二七。

夏執中除閣門祇候制

祖宗時常欲以閣門祇候授一武列，司馬光奏云：「此在文臣，猶館職也，豈可輕授。然則其職不已榮乎！爾以椒除之寵，雲幕之親，資性小忠，遂膺茲選。宜服大練之化，勿忘濯綺之箴。毋若漢五侯依倚后家，致黃霧四塞之變。惟乃之休，予一人亦永有令聞。」《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忠翊郎添差福州指揮使潘喜降官制

往來使客，多是武臣，跼越條流，廣求供給，此唐第五琦所奏也。國朝多仍唐舊，驛有條流尚矣。爾不知守，而冒役遞兵，戕吾成法，實戾琦奏。鑄官一等，庸示小懲，往省厥愆，朕不終棄。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侍衛步軍司擺鋪使臣王仲降官制

《傳》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爾職置郵，不能戢奸，致羣卒白晝剽人於道，同罪之罰，其將

焉逃？執秩有辭，褫官二等，尚云輕典，庸示小懲。往省厥愆，勉服雖賞不竊之訓。《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泉州晉江尉徐公壽循資制

海鵠之患，古人深憂；尼子之橫，前哲所歎。日者閩部有扶胥警，官吏望風服弁，爾乃能執馘執俘，以靖海氛。加秩策勞，庸昭懋賞。《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知藤州廖顥降官制

有民人社稷，任莫重於一麾；死城郭封疆，義可忘於二戒？爾職在蕃宣之寄，民惟父母之依。初乏扞城如金湯之謀，徒務全身保妻子之計。寇至則先去，殊乖禦侮之忠；人殺則曰兵，深負保民之望。官鍰二等，庸示小懲，罪追三危，尚云輕典。服予明訓，往省厥郵。《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王時升吏部侍郎制

古吏部十銓，權在吏部，故激濁揚清，其任不分；今侍郎二選，權歸朝廷，故據資按格，其職或貳。其任不分，則於振滯淹也易；其職或貳，則於振滯淹也難。爾具官某以介然自守之資，負卓爾不羣之器。權司民部，無牢盆邸閣之私；晉陟天官，協剛腸精心之譽。公方比玠，識量推濤。允合提衡，仰契玉衡之正；竚膺賜鏡，以旌藻鏡之明。檢吏梏奸，要清糜沸；推賢揚善，毋效蟬寒。《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王時升磨勘轉官制

特橐高選，蓋儒者之至榮；執秩叙遷，亦吏曹之故事。顧雖居於切禁，曷可廢於常規。以爾具官某卓乎不羣，介然自守。擢司民部，自言泉柄之非長；晉貳天官，衆論銓衡之必允。例進文階之等，以酬爵簿之勞。三考陟明，庶仰追於虞典；八年錫命，期遠邁於周邦。嗣有渥恩，無忘溫訓。《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王時升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制

高位疾顛，古今所歎；急流勇退，賢哲惟艱。常恐若人，不見茲世。具官某進以德選，居以才稱，方需陳力之能，遽上乞身之請。重違素志，殊拂虛懷。眷乃名家，蓋本譽兒之曹；參華書殿，聊將婺女之麾。斯民方困於誅求，爲政必先乎豈弟。勉思撫字，以拯彫殘。噫，汲卿雖在淮陽，肯念禁闥；蕭傅遠居獻次，雅意本朝。往祇厥官，尚期納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知盱眙軍周淙除直徽猷閣制

昔漢黃霸、杜延年，治郡有過則貶秩，或賜璽書加責；治理有效則增秩賜爵，或賜璽書徙官。孝宣信賞必罰，大略具是矣。爾守盱眙，勤於招懷，有乘障之方；審於問探，得覘國之善。治理之效，庶幾黃、杜。進直凝嚴，亦古增秩徙官之義。爾尚勉之，克固吾圉，自有醴賞。《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知吉州王佐除直寶文閣制

具官某：歸潁州而奪京尹，次公蒙貶秩之差；由北地以遷西河，延年有徙官之寵。勸懲之際，賞罰攸分。爾蚤以時髦，鬱爲首選，輟自記言之地，出分共理之符。拔大薤以擊強，芟甘棠而聽訟。念爲邦之去殺，嘉臨郡之有聲。進班寶閣之華，增賁鈴齋之靚。卓然治行，期追天下第一之稱；赫爾家風，勉繼京兆有三之譽。竚聞報政，亟下賜環。《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何伯謹太學博士制

具官某：立師惟一卷之書，昔聞其語；博士中三科之選，今豈無人。爾學有淵源，行有矩矱，實諸尚席，允謂當仁。師嚴道尊，端在表儀之正；教行俗美，竚觀長育之能。《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宋之才父右中散大夫道元贈官制

已孤不爲父作謚，雖曰格言；爲善思貽親令名，是謂達孝。敷文閣待制宋之才父，贈右中散大夫

道元，孳孳慕栢邑之學，凜凜有廣平之風。生既不能盡其才，死無可以伸其志。矧其有子，能發幽光，宜加封冢之恩，庸示漏泉之澤。噫，申鮮虞之摯，雖代有顯人；樂武子之鍼，則後無令德。如爾義方之訓，允符深葉之春。沒而有知，歆我明命。《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七。

劉章除秘閣修撰制

觀過有遺珠之歎，指疵知白璧之全。人苟無瑕，孰明其善？具官某養氣無餒，經德不回。頃對廣廷，以一日而蓋天下；及官潛邸，陳六學以輔眇躬。旋班起部之聯，靡或行思之越。胡爲久外，未此來歸？晉參雲閣之華，往即琳房之便。尚須恬養，以稱所蒙。噫，朕躬有罪而無以萬方，予深期於聞過；直道事人而焉不三斥，爾無懲於獻忠。嗣有渥恩，無忘溫訓。《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敷文閣待制周綰故父湯贈開府儀同三司加少保制

伯道無兒，雖曰天命；臧孫有後，本諫君違。究觀積善之家，必獲自天之佑。具官某父某義方立愛，禮學明倫，知贏金不敵於一經，謂尺璧實輕於寸晷。遂令鵠峙，近在鯉庭。重惟忠教之誠，宜享慶餘之報。以顯父孝之終也，諒深封冢之思；惟篤親民興仁焉，肆霈漏泉之澤。進居帝保，庸赫皇

靈。營魄有知，歆我明命。《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周綰故母榮國夫人葉氏贈定國夫人制

大夫妻之法度，媲「南澗」之三章；大夫人之起居，繼江陵之八坐。孰云茲世，無復若人。具官某母榮國夫人葉氏，有《召南》下德之均，體鄒國三遷之教。閭儀端靚，世楷慈祥。家有嚴君，何但衆人之母；門惟孝子，能令臣節之忠。肆新大國之封，庸示小君之勸。營魄不昧，歆我明靈。《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周綰故繼母嘉國夫人宋氏贈福國夫人制

讀丘明聲子傳，而知繼室之爲重；讀韓愈顧威狀，而知繼母之尤親。其追賁之典，顧可異哉？具封某氏系出廣平，慶餘栢邑。是生仲郢，每和藥以助勤；能教子興，屢徙鄰而擇善。疏恩飾壤，庸示發潛，沒而有知，歆茲茂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知衢州沈度轉官制

具官某：作甲非古，聖筆有重斂之譏；繕甲以時，君子歎治兵之美。爾以坐嘯餘暇，率先他郡，濟吾興法。至於鎧仗之末，亦精其能，雖古七札之堅，三屬之銳，無以加焉。進官一等，用策爾勞。其勉思有虞器不苦窳之言，使披堅執銳者無于思之譏，以固吾圉，不亦善乎！《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刑部侍郎路彬磨勘轉官制

九年黜陟，考績之法惟公；三歲賞誅，計法之書具在。顧雖恭於法從，詎可廢於常規？以爾具官經德不回，秉心無撓，守一成而弗易，明兩造之惟艱。謂民罔中而惟爾之中，敢忽君牙之戒？故身蹈死以救人之死，庶幾洪敏之爲。是用酬爾之能，彰予之信，稽積勞於執秩，加峻等於清階。其勿墜於家聲，庶有光於時論。《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洪适除司農少卿江淮總領制

具官某：昔顏氏、溫氏兄弟在隋唐最盈，顏以學業優，而溫以職位顯，朕甚嘉之。爾兄弟學業既優，職位亦顯，視顏、溫何愧焉？矧總思之勞，濟吾興法，雖鄮侯根本於關中，而子翼轉輸於河內，蓋未足多。進掌周稷之業，亦云稱矣。夫少皞以九扈爲九農，肇興種植；而龍朔改司農爲司稼，益廣耕芸。循名以考張官之由，則營田積穀，以實塞下，詎可緩哉？爾尚勉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六。

全宋文卷四三〇〇

胡 銓 二

戊午上高宗封事

紹興八年十一月日，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臣胡銓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監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

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穉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汹汹，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明畏天下議已「二」，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

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二〕。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一事〔三〕。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臣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瀆天威，甘俟斧鉞，不勝隕越之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七。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三，《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文章軌範》卷四，《文章辨體彙選》卷一四三。

〔二〕明：《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史》均作「蓋」。

〔三〕「孔子曰」至「罪人矣」一段，《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夫石晉之事契丹也，桑維翰主之。其初意亦以契丹强大，可藉其力以保其割據之地，而卒無救于敗亡。況我朝爲天下共主，與敵有君父之仇，而敵之詭譎甚於契丹，如之何可行耶！」

〔三〕「一」字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又「不」下《繫年要錄》及《宋史》均有「敢」字，較勝。

應詔言事狀

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臣七月二十三日伏準省劄，七月十六日

三省同奉聖旨：「秋陽亢旱，飛蝗在野，星變數見，朕心懼焉。意者政令多有所闕，賞罰或至不當。朕惟側身求應以實，卿等各思革正積弊，勿徇佞私，務塞災異之原，稱朕寅畏之意。」七月二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劄與侍從臺諫兩省官照會^{（一）}，仍依今月十五日已降指揮，各條具時政闕失奏聞。」臣伏讀聖訓，中夜以興，思所以對。欲遂言之^{（二）}，則懼位卑言高之罪；欲嘿而已，則又惡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之耻。退自惟念，與其忍耻以生，曷若獲罪以死！況聖明在上，容受強直，萬無獲譴以死之理，臣何忌而不言？伏讀聖訓，曰：「秋陽亢旱，飛蝗在野，星變數見，朕心懼焉。」臣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切也。謹按《春秋》書不雨、書旱，夫旱亦不雨，奚又書旱，得非旱比不雨加甚乎？且《春秋》書旱，必於夏秋，不雨皆於春冬。周之夏秋，則建午、建未、建申，皆其月也。是時天或不雨，則盛炎曝物，立致枯槁，故《詩》云：「旱既太甚，赫赫炎炎。」不雨雖無是酷，然甚者亦兼旱焉。如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也。雖皆歷夏抵秋而不言旱者，蓋事起春冬，不可書旱；已書不雨，則不可中變言旱。故但撮其月總言之，欲人觀之則知旱居其間，且見其災之久也。若不爲災，經自不書，故經無書一時不雨者，不爲災也。惟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者，蓋譏莊公冬不雨猶不惜民力，明年春又城小穀也。其他不雨必踰時而後書，爲災之深淺睹文則辨焉。云冬十月不雨至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者，則見夏無麥而秋猶有救也。僖公二年。云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文公二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者。文公十年、十三年。是一歲之望盡失也。八月雖雨，已後時無益，故略而不書。不爲災者但書時，莊公二十一年。爲災輕者

書首月，僖公二年、三年。重者總始末而言。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書法如此，正欲別爲災之輕重，而傳云「不雨不爲災」。夫萬物須雨而生，須雨而成，一時愆亢，猶有所損，且不雨有幾，稱年者三，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安可謂不爲災乎？《穀梁》謂一時不雨爲閔雨，歷時不雨爲不閔雨。且僖公果有志於民，則必不愛牲幣，懇請禱祈，經亦必書，如《詩》之《雲漢》〔三〕，以著其善。今但云不雨，則愛民之意於何見乎？陛下深問秋陽亢旱，誠得《春秋》書不雨之微旨。然宣王憂旱之誠，不過禱於先祖以及山川鬼神，蓋祀典之正，非若今徼福於佛老氏，爲異端之教也。臣願陛下熟觀《春秋》不雨之旨，躬行周宣憂旱之誠，以應天可也。飛蝗在野，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隱五年書螟。《釋蟲》云：「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蝻，食節曰賊，食根曰蝻。」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奸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蝻也；食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也；食根者言稅取民財貨，故曰蝻也。」孫炎曰：「悉貪殘所致，因以爲名。」郭璞以食處爲名。陸璣疏云：「舊說螟、蝻、蝻、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內外之言耳。」《會議》曰：穀，民之司命也，《春秋》書災異，雖螟之爲害，必詳而錄之，此亦重民命之至也。漢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四〕，獨不入中牟。今州縣吏貪墨殘民，遠朝廷萬里，近亦數百里，陛下不得而見之也，怨嗟之聲陛下不得而聞之也。故天出災異，自淮以南，飛蝗蔽天，以告陛下耳。守令之間，豈無一人如密縣、中牟者乎？臣願陛下嚴戒監司守令，有貪墨殘民者，必罰無赦，是應天以實也。星變數見，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於

北斗，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也。時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縱橫之應也。魯昭十七年，有星孛入於太辰，劉向以爲時楚強，宋、衛、陳、鄭皆附之，此孛彗流災所及之效也。魯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入於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楚滅陳之應。是春秋星變，皆以夷狄陵中國也。今年正月壬辰，其日歲旦，風從乾位來，風爲號令，乃號令不時之沴。戊午雪，陰盛陽微之沴。三月丙申，日有背氣如仰瓦，其夜大雨雹。癸卯夜，月入大微。己酉，日復有背氣。丁巳立夏，其日風從艮位來。五月癸卯夏至，風亦從艮位來。皆與正月壬辰同占。七月丙申，太白經天，法曰晝見午上，星家謂去日四十七度差遠，故見。臣謂不然，《易》曰「日中見斗」，豈謂去日遠也？其夜月入氐。壬寅夜，月掩壘壁陣星，又流星出天市。癸卯夜，月入羽林軍。乙巳，日左有珥。丙午夜，漢星出天市。癸丑夜，流星出織女，又月犯井。丙辰夜，流星出輦道。此皆《春秋》之所畏也。又如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此又變之大者。臣謹按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戎執天子之使。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後狄滅邢、衛。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時戎侵曹。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後狄伐邢，徐取舒，楚滅弦。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後楚伐鄭，狄滅溫，楚伐黃。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時楚滅黃，狄侵衛、鄭。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後秦獲晉侯，楚敗徐於婁林。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楚滅江滅六。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楚滅舒蓼。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楚莊遂強諸夏，觀兵周室。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

之，後楚滅蕭、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後楚滅舒、庸。襄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楚子果從諸侯伐鄭。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八年之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後楚滅陳、滅蔡。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時吳滅徐，楚圍蔡。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後楚滅頓，吳敗越。定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從楚圍蔡，以楚爲京師。由是推之，日食皆爲夷狄侵中國之應也。臣願陛下熟觀《春秋》書日食星變之旨，躬行宋景一言之善，以應天可也。臣伏讀聖訓，曰：「意者政令多有所闕，賞罰或至不當。」臣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切，而修政事以恭禦厥罰也。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士文伯謂晉侯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是天變繫於政令之闕也明矣。魯莊元年〔五〕，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啖氏云〔六〕：「莊王寵篡逆以黷三綱，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貶之。」斯言當矣。夫聖王礪世之術，惟賞罰而已，賞當功則錫命一人而萬邦懷，若《師》之九二是也〔七〕。若宜罰而賞，則寵一篡弒而亂臣賊子接迹而起矣，然則去「天」字以貶之，以明賞罰天之公理也。是天變繫於賞罰之不當也明矣。政令之闕有十：監司牧守數易，一也；州縣差役不公，二也；孤寒困於舉將，三也；吏員太冗，四也；任子太濫，五也；朝令夕改，六也；衣服無章，七也；獄訟多冤，八也；酷吏殘民，九也；部胥阨塞衣冠，十也。至如賞罰不當，殆有甚焉。如近日宿州諸將，臣竊謂賞太重、罰太輕。昔太祖皇帝親征晉陽，

北戎來援，太祖令何繼筠分精騎數千拒之石嶺關，斬首千餘級，其後遂平并州。其功可謂大矣，止拜建武軍節度而已。李漢超從太祖平李重進，關南之功亦大矣，及卒，太宗皇帝止贈太尉、忠武軍節度而已。宿州之役，比之晉陽、關南之功，不啻九牛之一毛，而諸侯超拜官爵，加繼筠、漢超數等，有如平北虜、恢復中原，不知何以賞之？昔周世宗屢爲劉旻所敗，遂大燕將士，斬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震，果敗旻於高平，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將七十，豈復有將可用？世宗終能恢復如此，得非異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太祖初有天下，嘗謂：「唐莊宗姑息將士，朕則不然，惟有劍耳。」諸將股栗。削平僭亂，捷如破竹。自靖康板蕩，將四十年，國勢不競，日就多靡，寧有他哉，罰不必行，將不用命。近者宿州之敗，士死於敵及爲庸將所誤而死者數千人，積尸如丘，餘骸滿野；而誤國敗軍之將，乃以宿州所得之金厚賂權貴，巧爲遊說以自解，偃然安處善地而戮不加焉。籍沒不行，誅戮不加，上天見變，昭然甚明。願陛下信賞必罰，以太祖爲法；號令將士，以五代爲戒。斷然必行，正心誠意，以應天可也。臣伏讀聖訓，曰：「朕雖側身求應以實，卿等各思革正積弊，勿徇佞私，務塞災異之原，稱朕寅畏之意。」臣又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切，而去華務實，求實言以自儆也。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莊七年四月辛卯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天垂象以視下，將欲人君防患遠害，非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才，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政，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嗚呼，向之言可謂深切著明，求應以實者也！人君如

堂，人臣如陛。堂岌乎其高，其情與下遼絕，固難以喻；陛隤乎其卑，其情與上遼絕，固難以通。豈上下之情不合也，其患有十焉，上之患七，下之患三：復諫以拒人，飾辭以文過，作威以臨下，恃智以銜物，矜慧以取勝，自廣以狹人，耻過以作非，君之患也。便辟、善柔、便佞，臣之患也。復諫以拒人，晉惠是也；飾辭以文過，文皇是也；作威以臨下，漢宣是也；恃智以銜物，德宗是也；矜慧以取勝，顯宗是也；自廣以狹人，漢武是也；耻過而作非，靈帝是也。人主有一於此，則便辟之臣進矣，善柔之臣進矣，便佞之臣進矣。便辟之臣進，衣冠皆逢迎也；善柔之臣進，俯仰皆媚悅也；便佞之臣進，語言皆捷給也。如此而欲臣下各思革正積弊，勿徇佞私，是猶植曲木而望其影之直也，不亦難乎？自古聽言納諫，莫若堯舜；惡直醜正，莫如桀紂。堯舜明四目，闢四門，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桀紂醢諫臣梅伯，剖直臣比干，雖有關龍逢，三人不能救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八〕，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陳蕃〔九〕，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異，賊臣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一〇〕，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時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一一〕。今燾已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行將又去，惟臣在耳。今臣復以瞽言妄發，是臣又將去也。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啓人主意，一激切則近訕謗。昔辛甲七十五諫，劉安世論胡宗愈至二十四章，諫者不饜其黷〔一二〕，而聽者不厭其煩〔一三〕。今言一出而亟遷，疏朝奏而夕罷，言者不得盡其意，聞者莫不駭其遷。張震、王十朋之去，士莫不扼擊結舌，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稱

寅畏之意，臣知其必不能也。臣願陛下熟觀《春秋》之旨，亟改前日之弊，推誠務實以應天可也。臣伏讀聖訓曰：「劄與侍從臺諫兩省官照會，仍依今月十五日已降指揮，各條其時政闕失奏聞。」臣終有以見陛下至誠憂災，思聞時政闕失而惕厲以自改也。臣聞之《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傳》曰：「命百官箴，箴王闕失。」夫古之聖帝明王，衮職不云無闕，而欲補其闕。王政不云無闕，而欲箴其闕。大哉言乎，此亦陛下聞闕失之意也！臣終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明年三築臺，聖人書以惡之，謂其不畏天戒而勞民也。今天變屢見，而土木之役踵相躡，怨讟嗷嗷，口衆我寡，臺諫不敢指陳，侍從不敢睥睨，陛下居淵涓蠖密之中，必不盡知也。陛下天資仁儉，豈肯知而不戒耶？臣又聞道路之言，諸軍陰遣悍卒，白晝於市井捉人，手執竹挺以度人長短，有及則者即三數卒擁入軍中，謂之拖軍。怨憤之聲，所不忍聞，士民相戒，不敢入市。輦轂之下，有此冤抑，況千萬里之外乎？臣又聞陛下即位之初，大赦天下，文臣自承務郎以上各轉一官，斯言一傳，天下鼓舞。今乃以一人之言，格二百員朝請大夫轉行之命。夫議赦之日，知其太濫，削之可也，勿許轉行可也。大赦已行，方以爲濫而格之，失大信於天下，復有大於此者乎？《傳》曰：「主賢臣直。」《語》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夫非主之聖則臣不容直，非邦有道則言不敢危，惟陛下上法堯舜，留意裁擇。《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七。又見《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六。

〔一〕「劄」下原有「典」字，據文意刪。

〔二〕欲：原脫，據下文及《歷代名臣奏議》補。

〔三〕詩：原作「書」，據《詩經》及右引改。

〔四〕犬牙：原作「大牙」，據《後漢書·魯恭傳》及右引改。

〔五〕元年：原作「三年」，據《春秋經》改。

〔六〕「啖」下原衍「民」字，據《歷代名臣奏議》刪。

〔七〕二：原作「三」，據右引及《周易·師》卦改。

〔八〕爲：原無，據《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及右引改。

〔九〕陳蕃：原作「何蕃」，據右引改。《宋史》作「竇武、陳蕃」。

〔一〇〕虞：原無，據右引補。

〔一一〕寶：原作「寶」，據右引及下文改。

〔一二〕此句原無，據右引補。

〔一三〕煩：原作「瀆」，據右引改。

應詔集議狀

臣準樞密院劄子，十一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於後省限一日集議當與不當議和，

合與不合遣使，禮數之後先，土疆之取與，條具聞奏，仍令各舉所知，以備小使者。臣竊惟國家自紹興初，金虜稱和〔一〕，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上下偷生，苟安歲月，以爲盟好可恃，蕩然決去藩維之守。一旦完顏亮變生肘腋，宗廟社稷幾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乾剛獨斷，奮然圖任張浚及二三大臣，力謀恢復。符離之師，兵不血刃而故疆復得。使李顯忠盡忠於國，不貪小利，以成大舉之功，則中原響應，勢如破竹，恢復之期可指日以俟矣。雖然，功雖不成，事雖不立，自京都播遷之後垂四十年，未有如符離之舉也。虜人緣此震懼，知陛下有大有爲之志，知廟謨有出人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人，知臺諫有明目張膽之臣，知朝廷有面折廷諍之士，以爲中國有人，遂有乞和之意。兵法曰：「無故而求和者，謀也。」虜人詭計，端在於此。昨者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二聖劫去，本於宰相何桌主和；維揚失守，本於宰相汪、黃主和；完顏亮之變，本於權臣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四十年間，醜虜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何嘗不以和哉？暴蔑吾二聖，污蔑我兩宮，殘毀我宗廟，陵夷我社稷，發掘我陵寢，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欲與不共戴天之仇講信修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和好可成，犬羊可信，決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爲之？況萬萬無可信之理乎？前車覆，後車戒，陛下若不深思遠計，力修政事，力修守備，力任將相，力圖恢復，而苟貪目前之安，臣恐後車又將覆矣。議者曰〔二〕：「姑與之和而陰爲之備，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從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嗚呼，燕安酖毒，不可懷也！一溺於和，則上下偷安，將士解體，終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戰乎？其爲酖毒也多矣，可勝寒心！冒犯天威，臣無任隕越之至。《胡澹庵先生文集》

卷七。又見《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三。

〔一〕金虜稱和：《歷代名臣奏議》作「與金虜講和」。

〔二〕右引「者」下有「乃」字。

上孝宗封事

隆興二年八月

隆興二年八月日，右奉議、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國子祭酒、侍讀、兵部侍郎、充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巡邊制置使、措置控扼海道點檢人船節制兵馬大使臣胡銓，奉詔言闕政急務。自靖康始迄今四十年〔一〕，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在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

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可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可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秦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在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卒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可弔者八也。臣

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涓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二〕，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又見《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九。

〔一〕四十：此下原有「一」字，據《宋史》及《歷代名臣奏議》刪。自靖康元年至隆興二年亦正四十年。

〔二〕輿櫬：原倒，據右引乙。酷：《歷代名臣奏議》作「哭」。

上孝宗論兵書〔二〕

起居郎胡銓進故事曰：隋文受周禪，令賀若弼平江南，擒陳叔寶。先是弼請沿江防人交代必集歷

陽，大列旗幟，陳人以爲大兵至。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不復備。及是，弼以大兵濟江，陳人弗覺，遂平陳。臣聞兵法曰「兵出詭道」，又曰「兵以奇勝」。何謂詭？變詐百出、以計取敵曰詭，弼請沿江防人交代必集歷陽是也。何謂奇？出其不意、使人莫測曰奇，弼以大兵濟江陳人弗覺是也。中國由正道，夷狄由詭道。中國以正勝，夷狄以奇勝。由正道者常不得志，由詭道者常得志。以正勝者常少，以奇勝者常多。此自古及今，中國所以見陵於夷狄也。建炎戊申，虜人請和，聲言提兵百萬，有事河北，初無窺維揚意。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真以爲不吾襲也。既而以精兵萬人直擣揚州，而汪、黃安坐中書，猶不知虜兵之至也。一旦六飛蒙塵，倉皇出奔，幾不免虎口。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虜人未常不由詭道，未嘗不以奇勝，而我終不悟也。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師。竊聞道路之言，虜人款我以和，潛師窺伺，或言多造戰艦，由海道以進，或言實粟塞下，由間道以來。雖未必可信，然弼之沿江防人必集歷陽，前事之驗也，醜虜之計安知不出於此？而陛下前日奮然詔下，謂和決不可成，有識咸鼓舞，以謂聖神遠慮，洞見犬羊之情，有如蓍蔡。近日邊臣遣兵官孫造往返境上，疲於奔命，竟不能得虜人要領，其愆期爽約亦可見矣。臣願陛下堅守前日和不可成之詔，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之圖吳，則社稷幸甚，生靈幸甚。《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四，《南宋文範》卷一五。

〔二〕此文《歷代名臣奏議》署作《進賀若弼用兵故事》。

辭免兵部侍郎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資品妄庸，性識魯鈍，猥叨卿列，復長成均。每深非據之慚，未免首濡之誚。雖屢蒙聖訓，有直諒之褒；然自愧迂疏，無絲毫之補。居懷怵惕，慮積愆尤。驟膺躡等之除，益有踰涯之懼。陛下勵精爲治，側席求賢。惟文思之明亶，上齊於堯舜；而武部之選要，暗合於孫吳。如臣何人，濫膺職擢。伏望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利師貞，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

辭免宗正少卿乞賜罷黜狀

右，臣竄逐嶺海垂三十年，太上脫臣於鯨波百艱千險之中，陛下起臣於虎口萬死一生之際。官九遷於一歲，任六押於七旬。方犬羊抵巇之時，肆蛇豕薦食之毒。九重有不安枕之慮，萬姓銜共戴天之冤，臺諫痛哭以陳辭，忠鯁拂膺而飲恨。事至於此，臣亦何顏！是敢輒貢狂言，屢撓鱗逆。身寧瀕於九死，心實愧於三閭。方伏鑕以待斧鉞之誅，敢自意得追雷霆之怒？尚叨厚祿，猶竊美官。雖聖神曲

賜於保全，在臣子難安於愚分。惟望天慈特賜復竄嶺海，以爲人臣不忠之戒。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又見《南宋文範》卷二七。

辭免寶文閣待制狀

右，臣伏准三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受杖駕下，人不比數。太上全之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之於千官百僚之上，獲依日月之末光，十年於此矣。臣非木石，豈無犬馬戀主之情，而驟乞身者，實以年迫桑榆，難以勉強，遂至屢瀆天聽。伏蒙特賜俞允，臣得此生以爲厚幸，而又寵以美職，優以祠廩，既以光其行，又以華其老，所以待遇老臣，度越常人千萬。臣之榮幸足矣，尚復何望？然臣災患垂三十年，人不堪其憂，聖慈特達，力加親擢，全家飽煖，盡出天地父母之恩。常恐福過災生，故瀝誠懇，乞全晚節，而又有此叨冒，臣懼必速顛躋。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曲衷之款，憐臣孤立之蹤，收還成命，只守本官致仕，庶安愚分。所有恩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又見同治

《廬陵縣志》卷四八。

上孝宗論撰賀金國啓

隆興二年七月

隆興二年七月日，臣胡銓奉詔撰大金國賀冬至啓。內中用「再拜」、用「獻納」、書御名，此三大事也，已經二十餘年，臣下皆不能正其非。今臣年過六十，官逾三品，收嶺嶠海島之遺骸，爲陛下侍從之尊職，復因循而書，不正救之，恐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謂臣何如人。三王之臣主俱賢，迄今史臣稱爲美談。昨宰相湯思退集議中書堂，臣終坐以三事爲說，而思退罔然不答。臣竊以爲思退又一秦檜也，思退不去，國體弱矣。臣手可斷，臣筆不可搖；臣頭可去，臣筆不可去，而臣字不可寫。庶使遠夷知中國之有人，是亦疆國之一端。謹具奏聞，乞外而宣示臣章於朝堂，使奸夫佞子不敢肆其惡；內而宣示臣章於史館，使天下後世有所知。然後竄臣於海島，以爲臣子敢言之戒。干瀆天威，不勝戰慄。《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

遺表

有生必死，何必動心；無路報恩，實不瞑目。興言氣鬱，戀闕神馳。竊念銓奮自孤生，早陟臚仕，不識忌諱，自取顛躋。太上赦臣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臣於九卿六官之列，曾何補報，徒積罪

尤！久違闕廷，待盡田野，屢昇真祠之逸，復叨秘殿之崇。收召節以遂其愚，許挂冠以優其老。身塗草野，雖自誓於平生；命在膏肓，恨不獲其死所。強支微喘，更畢餘忠。伏願皇帝陛下舍己從人，安民和衆，大秦襄復讎之義，監周公《無逸》之書。任忠直之士，而勿親便佞之人；守祖宗之法，而勿聽紛更之說。益堅初志，懋建豐功，混胡越於一家，壯基圖於萬世。臣莫瞻九陛，行即三泉。相如草《封禪》以貢諛，切所不敢；張巡有厲鬼以殺賊，死亦不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又見《宋四六選》卷一〇，《南宋文範》卷二七。

代福帥張丞相奏乞加封鱣溪神狀

紹興十一年

右，臣竊見本州有鱣溪神庇賴一方，自臣爲州，水旱有禱，無不響答，年穀屢登，枹鼓稀鳴，職神之惠。而褒崇未稱，臣不敢嘿。案《閩中記》，鱣發迹於漢，至唐而顯，貞元以後，爵號益加，由龍驤侯五封爲潤德靈感王。國朝熙寧八年，特封沖濟廣應，綸言具在。自是迄今，綿數十年，未有加命。欲望聖明特降睿旨，檢會前後封爵，更增顯號，以侈神貺，而福此邦之民，不勝幸甚。臣無任僭越惶懼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全宋文卷四三〇一

胡 銓 三

御試策

問：蓋聞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視聽從違，不急於算數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誠，無遠弗届，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朕承宗廟社稷之託於俶擾阡危之候，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携貳單微之時，念必撫民以格天，庶或悔過以靖亂。踰年於茲，寢興在是。故府庫單匱，軍費倍滋，而賦歛加薄；外患未弭，寇盜尚多，而追胥有程。擇守令以厚牧養，責按廉以戢貪暴。命令爲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欲、去所惡者，朕未有聞而不恤，恤而不行也。然而迎親之使接武在道，而敵情未孚；保國之謀刻意在兵，而軍勢未張。躬純儉以敦本，而驕奢之習未悛；擴大公以示訓，而私枉之俗尚勝。刑賞不足以振偷惰之氣，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田畝未安，旱蝗害歲〔一〕。豈朕不德，無以動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爲病乎？何精誠之弗效，而禍亂之難戡

也「二」？伊欲復親族，奠疆場，清寇攘，善風俗，使百姓安業而亶亶迓衡，何修而可以臻此？子大夫涉艱險以副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欲爲朕陳者，其悉言之無隱。若乃矜空文而無補於實，咎既往而無益於今者，非朕之所欲聞也，其以朕所未聞而切於時者言之「三」，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天。湯武聽於民，其興也勃焉；桀紂聽於天，其亡也忽焉。方桀紂之未亡也，謂己有天命，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以天命爲真可恃，偃然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及其亡也，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勝夏，則成湯以興；諸侯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則武王以興。夫湯武聽於民而反以興，非民興之也，修人事以應天，是以興；桀紂聽於天而反以亡，非天亡之也，恃天命而虐於人，是以亡。興亡之端，厥監在民而不在天，甚易曉也。而中材庸主，每每反之，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不悟也。陛下起干戈鋒鏑之間，適丁天下倥傯不暇給之秋，外亂內訌，僉人柄朝，邊方有風塵之虞，中原有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民愁盜起，禍稔蕭牆，王室摇摇然幾如一髮引千鈞。當此之時，可謂亂甚矣！臣愚謂陛下宜焦心嘗膽，聽於民之時也。而陛下策臣等數十條，大概質之於天。首曰：「蓋聞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又曰：「豈朕不德，無以動天？」又曰：「何精誠之弗效，禍亂之難戢也？」似皆聽於天者，此臣等所深疑，而願爲陛下直言無諱也。伏讀聖策曰：「蓋聞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視聽從違，不急於算數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誠，靡遠弗届，古先哲王罔不由是道也。」臣有以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謹按《春秋》禍變之由與祖宗已然之故事，爲陛下陳之。爲《春秋》之說者，曰：「正次王，

王次春，王者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此漢儒傳會之論，臣謂不然。臣聞聖人作《春秋》，尊一王之法，爲萬代訓，未嘗有明言天者，蓋謂天道難測，若深言之，則遂以爲茫昧莫究而忽於天；若淺言之，則天下後世遂溺於陰陽災異而蔽於天。聖人推變於天常，與人事雜而書之，至其變見禍敗，或應於數十年之後，甚則或不旋踵而應。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必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改悔，覆敗乃至。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痛自惕懼，側身修行，則禍災滅塞，可轉爲福。此《春秋》之大凡也〔四〕，以此知天心之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此古先哲王所以持以至誠而不急於算數占候，誠知夫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我國家自江南平定，太祖感宇縣分割，生民受弊，惻然涕下，思有以布聲教而撫養之，是時識者知天命固已牢不可解矣。且如擇一法官，細事也，而太祖擇王濟，則曰：「無或有冤濫以致天災。」任一憲臺，細事也，而真宗選諸道提點刑獄，則曰：「一夫受冤，即有沴災。」一夫一夫受冤，宜未害也，而祖宗惕然動念，懼致天罰，則民之不可忽，而造物之不可欺也明矣。陛下龍飛之初，傳檄四走，天下莫不翕然響應。臣愚雖不識天理。以人事卜之，知天意固已有在。比來聖慮漸弛，浸不克終，國勢委靡而不振，生民愁苦而無聊，天意向背，殆有不測，可勝寒心！臣願陛下持以至誠，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無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聖策曰：「朕承祖宗社稷之託於俶擾阨危之候，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携貳單微之時，念必撫民以格天，庶或悔過以靖亂，踰年於茲，寢興在是。」茲又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嗚呼，陛下興言及此，亦知有宗廟

社稷之託乎？亦知有父母兄弟之憂乎？知有宗廟社稷之託，所與任其託者爲誰？知有父母兄弟之憂，所與分其憂者爲誰？任其託、分其憂一非其人，則天下之大勢無復救矣。臣聞天下大器得之甚難，敗之甚易，莫不由夫祖宗辛苦艱難以成立之，莫不由夫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於百年而覆墜於一日，遂使祖宗艱難之業并與祖宗社稷一旦丘墟。是以聖人作《春秋》，於亂君亡國痛以王法繩之。謹按昭二十二年書「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時新有景王之難，王猛以幼冲而嗣大位，劉、單以庸材而相幼君，社稷危如贅疣，則王室安得不亂？夫王室天下根本，根本一亂而播遷於皇，則俶擾阡危亦甚矣。卒之天王蒙塵，避子朝之難，終昭公之世，僅復成周，至黃池之會，天下奔潰。而聖人獨反覆書之，重社稷也。陛下以單微幼冲之資，獨戡多難，則危如王猛；左右大臣，以險佞而佐大計，則庸如劉、單。臣恐王室之亂，又甚於子朝之難矣，安知江都之幸，不變爲狄泉之脅迫乎！是陛下承宗廟社稷之託於俶擾阡危之候，而未知荊卿、何羅竊發於肘腋之間。願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難而早圖之，監《春秋》王室之禍而慎守之，毋謂懷父母兄弟之憂於携貳單微之時而遂解體也。謹按襄二十八年書曰「公如楚」，二十九年書曰「公在楚」，又曰「公至自楚」。竊原魯公如晉、如齊、如京師，皆未嘗書「在」，獨於楚書「在」，何也？曰：楚虎狼之國也，襄公如楚既非常，而踰年不反，禍且不測，書曰「在楚」者，蓋臣子痛君父之失所在也。以今兩宮有沙漠之狩，孰與如楚之危哉！且襄二十八年如楚，至二十九年而歸，《春秋》深危之，況兩宮暴露於穹廬，三年於此矣，則陛下懷父母兄弟之憂，臣愚不知何以處之？爲陛下計者，獨不念「在楚」之事乎？臣願慎擇賢佐，惟斷惟果，

側身憂災如宣王，厲精綜核如孝宣，鋤去亂略如光武，剛明果斷如憲宗，復讎雪耻如勾踐。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首策以此，中則曰：「府庫單匱，軍費倍滋，而賦歛加薄；外患未弭，盜寇尚多，而追胥有程。擇守令以厚牧養，責按廉以戢貪暴。命令爲民而下者十常六七，凡曰聚所欲、去所惡者，朕未有聞而不恤，恤而不行也。」此又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聞治天下者正如療疾，方天下之既受病也，府庫單匱，軍費倍滋，則病在血脉矣；外患未弭，盜寇尚多，則病在腸胃矣，客邪干正矣。擇守令以厚牧養，猶導之以湯液醪醴而助真氣也；責按廉以戢貪暴，猶投之以砭劑而攻強陽也。如使人血脉受病，腸胃又受病，而導之以湯液醪醴者，或失節焉，則疾日甚。疾既甚而投之以砭劑者，又非良藥，祇速其死耳。醫國者亦然，故方天下受病之際，府庫竭矣，軍費滋矣，外患熾矣，寇盜多矣，乃牧之以不賢之守令，擾之以不才之按廉，是猶疾已深而投之冶葛，豈不殆哉？臣請歷言其弊。臣聞府庫單匱，軍費倍滋者，以兵冗而坐食也，以師老而費財也，以生寡而食衆也，三者今之最大弊也。自古兵無事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其勢然也。昔漢之兵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卒，京師亦不過南北期門、羽林之兵而止。至於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縣之兵，事已輒罷。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困，兵甲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無事則力耕而聚粟，非但自贍，且以廣官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困者，未嘗無事而食也。我朝沿近代養兵之法，一兵給與衣糧，歲約五六十緡。太祖得周代之兵，中外止有二萬而已。至乾德間，中外止十萬兵耳。太宗盡有天下，添兵至多，亦止三

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時，乃始五十餘萬。當時軍數非多，尚慮耗蠹調度，命汰疲冗。周瑩不奉減兵之詔，則怒而罷之，向敏中奏軍額漸多，則反覆詰難之，誠知夫兵無事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臣故曰：兵冗而坐食，今之最大弊也。按兵法，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日計之，費已如此，況今曠日彌年，兵連不解。百人仰給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概雖數百爲輩，要歸則無異於數十萬之兵，而坐食連年，無毫髮功，則農夫之力，安得不困？饋餉之卒，安得不疲？謹按莊公八年春，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春秋》書用兵，未有歷三時而後反者，獨於此書春、書夏、書秋，惡莊公無故勞師，興圍郕之役，卒之郕降於齊，而魯師無功，至秋乃還。故書曰「師還」者，惡其夏已無功，秋始班師，暴露滯留之甚也。是後二十八年，有告羅之舉，其禍正基於圍郕之役。以今征役之久，動至累年，較之《春秋》三時而返者，不已大甚乎？則庫藏竭而軍費滋，自不足怪。臣故曰師老而費財者，今之最大弊也。兵冗而坐食，師老而費財，加以生寡食衆，入少用多，陛下雖賦歛加薄，而州縣之征科實煩。何則？用度既匱，則其勢不得不取於民矣。臣前所謂追胥有程而外患未弭，盜賊尚多者，其弊在朝廷多過，生靈多怨。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則外患寇盜亦何名而動哉？蓋自古奸雄如陳涉、吳廣之起於秦，赤眉、黃巾之起於漢，蘇峻之亂晉，安史之亂唐，本皆巨盜凶渠伺朝廷之過，執以爲亂，幸生靈之怨，倡而稱義，遂至迭起州縣，劫令殺守，相挺爲亂。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竊聞長老之談，或謂戚近撓權，奸臣盜柄，刑賞不必行，小人不盡除，紀綱不甚振，此豈過之漸耶？何則？自古亂天下國家多自戚近撓權，如漢之諸呂、竇、霍，唐之諸武、韋、張，竊

弄朝柄，一敗赤族，國家幾破。今乃有肺腑領樞柄，戚屬將衛兵，漢南北軍之禍，其監不遠，倘不少戢，是增朝廷之過，而起奸雄之膽。大亂之後，豈宜復然？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人主，口責宰相，實奸雄伺過而後動。不幸因之以饑饉，加之以災荒，生民愁苦無聊，則姦人乘隙奮飛，血流千里，此外患所以未弭，寇盜所以尚多。是雖追胥有程，何以救其亂？謹按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蔡般弑逆之賊，王誅之所必加，《春秋》反惡楚靈，何也？曰：討蔡般可矣，誘而討之，此匹夫之賤行，《春秋》所甚惡也。前日下詔書，招納叛亡，許以不死，此輩皆投戈請命，謂陛下示以大信也。然而陽示以信，陰加以刑，是誘討也。陛下爲人父母，奈何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臣恐大信一失，則後來以招降爲悔。自今上下猜忌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何怪乎寇盜之未彌也！臣前所謂擇守令以厚牧養，而守令多不賢者，朝廷輕守令也；責按廉以戢貪暴，而按廉多不才者，朝廷輕按廉也。守令一不賢，則郡縣受禍；按廉一不才，則守令敢於爲奸。故責守令在擇按廉，此祖宗之成法也。太祖、太宗注意守令尤切，太宗嘗親選諸州長吏，又親書其歷，戒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爲勞績。」因顧錢若水曰：「朕暑中書此，寧不勞乎？蓋爲任官擇人以安百姓耳。」嗚呼，太宗不憚盛暑而親札賜行，今守令則未嘗有召對者；太宗躬自選擇而延見便殿，今乃有付吏部而注擬者。是朝廷輕守令也。朝廷輕守令，則守令輕郡縣；郡縣之職一輕，則牧養之方盡廢。使要近州縣或非其人，復畏朝廷耳目之近，尚憚不敢逞；若遠方細民，即使盜跖爲之守，櫛肌饕餮爲之令，斯民雖千百爲羣，號呼聚罵，朝廷不知，其爲害豈不大哉？

臣聞太祖以錢文敏知瀘州，戒之曰：「比聞郭思齊掊斂不法，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耳，至則爲朕鞫之。」夫瀘州去京師四千餘里，而郭思齊不法，太祖已盡知之。今州縣稍遠者，其守令過失朝廷乃不聞，則遠如瀘州者陛下必不能知矣，彼何憚而不爲盜耶？然則所賴以糾察其弊者，尚有按廉耳，如使按廉又非其人，則其禍可勝言哉？臣聞太宗以按廉之職，出爲朝廷耳目，或由聖選，或由舉充，選之既艱，則任之亦重。凡寬一按廉，是壞一路之事；一路不治，是使數百萬軍民受殃。自太宗即位，勵精求治，詔轉運使考核職任之廢舉，又遣使廉察官吏之污潔。如劉文質察舉部內官吏，則有遷移之寵；如王德裔部內不治，則有黜削之罰。賞罰如此其嚴，則按廉振威，按廉振威則守令振職。厥今守令不職，是按廉未得人也。往者遣使撫諭諸道，天下想望風采，以爲行被大惠，卒之厨傳騷然，公行賄賂，甚者責子女於郡縣，輦家屬以偕行。雖官以撫諭爲名，而民有供輸之苦，守令之外，復增一蠹。夫遠方細民，不幸遭不賢守宰，終歲抱冤，引領轡軒之出，以雪其憤。而按廉又不才，是使終身懷冤而莫之控訴也，則民安得不多怨而易動？此奸雄所以竊發也。謹按《春秋》閔元年「齊仲孫來」，聖人嘉而字之，重其將命從宜，以安鄰國之難。方閔之初，叔牙、慶父媒孽魯禍，閔公始立，國人危如贅疣，齊人可折箠取之。當是時，魯之輕重在齊，仲孫乃能說其君使寧魯難，卒之閔不失國，而魯人以安，湫之力也。《經》書仲孫之來，喜其一出而民安魯存也。以今兩河淮甸兵革之餘，豈不甚於魯國之難，而按廉之出，未聞如仲孫以務寧魯難爲意者，以《春秋》之法責之，則罪人矣。臣故曰：守令不職，是按廉未得人也。夫以守令既不職，而按廉又失職如此，則陛下命令爲民而下，雖十常六

七，而壅遏詔書者十常八九矣。是陛下有恤民之詔，無及民之惠；州縣知有守牧之令，不聞有天子之詔。三數年來，邊防用兵，凡百科歛，不以四方有無物之處，但嚴令督之。近海州軍例科鎗幹，居山州縣例買鵝翎。有司既不辨有無，州縣或罕能條奏，官取一物，民費數倍。且如前日勸誘一事，監司責辦於郡，郡責辦於縣，縣移文於鄉。假軍期急速爲名，迫若星火，一有不至，則械繫苦掠。人皆畏死，其敢有辭？是名爲勸誘，而實暴斂之。監司郡守但務上供以悅朝廷，則忽而不知省；宰相大臣但務足用以悅陛下，則知而不敢言。上下相蒙，民窮無訴，是陛下恤民之詔雖多於孝文，而天下乾耗乃甚於孝武。傷和召怨，咎將安歸？臣聞咸平中議改元，赦書頗多蠲免，或謂三司以惠澤太廣爲言，真宗責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所不可行，若赦令既行，必使良人受賜矣。」時方午，雷震，帝惻然曰：「豈赦令少及民之惠，上天以雷驚朕耶！」嗚呼，祖宗以赦令未遍，懼速天罰，則陛下命令多壅，實悖天心，其害殆不爲細。願陛下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念「迎親之使接武在道，而敵情未孚；保國之謀刻意在兵，而軍勢未張。躬純儉以敦本，而驕侈之習未悛；擴大公以示訓，而私枉之俗尚勝。刑賞不足以振偷惰之氣，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之心。田畝未安，旱蝗害歲。豈朕不德，無以動天，抑政令失宜，而民以爲病乎？何精誠之弗效，而禍亂之難戢也？」此又見陛下聽於天而不聽於民之弊也。臣謂陛下躬純儉而驕奢弗悛者，是陛下未必純儉也；廓大公而私枉尚勝者，是大公未必能擴也。賞罰不足以振偷惰，是大柄下移也；播告不足以革狂悖，是危亂之兆也。田畝未安而旱蝗害歲，則生民失業而怨沴並

作也。若乃遣迎親之使而敵情未孚，則臣竊有說焉。臣聞慶曆中契丹聚兵境上，遣其使蕭英、劉六符來聘。是時使來非時，而兵既壓境，中外忿怨。仁宗皇帝命宰相擇所以報聘者，得左正言富弼，片言折六符之謀，卒挫虜主。自景德以來，北方無事，八十餘年於此矣，豈惟弼之力哉！於時宰相則晏殊，參政則范仲淹，樞密則杜衍、韓琦，諫官則余靖、歐陽修，皆天下之所仰望，而北虜之所畏憚者。彼知朝廷有人，故弼之計得行，而虜計不得逞。以今廟堂之上，宰相有如晏殊者乎？參政有如范仲淹者乎？樞密有如杜衍、韓琦者乎？諫臣有如余靖、歐陽修者乎？臣知陛下必無此等人物矣，而欲求敵情之孚，此臣所大惑也。臣聞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使棄爪牙，則孤豚特犢皆得搏噬之。譬之國無勁兵，則蓐爾醜虜，皆爲勁敵。故《春秋》雖惡窮兵之禍，至於兵不素養而取具臨時者，必深罪之。謹按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說者曰：「乞，重辭也，重師也。」臣謂聖人非惟意在於重師，蓋甚惡魯之無備也。夫齊爲魯難久矣，自甌之役，齊敗於宋而魯不救，是時孝公有切骨之恨；至二十六年春侵我西鄙，怨已結矣。爲魯計者，正宜早夜預防，常若寇至，乃恬然熟卧，養成腹脅之疽，報不旋踵而齊人伐我北鄙矣，乃至乞師於楚以取穀焉。假夷狄而伐中國，不可之最大者也。以今醜虜大張，害甚於齊，而兵不素養，乃甚於魯，議者乃欲借助兵於高麗，何異乞師於楚以伐穀者哉？是陛下徒知軍勢之未張，而不知軍將之未練，可爲陛下痛哭流涕者此也。國初劍南、交廣各僭大號，荆南、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未盡賓服，太祖垂意將帥，命李漢超等守關南，命郭進禦并寇，命姚守斌守慶州。以爲既得名將，非厚通其意，無

以得其死力，故許收逐郡關征酒榷之利，不惟養犒士卒，兼使豐富其家。又慮所費不足，仍許圖回，其家屬在京師者並厚撫之，則將帥之心，更無私慮，但專力於邊事而已。又慮奏陳之事未盡機要，時許入朝自陳，至升殿賜坐，又復厚賜遣之。以故邊臣多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盡知番夷情狀，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南，盡得東南之地，雖諸將之功，實太祖馭將之力也。以今將佐偏裨，其雄挺孰與李漢超？其才略孰與姚守斌？其鎮重孰與馬仁瑀？其運籌決敵孰與韓令坤？以陛下駕馭諸將，孰與太祖？然而借之重權，祿之顯秩，賜之重賞，其恩禮已越先朝數等矣。是陛下擇將不如太祖，而恩禮則過之，適足以啓諸將之驕心，而長奸臣之觖望。假令收復兩河，迎還二聖，陛下何以加之？夫戰勝之兵勇智百倍，敗亡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勝者氣也。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天下之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開關延敵，六國之師皆逡巡不敢進。然長平之敗，廉頗猶能收拾餘燼，北摧栗腹，西抗強秦，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是時秦人圍邯鄲，梁王使新將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流涕，深以爲不可。非徒惜帝秦之虛名，惜天下之大勢有所不可也。而議者乃謂宜尊奉夷虜，不可一觸其意，陛下何不以魯仲連抗秦之事諭之？然則何怪乎軍勢之未張也！夫《春秋》何爲而作也？爲天下無王而作也。周衰，天下不知有王，陪臣竊國命，家臣僭大夫，聖人有憂之，作《春秋》以代王之賞罰。書天子、書王、書天王者，誅賞之大柄也。書天子、書王，皆其常稱也；其曰天王，則至大之稱。天王與《周官·司服》所稱天王，皆以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奸之所伺，非常之時，故大威武以防

之。稱天王者，大威武以防天下之時，故曰非常也。然則又書天子、書王，何也？曰：《春秋》作，王者威權喪矣，大政大法，諸侯擅而行之，怙強恃衆，迭相吞據，是本弱末大之勢，名分大亂之日，非剛健大過之才若九五焉，不足以振其弱，非毒衆窮討之役若唐太宗焉，不足以戡其亂。故仲尼於《春秋》凡有出於王之爲者，皆書天王，言於斯時王之所爲，當大誅賞，不可循常，冀後世興王之知變也。是時吳、楚之君皆鴟視虎踞，僭號稱王，諸蠻羣酋薦據中土，如此則文辭之告，猶可治之也與？霸侯暴國，迭相傾噬，伯子之存，不能十數，如此則誅賞之令猶可治之也與？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東周僅存禮文而已，非撥亂反正之道也。故《春秋》必書天王者，正賞罰於大亂之時也。若事非王爲，但從諸侯之稱，只書王者，禮之常也。其曰天子者，所謂至貴以親諸侯也。莊王不稱天王，以其寵賊逆之人，不足以當至大之稱，故去「天」字以重其譏。重莊王之譏，則魯桓之罪彰矣。《春秋》大逆，外始於州吁，內始於魯桓，聖人著其惡如此。若曰世亂則從惡者衆，趨善者鮮，善若不予，則是賞不足以有勸；大奸大惡不加誅，則是罰不足以有懲。賞罰不行，而能興衰撥亂者無有矣。陛下臨御之初，正《春秋》危疑之機，稱天王以臨下之時，大柄大權乃悉竊弄於權臣之手，太阿倒持，收之良難，是陛下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則何以駕馭群雄而平大亂也？竊觀太祖、太宗所以取天下，其大要在賞罰二事而已。當時賞則常薄，罰則常嚴。方澶淵之役，李繼隆有疾戰破虜之功〔五〕，但加開府階耳。臣嘗怪真宗何賞如是之薄也，其深意以謂既殺虜將而不能破其衆，此將之可責也。有將帥之寄而獨賞內臣，不可以爲後世法，此所以薄其賞也一也。又以自古宦

者領兵，未嘗不爲亂，如太宗朝內侍王繼恩出平內亂有大功，止受宣政使耳。謹守先帝之法而不敢違，此所以薄其賞也二也。至馭之以刑，則未嘗不嚴。且如主將戰沒則降斥別將如王繼勳者，誅戮親兵如荆罕儒者，威令如此嚴，則人皆死力求賞。故太祖兵法罪不在赦，而《春秋》兵法尤嚴於馭軍。城濮之役，楚師敗績，則得臣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得臣」，罪在得臣也。鄢陵之役，楚文敗績，則子反死之，書曰「殺其大夫公子側」，罪在子反也。一子皆以失律喪師不逃重戮，則見夷狄用兵，其刑賞常嚴，而中國常寬，此夷狄所以常得志。成、襄之後，中國累累受制於吳、楚者，抑有由矣。厥今軍勢未張而動見敗衄，是有春秋之亂，而無《春秋》之賞罰。臣故曰：賞罰不足以振偷惰，則是大柄下移也。如使大柄一移，則陛下徒擁虛器而已，何怪乎播告不足以革狂悖也！然臣愚不識狂悖者爲誰，謂前日詆忤權臣者爲狂悖乎？謂左右便嬖爲狂悖乎？謂前日詆忤者爲狂悖，則臣不敢奉詔；如謂左右便嬖爲狂悖，則陛下豈不能斷然而去哉？竊料陛下所不能去之者，則是推諉權臣之弊也。自古以推諉臣下爲盛美，然亦或以治，或以亂。漢高祖推諉群傑則治，至其後推諉王鳳、王音至於王莽，則亂。光武推委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則治，至其後推委后族至於董、呂、二袁，則亂。魏委荀彧則治，至委司馬則亂。唐文皇駕馭英豪而取天下則治，至明皇推委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超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人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斥削十人，上從其九，是九人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以故忠義解體而君上之勢孤也。前日將相大臣恣意誅戮，冤及無辜，陛

下不得一舉手，此豈非推委之弊耶？明皇天寶之禍未大遠也，此可不爲寒心哉！厥今天下大體皆壞，獨祖宗德澤未泯，人心未厭，譬疴病之人，奄奄待盡，獨氣血僅存耳。如使人心一離，則是氣血又將絕，天下無復可言者矣。而陛下以田畝未安、旱蝗害歲爲患，則是生民失職，人心將離，氣血將絕之時也。謹按《春秋》，災異變見常與人事相符。災異見於上，則禍敗應於下，猶鐵炭之低昂，其效可信者也〔六〕。凡《春秋》書螽者，旱蝗之害歲也。然書螽凡九，而哀公十數月之間凡三書之，甚之也。甚之者，疾其害民之甚也。按是時十三年之間，而帥師伐某、侵某、取某、戰於某，比他公爲特甚，干戈至此而糜爛其民矣，生靈至此而爲血肉矣。黃池之會，夷狄主盟中夏，天下日趨於亡矣，乃復暴興田賦，民怨禍稔，歲大旱蝗，人有艱食之苦，聖人於此不一年而三書螽，傷之也。是知旱蝗之患，實兵戈怨毒之餘所由作也。比年以來，醜虜橫行，干戈爛熳而不息，未嘗一年間不戰，生民日委頓，四夷日恣肆，天下不知有生之樂，幾年於茲矣。創痍之民，肝腦塗地，丘隴發掘，暴露枯骨，胔腐血流者，不知幾億萬生靈之命，陛下不得而見也。士卒死邊野之外，婦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婦弱子抱負轆車，望冤弔哀於千里之外，塗悲巷哭，怨痛徹天，陛下不得而聞也。陛下不見其所見，不聞其所聞，驅民萬死之地而卒無一毫之利，積毀銷骨，積怨傷和，陰沴作而災疫興，何怪乎田畝未安、螽蝗之害歲也！今者兩河淮甸，赤地千里，飛蝗蔽天，公卿大臣熟視無計，而請爲遣蝗之舉。嗚呼，即使蝗而可遣，是移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不知他境之民何苦而加之哉！臣聞天禧中，真宗以再歲旱蝗，秋稼不稔，慨然動念，實慮政令闕失，有爽天意，因詔削茶鹽條禁之峻刻者，以懲旱蝗之災。以今政

令闕違，豈惟茶鹽一二事而已。臣知旱蝗之害實天心之大警陛下也，而議者尚謂天災流行，由曆數運會，非政令失宜之咎。嗚呼，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此豈聖賢之用心也！願陛下少戢誅討，少息調發，練兵實粟，養吾銳氣，而全中國之力，以消旱蝗之災。毋以精神弗效而怠惰，毋畏禍亂難戢而息志，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陛下中策臣以此。又念：「朕欲復親族，莫疆場，靖寇攘，善風俗，使百姓樂業而亹亹，何修而可以臻此？」臣於是有以見陛下真得興衰撥亂，以起天下之病也。竊睹陛下首懷父母兄弟之憂，中念迎親之使，至此又以復親族爲言，是陛下痛念二聖鑾輿暴露，而未有迎復兩宮之策也。夫漢高祖所以還太公於楚軍，豈獨侯生力哉？臣嘗論高帝有勝項王者五：以兵強力壯則楚不如漢，以三傑爲用則楚不如漢，以駕馭諸將則楚不如漢，以關中廩粟之富則楚不如漢，以關中形勢之重則楚不如漢。五者皆項王所不如，則何苦而拘太公哉？以今凋敝之餘，無漢之兵力，無漢之三傑，無漢之駕馭，無漢之廩粟，而又違遠上都，棄去兩河，則又無關中之形勢，而欲求親族之復，雖使如侯生千百輩往焉，臣知其無能爲也。故臣嘗謂欲復親族莫若復兩河，不得兩河則親族不可復。今陛下以莫疆場爲念，是欲復兩河也，兩河得失繫天下輕重。唐神堯起晉陽，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難如此。晉於春秋爲大，嘗驅役諸侯；至秦萃銳兵之晉，乃得韓，遂折天下脊。及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宋武號英雄，得蜀、關中，盡有故疆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邊。是兩河之地，王者不得則不王，霸者不得則不霸，賊得之則天下不安。臣故曰：不得兩河則

親族不可得而復也。咸平中，真宗與王濟論邊事，濟言：「蠹茲醜虜，敢爾憑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有昔人之比，且國家所恃，獨兩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北戎飲馬於河渚矣。」嗚呼！濟之言誠切中今日之病。臣謂欲復親族而收兩河，亦誠陛下急賢之秋，當以濟言爲監也。然當今最大患者，親族之未復，疆場之未奠，寇攘之未清，而臣愚所最患者，風俗之敗壞也。風俗天下之筋絡也，譬人之身所恃以維持血氣者，惟筋絡耳。風俗一敗，則筋絡又絕矣。漢唐之亡，其弊皆風俗之先壞也。故臣嘗論東漢之亡，與李唐大略相似。東漢之季，閹人亂政，毒被生靈，豪傑據郡而起，天下遂裂爲三國。唐末宦者蠹於內，藩鎮潰於外，天下遂磔爲五代。然三國之士，其好惡去就尚有可觀，雖天厭漢德而劉氏猶擁虛器，亦卒以禪代。終五季之亂，其臣悉凶狠頑鄙，戕賊君親，專爲梟雄，豈天於東漢之季獨多君子，而唐末專爲小人哉，誠風俗漸染然也。中原亂亡，自古更迭，亦天下常事，蓋未有不亡之國。然當其時，有推變於天道而言者，有以人事前知而言者，有握節而死者，有衛社稷而死者，有憤國破亡，奮不顧身〔七〕，并家族破滅者，亦有知幾之士挂冠而去不蹈其禍者。我國家涵養天下之士久矣，士大夫受君父之賜亦甚久矣。一朝國家有難，自公卿劍履間以及下之百執事凡幾人？自王畿以達郡邑有位者凡幾人？前知而言者爲誰？死名節者爲誰？死社稷者爲誰？徇國者爲誰？知幾而挂冠者爲誰？推變於天而知其將亡者又復誰也？方晉南渡，士流尚有聚於新亭，傷國之衰，對江山而下泣者。周之東遷，尚有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者。以今兩宮播越，則非直東遷之辱也；陛下倉皇遠狩，則非直南渡之迫也。誰復有泣對江山而憂宗廟之隕者哉！自晉風俗之壞，而海內橫潰，生靈魚

肉，幾二百餘載。以晉監今，其禍可勝言哉！昔田橫齊之豪士，耻北面臣漢，遂自殺，從者五百餘人皆死之，無一人降漢者。諸葛誕魏室一叛臣，及其既敗，所養死士三百人就戮，皆曰：「爲諸葛公死無憾。」今之士大夫蒙國厚恩，何啻齊卒之受恩於田橫、死士就養於諸葛哉？而含垢忍耻，視君父之戮辱甘心焉。嗚呼，縱不愧田橫之客，而寧獨不愧諸葛之奴耶？臣故曰：今之最大患者，風俗之敗壞也，風俗一敗，則筋絡又將絕矣。願陛下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雖然，陛下策臣等數十條，皆當今之大弊，臣既已極言之，而聖策尚謂：「子大夫涉艱險以副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欲爲朕陳者，其悉言之無隱。若乃矜空文而無補於實，咎既往而無益於今者，非朕之所欲聞也。其以朕所未聞而切於時者言之，朕將親覽焉。」臣又見陛下真有意求苦口之言，以救天下之病也。然臣觀陛下求苦口之言雖若甚切，而在廷之士必不敢盡言無諱，何也？臣聞鵲巢覆則鳳不至，直士受禍則忠臣杜口。往者從東南來，道路籍籍，咸謂陛下即位以來，不旬月之間，戮直言者三，有是乎？豈道路之妄議乎？倘如所言，則傷威損德，爲害不淺。謹按《春秋》，「陳殺其大夫洩冶」，說者謂洩冶以直諫被誅，國之大惡。時蓋宣公九年也，而十年有徵舒之禍，十一年而楚子入陳，不三年之間而陳國大亂。嗚呼，戮直言之士而禍至於此！然而洩冶被誅，權不在陳靈而在徵舒；前日義士被誅，權不在陛下而在左右。專殺之禍，《春秋》大惡，而況專殺直士，惡又甚焉，此楚子入陳，所以得藉口而討徵舒也。醜虜乘隙，將以假討惡爲名，而躡入陳之軌矣。臣是以卜在朝廷之士，必不敢盡言無諱也。然而臣猶敢區區竭愚者，竊自惟念陛下詔臣等無矜

空言而陳實務，則陛下知前日濫誅爲過而改之，是陛下樂聞其過矣。臣而不言，是臣負陛下；言而不從，是陛下負臣。抑臣嘗聞太平興國中，有布衣皂囊獻書者，其辭狂妄，太宗覽之弗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言事，故雖狂悖弗加罪。」至淳化中，武程上疏狂瞽，李昉請加黜削以懲之，太宗責曰：「朕曷嘗以言罪人哉！」嗚呼，太宗樂聞直言如此，而大臣尚請黜直言之士。幸而太宗不從，如使太宗不樂直言，而李昉之請得行焉，則武程者几上肉矣。今臣累千萬言，則其罪過於皂囊之書，以臣疏賤則甚於武程，而有狂瞽之論。使陛下樂聞讜言，尚患見忌；借使人主一惡直言，大臣如昉者又從而媒孽之，則臣亦危矣。幸陛下以祖宗爲監，而擴太宗納諫之量，大臣體陛下之意，而無李昉惡直言之心，則畏避而不敢言者，亦臣之所竊耻也。臣故曰：願陛下以《春秋》爲戒而謹持之，以祖宗爲監而力行之，毋以草茅之言而罷之，則天下幸甚。臣謹對。《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五。

〔一〕旱：原作「草」，據四庫本改。

〔二〕戡：原作「堪」，據右引及下文改。

〔三〕未：原無，據右引補。

〔四〕大：原無，據右引補。

〔五〕繼：原作「維」，據傳校本及《歷代名臣奏議》改。

〔六〕者也：原無，據右引補。其：右引作「見」。

〔七〕身：原無，據四庫本補。此句右引作「猶奮不顧」。

全宋文卷四三〇二

胡 銓 四

乞先次起修太上皇帝日曆奏

隆興元年四月

國史日曆所修纂上上皇帝日曆〔二〕，合要應干照修文，方節次申明朝廷，劄下至今，未見發到，竊慮積壓月日。今欲自登寶位先次起修。仍乞劄下催促，候發到上件所要文字同時政記，續行修入。

《宋會要輯稿》運曆一之二五（第三冊第二一四〇頁）。

〔二〕上上：似當作「太上」。

乞改差馬騏權中書舍人奏

隆興元年九月

伏蒙聖慈差兼權中書舍人。臣與起居舍人馬騏同僚，其人詳練，乞改差馬騏。《宋會要輯稿》職官

三之一九（第三冊第二四〇七頁）。

論王世祖不當給賜金帶奏

隆興元年十月

侍衛步軍司後軍統領王世祖援關德等例給賜金帶。照得關德等三人係一時特恩給賜，今王世祖所乞，顯是澆濫。《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九一（第二冊第一七四〇頁）。

乞依六曹例解發出職奏

隆興元年

本省人吏舊制係兩項出職，一項守當官補至都孔目官理二年半，一項正名楷書頭名理四年，並不理年限解發出職。昨敕令所將兩項條法併作一項修到條，諸正名楷書自補授至遷補都孔目官年滿日通及二十年以上許出職。又條，都孔目官滿一年半零半箇月出職，緣却有至解發出職日方及六年。若依新法以二十年出職，即是坐占職級名闕一十四年，積壓下名遷補不行。檢準紹興重修敕，諸稱省者謂門下中書後省、尚書六曹、秘書省。今來六曹人吏有自入仕補至主事，通入仕及二十年出職去處，緣本省依條係與六曹一等官司，乞依六曹例通入仕及二十年解發出職，庶得下名遷補通流，不致積壓。

《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三〇（第三冊第二七六九頁）。

乞續修祖宗仙源積慶圖奏

隆興二年六月

玉牒所宗正寺恭遇今上皇帝登極并三皇子大王授封冊，事體至重，並合於祖宗《仙源積慶圖》內修注。並太祖下「伯」「師」字行、太宗下「善」「汝」字行、魏王下「彥」「夫」字行，昭穆世系，委實蕃衍，亦合接續修入。候書成，繕寫圖本進呈。《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六〇（第三冊第二八五〇頁）。

乞修德以待虜奏

臣竊聞近日中外汹汹之議，皆以醜虜方強，吾兵力不敵爲患。臣竊以爲不然。昔魏文侯恃山河之固，吳起對以在德不在險；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以在德不在鼎。今日之事，臣亦以謂在德不在兵。夫誠能修德以結民心，以固吾圉，兵雖弱未害也。德苟不修，而惟兵是急，惟民是殘，兵雖強未善也。彼謂醜虜方強，而吾兵力不敵者，非善覩國者也。臣嘗讀《春秋》，至魯昭四年晉司馬侯對平公之言，未嘗不反復太息，歎其切於治體也。方楚靈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

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美哉斯言！聖人復起，無以加毫末於此矣。臣於今日亦云。區區管見如此，惟陛下財幸。《歷代名臣奏議》卷三。

論持勝疏

臣聞有道之主能持勝。自古賢君良臣，更相敕戒，未嘗不以戰爲危事，然而居危思安之心則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陛下留神《春秋》，臣請以《春秋》之事明之。楚子之克庸，重耳之城濮，秦伯之王官，晉悼之蕭魚，此戰而勝也。然克庸之役，楚人危之，則曰：「禍至之無日。」又曰：「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城濮之役，重耳病之，則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王官之役，秦伯畏之，則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蕭魚之役，魏絳難之，則曰：「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是何也？勝而憂也。晉厲之鄢陵，子國之侵蔡，子耳之圍蕭，齊侯之伐晉，此亦戰而勝也。然鄢陵之役，士燮危之，則曰：「君驕侈而克敵，難將作矣。」侵蔡之役，國僑憂之，則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圍蕭之役，仲孫蔑危之，則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伐晉之役，晏嬰患之，則曰：「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是何也？勝而驕也。勝而憂則其勝爲福，故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勝而驕則其勝爲禍，故曰：「君驕而驟得勝，必棄其民矣。」此治亂興衰已然之明效也。陛下以神武定四方，相賢將良，動則有功。兵興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勝者。然勝非難，持之則難。願

陛下以《春秋》爲鑑而謹持之，則社稷之福也。抑臣聞逢滑有言：「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臣愚無識，敢以此規。惟陛下憐其區區之心，而少賜容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

論卜郊疏

乾道間

臣伏睹今月十八日指揮，郊祀大禮改用來年正陽之月。雩祀之辰，臣參考禮經及國朝故事，有不可者凡十，臣請爲陛下言之。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先祀後戎，祀莫大焉。今以戎事而廢祀事，其不可一也。且三年之喪，天下之大喪也。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示不以大喪而廢天地之祭。今犬羊在境，未至如大喪之感而輒廢大祀，其不可二也。春秋列國，蕞爾之魯，無歲不有齊、晉、吳、楚之師，三年之郊未嘗廢也。自僖公而下，或以饑鼠食牛而不郊，或以牛死而不郊，《春秋》誅之，謂其不改卜牛而廢大祀也。今犬羊一入寇而遂廢郊，其不可三也。陛下繼天爲子，父天母地，即位之初，首當郊見天地。遷延至今，亦已晚矣，而又展一年，是即位四年而後郊，慢亦甚矣！其不可四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聖人以爲大孝。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合祭天地於圓丘，以僖祖、太祖皇帝配焉，史臣亦稱爲大孝。今陛下即位三年而不郊，非唯慢天地，且慢祖宗之配祭，其不可五也。陛下即位之初，犬羊侵我淮甸，符離之師，戰士暴骨，死傷未收，而陛下策后策妃相繼於時，不曰外

有敵國之患，今有一風塵之警，而輒廢天地祖宗之大祀，其不可六也。自逆亮敗盟，邊鄙日聳，使者奔命不暇，棄四郡以啗犬羊。海州斬指者以萬數，泗州老弱屠戮者數萬人。唐、鄧廢棄之日，肝腦塗地者不知其幾千人，而會慶之節未嘗廢也。今以魏勝一戰沒，君臣相顧失色，遂廢大祀，其不可七也。真宗皇帝澶淵之役，深入不測，至與撻覽對壘，矢著黃屋而不懾，非有他也，爲宗廟社稷計也。今執政侍從臺諫之臣，乃謂陛下青城之宿懼有不測，則澶淵之役，真皇親冒矢石爲不可乎？執政、侍從、臺諫之言，是宦官宮妾之媚，非大臣以道事君之義也，其不可八也。夏四月降詔以冬至日謁款南郊，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四海颺颺，引領以望大霈。一旦改祀，不云前詔更不施行，而率意行之，人可欺也，天可欺乎？此其不可者九也。夫郊則肆赦，肆赦則赦過宥罪爲有名。不肆赦而赦過宥罪，則何名哉？今郊既展，赦亦當展，如此則四海颺颺數日以待赦者寧不失望，豈不辜陛下好生之德乎？若曰冬至之日雖不肆赦，先釋繫囚，有何不可？則來年肆赦，又釋繫囚可乎？其不可者十也。冒瀆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

論改官及興水利營田疏

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蒙恩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陛下天語諄諄，有及於晏子對齊景公「唯禮可以已之」之語。臣側聆玉音，仰歎聖學高妙，遠到古人用意處，非臣淺

識謏聞所能窺測。竊以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正謂此耳。臣是時知陛下可與爲堯舜之聖，可與致唐虞之治，可使斯民爲堯舜之民。臣雖蠢愚，遭時遇主如此，其忍箝嘿不言，甘自同於終日不鳴之馬？唯當披露肝膽，捐棄軀命，以報知遇，敢恤其它！是以輒極竭芻蕘之慮。況臣於今月二十三日準御史臺牒，契勘今年三月一日視朝月分，依條於文班內從上輪二人充至日轉對。檢準續降指揮節文，今後視朝轉對官，如當日不作視朝，亦合前一日赴閣門投進文書。臣謹條陳一二。臣聞今日之弊，無甚於差役之法，無甚於改官之法，而其所當急者，莫若興水利，莫若營田，莫若復孝廉力田之科。夫差役不罷，則民之巨蠹不除，改官之舉將不罷，則士風之趨競不息。差役之弊，臣寮論之詳矣。若夫改官之弊，臣請爲陛下極言之。臣聞今改官者非五百千賂吏部主吏，雖有文字五紙，不放舉主。士大夫至相謂無五百千莫近臨安，而五紙文字，非二十年干求不能得，往往多是宰執侍從關節方始得之。不然，孤寒之士，每紙文字須三百千經營乃可得，合五紙之費爲千五百緡，孤寒之士安得宰執侍從關節？安得千五百緡？勢必枉道以媚當途權貴以求之，勢必貪墨黷貨以賂吏部之吏。不然，終身爲選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臣愚欲乞罷舉主，止令選人實歷九年無違過，即與改合入官。蓋堯舜三考，黜陟不過九年，而《春秋》書天子錫成公命亦以九年，爲得禮故也。臣伏見二三年來，歲仍小歉，議者皆歸咎於天時，臣獨以爲地利之未盡。臣聞《禹貢》之書曰：「濬畎澮距川。」《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爲畎澮溝洫，農事之小小者耳，禹何爲盡力於是？及攷文王平土之書與小司徒之職，然後知禹之意深且遠矣。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

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小司徒之職，乃均其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臣嘗考其制。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夫井田之法，出稅者寡而治洫治澮者衆，知禹之盡力乎畎澮溝洫，誠生民之急務也。今平居無事時，溝洫不修，至有水旱而歸咎於天時，豈不謬哉！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州縣講求溝洫之利，如古鄭白渠，如召信臣之鉗盧陂以復禹之迹，卒有水旱，非所患矣。臣聞今日之急務，莫若且休兵營田。今州郡官以營田爲名，而無營田之實。欲究其實，有十說焉。一曰擇官必審。昔魏武欲經略四方，苦軍食不足，用棗祗策置屯田，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司馬懿謀伐吳，乃使鄧艾廣田蓄穀是也。二曰募人必廣。趙充國留弛刑應募及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後魏文帝時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是也。三曰穿渠必深。趙充國擊先零，屯田於金城，先浚漕渠；鄧艾屯田於壽春，以爲田良水少，遂開河渠之利是也。四曰鄉亭必修。趙充國繕鄉亭，理湟陬是也。五曰器用必備。趙充國上器用簿是也。六曰田

處必利。漢昭屯田於張掖，魏武屯田於許昌是也。七曰食用必充。趙充國屯田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是也。八曰耕具必足。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李彪請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唐開元二十五年，諸屯田用牛耕墾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一牛，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一牛，稻田每八十畝配一牛。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耕牛者，所收斛斗皆準頃畝折除是也。九曰定稅必輕。東晉元帝大興中，後將軍應詹上表，屯田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稅賦以使之，公私兼濟。魏李彪上表，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是也。十曰賞罰必行。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營屯田，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然就其中莫難於募人，尤莫難於耕具。募人之要，臣請如李彪之策，取州郡戶十分之一而又加廣焉。人戶能募三十人於淮南要害處營田三年，有官人與轉一官，無官人借補官資；能募二十人或十人者，比例施行。仍令州郡敦遣，如此則人樂然從矣。不然，徙猾吏及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如崔寔之政論；或因罪徙人於沿邊，如仲長統之昌言，斯亦可矣。其耕具則請權住廣西馬綱三年，專令市牛。蓋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臣頃在廣西，知之詳矣。臣謹案，漢惠帝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時，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時詔：「孝弟天下之大順，力田爲生之本，三老衆民之師，廉吏衆民之表。」武帝時，郡國舉孝廉一人。後漢和帝時，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乞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至唐楊綰爲相，首建復孝弟、力田等科，當時高之，風俗翕然丕變。此誠天下之大順，爲生之本，爲民之表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復孝

廉、力田等科，略倣漢制。自今郡國率三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六十萬二人，九十萬三人，百二十萬四人，不滿三十萬二歲一人，不滿二十萬三歲一人。務在總核名實，必得敦朴行義之士，以格澆薄之風。躋時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復何難哉！《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九。

乞用直言遠私昵戢貪吏奏

淳熙七年

臣遭遇聖明，深懼無以稱塞。顧有誠悃，輒忘誅戮，願爲陛下無隱而盡言之。竊惟陛下臨御于茲十有九年，立政立事，宵旰勤勞，堅復讎之心，奮復境之略，義不自己，功期必成。然而坐閱歲時，未知攸濟，其故何哉？陛下天縱英明，其臣莫及，以首出帝王之資，有獨運區宇之智，而宰執大臣但求救過塞責，無敢興立事功。邊鄙無虞，未睹其害，一有緩急，誰爲陛下奮不顧身以任大寄乎？況醜虜包藏禍心，未易盡測。陛下雖與之講信修睦，政恐其窺伺之意未已。願陛下奮發英斷，收召正人，選將練兵，力圖大舉之策，枕戈嘗膽，期於有成而後已。此老臣平昔忠誠所激，而望於陛下者也。夫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以得人爲先，以用言爲急。陛下廣於用人，樂於從諫，士氣振起，復出古初。羣臣每進讜言，陛下必溫言頌納，天語嘉獎，朝野誦傳，實爲盛事。然聽之而不見於用，嘉之而不施於政，臣恐蹇諤之言不復聞於陛下矣。竊聞比年以來，嬖倖私昵之人，姓名籍籍，出入禁闥，詭秘莫窮，納賄招權，紊亂名器。凡官寮之進遷，則先事而騰播；陛下之所親擢，則彼掩爲己私。意者

簡記之初，借以游談之助，揣知聖意，泄露除音，譸張外庭，熏灼朝路。賢否既混，綱紀寢墮，殆非國家之福也，可不慮乎！古者張官置吏，所以養民。今之官吏，適以殘民。催科則竭民膏血以爲材能，獄訟則視賄低昂以爲曲直。老羸轉於溝壑，丁壯聚爲盜賊，焦熬困苦，所不忍聞。陛下愛恤黎民，屢蠲常賦，而官吏掊歛，民心日離，誠可爲邦本之憂也。臣願陛下任輔弼之臣，堅恢復之志，用直言，遠私昵，戢貪吏，掃除蠹弊，廓清朝廷。公道既闢，不患無賢；國勢既張，不患無將。內政畢舉，外侮易攘，則陛下聰明英武，所以紹藝祖之基業者，至是而益光。陛下嚴恭兢畏，所以受光堯之付託者，至是而無負。斯可以祈天永命，萬世而不窮也。臣又聞劉珙、張栻之亡，皆有遺奏；李椿、鄭鑑之去，俱獻嘉言。望陛下取四臣之疏，併留聖慮，采而行之，實社稷生靈之幸。臣待盡田野，永隔清光，今而不言，死亦有辜。臣之所陳五事，苟未隕沒，獲見陛下設施，臣之志願畢矣。冒瀆天聽，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九。

論符離之敗疏〔二〕

臣聞古者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宇；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小白以興；晉有里平之難，而重耳以起；漢高有平城之難，而成帝業；光武有王郎之難，而興漢統；唐太宗有渭水之難，而大業以昌；德宗有奉天之難，而唐祚益固。何則？以其畏多難而思所以保其國，其操

心危而慮患深也。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衛邢無難，敗亦喪之。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必亡。何則？以其恃無難而不思所以固其國，其操心不危而慮患不深也。故曰：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宇；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豈不然哉！陛下思復不戴天之大讎，處心積慮，誓與醜虜不俱生，雖古人枕戈嘗膽，未能遠過。近者淮上之衄，蓋天以是厲陛下之志，使陛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臣有以見天心之愛陛下也篤矣。臣願陛下益強其志，毋以小衄以自沮，蒐乘補卒，休兵息民，期於身濟大業，實宗廟社稷之福。《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七。

〔二〕此文原署「宋高宗建炎間，編修官胡銓論符離之敗疏」，顯誤。

進冒頓不與東胡土地故事

冒頓既立，時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與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棄地莫居千

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甌脫，境上候望之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

臣謹案，《春秋》以地爲重，凡書取地，皆惡之也。成二年，取汶陽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則我以不義而賂齊。夫齊以戰敗而賂我，非我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我也。我以不義而賂齊，非齊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齊也。取汶陽田，雖專惡我，然齊亦與有罪焉。何者？爲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與人，得無罪乎？取濟西田，雖專惡齊，然我亦與有罪焉。何者？爲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與人，得無罪乎？夫《春秋》書法重地如此，以爲萬世守國者之戒也。嗚呼！冒頓，夷狄也，且能知地者國之本，而不以與人，可謂深得《春秋》重地之旨矣。可不鑑哉！《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三。

論規恢遠圖疏

臣頃坐異議，竄斥嶺海者垂三十年，自謂老於窮荒絕域，不復齒搢紳之列。豈意天假之年，陛下登大位，首賜收召。臣獲保首領，盡室生還，復見天日之清明，平昔區區之私鬱結而不得伸者，顧畢之於旒宸之前，指天誓心，有死無貳。故兩參華禁，首尾九年，每一賜對，臣未嘗不洗髓滌慮，極其

精誠，期有以感動天聽。誠以今日國讎未報，陵寢未歸，故疆未復，臣所以夙夜痛心，誓不與醜虜共天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退託以不能，惟兼聽是務，每聞臣言，曲賜優容，稱其直諒。臣摩厲此心，日復一日，不知老之將至。迫於七十致仕之禮，懇祈再三，陛下委曲保全，又復寵以延閣之美。臣雖碎身粉骨，不足以報天地父母之恩，輒敢極竭愚衷，少裨國論之萬一。伏望陛下體堯蹈舜，麟禹轅湯，規恢遠圖，委任賢哲，植正黜邪，理財訓兵，濟師練將，逮鰥卹孤，然後布告中外，大明君臣父子之義，必報國讎，必歸陵寢，必復故疆，混一區夏，以副太上付託之重。臣雖在畎畝，死無所憾。臣既陛辭，即出修門，無復再瞻日表。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誠。《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三。（本卷

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三〇三

胡 銓 五

乞都建康疏 隆興元年

臣聞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何則？其勢不便也。漢高五年，都雒陽，是時方有山東之亂，而秦之故地又未能全有，危亦甚矣。儻不先都四塞之地，則天下非漢有也。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此天下之根本在焉。苟釋此不守，則天下非漢有也。故臣嘗論之，項羽得關中而不能守，是不搯其亢拊其背也。高帝決都關中，所以搯其亢拊其背也。王郎得鉅鹿、信都不能守，是不搯其亢拊其背也。世祖留意河北，所以搯其亢拊其背也。項羽不搯其亢拊其背，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能搯其亢拊其背，所以得天下也。王郎不能搯其亢拊其背，所以失天下也。世祖能搯其亢拊其背，所以得天下也，此兩漢存亡之決，婁敬、邳彤可謂社稷之臣矣。臣竊觀今日天下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亢與背也。建康則搯亢拊背之要地也，錢塘則燕安酖毒之危地也。安處錢塘，是與人鬪而

不搯其亢拊其背也，此項羽、王郎入牛角之計也。若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帝、世祖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欲歸之人，如漢民之謳吟思漢亦已久矣。苟不決策移蹕定都，何以繫西北延頸思歸之心乎？冒瀆天聽，不勝激切屏營之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三。又見《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

乞嚴禁軍兵殺人奏

臣聞梁襄王問孟軻：「天下烏乎定？」孟軻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前日下詔戒諸大帥毋得多殺，聞者流涕，皆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此誠合孟軻不嗜殺人之意。然而武夫悍卒不能上體至仁，皆務以暴易暴。竊聞向者軍兵有於路中掠人，採取其心以祭鬼者，往往而是。只如太平州火災，居民救死無路，率皆登城以避。而城上軍兵摔而殺之，人至蹈火而死者三千餘人，怨聲徹天。監司郡守畏首畏尾，不敢上言，實孤陛下任使之意。然當塗火厄，已不可及，至如掠人以祭，其禍未已，可勝寒心！昔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春秋》悼之，以爲襄公之不霸在此一舉。況今軍兵殺人，其害不止於鄆子乎？臣愚欲望推明孟軻之說，申戒諸軍，嚴行禁止，以廣陛下不嗜殺之心，庶幾德澤結人，以定大亂。冒瀆天聽，臣無任戰汗。《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

乞寬恤民力奏

臣聞近日言事之臣，多以迎二聖、復兩宮勸陛下廣孝悌之道。而陛下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日夜焦勞，痛憤靡已，思欲自將待邊，以決一戰而不悔。是以連年大舉，深入敵窟，曰：「吾必申吾孝悌之志而後已。」然臣竊以謂聖人之孝與匹夫不同，匹夫以區區奉顏色爲孝，聖人以安社稷爲孝。社稷誠安，則二聖可還，兩宮可復，陛下之孝無加焉。如使社稷未安，陛下未得高枕而卧，尚何爲孝乎！臣嘗聞昔有老而患積聚者，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聚之患，終身之憂也。」其人信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醫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而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諸軍渡河，是醫者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未必不利，然終非萬全之道。以陛下聖明，相賢將勇，往無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竊見一二年來，東南之民困於軍興，前歲大旱，人至相食，雖親父母手殺其子食之。去年雖大豐熟，比他歲所入十倍，然官斂其七八，民存二三，生理蕭然，卒有水旱，民無一年之儲。陛下所恃以爲本兵之地者東南爾，而民力如此。若興師不已，不惟勞民，必又重賦。兵法曰：「興師十萬，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今雖給降官告、度牒、交子，名爲糴本，而民間不得一錢，實爲白奪。州縣官吏又從而因緣爲奸，官取其一，已乾沒十九矣。陛下試詢臺諫，有異臣言，甘伏斧鉞。臣愚欲望申戒天下官吏，務爲寬恤，仍詔諸將養銳持

勝，少息民力。一二年間，氣力全盛，精神可以折衝，則積聚之患可不下而愈也。聖人之孝尚何以加於斯乎！冒犯天聰，臣無任戰汗之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

乞戒天下州軍大興力役築城奏

臣近自南方來，經歷州縣不少，頗聞民間利害，其甚害者莫大於修城。比年以來，所至紛然，調發鄉丁，千百爲輩，方春田作，捨耒耜而躬畚鍤，怨聲嗷嗷。而又科買塼木，動至萬計，率以軍興爲名，徙居民，壞廬室，人少不從，身死家破。而今之守臣驟遷數易，或半年即去，或一年即去。既知在任不久，遂務急於徼功，凡所營築，急若星火，但欲速成，不責實效，一經積雨，隨即頽圯。設有盜賊，如何可憑？況自來州軍自有牢城兵卒，今皆散爲奔走之隸，而法外役民，妨耕擾業。陛下前日下詔，遠慕黃帝，以車爲衛，不狃於九重之安而冒霜露之苦，務在息民故也。遠方郡守不能上體陛下德意，乃至勞民費財，繕治亭障。使其堅固可恃，尚曰煩勞，況其文具，實無補於備禦。加又因緣驅迫役夫，修葺廨舍，崇飾觀臺，民窮無訴，遂爲盜賊。欲望詔天下州軍，自今毋得大興力役。或有城築，必先計城廣狹。每郡守一任之間，修毋得過百丈，須務堅固難毀。其任內有或壞者，重置以法。雖已去任，必須追坐。仍令逐路監司常切覺察，敢相容隱者亦與同罪。如此則不至大段擾民，而每任所修，雖少必固，三兩任內，城遂可全。不惟民力稍蘇，亦庶幾城池或可待暴，非徒爲文具而已。臣

愚淺識，惟陛下憐其過計。《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

論爲國以禮疏

臣聞爲國以禮，春秋魯慶父之亂，齊小白問仲孫：「魯可取乎？」仲孫對曰：「不可。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大哉禮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此所以爲國家之根本，故曰爲國以禮。大哉言乎！臣處嶺海二十餘年，無所用心，惟知學禮。至於險阻艱難之際，每得其力，以此知不學禮無以立，誠非虛語。陛下起臣於草茅，顧野人區區愛君之誠，何以爲獻，惟此而已。然《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易僂數。惟先正司馬光冠婚喪祭之儀，簡而易行。臣愚欲望陛下特詔禮官討論，擇其要而易行者布之民間，使耆儒宿學轉相傳授，而武夫悍將亦令通行，庶幾尊君親上，奉先思孝，人皆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天下不足治矣。難臣者則以謂方時多虞，武夫悍將惟長檜大劍爲急，何暇議禮？臣請有以折之。昔晉文欲用其民，子犯以民未知禮，未生其恭爲言，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則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重耳以有禮而致城濮之勝，子玉以無禮而致城濮之敗，繇此觀之，禮尤武夫之所急。冒瀆天聰，臣無

任隕越之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〇。

論臣僚陳乞子弟差遣疏

臣勘會銓司近年銓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却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幹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僚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僚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計，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餘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二。

論用人疏

隆興二年

臣聞人主高拱一堂之上，而天下之事無不知，人之賢不肖無不察，事之利害無不聞，豈他術哉？不過曰委任一相而已矣。夫一相豈能盡知天下之事，盡察人之賢不肖，而盡決夫事之利害哉？不過曰

人之賢者進之，人之不賢者退之，言之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事之利則行之，害則去之。故賢相能兼衆人之善，而賢主能兼宰相之善。然世之治也，宰相尚能而遜其下，羣賢竭智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而治功成，由不爭也，謂之懿德。世之亂也，宰相稱其功以加衆人，衆人伐其技以憑其上，是以上下無禮而亂虐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自古天下國家廢興存亡之端，而未嘗不係乎斯二者也。夫留侯漢朝第一也，坐籌畫策，天造地設，漢庭無能出其右者。然樊噲諫沛公無止秦宮，沛公不從，留侯曰：「噲言善，願聽之。」婁敬說漢王都關中，上疑之，留侯曰：「婁敬之言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夫韓淮陰猶耻與噲爲伍，而婁敬脫輓輅一妄庸人耳，而留侯亟推其言於漢王，可不謂大賢哉？魏相亦中興賢宰也，其謀謨廟堂之上，必有大過人者。然讀《趙充國二疏傳》，則亦用衆臣之長耳。充國欲罷兵留屯，計可謂迂矣，相推其言以爲可必用，帝乃從其計。疏廣爲太子傅，平恩侯許伯建議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相免冠謝上曰：「此非臣等所及。」宣帝由是聽之。夫用兵大議也，太子國本也，魏相不以二臣爲輕議，而更以爲可從，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豈不由推賢揚善而致然哉？區區之愚，仰惟裁擇。《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四。

論禮及知人疏

乾道間

臣嘗於經筵恭聞聖訓，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臣退，竊嘆曰：大哉王言！如不欲平治天

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如不欲恢復天下則已，如欲恢復天下，捨禮何以哉？何謂禮？禮即道也。道者適治之路也。「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可謂善言禮矣。陛下聽朝之暇，反復思之。今日某人言逆耳可憎也，然憎而知其善，予豈不念《戴記》之言乎？予豈不念魏徵之言乎？予豈不念唐明皇之有取韓休乎？一言可以興邦，予豈不念仲尼之言乎？是謂求諸道。今日某人言順旨可愛也，然愛而知其惡，予豈不念《戴記》之言乎？予豈不念魏徵之言乎？予豈不念唐明皇之不悅蕭嵩乎？一言可以喪邦，予豈不念仲尼之言乎？是謂求諸非道。夫求諸道而知其果善也，此必端人也，此必非佞人也。則記其姓名於座右，徐而察其行事，誠端人也，然後斷然用之。求諸非道而果惡也，此必壬人也，此必非端人也。則記其姓名於座右，徐而察其行事，誠壬人也，然後斷然遠之。此堯舜三王之用心，而陛下獨得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禮乎！所以平治天下者此也，所以恢復天下者此也，顧明皇何足道哉！臣祇進其厭飫者，亦可謂不自量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七。

乞減省冗官員數奏

隆興二年

臣聞官冗者國用之大蠹也。臣江西人也，且以江西諸州言之。如吉州小郡，而兵官七八人，幕職、郡掾六七人，酒官、稅官四五人。贛州雖號劇郡，兵官至十餘人，幕職、郡掾八九人，酒官、稅

官六七人。如筠如袁，又非贛、吉比，而兵官亦不下三四人，幕職、郡掾四五人，稅官三四人。隆興大府，兵官宜倍於他州，而幕職、郡掾、酒官、稅官亦復稱是。繁然淆亂，徒費廩給。今縱未能頓罷，宜稍損其數，大郡止存二員，小郡一員，此省官冗之一也。如臣言可采，乞令給舍更加商榷。倘以爲可行，望賜行下諸路，庶國用稍寬，少紓民力，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二。

進唐服帶故事

隆興元年

唐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銖；四品服深緋，金帶十銖；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九銖；八品服綠，九品深青，並鍮石帶八銖；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銖。景雲二年、太和六年並同，開元二年三品以上帶飾以玉，四品以上帶飾以金，五品以上帶飾以銀，與上元元年小異。

臣謹按，周世宗嗣位，命衛士習射苑中。馬仁瑀善射，彎弓二百斤，弓力最勁，所發多中，獨賜錦袍銀帶。開寶二年，太祖皇帝親征太原，李漢超爲北面行營都監，其子守恩從父在軍中。會契丹遣兵援河東，衆至定州西嘉山，將入土門。守恩領牙兵數千與戰，敗之，斬首三千級。隨漢超見行在，賜戎服金帶。夫六品、七品帶飾以銀，唐制也，馬仁瑀爲得之？以其善射也。四品、五品帶飾以金，亦唐制也，李守恩奚爲而得之？以其善戰也。且一帶何足道哉，而古之有天下者

必區區謹守其制，不輕以與人者，得不以礪世磨鈍之具有在此耶？夫惟善射者乃得之，不善射者不得焉，則人莫不勸而進乎射矣；善戰者乃得之，不善戰者不得焉，則人莫不勸而勇於戰矣。假如善射者得之，不善射者亦得焉，則人莫不解體而怠於射矣，曰：「僥倖者可以得之，吾何以射爲哉！」善戰者得之，不善戰者亦得焉，則人莫不解體而賤於戰矣，曰：「僥倖者可得之，吾何以戰爲哉！」欲求礪世磨鈍之術，盡於此而已矣。今也與之甚輕，得之甚易。與之也輕，則夫人與之而人不以上之賜爲重；得之也易，則夫人而得之而人不以受上之賜爲貴。如此則礪世磨鈍之具，遂爲虛文，人主之大柄廢矣。臣願陛下愛惜名器，必若世宗，非善射者不與焉；必法太祖，非善戰者不與焉。則人知貴上之賜，得者以爲榮，而不得者有所勸矣。若果行是道，臣見南山之竹不足紀陛下之盛德矣，磨崖之石不足頌陛下之偉績矣。陛下其無以爲狂而幸聽之。《歷代名臣奏

議》卷一九八。

乞詔百官直言時政闕失奏

臣聞太平興國中，有布衣皂囊獻書者，太宗嘉納，顧宰臣曰：「比降詔書許言事，是雖狂悖，朕不加罪。」淳化中，武程上疏狂瞽，大臣李昉請加黜削以懲之，太宗責之曰：「朕曷嘗以言罪人哉？」臣以是知祖宗所以得天下，定禍亂，雖規模宏遠未易窺，究大要納諫最爲盛美。仰惟陛下宵旰圖治，

渴聞嘉言，凡詔書爲求言而下者十蓋五六，真有祖宗求諫之風。然比日中外論事之臣，顧望畏忌，類多攢撫細故，無甚骨鯁，以副青規之聽，臣實未喻。臣聞康澄《上時政疏》以謂天象變見不足懼，直言不聞深可畏。臣雖愚戇無識，竊觀國家近事，亦有不足懼而深可畏者，欲望陛下申飭百官，明示以渴諫之旨，使各直道而行，盡言無諱，於以消天變而折敵衝，則太平、淳化之治，其則不遠，惟陛下留神毋忽。《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〇。

論賣直疏

臣聞太祖皇帝欲拜昌言，于斯時也，衆賢萃於本朝，如臯夔稷契莫不畢集，服讒度慝如行奇好窮之流莫不畢屏，八紘之內莫不畢清，雕題左衽、繩山柎海至險絕者莫不畢臣，國家之綱紀法度、號令文章莫不畢舉，四民莫不畢理，蠅蠹萌蘖凡蠢茁之類莫不畢遂。三光全，寒暑平，上而薄蝕仄慝之異，下而胸臆甲拆之孽，莫不畢息。殊祥異瑞四靈之物莫不畢至，鳥獸魚鼈四擾之屬莫不畢滋。而在庭百執事豈復有一善或遺，一言不聞於上者乎？雖至於匹夫匹婦之賤，豈復有一善或遺，一言不聞於上者乎？其朝夕納誨之士，豈復有一毫能裨時政之闕者乎？其奇謀碩畫，豈復有加於太祖之智慮者乎？然而方且渴聞昌言若不可得，而遂欲拜之，惟恐一善或遺，一言或不聞，以害吾治道也；惟恐一夫不被其澤，以害吾仁政也。如太祖之心，假使其時政治一有不至，教化一有未善，則將焦心勞思，

卧薪嘗膽以圖之，豈特欲拜昌言而已乎！厥今天下何如哉？皋夔稷契之疇能畢集乎？服讒度慝之流能畢屏乎？八紘之內能畢清乎？雕題左衽之國能畢臣乎？綱紀法度、號令文章能畢舉乎？四民能畢理乎？蠹蟲萌蘖蠹茁之類能畢遂乎？薄蝕仄慝之異、胸臆甲拆之孽能畢息乎？殊祥異瑞四靈之物能畢至乎？鳥獸魚鼈四擾之屬能畢滋乎？在庭百執事舉無一善或遺一言不聞者乎？匹夫匹婦舉無一善或遺一言不聞者乎？而在庭之士頗以箝嘿爲賢，容悅爲高。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爲賣直。臣未知信否。陛下自登大位，樂聞讜言，四海欣欣，皆以爲將見太平，則道路之言決不足信。然自頃以來，張震之去，西省一空；王十朋之去，臺列一空；王大寶之去，諫苑一空；金安節行又去矣，是瑣闥又將一空也。以此觀之，道路之言容或可信。夫賣直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宗猜忌臣下，謂姜公輔爲賣直史臣，書以爲戒。德宗一出此言，忠臣結舌，直士杜口，馴至興元之變，其末流遂有甘露之禍，害及忠良。所謂一言足以喪邦，德宗有焉。臣願陛下以德宗爲戒，以太祖爲法，則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

論納諫疏

臣居窮山間，田父野老相語，以爲陛下虛心納諫，有高祖之風。臣聞其言，竊自喜躍，以謂聽諫最帝王之難事，惟寬容大度之主能之。故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

之迷亂。」舜、成王豈有是哉，而皆優容寬貸，略不加罪，古今以爲美談。陛下虚心納諫，誠如高祖、太宗，則舜、成王何遠哉！然唐文皇最號能納諫者，及其志滿意驕，聖慮漸解，寢不克終，魏徵深以爲言。臣愚願陛下始末不渝，毋若唐宗之解慮，則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〇。

論從諫疏

臣聞從諫，人主之高致，古之賢王以從諫稱者，未易僂指。《書》稱成湯以「從諫弗咈」爲美，梅福稱漢高祖以「從諫若轉圜」爲美，魏徵稱唐太宗以「悅而從諫」爲美。成湯格天之功，由從諫而致也；漢高祖開四百年之基，由從諫而致也；唐文皇創三百年之業，由從諫而致也。猗歟偉哉！人主之高致，端在於此。陛下自登大位，虛懷受嬰鱗之言，兼聽盡天下之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有不知未嘗廢言，言之未嘗不聽。凡獲賜對者，人人皆以爲得盡其忠，中外翕然，咸謂恢復之期，指日可冀。然臣愚竊以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漢光武之聖明，而大司徒韓歆用直諫死。唐文皇晚節殺劉洎，而魏徵有勉強從諫之規。故《春秋傳》曰「終之實難」，而先正司馬光重爲世祖惜。臣愚伏望陛下置臣章於坐右，永鑑漢光、唐宗之失，則社稷之福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六。

乞戒諸將持重奏

臣聞古之論兵者，或比之毒藥，或比之養虎，或比之淵冰，或比之火，或比之蠹，或比之蝮，或比之井。比之毒藥者，以其可以殺人；比之養虎者，以其終自遺患；比之淵冰者，以其深可危懼；比之火者，以其不戢必焚；比之蠹者，以其財用之蠹；比之蝮者，以其殘物之命；比之井者，以其陷人可畏。是以聖王重焉，設戒於《詩》，則以薄伐爲美；設戒於《書》，則以班師爲善；設戒於《易》，則云「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設戒於《春秋》，則曰兵民之殘也。而前哲亦有彭祖觀井之諭。夫彭祖之觀井也，自係大木，加之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其畏如此。近日道路之議，皆謂逆亮之敗，機不可失，宜一舉而空朔庭，然後爲快。臣竊以爲過矣。夫王者之師，必萬全而後動，不輕舉也。不得已而後應，不先發也。機雖不可失，然虜亦未可輕。雖先人有奪人之心，然必有以善其後。臣願陛下練兵選將，蒐乘補卒，張皇六師，聲言大舉，而實不出境，陰拱以觀其釁，蓄銳以待其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密戒諸將務爲持重，如彭祖之觀井，則社稷之福也。昔子路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此誠今日之至計，間不容髮，願陛下毋忽。《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

乞詔兵民共討不義奏

臣自聞大行太上皇帝及寧德皇后諱問，竊見軍民不勝憤惋，皆願一舉而空朔庭，以還梓宮於沙漠。此誠臣子義不戴天之秋。然朝廷隱忍含垢，尚守和議，謂可庶回封豕荐食之心。軍民失望，正墮虜計。夫醜虜虐我父子兄弟亦既大甚，是我有不同天之讎，而虜負天下不義神人共憤之名。自古豈有不義而得志於天下者哉？我若仗大義詔天下曰：「梓宮不復，痛貫心骨，朕誓不與虜俱存。軍皆縞素，悉發諸道兵以討不義，應三關四鎮之兵民，不忘我國家者，願皆激厲，共雪大憤。」則吾三軍之氣，已可挫百萬之師，而兩宮之冤，亦可以少伸矣。如此則陛下之孝何加焉！廟謀當自有處也。《歷

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二。（本卷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三〇四

胡 銓 六

論濟饑疏

臣聞《春秋傳》曰：「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又曰：「是宜爲君，有卹民之心。」陛下勤卹民隱，若保赤子，近緣江浙水旱，詔令爲濟饑而下者十常七八，監司郡守爲濟饑而行者踵相躡也。比詔州縣修築圩田，又遣使覈實，誠懼官吏徒爲虛文，而實惠不下究，陛下卹民之心，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猶欲極竭芻蕘之慮以爲陛下獻者，誠欲效涓埃於崇深，可笑不自量也。謹案國朝故事，濟饑之說有三：糴常平米，一也；截撥本路上供及寬減本路上供斛斛，二也；給賜度牒，三也。元祐五年，浙西災傷，自正月開倉糴常平米，臨安倚郭兩縣日糴千石，外七縣大縣日糴百石，小縣日糴五十石，計日糴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民無流殍。此濟饑之一術也。是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寬減漕司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

斛，命下之日，所至懽呼。此又濟饑之一術也。蘇軾知杭州日，乞給降度牒二百道，召募蘇、湖、常、秀人戶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又元祐五年賜浙西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而一路帖然。此又濟饑之一術也。是三者皆今日之急務，然常平之米已不多，而截撥寬減之說恐難卒行，惟給降空名度牒惠而不費。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給降，付逐路轉運、提刑、安撫司分擘與災傷州軍，仍須參州郡大小、戶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庶幾實惠及民，老弱轉于溝壑者無不被堯舜之澤矣。臣復契勘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斛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酸鼻。今來行在米斛已及數百，日長駸駸，深可憂慮。臣愚受知之深且久，素餐無補，若不盡言，臣之罪大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六。

乞令有司預備賑濟米斛奏

臣准御史臺牒，契勘今年十月一日視朝月分，依條轉對，檢准續降指揮，合前一日赴閣門投進文書。臣仰惟聖學高妙，睿智淵微，復出千古，猶海嶽崇深，而欲以涓埃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然臣猶諄諄不已者，事陛下首尾九年，竊知陛下海嶽之量，不拒涓埃之微也。是敢極竭芻蕘之慮，仰瀆天聰，惟聖神少加采納。臣聞《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晁錯亦云：「堯湯不免水旱，然民無捐瘠者，備先具也。」蓋防患救荒，尤不可不豫備。謹案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

「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然則太宗皇帝誠得豫備之深意。熙寧間，浙西災傷，而沈起、張靚不先事奏聞朝廷，是不遵太宗之制也。元祐間，浙西災傷，而蘇軾先事奏乞處置，是能遵太宗之制也。竊原熙寧旱荒之初，縣官立賞閉糴，豪戶爭相儲粟，饑民艱食，方截浙西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散糜給米，家至戶到，終不能活垂死之民，道殣者至五十餘萬人。此不遵太宗豫備之制，故雖耗費倉實，而無惠民之實。元祐災傷之初，猶熙寧也，四年之冬，首發詔書撥浙西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減本路漕計五十餘萬斛，盡用糴本錢買上供銀絹。官既住糴，穀直頓減，遂無一人轉溝壑者。此蓋能遵太宗豫備之制，故雖不耗費倉實，而惠民之實廣矣。恭惟皇帝陛下作民父母，愛之如子，知民疾苦，視之如傷，豈惜耗費而不恤民哉？而臣戇愚淺見，惟知民命爲重，耗費爲輕。正猶豪民殖產，愛惜耕戶，本圖牟利，非曰愛農。然而一有饑荒，必須蠲逋已責，假貸種贍，惟恐耕戶逃亡，所費小而所失大也。今歲諸路或旱或水，方秋成之際，米已翔貴，日甚一日，來春艱食，灼然可知。儻不先事而圖，則乙酉流離之患，臣恐不免。臣昨在田野，竊聞乙酉之歲，北關門外民戶流移疾疫五萬餘人。以一門外計之，則諸門可見。是時四方客旅，斗米博一婦女，半斗易一小兒，左右前後之人不以實告，致仁聖之澤不被於死徙之民。非陛下不卹民也，此亦當時謀國者不能先事而圖之過也。伏望聖慈行下諸路帥漕、提刑、提舉、守令及總領司、都大發運司，疾速相度準備來年賑濟米斛，以遵太宗豫備之制。以元祐五年爲準，不至如熙寧後時之患，則生靈受實惠，莫不被堯舜之澤矣。切緣今來已入冬孟，去來年青黃

不交之際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恐無及於事。伏乞睿斷，速賜指揮。臣屢蒙獎諭，謂臣直諒，遂敢冒貢悃愫，上瀆天威。臣無任戰栗待罪之至。

〔貼黃〕臣伏見陛下復置都大發運司，本以裕民。而愚民無知，百端扇惑，或謂發運司錄奪客旅販糶舟船，或謂賤價和糶，是致所在豪民毀船藏穀，不肯販糶，甚乖行旅願出於塗之義。伏望聖慈特詔發運司，多出文榜曉諭民間，明言本司即不曾賤價和糶，亦不曾錄奪舟船。庶幾客旅流通，米價自賤。如此則斯民無不被仁聖之澤，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六。

論左右史四弊疏

隆興元年

臣誤蒙親擢，承乏左史。自供職以來，檢討記注故事，竊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爲戒，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爲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存鑑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爲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後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修爲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前

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更不進本。」仁宗皇帝從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沿襲不革，遂至于今。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記注不必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按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二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動必懷姦，懼爲史官所記，遂廢左右史侍立之職（一），凡謀議皆不與聞。文宗復貞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座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座之前。至修罷職，修注者乃復立於其後。今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愧於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欲追貞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儻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皇帝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姦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群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關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邪？臣欲乞陛下復歐陽修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日，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以伸神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立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請：「自今前後殿上殿臣

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出，面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邪？夫後殿侍立，雖立非地，然獨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餽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誠非細事。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爲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修起居注，張號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閣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閣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閣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爲拘。左右史職言勲，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閣門，又欲必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爲失職多矣。臣又聞皇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爲起居注，直前論掄。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閣門與必俟班次耶？況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班次，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三，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也。臣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循名責實，斷然行之，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二〇（第三冊第二三八一頁），《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

〔一〕史：原無，據《宋會要輯稿》補。下一「史」字同。

〔二〕當：原無，據右引補。

應詔言和議決不可成奏

乾道間

臣聞主聖臣直，非主聖則臣何敢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非邦有道，則言安敢危？臣八月一日伏准省劄，七月三十日，三省同奉聖旨：「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澇，有害秋成。朕自八月一日避殿減膳，思所以應天之實。可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臣伏讀聖訓，見陛下畏天憂民、聞過思治之切也。夫謂「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是畏天之切也；謂「江浙水澇，有害秋成」，是憂民之切也；令臣等疏陳闕失，是聞過之切也；又及當今急務，是思治之切也。臣幸蒙大問，敢不上體陛下懇惻之意而索言之。臣聞《春秋》書雨雪水火皆謂之大，何也？雨雪常也，以大然後爲害；水火常也，以大然後爲災。今江浙水澇，遠及襄、漢，與《春秋》大水何異？推原厥咎，豈無所自哉？臣嘗攷漢董仲舒、劉向、鮑宣、谷永之疏，皆歸於宦官、女寵、小人、夷狄之盛。此四者，在廷之士類能言之，臣不暇遠引，以瀆天聽。然聖明在上，必無此等，借曰有之，安得不致陰沴？臣願陛下監鍾離意之奏，如商湯之自責，覽仍叔之語，如周宣之側身以恭，禦厥罰可也。謹案《食貨志》，禹有九年之水，而國無捐瘠。《墨子·七患》亦云「禹有七年之水，而民不凍

飢」，何也？備先具也。今數路水潦，曾不逾時，而穀已翔踊，民已流殍，國之無備甚矣！臣願亟詔遭水州軍多方賑卹，使民被實惠，無至流移，亦救災憂民之先務也。臣聞「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說詩者謂衮指君也。君職有闕，仲山甫能彌縫而補之，則補君職之闕者大臣之事。今陛下不以責大臣，而令臣等疏陳闕失，是欲聞過之切也。臣嘗學《詩》，至《小雅·六月》論闕詳矣，其大略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也。臣願陛下監《鹿鳴》和樂之缺而待遇臣下盡誠，監《四牡》君臣之缺而進退大臣以禮，監《皇華》忠信之缺而遴擇使臣，監《常棣》兄弟之缺而敦睦大倫，監《伐木》朋友之缺而肇修人紀，監《天保》福祿之缺而寅畏天命，監《采薇》征伐之缺而精選將帥，監《出車》功力之缺而愛惜名器，監《杕杜》師衆之缺而總覈軍實，監《魚麗》法度之缺而謹守成憲，監《南陔》孝友之缺而訓厲風俗，監《白華》廉耻之缺而旌表孝廉，監《華黍》蓄積之缺而損節浮靡。陛下所謂缺失者，尚有大於此者乎？當今急務，莫急於備邊。北有金人之患，西有川蜀之慮。金人之患，宜詔兩淮宣諭嚴爲守備，如趙充國圖先零之策；川蜀之慮，宜擇大臣有威望素爲吳璘信服者以迄之。臣聞道路之言，皆謂今之大臣有威望素爲吳璘信服者，無出張浚，宜起浚帥長沙或鎮荆襄，以遙制川蜀。臣聞沈介前在成都，爲吳璘斬侮，五十四州之人岌岌然，有是乎？借曰有之，陛下亦安得高枕而卧也。臣竊聞虜人恐喝我求索無厭，臣謂今日和議有可爲痛哭者十，臣請爲陛下極言之。今日之患，兵費太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屈，何以堪之，可爲痛哭者一也。海、泗、唐、鄧之人不下數十百萬，一旦與之，是陛下無故驅數十百萬生靈置之死地，可爲痛哭者二

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絕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可爲痛哭者三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陛下拯溺救焚，如赤子之望慈父母也。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無及，可爲痛哭者四也。自頃秦檜用事，力主和議，生民膏血竭於虜廷之供億，朝廷威勢屈於鄰國之詭謀，民愁盜起，齊述一變，殺數萬人，郡國二十四，同時大水。今和議雖未必成，民皆曰：「又將竭吾膏血，瘠中國以肥虜矣。」歸正人嗷嗷然曰：「又將如秦檜時執我北還，以膏虜人之鈇鑕矣。」兩淮之人嗷嗷然曰：「又將如前日疲於虜，使之往來而奔命不暇矣。」可爲痛哭者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賢士大夫，國之元老，相踵引去。檜末年遣張常先、汪君錫、網羅張浚、胡寅等三十七人，欲竄海島。賴上天悔禍，檜即隕命，而三十七人者幸脫虎口。然趙鼎、王庶、李光、鄭剛中、曾開、李彌遜、常同、魏玘、高登、吳元美、楊燁、吳師古等，或死嶺海，或死罪籍，冤憤之氣徹天。今日和議萬一或成，則不附時議之士復蹈前日之禍必矣。此可爲痛哭者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遣路允迪等二三大臣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復如此，檜猶不悟，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陛下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爲痛哭者七也。頃者虜人移書盡取歸正之人，檜一切還之。如江西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人，幾至謀變。今虜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必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生變則蕭牆之禍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啓釁端，卒有逆亮之謀，陛下何以待之？此可爲痛哭者八也。自檜當國

二十年，空竭國力，海內乾耗，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爲痛哭者九也。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文靖公沆賢相也，嘗謂王旦云：「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北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中國自此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十餘年間，祥瑞天書、土木之役不息，東封西祀，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李文靖之言。夫祖宗全盛之時，尚以和議爲不可。況今日國勢委靡如此，而復唱此議，使上下解體，士氣惰怯，溺於懷安之醖毒。國之老成，如張浚、張闡、王大寶、王十朋、金安節、黃中、陳良翰相躡黜逐，《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韓愈云：「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是可輕乎？此可爲痛哭者十也。陛下乾剛獨斷，如太祖皇帝。臣願堅守和不可成之詔，力行其志，自彊不息，則寇虜何足患哉！天變水災亦當消縮，不勞聖慮矣。臣又聞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正月甲申，彗出營室北，避殿減膳，彗十有四日而滅。夫真宗皇帝所以致彗滅之速，其應天之實，蓋在於心之精微，而不止於避殿減膳而已也。陛下聖訓謂「避殿減膳，思所以應天之實」，臣願以咸平應天之實，事事而思之，懇懇而行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六。

乞遣將虔吉間招捉盜賊奏

臣伏見江西州軍自金人侵犯之後，未嘗一年間無寇，而虔州數縣號爲賊淵。每一出寇，則大焚

殺，至傷三四千人，毆掠子女牛馬不可數計，州縣官吏往往多遭其害。連年跳梁，無所忌憚，遂至散剽廣南諸州，殺令破縣，甚至攻城。官司熟視，無可奈何，幸其去則遣烏合之卒，名爲追捕，因緣剽虜，又作一賊。監司郡守諱言部中有寇，不敢備申朝廷。至其大段猖獗，方始陳奏，已無及矣。況今清蹕進駐建康，江東西實陛下關中，而江西安撫司兵不滿千，守備疏闊。有如虔寇乘吾防秋，又復竊發，陛下未得置之度外。臣愚欲望朝廷宜及防秋以前，增遣一將，付之帥司，令於虔、吉兩界之間措置招捉，仍萃一路之兵以爲聲援，須務戢盜，不得因而騷擾，庶使遠方細民安土樂業，獲見中興之治，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八。

論人主德與心不可二三疏

臣嘗讀《商書》，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也。其初曰：「皇天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其中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惟和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終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說者謂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臣謹案，是篇言「一」字凡九，蓋明人主德與心不可二三。何則？二三則方寸亂矣。竊嘗譬之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泰山之溜可以達石，一與不一故也。側行之蟲無爪牙之利，上食槁壤，

下飲黃泉，蟹六跬而二螯，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顓與不顓故也。一則顓，二三則不顓，此必至之理也。顓則成，不顓則敗，亦必至之理也。大凡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以其用志不分，顓且一也。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志分故也。陛下初登寶位，以剛健之資，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嘗語臣：「朕決不與虜和。」一日，侍從之臣同班上殿，葉顓等首啓和議之請，陛下面折之曰：「卿等不知主辱臣死之義乎？」喑鳴流涕，顓等羞縮而退。臣是時親聆玉音，服膺絜息，知陛下真撥亂興衰之主。是年冬，臣被旨措置海道，以禦虜寇。纔出北關，而和議之使已在道矣。和議既講，在彼無厭之欲難塞，日務求釁，或蕩搖我邊鄙，或憑陵我城邑。和雖在口，禍實藏心。陛下見幾於未奔沉之先，慨然有恢復之志，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曰吾君果撥亂興衰之主也。然臣竊有疑焉，何也？以和議之使未絕，而恢復之言日彰也。夫和議未絕，則吾歲幣之害無時弭也；恢復之言日彰，則彼講和之議必不堅也。然而陛下持兩端之說，無一定之論，爲陛下謀主者，豈不曰姑與之和而密圖恢復之計乎？臣竊以爲大不然也。夫不費歲幣姑與之和議猶不可，況哀民膏血以爲歲幣。而和議不堅，是無益也；和而無益，是舉生靈之膏血委之溝壑也，而忍乎？難臣者則曰：「安知和議之不堅？」曰：召公戒成王以祈天，成湯誥萬方曰請命，「祈請」二字乃人主所以尊敬天命也。陛下爲陵寢遣使，以祈請爲名，是尊之敬之與天等也，彼乃謂我妄有僥求。夫以尊之敬之爲妄，則和議之不堅彰彰矣。議者必曰：「彼強我弱，彼衆我寡，彼實我虛，彼大我小，彼盛我羸，吾安得不出其下，吾又安得計校生靈之膏血也哉？」臣又以爲不然。臣聞秦以傑顓，徐由邈綿，可以強弱論乎？紂臣億萬，周士三千，

可以衆寡論乎？隋洛口倉，唐資以興，可以虛實論乎？魯雞不期，蜀雞不支，可以大小論乎？尫羸致壽，盛壯暴亡，可以羸壯論乎？然則亦顧吾自治之道如何爾。苟能自治，彼又何足畏耶？臣雖蠢愚，竊謂陛下有高世之行九，醜虜有取滅之理三，是我能自治而彼不能也，請索言之。臣聞陛下愛敬盡於事親，高世之行一也；友于兄弟，二也；九族以睦，三也；平章百姓，四也；任賢勿貳，五也；克勤于邦，六也；克儉於家，七也；樂善不倦，八也；惠鮮鰥寡，九也。醜虜虐用其民，取滅之理一也；阻兵安忍，二也；惡直醜正，三也。以彼取滅之理，當吾高世之行，已不戰而勝矣。臣謂亦顧吾自治之道如何者此也。然則，焉用以民膏血委溝壑之爲快哉！臣願陛下一德一心，應天順民，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二哉王心」，罔俾阿衡專美有商。臣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惟聖神少加意焉。《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九。

論復讎疏〔二〕

臣聞前車覆，後車戒，自紹興初肉食者不能遠謀，遂墮虜計。和議三十年，廢防弛備，干戈朽，鉄鉞鈍，上下偷安，不戒宴安之醢。一旦金人肆席卷并吞之計，宗廟社稷幾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懲羹吹齏，誓不與醜虜共天，日夜厲民秣馬，蒐乘補卒，志馳於伊吾之北，氣軼乎甌脫之外，不復鴈門之蹠不已也，不澡二穀之恥不已也。醜虜知陛下銳意興復，知吾力脩守備，知吾將士思

奮，近者輒移書請和，非甘言誘我即詭計款我爾。陛下宜鑑前車之覆，益脩守備，益張吾軍，益固吾圉，且戒將士曰：「醜虜虎狼之國，犬羊之群，忌我祖宗之大德而謀動干戈，是以有靖康之禍，殘毀我宗廟，陵蔑我社稷，劫遷我二帝，垢螻我兩宮，皇室淑女嫜於穹廬，掖庭良人污於沙漠，玉牒帝胄僕於龍荒，尚忍言之哉！又有甚可憤者，我徽宗皇帝梓宮雖返，而大讎未報；我欽宗皇帝訃音雖聞，而梓宮未返。興言及此，爲之酸鼻。又有大可憤者，我國家山陵，發掘殆徧；我哲宗皇帝陵寢，既發而又暴其骨。昨者太常少卿方庭實請命祈哀，歸奏其寔，所不忍聞。臣是以痛心疾首，飲恨歔泣，思欲如古人枕戈待旦以雪吾恥，思欲如古人卧薪嘗膽以逞吾憤，未嘗一日不北望慨然痛哭流涕也，尚忍與之盟哉！如此則將士激勵，不戰而氣已倍。不然，雖增歲幣還故疆，如前日屈膝請盟，臣恐復有如海陵者竊發於近甸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九。

〔二〕原署上此疏時爲中書舍人。

論中國禦夷狄失道奏

隆興二年

臣竊謂自昔夷狄憑陵中原，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非夷狄有常勝之勢，蓋中國御之失其道爾。何謂御之失其道？自靖康之變，二聖蒙塵，兩宮執辱，非有他也，講和禍之也。自維揚之變，太上皇浮

海，生靈屠戮，大內飛羅綺之灰，九衢麟公卿之骨，非有他也，講和禍之也。自逆亮之變，淮甸丘墟，原野饜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遺毒至今，非有他也，講和禍之也。夫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坐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九。（本卷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三〇五

胡 銓 七

答梁元瑞書

古之學者，其志甚高；後之學者，其志甚卑；今之學者其志愈下。古之學者尚友古人，不皐、夔，則稷、契。其許身必曰：「皐、夔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中夜以興，孳孳然惟恐不若皐、夔。其許身必曰：「稷、契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中夜以興，孳孳然惟恐不若稷、契。夫皐、夔、稷、契蓋不及見，而是人必曰學爲皐、夔、稷、契，其志不亦甚高乎！後之學者則不然，其言曰：「皐、夔、稷、契何可當也，吾爲管、晏可矣。」其許身則曰：「管仲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中夜以興，孳孳然惟恐不若管仲。其許身則曰：「晏子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中夜以興，孳孳然惟恐不若晏子。夫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管、晏，而是人必曰學爲管、晏足矣，其志不亦甚卑乎！今之學者又大不然，其言曰：「管仲何可當也，吾亦儀、秦

可矣。」其許身則曰：「蘇秦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中夜以興，孳孳然惟恐不若蘇秦。其許身則曰：「張儀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中夜以興，孜孜然惟恐不若張儀。夫儀、秦左右賣國以苟圖富貴，妾婦之道，而是人必曰學爲儀、秦足矣，其志不亦愈下乎！雖然，如是者病安在哉？學淺陋而識暗也。學淺陋則用心不剛，識暗則見善不明，是以其志卑且下，而不能抗之以高明也。執事貺僕數百言，首以臯、夔、稷、契爲說，而不足管、晏、儀、秦，知足下有志乎古之學者也。志誠高矣，學固不淺陋，而識固不暗矣。然謂足下有志乎古則可，謂足下之言爲是則不可。何則？臯、夔、稷、契，蓋後世之所推尊，而足下以僕爲庶幾焉則過矣。愚故曰：謂足下有志乎古則可，謂足下之言爲是則不可也。然竊嘗聞古人之言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則是人皆可以爲堯舜，而謂不可爲臯、夔、稷、契，可乎？然則謂足下之言爲過則不可也。僕當勉奉來教，求及古人，而足下亦宜踐言，不當徒言而已耳。方此患難，不暇多談，惟冀加亮。不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九。

答江知縣庭賓書

某辱貺長牋，首尾以氣爲說，辭藻粲發，誠有意乎孟氏之道，雖子輿復起，不易斯言矣，顧僕曷足以當之！竊嘗聞古人有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

是也。夫水莫大於海，言莫大於聖人，故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吾嘗浮於海矣，請以海喻。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惟海亦然。今夫海之爲氣也，南激朱垠，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浮天無岸，蕩雲沃日，吞吐雲夢者萬萬，曾不蒂芥，是不亦至大已乎？陽冰當暑而不治，陰火經冬而潛然，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層冰千里、河漢沍而不能寒，是不亦至剛矣乎？天地左海，萬折必東，是不亦至直矣乎？夫至大至剛以直，塞乎天地之間，其於氣何異也！禹善治水，故行其所無事，而後之言治水者莫加焉。孟軻善養氣，故養而無害，而後之言養氣者莫加焉。韓愈有云：「孟氏功不在禹下。」信乎其功不在禹下也。自軻死，惟愈得其傳，其論氣與軻之言不異。觀其詆排異端，攘斥佛老，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非其氣剛大以直，夫孰能至於此哉！抑某也，望軻、愈之藩籬而不及其門者也，烏足以論養氣之說耶？雖然，學之有年矣。始者非六藝、軻、愈之書不敢觀，非先王之典不敢存。顛沛必於是，顛沛時無害其氣也；造次必於是，造次時無害其氣也。儼乎其若思，淵乎其似道。以爲未也，當乎持其志而齋於心也。惟蹶趨之務去，矻矻乎其難哉！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然其莫禦矣。吾又慮其不皆醇也，退而思之，虚心以觀之，其果弗雜也，然後已焉。雖然，養之不可以不至也，必使至大塞天地，如天地之無不覆幬；至剛塞天地，如天之剛健，如地之剛方，然後爲至也。然剛大而不直，則大或過而剛或折矣。故至大至剛必以直也。志，帥也；氣，三軍也。帥勇而三軍之士畢銳，志之與氣猶是也。志剛大，則氣之剛大以直也無所不用其至。雖如是，其敢自謂至乎！雖極其至，於世也何有焉！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卒然遇焉則趙孟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許少失其巧，秦成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楊墨之道不得行，夷狄之暴不得逞。如是者，用不用實爲天下國家輕重，豈特如軻、愈輩，徒施之空言而已哉！若僕則非其人也。稱道過實，死罪死罪。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瓌璋傑特之論，無以發僕之狂言。不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九。

答譚思順書

某謹致書直學解元賢友足下：鄉者辱牋教，扳援河伯海若問答及引孟子觀海難爲水、游聖門雖爲言之論，以至正人心之說，反覆數百言，三復感歎，知足下之望於僕也至矣。向以方有私家戚，不即裁答，因循至今。夫言辭之不酬，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況如足下之學識非互鄉之比，而又於僕懇懇耶，又安得默默而但已哉！夫自古論聖人之道，以江海爲喻者多矣，而皆未能盡江海之極致，何者？以其未嘗識海也。某嘗浮於海矣^{（一）}，竊自謂世之知海之極致者，宜莫如某。夫海之爲器也，南灔炎荒，北灔旋極，東演濛汜，西薄月窟。渺滄溟與渤澥，波黏天以漭沆。洑湫潏潏，浮空迷岸，襄陵廣漠，漻漻漫汗，影砂礪石，蕩穹沃日。頽雲屑雨，崩濤捲雪。狀如天轂，膠戾而激轉；倏若坤輿，挺拔而輻裂。飛流濺沫，決背股栗。其蟲魚千怪萬狀而不可悉數，其鳥獸詭類殊形而不可致詰。其舟如凌空之山，其帆若垂天之雲。千尋之艫，萬斛之艚，巨艦廣艫，若般若舶，若謁若舫，若吳之舳艫，

艘，若楚之滕艫迅鵠。千艘萬舵，舳艫相銜，翩如鴻驚，瞥若鷗沒。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不見畔岸。決檣摧幢，罔然鳥逝。吁，可畏哉！水怪則有海童邀路，馬御當溪，河馮罔象，出沒隱見。蜃樓忽起，突岬萬仞，摩雲排空。天地黯黹，斗變異色，則有吞舟之鰐，崕峴孤遯，長髻梢雲，巨鬣刺天，哆口脩牙，劍戟嵯峨。崇島巨鰲，延袤千里，擘洪濤，掀北斗，五岳鼓舞。窮世間萬彙，舉不足以盡其變態。雖極班彪之覽，木華之賦，酈元之經，盧肇之說，韓愈之碑，雄辭傑識，曾莫能詰其紡紉。信乎觀於海者難爲水乎！知海之難爲水，則知聖門之難爲言，亦猶是矣。今夫源深者流必洪，必至之理也；有德者必有言，亦必至之理也。難爲水者，非水之難也，其淵源之大爲難；難爲言者，非言之難也，其德之盛爲難。德，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德盛則其言也旨必遠、理必達也。昔者孔子道大而德博，其垂世立教，非有心於言也，而能言之類莫能加焉。門弟子得其微辭奧義者寡矣，惟許顏回「於吾言無所不說」，至於商也、賜也可以言，則雍也然，偃也是，於漆雕開則說之，於曾點則與之，亦庶幾矣。然子夏之學流爲田子方，子方流爲莊周，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則商雖可與言詩，其失也誕。子貢之辯，多爲聖人所詘，至答原憲之問，終身耻以爲過，則賜可與言詩，其失也躁。子游習於禮，至論本末而子夏以爲過，則偃雖言是，而其失也誣。若夫宰予善爲說辭，而聖人且有失之子我之譏。顓孫師論致命思義善矣，而偃也、參也皆詆其不仁，聖人亦疑其忠信不足。有若強識好古，能明孝弟善矣，而於羣弟子之問，懵不能對。夫數子者，悉號升堂入室，而獨回也得聖人之所以言，其不謂難乎哉？善乎，齊太史子與之言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

高，滄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道德不加於民也。」信乎其知聖人之道也。某也學苦而身益窮，何足與論聖人之道，而足下不以爲可彼，乃至扳援古昔，以發固陋，辭義高遠，殆非區區者所宜得此。然僕竊有疑焉，惜足下不期至乎海，而自比於河伯而止也。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曲學異端，而欲究聖人之言，誠韓子所謂航斷港絕，以望至於海也。故欲究聖人之言，必自韓子始。士固伸於知己，足下其毋謂僕曉曉不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九。又見《古文集成》卷一九。

〔二〕「某嘗浮於海矣」七字原無，據四庫本補（四庫本「某」字原均作「銓」）。

又答譚思順書

某頓首啓思順秘省賢足下：某辱惠示傑作，扳引古人如朱雲之忠、陸宣公之謀、楊綰之以德化人、裴晉公之威振四夷。此盛德事，僕何足以當之？若夫詞藻粲發足以潤金石，高義激切足以薄雲天，有以見學殖之美，誠意之勤且篤也，幸甚幸甚。雖然，抑有可疑者。古人有言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焉。」安敢謂子面如吾面，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夫心爲裏，面其表也。言面而及於心，不求其表而求其裏也。今其言曰睹其面無異乎親見其心，不求其裏而求其表也。夫不求其表而求其裏，雖

不見猶見也；不求其裏而求其表，雖見猶不見也。且《詩》《書》《禮》《樂》《易》《春秋》，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之心法在焉，僕之心亦何嘗一日外於是哉！如能求見其心，則讀《詩》而見僕於《風》《雅》《頌》之間，讀《書》而見僕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讀《禮》而見僕於威儀三千之際，讀《樂》而見僕於韶箛濩武之會，讀《易》而見僕於卦爻彖象之內，讀《春秋》而見僕於萬八千字之中。雖開卷一寓目之頃，未嘗不與僕周旋也，豈特見其面而止乎？不然，雖日親炙無益也。故曰：昔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微足下無以發僕之狂談。區區行役，言不寫心，惟冀加亮。不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九。

答劉子澄主簿書

某重拜復書劉君主簿足下：某少也賤，於他藝能自料不可鏤鑿，始妄意游心六藝，矻矻窮年，未少有得。退念昔嘗從學楊先生中立、李先生先之，知讀書之法，三十年不下案。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陳言不適於實用，又重以瘴癘步白之餘，自視殆不若人。足下春秋鼎冠，才茂而氣盛，文追古作，亶亶焉韓、柳之域矣。操鉛懷槧，上可以獵卿相；若少卑之，亦不失萬一於臺郎。乃懇懇於廢棄無似之人，賁以大篇，揚摧古人，稱道過實，非僕所敢知也。幸甚幸甚。雖然，如論詩氣質之變，說固善矣，至謂僕養心之誠，行己之恭，立節之堅，造道之深，是邦之賢大夫一人而已，則過矣。夫

《中庸》之書，大抵以變氣質爲要，其說有三：「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一變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再變也。「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三變也，變至於此極矣。足下之說，有合於《中庸》矣，不亦善乎！今夫三人行，必有我師，十室邑必有忠信。矧廬陵十萬戶，名卿才大夫踵相躡，而足下謂止於一人，不已過乎？《春秋》之法，善不敢掄，過不敢隱，足下亮之。不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九。

答曾充秀才書

某白曾生秀才足下：某少也賤，於他藝能，自料不可勉強。長大以來，又不曉世務，動與時左，豈特如伏虎背，有二十四齟齬而已！念終無以奮發，始悻憤刻意於經術。不得其門而入，徒味蠹簡，矻矻窮年，而弗濟時用，故學苦而身益困。瘡癘餘生，假息朝夕，寧敢有他覬？足下後生可畏，文雅而才逸，當譽髦如林之時，博洽方聞之士並肩而立，不往從之游，乃懇懇於罪垢無似之人，寵以長牋，商確古今，稱道不容口，如見所畏者，何哉！至如論才、學、識，則又謂僕兼之，尤非僕所敢當。

也。雖然，此三者劉知幾評之當矣。足下又援以爲說，亦云是矣。雖僕竊有疑焉，不敢不爲足下盡言之也。《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然則才云才云，多才云乎哉，必如魯論之所謂學可也。識云識云，淺識云乎哉，必如魯論之所謂識可也。夫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太平，禮儀三百見於《周官》，威儀三千著於《儀禮》，是不曰才之美乎？揚子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夫竭力孝也，致身忠也，忠孝以信，學之本也。坐如尸，坐時學也；立如齋，立時學也；造次必於是，造次時學也；顛沛必於是，顛沛時學也；藏焉修焉，藏修時學也；息焉游焉，息游時學也。是不曰學之本乎？夫文武之道何道也？見於《詩》之《雅》《頌》，見於《書》之誥命，見於《禮》之《中庸》，見於《易》之爻象，見於《春秋》之王正。苟識其大者，是不曰識之正乎？夫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身而已，才不可不慎也。學者審其是，則學不可不慎也。觀於《易》則由多識以畜其德，觀於《禮》則由強識以敦其行，觀於《語》則由默識以進於道，則識不可不慎也。足下於茲三者，似有志矣。一不慎焉，吾恐於道未云有得，故爲索言之，不識能恕之否乎？《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九。

與潭帥魏參政書〔二〕

正月十五日，期服胡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判府安撫參政大資閣下〔三〕。某遠違鈞範二十有餘年矣，嶺海孤踪，舉頭望廊廟人如在天上，即欲貢尺札，無階至前。今也天假之年，內徙鴈城，而閣下適以天子大臣抗節長沙。自鴈城視長沙，不啻去天尺五，非若嶺海之邈絕。方時清明，公道大開，又非向來口箝舌結，形格勢禁時也。而某也罪大責重，縲絏匏繫，不獲一登堂拜塵望履，雖欲揚眉吐氣於賓客之末位，亦何可得！雖然，此千古一時也，於此時不獲一承顏，又不一通姓名於記府，是自絕於門下，故某願有獻焉。然竊服盛德重望有年矣，赫乎日月不足爲明，峯乎嵩岱不足爲高，淵乎滄海不足爲容，某復何說以獻？伏思累旬，以爲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則其惡諂言也至矣，是以不敢稱頌盛德，而輒竭千慮之愚，以聞於執事。某伏見流俗有宿弊未盡去者，如焚柩事似微末不足道，然亦仁人君子之所宜惻然動心者也。今夫湖湘與江左壤地相錯，民風不甚相遠，如焚柩事往往易地皆然。官雖有禁，朝廷亦屢約束，而積歲之弊，去之甚難。非實難去也，禁之不得其術，不塞其源而徒塞其流耳。其源有三：釋氏、巫祝與陰陽家者流是也。釋氏以西羌之俗，焚其柩而投之水，誑惑愚民，移葬埋之錢爲飯僧之費。貧民惑於追修之說，寧殘棄其親之骨，而不敢廢追修之奉，惑亦甚矣。巫祝之徒，又從而欺以禍福，陰陽家者又怵以陰陽拘畏之說。既擇年月日，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富貴、

貧賤、賢愚、壽夭盡係於葬；謂葬則生禍，不若投之水則無災。又陰陽家書人言各殊，此以爲吉，彼以爲凶，爭論紛紜，無時可決，遂謂不若水葬爲快。是釋氏、巫祝與陰陽家書誘之焚也。甚者親死肉未及寒，舉而委之於火；火未及化，舉而去之於江。葬骨魚腹，弔魂水濱，而人子甘心焉，其亦不仁甚矣！且禮經三千，聞有埋胔，未聞有焚柩棄骨之說。文王掩骼，未聞有陰陽拘畏也。先正司馬溫公著《喪葬禮》，至論今人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以爲不孝。每讀至此，未嘗不酸鼻太息。夫焚而葬之，溫公猶曰不孝，況焚而棄之乎？或謂貧民無置錫地，於何葬哉。竊謂古者葬之中野，不患無地，今縱貧窶，尚有力飯僧追修，獨不能買地以葬乎？然而僧徒巫祝者流，怵之以禍，殘毀他人之尸，其罪甚重。子孫復忍而爲之，悖謬如此。此長吏所當按舉。願明以告一路守倅，令使召諸父老，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住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倘容而不告，使之出賞以徇。如釋徒、巫祝、陰陽家，有敢導貧民犯禁者，必先坐之。若此則弊源塞矣。若實貧甚不能葬者，官薄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何則？父母之愛，天性固在，特牽於習俗耳。昔漢黃霸爲潁川〔三〕，令百姓有死者，即爲之棺殮，人到於今稱之。今百姓死，不爲之棺殮，而又坐視其暴骨於淵，誠非豈弟君子爲民父母者之用心也。東坡先生初謫齊安，移書朱鄂州禁民殺子，至今鄂人生子則以朱名之。夫棄親之骨則重於殺子，閣下之位望則與鄂州懸絕遼邈，彼能行其禁於鄂人，獨不能行之於湖湘乎！古之循吏，類皆懇懇求民之瘼如此。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風，非閣下而誰？區區管見，如或可采，望行下一路，更講求衆說，擇其

善者獻之於上，頒行諸路，將千萬年受無邊之惠。所謂一日天下歸仁焉者，其在茲乎！某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念此事粗有益於世，非閣下不能行之，故不以告餘人，獨走書門下。冒瀆鈞嚴，下誠不任皇恐待罪之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九。

〔二〕潭帥：原作「譚帥」。按書云「抗節長沙」，長沙，潭州也，知「譚」爲「潭」之誤。魏參政即魏良臣，紹興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間知潭州。

〔三〕安撫：原作「安徽」，顯誤。按宋制，知潭州者例兼荆湖南路安撫使，魏良臣亦然，「安徽」乃「安撫」之訛。卷一四《與安國小簡》稱「判府安撫中書舍人待制」，與此一例。

〔三〕潁川：原作「潁州」，據《漢書·黃霸傳》改。宣帝時黃霸爲潁川太守。

答李康國書

某謹齋沐復書機宜學士至性足下：某聞言辭之不酬，雖孔子不得行之互鄉，況齷齪如僕者乎？昨辱不彼，惠然肯顧，且沐寵光長牋，援李元禮、孔文舉以爲喻，聞所未聞，幸甚幸甚。某竊謂元禮、文舉雖有通家之契，然未若李氏、胡氏有百世之契也。今李出於伯陽父，胡出於胡公滿，遼遼不相及，而以爲有百世之契，何也？聞之子產，閼父舜後，胡公滿閼父之子，所謂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者。晏子亦云：「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悉舜後也。李雖出伯陽，據《姓苑》臯陶爲理，

殷有理微，而史傳所記理亦作李，故《管子·法法篇》云「皐陶爲理」。或云李與理得姓各異，今以理爲李，無乃亂氏族乎？某曰不然。按《左氏》昭十三年及襄八年，皆稱行李，二字不同，丘明兼存而不易，是明李與理通用也。又按《天官書》稱「螢惑爲李」，徐廣云：「李即理亂字。」夷吾信而有徵。唐史紀內譜言李悉出隴西，其說誠善。然《氏族志》止明李出伯陽父，而不原廷堅之系。何氏《姓苑》推廣李氏十二望，可謂該洽，然亦不勘李理通姓，而分爲兩，致後學讀《晏子》、《左氏》、《太史公書》者疑且惑，深可慨惜。由是觀之，李亦出皐陶，而史亦云舜得皐陶爲五帝，然則舜皐陶之相契，其來尚矣。李氏、胡氏得不謂百世之契乎？某也自初落南，即聞尊府君都運公將漕西廣之政。又十有八年，內徙合江，而尊府君適事邵陽，又獲密邇擊柝。區區向風慕義有年數矣，每以不獲一見大君子之犀貫爲恨。紹興己卯之春，番禺經略向公道衡陽，過某，談尊府君齒錄下走之意，且及樞密王公相存問之言，竊知尊府君與僕厚矣。且欲走門下求識面，而匏繫不果。民之無祿，尊府君遽捐館，聞訃驚怛，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悼其私。敢謂執事敦無改之美以礪薄俗，且辱尋元禮、文舉之盟，詞藻粲發，惟是衰朽庸虛，曷足以當之！輒不自揆度，援重華、咎繇之美以寫悃悞。雖辭鄙義拙，而其意則勤矣。執事略其辭而察其意，幸辱賜觀采焉，幸之大也，幸之厚也。某再拜。《胡澹庵

先生文集》卷九。

答汪主簿洋書

某嘗聞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天；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人。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天也，己也；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人也，利也。古之君子，其言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其知也、其遇也皆天也，而以為非天，何耶？曰：聖人嗟人不己知，而曰「知我者其天乎」，言人不己知，亦不必天之己知也。君子自知名，己有善必知之，己有不善必知之，不為天知而為善，不謂天不知而為不善，天之知不知，我何預焉？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疑辭也。然則，「不遇魯侯，天也」，亦疑辭耶？曰：然。曷疑哉？曰：君子之遇不遇在己而已耳。己誠善，則在困如亨，即不遇猶遇也。己誠不善，則居寵亦危，雖遇猶不遇也。夫在困亦亨，天豈得而否之？居寵亦危，天豈得而安之？是遇不遇在己而已耳，天何預焉？故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疑辭也。然則「天生德於予」、「天未欲平治天下」，皆歸之天，亦疑辭耶？曰：然。曷疑哉？曰：聖人固云我非生而知之，而肯自矜曰德為天生乎？曰「天生德」云者，蓋有為言之也。或曰：「固天縱之將聖云者，亦非聖人意乎？」曰：非也。夫聖，孔子不居，況肯居天縱之名乎？若夫平治天下，人主職耳，亦何預於天？其曰天云者，甚嗟之之辭也。紂云「我生不有命在天」，其臣固非之，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而謂軻也，誠謂治亂聽於天乎？故曰：古之君子，其

知與遇非天也，己也。今之君子則異矣，其求之也不求諸己，其遇合也不在於道，附麗匪人而謂之知己，同流合污而謂之遇主。夫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己無可知之善，而附麗匪人，以爲知己，其知也豈仲尼之所謂知也哉？遇主於巷，要其委曲求合若委巷，然非不由其道也，而同流合污以遇主，豈軻老之所謂遇也哉？故曰：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利也。某也辱書爲賜始末及古人所以知與遇之道，其論甚美。至於稱道過實，非僕之所敢知也，輒叙所聞於師友者以聞，執事以爲然否？某再拜。《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九。又見《古文集成》卷一九。

全宋文卷四三〇六

胡 銓 八

上張丞相書

某頃自宜春違遠鈞席，言歸廬陵，杜門却掃，讀書養親者，又一年矣。居恒自咎，以爲周瑜二十四經略中原，相國春秋纔四十，出入將相，身爲天下重輕者十年於茲矣。僕年三十有五，徒多睡善飯，年來鬢髮星星，覽鏡茫然。進不能出力補報明君，退不能取寸祿斗食以榮其親，僅同幽蠹，日夜守蚩尤之廬，又不能效四體無骨者掃門拜塵於王公大人之前。往往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其胸中耿耿者固在。近者側聞相國奮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四海之士，皆願身橐鍵備奔走。僕固門下士也，窮愁無聊，不獲挾糧以趨。然士爲知己者死，輒敢不避斧鉞之誅，冒進狂瞽之說，伏惟憐其志而少加察焉。僕聞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孟明之伯秦，范蠡之伯越，留侯之伯漢，皆得其計而終身守之。雖其間勝敗利害不能盡如吾意，而其先定之計，截然不搖。故孟明伐晉也，則一於修政事；范蠡

取吳也，則一於訓兵農；留侯取楚也，則一於行反間。率皆守其所長，屢挫而不易。向者兵無定論，類皆出於倉卒一時之計。其始也以爲莫若和，既而不效，則又易其說曰莫若戰。然戰之說常不勝，而和之說常勝，故虜常欲戰而我常欲和。夫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幣者必重，幣重則國用竭，國用竭則凡誅歛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則是虜不戰而已坐困吾中國也。夫與其不戰而困吾中國，孰與戰而制虜之命？其利害較然甚明。故曰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我；欲權在我，則莫若先發而後罷。是今之勢，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決出於一定之計耶？無乃出於倉卒而僥倖一時也？夫出於倉卒而僥倖一時，則僕固不能料；若果出於一定之計，將相不可不和，政事不可不修，糧餉不可不贏，兵將不可不練。孫吳復起，愚知其必不出此矣。然而今之所以爲此備者，缺然未見，其故何也？書生之論，近爲目前計，乃曰兵多者常敗，兵少者常勝。至謂光武六千人破王尋百萬，東晉八千人破苻堅百萬，曹操許下二萬人破袁紹四十萬，遂欲僥倖於尋常倉卒變詐之計，謂真可以少擊衆也。嗚呼，使今之計果出於此，愚恐朝廷輕動天下之兵而僥倖於萬一也，可勝寒心！夫兵當論銳不銳耳，多寡顧時勢如何。愚嘗疑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人不可，以爲翦之言欺矣。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然後知老將之言不妄也。夫趙以齊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越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肉試之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

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兼此二者，無鈎竿
鐔蒙須之便，揉其刃而刺焉，則不入而手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鈎竿鐔蒙須之便，烏能以三
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不過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古萬
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之衆攻
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持大衆不
可。夫決機兩陣之間，預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今使朝廷輕動天下之兵，謂以少擊衆爲可
行，是亦薄柱擊石之類也。自古用兵之說，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竊觀今天下大勢，以爲
北虜內潰，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何也？紀綱修明，食足兵強，羣臣輯睦，卒乘競
勸，天下歡戴其上，截然其若一家而無隙可乘，是之謂不可勝之備。今則不然，朝廷姑息而軍政不張
矣，仕流灌滂而公議不行矣，豪奪錯起而細民不聊矣，賄賂公行而墨俗不清矣。竊聞道路之言，頃者
鑾輿親征，諸將首鼠顧望，不即渡河，乃詔先次推賞，至有一日轉四萬資者。夫爵重則人勸，爵輕則
人賞而不勸，今所患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唐明皇以張守珪斬可突
于功，欲以爲侍中，假其名，張九齡曰：「名器不可假也。」德宗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
欲授以試官，陸贄曰：「爵位不可輕也。」夫侍中散號也，試官虛名也，予一散號、授一虛名尚病不
可，況四萬資乎？太宗皇帝時內侍王繼恩平蜀有大功，止授宣政使耳。章聖皇帝幸澶淵，李繼隆疾戰
破虜，亦但加開府階耳。今一出而轉四萬資，以諸將計之，則數十餘萬資矣。有如破北虜、克僞齊，

朝廷將以何爵加之？夫數萬資宜不足惜也，然而突鋒鏑、排患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如使無功者輕得之，彼捐軀命者曰「吾之軀命乃與無功者同科」，尚誰肯身膏草野乎？況今諸軍爵隆位高，下至竈養官皆橫行以上，至有左武功、右武功之隊。自古官濫爵輕，未有甚於斯者。姑息之弊一至此極，猶養鷹者既以飽之而求其擊搏，不可得也。嗟乎，軍政之不張，其弊有不止此者。且如向者朝廷患竊發之寇，遣兵誅之，往往假討賊之名，殘破州縣，掠無辜之赤子以要賞級。一有不慊，則兩軍相挺，視朝廷如家巷。甚者掙什器、凌孕婦，如郭晞輩者往往如是。杜甫有言：「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可勝言哉！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至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四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靈、獻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合復散，裂爲五胡，離爲南北。隋文帝又能合矣，而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文皇始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刈草菅，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悉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鋤僭竊，而不嗜殺人之心，神人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過於漢唐。是以百餘年間，有死於癘疫，而無死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不嗜殺人致之。然則如欲定天下，而以無罪多殺人如諸將之暴者，適以害天下也，而尚何能一之？此愚所以日夜憤此，恨世無段太尉而坐視此橫行

也。三數年來，賄賂公行，寢以成風。內之銓曹官以賄遷，外之監司官以賄辟，下之州縣獄以賄成。廉潔者指爲沽名，率多餓死；貪沓者謂曰解事，類得美官。譬猶竊鐘掩耳，謂衆不聞，往往殘民以逞，肆無厭之求，世莫以爲非者。大舜之世，一饕餮耳，尚在不赦；今列郡不知幾所，使郡有饕餮一人，則天下之大，不知其幾饕餮也，此而不禁，安問夷狄！故僕嘗以謂去北虜易，去貪墨難，使貪墨一清，夷狄有不足治者矣。夫張奐安定屬部耳，誓諸羌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威名出大都尉上，而羌豪不復起。蓋夷狄性貪，吏清則以爲不可犯。諸郡之吏皆如奐，則清聲振沙漠，北虜雖遠，將靡然向風。夫飛鴞惡鳥也，食我桑葚，懷我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故曰誠使貪墨一清，夷狄有不足治者矣。夫祖宗時天下殷實，一都水監，一轉運使未大害也，蘇軾建言，猶以爲冗，力請罷之。今天下乾耗，官冗益甚，豈特一都水監、一轉運使哉？館職所以待賢也，今館職之外，又有所謂計議、編修、刪定之官。樞密所以主兵也，今樞密之外，又有所謂國信、行營之使。諸路安撫司有職官曹掾爲之屬矣〔二〕，又有幹官及準備差使數十人。一路有轉運使以兼督鹽鐵酒茗可矣，又有都運、提舉、提點三數人。郡有兵馬監押一人典兵足矣，又有添監、路分、訓練、鈐轄數十人。下至一鎮一場一監，所得無幾，官至三四人監之。至於諸軍如此類者，則又不可以枚舉。人徒祿廩之費，歲以鉅萬計，皆民膏血，甚可憐也。夫里有畜馬者，患牧人之盜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官益冗而民益困，利害甚易知甚易曉也。或成法已久，今欲一切罷之，朝廷固不惜大體哉？僕謂今日受弊之術，當權天下之利病而圖之。使罷之而天下以爲病，則大體爲可

惜；使罷之而天下以爲利，則大體庸何傷？況今東南大饑，轉徙孳死以至萬萬。昔者易子而食，今則父母手刃其子而食之。昔者析骨而炊，今則暴骨蔽山，無可炊之米。嗟乎，此何等時耶，而尚屑屑顧大體，不痛矯革，何以起天下之病乎！夫唐憲宗中才主也，慨然發憤，志平僭亂，徒以能用忠謀，不惑羣議，而強藩悍將悉欲悔過而效順。今朝廷清明，威令風飛，視憲宗爲不足道矣。然而內有桀驁之武夫，外有竊據之奸雄，老師費財，兵連禍結，僅且十稔，收復之難，未有若今日者也。漢高帝既得天下之後，自可高舉端拱，然猶親冒矢石，戰匈奴於平城之下。唐太宗既克隋矣，又歲歲出師，暴露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至於再三。往歲澶淵之役，章聖皇帝亦嘗躬擐甲冑，親臨不測之險，一戰破虜，至今以爲美談。當是時，豈無人可遣哉，正欲壓之以天聲，以褫敵人之氣；決之以親行，以鼓諸將之勇；形之以好戰，以示吾不憚於臨兵。使四夷日夕狼顧以備我，然後天下之權有所歸。此唐肅宗所以不踰時而復兩京，用此道也。間者下親征之詔，四方聳聽，日月以冀，謂當行見中興。然而大駕徘徊，頓蹕臨安者久之，上辜兩宮引領之望，下辜兩河壺漿之迎，忠臣義士，日夜扼擊。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戰國之間，以詐力相持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割地，諸侯熟視無敢西兵者。獨田文耻之，借楚爲名，與韓、魏共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今朝廷所以隱忍未決者，不過以爲兵出未有名耳。愚竊以爲過矣。夫兩宮滯留甌脫者十年矣，若乘此機會以迎請爲名，決策北向，則忠臣義士皆願一舉而空朔庭，吾之氣已可以挫百萬之師矣。所謂未戰而廟算勝者，此之謂也。願相國審處一定之

計，斷而行之，使中國卓然有不可勝之備，一旦鼓行而前，如破竹耳。管見區區，所謂嫠不恤緯，干冒鈞嚴，惶恐以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〇。

〔二〕安撫司：原作「撫安司」，據文意乙。

再上張丞相書

某竊惟丞相盛德大雅，汲賢渴士，拳拳以推轂善類、旌別淑慝爲己任，四海一人而已。至於正心誠意，常以不得進賢佐主爲己憂，亦四海一人而已。士之獲私於門下，攝下緝而升堂，聽教誨於左右，觀道德於前後，最久且厚如某者，海內以幾何人哉！思念所及，輒於竭愚者千慮之一，以爲高深涓埃之助。矧閣下朝夕拳拳以爲己任且以爲己憂者，敢不懇懇然少攄悃悃乎？竊聞馬或泛駕而致千里，士或跖跡而立功名。今天下之士所至鱗集，未易縷數，又閣下之志或有待而爲如退之所云者，故未敢羅列以進。試言其粗，倘以爲可，而辟賓幕府，僕將繼此而有請。昔漢光武改元之初，擢縣令王梁、卓茂二人，皆即日拜三公，其寵禮如此。今縣令之職日輕，民益不理，蓋上之人忽而不省其人之過也。今縣令之政可稱者，有若前廬陵令葉行己，有若天台令王琰，有若泉江令張大經，有若安福令路植，有若宜春令范如璋，皆著美譽而負聲稱者，其日已久矣。行己元樞之猶子，鄧江西柞知之；

琰，荆公之裔，浙東漕陳輝知之；如璋，胡文定之甥；植，祭酒淳中家也；大經，未有知者。而其人或貧不能自立，或困於無資地。而行己貧尤甚，蓋人多以元樞之嫌而莫肯言，遂揜其長，而當路蔑有舉者，誠可歎惜。方今都巖廊者，志得意滿，謂在下舉無遺賢。獨閣下卓然遠覽，有長慮却顧、爲天下謀磐石鞏固之心，宜僕之以此言瀆於執事也。雖然，此亦采其一長，而近時號爲勤廉惠政者耳。若曰必方古梁、茂而後取焉，則非僕之所敢知。僭妄狂瞽，仰干鈞嚴，下情不任隕越皇悚之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〇。

與王中丞書

漢有一汲黯而淮南寢謀，直臣之有益於國家如此。厥今胡虜張大，橫行中原，豺狼搏噬之心偃然未厭，聲言提兵犯闕，三道並進，直指淮甸。士大夫相顧失色，皇皇然搏手無謀，皆若戈刃在頸，往往大半爲遁竄計，愚深寒心。夫以一汲黯能折淮南之反謀，以今朝廷縉紳百辟，高步大言，指呼之間，導從辟易，皆若下顧汲黯爲不足道。而醜虜卒未聞畏憚某人如畏汲黯者，亦未聞畏某人而寢厥謀者，乃敢聲言犯闕，略無忌憚，如入無人之境，豈可謂不寒心哉！恭惟中丞先生朝廷之綱紀，百寮之師表，天下之所仰望者也。祖宗以來責任中丞甚重，而中丞亦甚振職。爾時公卿士大夫小有疵類，方幅尋至，人咸側目。雍熙中以樞密副使張宏爲御史中丞，中丞趙昌言爲樞密副使，太宗以用兵之際，

宏但守位，惟昌言司風憲而鏐鏐敢言，故兩易其任。今閣下官爲中丞與昌言等，當用兵之際與昌言等，不聞鏐鏐敢言如昌言，何也？謂無事可言耶，則今朝列中多非其人，或違公議，非無可言之事也。或職不當言耶，則閣下主何事也？謂嘗獻言而上未從耶，則願閣下正法冠立朝堂，力排僉佞，須有回天之力乃已。今閣下亦知朝廷僉佞之目乎？愚請采之公議，以助方幅糾彈之萬一。謹按祖宗朝吝惜名器，雖宰相親舊，倘非才望過人，不在清要。如陳堯咨兄弟，皆一朝選，尚不敢並進，畏公議之不容也。竊觀今丞相公位列台司，爵命峻極，而勲猷蔑聞，以爲可耻。而其兄端明公復據華近，凡行在繁劇之任悉令總領，不知何以堪之。昔太祖時竇儀以清介謹厚方處端明之職，非是不宜濫居，正使才猷卓絕，尚當避連茹之嫌，況鹿鹿伴食者乎！閣下知此而不言，非勇也。謹按太祖朝以沈倫爲樞密副使，先倫爲霸府從事，真有攀附之勞者。然太祖必久試才效，以其謀議優長，始大用焉。竊觀今之樞臣，擢自外戚，遽攬軍機大柄，不聞有安邊防患之計，熟視醜虜陸梁，莫敢呵責。方國家多難之秋，此輩雖千百，何益治亂？往者蔡攸輩叨任樞柄，一敗塗地，今繼大亂之後而復蹈覆轍，社稷安危，殆未可知。僕爲朝廷惜此一舉，閣下知而不言，非勇也。謹按太祖朝以和嶢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令入翰林者屢矣。他日語近臣曰：「嶢眸子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命遂寢。夫祖宗用人爲學士，不專取其文辭，必先觀其爲人邪正如何耳。如嶢別無顯過，但慮其胸中不正便罷不用。今之處此職者，乃不問臧否，但取詞華。況前日被謗之人，醜狀暴露，吏議沸騰，已爲先朝擯棄，今乃用之，是先朝不當擯棄乎？夫翰林清選也，古人居此者盡號清流，今無乃反爲濁流乎？閣下

知此而不言，非勇也。謹按祖宗朝以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甚艱其選。又命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以給事中封駁隸屬焉。蓋關防之密，懼封駁之不審也，其精選如此。今之所謂給舍乃大不然，徒齷齪自守，阿合苟容，所駁者非端人正士即宰相大人之仇人也。古人批勅裂麻之風，愚知不復見於今矣。嗟夫，祖宗銀臺通進之命，自此遂輕，良可惜也。閣下知此而不言，非勇也。謹按大中祥符間，詔御史臺官須文學優長、政治尤異者，特加擢拜。天禧中亦詔近臣舉公清強敏才堪御史者各一人。當時重臺諫之職如此，誠以風憲之不可輕也。竊觀比來以孫覲處臺諫，士議囂然，僉謂覲前日陷君父於大難，奮然草檄，請命金虜，乃敢於君父之前嫚罵宗廟，此與抔土未乾之語何異？嗟夫，古人固有遭賊劫辱，腕可斷而檄不可爲者。正使白刃在前，獨有死耳，豈直忍爲此文也哉！僕恐覲之徒志一得逞，則直士受禍，佞臣日熾，清明之朝一舉而污之。閣下知此而不言，非勇也。凡此國家之大計，僕願閣下明日張膽，爲新天子論列其弊，稍清朝列，復薦引剛方端正之士以助陛下渴賢之舉，勿避怨而妨賢，勿畏權臣而撝善。且如李綱之剛果，謝如意之才略，馬仲之骨鯁，皆可用之才，一朝用之，必能宣力。閣下知而不舉，懼以速鑠金之禍。或曰李綱狠於自用，傲慢朝列，是大可罪，尚安用之？僕謂綱誠可罪也，然古人使功使過，使貪使愚，詎以一眚遽撝大德？況今虜寇猖獗，所憚惟閣下與綱耳，若廢綱不用，正墮虜計中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生平睚眦，雖同盤而食，睇不相視，一旦國家有難，汾陽慨然執臨淮手，曰：「方今君父蒙塵，豈懷私忿時耶！」卒之二人協心戮力，共殲大憝。議者謂平難功雖自臨淮，實汾陽之爲多也。願閣下擴汾陽之量，使綱得效臨淮之功，無使生靈爲

血爲肉，天下幸甚。僕狂愚不識忌諱，輒敢論列公卿大臣，罪當萬死。然願爲忠臣，不願爲愚臣，不識閣下其聽之否乎？不然，懷祿保寵，緘口默默，與立仗馬等，不願先生效之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〇。

與吉守李舍人書

某蹤跡無似，鹿鹿與時左。自坐困七年，未嘗妄吐一辭溷長者。家兒雖頗喜論列，所向如水沃石，故甘蹟窮谷，不求聞達。不意執事者有志乎民，且折節下士，輒遂以尺札塵記室。仰惟執事之始蒐獮民瘼一切，僕竊忻快，以爲行見風塵廓清。然僕嘗聞古之賢吏，有奉宣詔條如黃次公者，有違詔不從如倪子泉者，有矯詔便宜如汲直者，有閣詔不行如何益昌者，大抵皆愛民便國，故斷然行之不以爲嫌，而其君不以爲非。若當奉詔而反違之，則爲主德不宣；當違詔而反從之，則爲逢君之惡；當矯詔而反難之，則爲齷齪敗事；當閣詔而反行之，則爲阿合苟容。如是者傷於民而敗於國一也。昨曠蕩大施，洗沉疴、起廢疾於湯火中，氓民更生，翹首望德，而刻木拘文，徒挂牆屋，遂使實惠不下究。況今禾既登場，連陰積雨，南畝之稼，大半芽蘖，卒歲之望，民心囂然。少陵所言「禾頭生耳黍穗黑」，正以此耳。借使如詔而損其數，尚病不辦，倘盡督之，細民將何堪？且天作霖雨，害於粢盛，宋魯以爲深憂，而《春秋》所甚病。近者秋旱冬潦，害不爲細，爲民父母，寧能不惻然動心耶！間者

綠林草竊，弄兵不已，至殺令破縣，若蹈無人境，此皆長人者貪婪起之。大府不得已遣官軍跡捕，然所至椎剽鄉聚，雞犬蕭然一空，名曰捕寇，實自作寇。小民至相告語：「寧死賊手，勿遇官軍。」蓋怨之甚也。是雖軍兵領以裨將，官兵領以通守，殆是以羊將狼，世無段太尉，往往縱兵剽劫如郭晞輩者，亦何可勝道哉！凡此皆僕近所親見聞而害民最甚者，故敢略條一二。閣下試悉心究之，有可以利民者，則願奉宣詔條，使民見德；有或不便於民者，則雖閣詔不爲嫌；有詔條所不及而利當興、害當去者，則雖矯詔不爲悖。且何益昌一縣長吏耳，詔有不便於民，尚能閣而不行，況太守專達，得與宰相大臣論可否耶？僕頃宦學上庠，已飽飫閣下聲望，深所願見。茲幸辱臨黃堂，長我桑梓，僕敢自後於任棠，不少有獻於龐使君耶！伏惟少賜裁覽，幸甚。《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〇。

與吉守李侍郎書

某不避進越之罪，輒爾冒瀆，伏蒙不忘微賤，賜之教墨，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側聞善政流行，人皆便安田野，稱頌不容口。如近者詔安事，非閣下鎮靜有守，往往闔境奔潰矣。然或聞郡人以拍酒爲擾者，悉謂此漕司啓之。吉之人以酒爲生，如虔民以宰牛爲業，自古嚴守令所不能禁。況其利害亦甚明白，就令害寡利多，仁者尚不忍爲。今拍戶十亡六七，間有見在，亦破家竭產，了納官課。不然，必私自醞造，雜以官酒賣之。有司追捕私釀，又破其家，遂至相躡俱竄，而望課之不虧，疏

矣。且失民得財，尚不爲利，況民財兩失者乎！往年僕權本州判官，嘗力與發運劉無偶論其不可，而漕司決欲行之，郡人被害。竊聞閣下初以爲不然，牽於言利者之說，而漕司又決行，是勢之有不得已者。然此固細事，未害善政，小生亦何足與議？竊謂閣下前常列言宣司於朝，務欲存恤，獨不能抗漕臺細事乎？是必嘗言之而未暇更變也。某死罪，妄意僭瀆題跋《孝經》，自知罪無所逃。獨念眉山先生免父之喪，以唐人畫像施浮屠氏，曰：「此吾先君之所甚愛者。」且謂爲前人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僕遠惟先君於物無所好，又不喜非聖人書，惟喜讀《孝經》，是謂甚愛者莫若此書。而先君年幾八十，養其母不衰，友其弟甚義，蓋深有得於《孝經》者。僕區區之意，望一言之重，政爲如此。古人有書太守名字以厭父病者，或告之太守，則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置不問。又有賢長吏手寫《孝經》以教人，曰：「讀此訓足矣。」僕求一言以榮先君，未若書名以厭父病者，苟蒙發揮此書，鑄之石，則萬古有光，不猶愈於手寫以教人者乎！前蒙諭如世之印施佛老書，恐非聖人意，則誠是矣。然謂此經在天地間，家至戶到，誦習已久，則非僕之所敢知也。夫《孝經》何爲作也？孔子閔衰世道絕，爲曾子陳孝道也。如使當時天下知有君，則《春秋》不作可也；知有親，則《孝經》不作可也。夫孝，天之經也。人生而有父母兄弟君臣之愛，非梟獍犬豕，則孰不知有父母兄弟君臣哉？而仲尼諄諄訓誨，曰此天子之孝也，此諸侯之孝也，此卿士之孝也，此庶人之孝也，不幾於贅乎？以爲贅，則是經不作可也。今而曰此經家至戶到，誦習已久，爲無所待，則人而有父母兄弟君臣，亦何必作《孝經》哉？今斷然號於人曰，《孝經》無待於名卿大人而後顯，則譬仲尼不當作《孝經》，而人

自孝，可乎哉？以爲可，則長孫氏不必設，博士江翁不必誦，少府后蒼不必訓，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不必傳，孔氏壁中古文不必記，古之賢長吏不必手寫以教人也。人自知孝，此經無所待也。夫蜀郡，古巴土也，俗不尚文，自文翁教民讀書，其後遂有司馬犬子、王褒、嚴遵之徒，爲世師表。閩本無諸之國，常袞常爲文章講說，欲一更其俗，遂至取士與內州等，而歐陽詹、羅袞輩盡號偉人。至今閩、蜀儒學甲天下，由文翁、常袞發之。夫讀書，人可能也，何必文翁？文章，人可能也，何必常袞？然二方文學之盛，繫二侯是賴，則經學果無待而傳也耶？漢平帝詔天下以《孝經》教授，明帝令羽林通《孝經》章句。如使是書果無待，則平帝奚煩於教授，明帝奚俟於通經？推是論之，果不爲無所待矣。況上方以孝理天下，而閣下移孝以爲忠，固當修俎豆之容，厭戎馬之氣，推愛敬之實，消悖亂之風，使鴟梟爲鳳鳴，狼獾作麟感，正有賴矣，能愛一言於門下士乎！異時風俗淳厚，家顏、閔而人曾參，則廬陵之人必曰自閣下發之，如文翁、常袞之爲也。僕雖不佞，固願效蜀司馬、閩歐陽，爲此邦羽儀，使人知門下成就人物若此，則閩蜀寧得專美哉！伏惟察其忠，憐其志而許之，某不任懇切悚皇之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〇。

三上張丞相書

僕嘗聞《孔叢子》曰：「死病無良醫。」非無良醫也，言垂死之病，醫之難乎其人也。救大亂亦

猶是矣。故起垂死之病者必能洞察五臟，深識其受病之由，然後一藥而得愈。理大亂之世者，必能通達國體，深識夫救亂之術，然後一舉而收成功。今天下之亂極矣，閣下以碩德重望起而救其亂，作世和扁，是必識夫救亂之術，然後可以起垂死之病。夫識救亂之術，必先觀天下形勢，如醫者之治病，亦先視其一身之形勢，攻其所當攻。如使病在膏肓然後圖之，雖神醫不可爲已。僕竊觀天下形勢莫如雒陽、長安、大梁三者而已。雒陽抱穀澠，據成臯，直伊闕，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雍與梁實恃以爲重，故自古號爲天下咽喉。長安左殽函，右隴蜀，襟終南、大華之山，帶清渭濁河之水，而河中、馮翊、陝、虢、環、慶，地方數千里，悉膏腴沃野，卒然有警，百萬之衆可具，故自古號爲四塞之國。大梁地廣平，四通五達之郊，齊楚韓趙壤地相錯，而汴蔡之水參貫其中，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自古號爲天下之腹心。三者皆形勢壯觀者也，然僕以爲皆非今所宜用兵之地，何則？往者嘗據梁矣，居之數年，卒不能有益。梁利於戰而不利於守，非恃東南之粟以爲固則不可以守，故徙而之長安。然其據雍，雖倚山河之固，以愚料之，則利於守而不利於戰，若持之三數年，彼將坐受其敝，何則？以戰則勢有不可，以守則無敖庾之粟，外強中乾，恃險與阻，愚知其無能爲矣。然則雒陽者，又可料其不能有也。夫雒陽、長安、大梁，僕皆謂僞齊所不能有，則朝廷能居之乎？曰：不能。夫長安、雒陽，朝廷誠不能往居之，梁故吾都也，而亦謂不能，何也？蓋祖宗所以都梁者，恃兵爲險，又有河南、睢陽、魏博以輔車之勢，有兩河、陝府爲要害之地，故晏然處天下腹心，可以高枕。今長安距梁僅千餘里，而有桀黠之僞齊；澶淵距梁僅二百餘里，

太原距梁僅千餘里，而有縱橫之虜。是輔車之勢、要害之地，均非吾有，而兀然腹心之地，安能一朝居乎？梁之不能居，則雒陽之不能可知也。然則爲朝廷之策者宜奈何？曰：宜取睢陽而守之。夫睢陽，宋興王之地，禾絹之所由起，蓋古景亳，而春秋之宋都也。湯始居之以王，謂之商丘。主祀大辰，蓋協於火德之運，實得天統；而其地據東南之衝，實得地利；西北之士，日夜跂而望歸，因其鋒而用之，復得人和。朝廷如不欲清中原則已，如欲清中原，宜莫如蒐兵積粟，投機決策，直取睢陽，然後圖復兩河，則天下可傳檄而定矣。或謂僕曰：宋距梁纔三百里，子以梁爲不可居，則宋安可以守？且春秋襄與楚爭伯，卒有孟之執、薄之盟、泓之敗，其後宋武帝號英雄，得蜀得閩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邊，是宋固非用武之地。況今勞師遠襲，以圖復宋，則糧餉輓賃，將不能繼，有如虜兵乘其後，僞齊扼其前，師老食盡，則吾几上肉矣。僕曰：然。宋襄不修德而摟諸侯次睢之社，殺人以逞而欲慕文王之仁義，何不敗之有？然在當時，吳、楚、齊、晉，狎主夏盟，迭相吞噬，而宋介然其間，終於春秋，固不失爲大國。若夫宋武所以不能遂并天下者，直以不能得山東耳，非地小弱而形勢有不便也。況今千乘萬騎，一毫以上，悉仰東南，而宋實據東南之衝，卒有他變，則可以倚援於東南，而糧餉輓賃非如大梁，止仰給於通濟渠、琵琶溝耳。朝廷誠能鼓而西，直保睢陽，以一軍軍魏博，一軍軍大梁，河南、魏博、大梁、睢陽，相距纔三四百里，緩急足以相援。再做古營田之制，以漸耕墾，張吾軍實，此亦中興之椎輪也。夫與人鬪，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故自古興復大業者，必據形勢之地，譬之豪民大商，必居通都巨邑以操贏

資，然後獲倍稱之息。故光武始於上雒，成於鄴，不旋踵取天下。少康邑諸綸，復禹舊績，祀夏配天。唐肅宗起靈武，不踰時而復兩京。永嘉之亂，晉元渡江，棲於建鄴垂百有二年，卒不能以復西。韓熙載經略江左，欲長驅定中原，勢卒不利。而李穀自京師，乃能席卷淮甸，取江南若探囊中物耳。此居中圖外與居偏方下邑，利害禍福之明驗也。故僕竊以謂自治爲上策，取睢陽爲中策，據吳越保江南最下策也。干冒鈞嚴，隕越待罪，不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〇。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二。

全宋文卷四三〇七

胡 銓 九

與吉守呂殿撰書

僕不肖，遭世亂離，避地深山，讀書養親，不喜與城市人接，若麋鹿畏陷阱，視權門大府如熱見火，亟求避去，至經年足不敢入城。今聞之樵采者曰：「廬陵又得一賢大尹，盍出賀？」僕自惟野性悻悻，顧雖萬牛不可轉。重念昔龐參爲濮陽太守，郡人任棠者隱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拔薤置水，自抱兒孫伏於戶下。參良久曰：「棠是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乃嘆息而還。後果大治。夫居今之世，郡守不俛眉，雖有隱居如任棠，肯折節下之乎？夫使太守不能折節以下士如龐公，使如僕者又隱居不出如任棠，則一郡之利病休戚，誰與太守白之？幕官掾吏抱文書雁驚行以進，嬖阿唯唯，決不敢論列可否。就令建白一事二事，又未必熟悉邦人情狀。故龐使君必訪之郡人任棠，詢土風也。僕亦郡人也，此邦之利病休戚熟

矣，宴居深山，不少有所論列，是誠何人也！僕聞廬陵之俗所至患者，民困而吏不恤，訟煩而爭不息，獄冤而官不知。曩者盜賊一呼，至四縣同日俱破，而流民至今不復者，誠訟不理而獄亂之也。獄訟一亂，民乃大困。江右之民，名爲健訟，殘破之後，訟益大張。刀筆者志於繩人而貿利，則煽民以訟，根株牽連，捕一逮十，遂開誣告之獄。夫誣告者無所因以發也，則曰是嘗殺人，是嘗殺人者黨也；是嘗爲寇，是嘗爲寇者黨也。然是固未嘗殺人而爲寇，一遭誣告，便與妻子訣；彼名爲黨者，亦皆株引就捕，十室而九。吏治者利其然，煅煉而周内之，鑿空投隙，枷楔兼暴，其甚至拉脇籤爪，泥耳籠首。人苟賒死，何求而不得？彼實殺人而爲寇者乃怡然如平民，何則？利厚金多賂使之然也。小人窺誣告之利，相煽成風，又開攬撫之獄。攬撫者，謂攬前事而告之官也。一昨虜騎犯郡，所至椎剽竊發，群不逞乘勢掠於民^二，謂之白奪。往往鄉民厭苦，聚衆殺之，此非殺無辜也。小人乃攬撫以爲冤而白之官，曰彼所殺人者我之兄弟親戚也，則舉一鄉而盡告之。有司利其然，則舉一鄉而盡逮之。囚滿鞠成，刻木者喜津津乎見眉宇，而官不察也。夫彼所殺者，正使誠其兄弟親戚，乃與殺寇賊等耳，法固勿論。又其事或在三數年前，蹤跡蕪歿，今反繫治楚毒，註累善良，鬻一獄至錢千萬。是不但虐吾赤子，亦破吾三尺法。然如此而官不察，良有由矣。蓋日者貪賞之吏，務以獲寇改官，則轉取於捕盜者之手。然非能獲真賊也，率皆以編氓爲寇，捽抑而置之獄。榜掠交下，囚人不勝痛，則迫而承之，曰我真寇也。奏當其成，官利其賞，欣然付之都市無難色。吏知其非，而不敢言。故治獄之吏，皆欲其死，非憎人也，自爲之計，在人之死。是以一郡之間，大辟歲以千計，可爲寒心。一二年

來，郡頓大兵，仰給諸縣。其間僻左縣邑，遠去太守耳目，老胥斥史，誅斂百出，往往以人肝代米，官取其一，乾沒者十七八。箠楚之下，人不堪忍，則飲怨而訴之州。州方仰給縣官，則又下其事於縣，縣捕飲怨而訴者置之獄，不置之死，即破其家。人遂以訴州爲戒，而諸縣寢寢奪郡將之權矣。夫薛宣爲左馮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告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夫使諸縣皆賢令長，則民自不冤，復何訴哉？此薛馮翊所以不欲代縣治。如使民怨無告而訴之州，則令長不得爲賢矣。如此而州不爲治，反曰縣自有令，彼民將何告也？其禍可勝言哉！僕前謂民困而吏不恤，訟煩而爭不息，獄冤而官不知，可爲寒心者此也。然閣下龔、黃之化，固非東郡龐參之可比擬，而僕之瑣材迂議，亦非敢上希任棠也。獨念拔薤置水，無甚高論，而龐使君遵而行之，尚以大治；況僕之累千百言，頗中時病，萬一采其一得，少賜省覽，使園扉之下無歎憤不平之氣，則叶氣嘉生，薰爲清平，豈惟吉人之幸，實朝廷之望也。冒瀆視聽，某不任悚栗惶懼之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一。

〔二〕群不逞：原無，據傳校本補。

與吉守李寶文書

某鹿鹿無似，動與時左，一昨廣陵冒片祿，困躓八年，杜門舌耕，未嘗吐一軟語媚長者。家兒雖

頗喜開口論利害，亦所向如水納石，以是甘棄壑谷。近者右相道江左，采諸行路之語，輒欲收拾藥籠中，自揆何人，不敢聞命。故官之湖上，輒謝不敏，然終欲見收，而野性蹇蹇，終恐落落不合。自聞閣下來爲郡大尹，惻然有意乎斯人，蒐獮民瘼一切。僕竊喜忤甚，以爲有賢侯如此，不一吐胸中之奇，是終不爲朝陽之鳴，吾里之休戚利病，誰復言哉！是以備條梗概，以廣閣下之聽。夫差役之弊，自古長民者所甚病，當此凋弊，其病益甚。且舉一邑一鄉言之：邑凡幾鄉，鄉凡幾戶，戶凡幾丁，縣令不盡知也，但據籍爲定。然籍不盡公也，皆黠吏以意上下之。富民則稅低丁少，窶民則稅高丁多。差役則釐爲數等，曰法當差甲，甲者得賄，則以乙爲甲；乙者又賄，則以丙爲甲；丙者又賄，則以丁爲甲。故甲者常得免，而丁者常不得免。不得已而訴之州，州曰縣令事何預我，則又下之縣。長吏惡其訴也，加以鞭朴械繫，至有終歲不承，則終歲械繫之，鏈之以法，必承而後已。如此，則丁者未及執役，而其家已破矣。況其執役之後，稅薄丁弱，當一鄉徭役之煩，州縣供給之苦乎！如此而不流爲餓殍盜賊，無幾矣。三數年來，盜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又欲破州。其弊正起於山民之寨，寨不平，寇不可止。何則？吉與虔爲接境，吉之寇大抵悉自虔而起，然虔人非倚山寨爲之囊橐，其勢不爲寇。今吾州凡八邑，止安成不與虔接〔二〕，餘七邑皆虔化、興國羣凶往來之衝，而山砦又羣凶嘯聚之衝。每一邑不下數十砦，一砦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稱是。一鄉之穀粟盡轄於砦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束於砦魁之權，州縣之刻木盡餌於砦魁之賂。有一小忿，則羣魁相挺，環視而起。名爲復仇，其漸遂至剽掠，又其漸遂爲寇盜。官租公賦，連年不輸，小有追捕，則

據寨恃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間遣官軍討伐，而刻木得賄，先爲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郈墮費，防此禍也。夫邑且不可爲百雉之城，而山之豪乃至雉堞凌空，戈挺轡雲，尚謂國有法乎？自頃降奴犯城，收復之後，種種苟且。只如州縣官缺，輒令閒官稱領，蓋一時權宜，非可常者，然循沿至今。此弊不革，每一缺官則數十人爭驅，有如逐鹿。或監司瓜葛，或要官子弟，或守倖故人，勢高金多者則得之。其人賢不肖一切不察，第謂某人流落可憫，某人貴游戚屬，姑使苟祿耳。夫朝廷張官，要以牧民，初豈計其流落可憫與夫貴游戚屬而授之官乎？彼庸妄之人，苟得無耻，一旦得攝，有狼如羊者，貪如狼者，虎而冠者，狙而服者，鶴而軒、烏而鵠者。彼知其居職不久，臨事苟且，視官與民若傳舍之過，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其貪墨狼戾幸而暴露，則監司郡守爭相蔽蓋。世無趙廣漢，決不能發伏撻奸。假如一邑之中，令丞簿尉有一假攝饗餐無耻，則廬陵八邑有八饗餐也。舉一州而有八饗餐，則天下之大，不知其幾何人！如此而欲民不饑不寒不爲盜，豈理也哉？況今賄賂公行，寢以成風，柱後惠文，視賄輕重，鬻一獄至錢數萬，鬻一黥至數十萬，鬻一死至數十百萬。生民之命在三尺法，刀筆子一搖手，則死生已分。典獄之官不能皆廉，往往臨鼎哀將死之魚，而又益其薪，可謂大不仁矣。故僕竊謂差役之弊不革，則民生不保。且如近者秋饑，冬大寒，道殣相望，黎民救死扶傷，就食梓潭者已萬萬，其老弱轉死溝壑者又萬萬。世無汲直，不能發廩哺民，反以爲天災流行，殆不可以人力勝。嗟夫，此豈仁人之用心哉！僕之區區，誠不自量，正猶黎人之芹，秦人之炙，子莫之芟，子文之昌歎，遼之豕，燕之骨，奇章之石，周人之

璞，嵇之鍛，阮之履，雖若可笑，而皆不可廢。閣下倘以爲是，奮然芟其弊而去之，如老杜所謂「洗萬古凡馬空」，顧不快哉！冒瀆台嚴，戰灼以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一。

〔二〕安成：按宋代吉州無安成縣，疑爲「安福」之誤。見《宋史·地理志》四。

〔三〕貪：原作「有」，據傳校本改。

與廬陵知縣書 代〔二〕

士有隱忍以就功名者，蒙垢被耻，雖戮辱萬狀，而不以爲羞。至如志義之士則不然，懷奇操潔，蘭貞玉堅，有可殺而不可辱者。夫殺身誠難，雖古烈士志在殞首搢胸，貫虹食昂而不顧者，尚難一死，而斷然自謂可殺不可辱者，何哉？詬辱無名，耻有甚於殺也。韓淮陰睥睨跨下，甘心焉；張祿折脇拉齒，含胡簣中；李北平繫縲瀾陵，夜中扼擊；韓內史苦蒙縣吏溺灰之侮，垂困笞罵而卒不恤。彼其心豈頑鈍無耻而畏一死哉，以爲徒死無益，故隱忍以就功名也。事固有甚於死者，王章下廷尉獄，其女曰：「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卒不免獄死鬼。蕭望之被逮也，帝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果仰藥以蹈。夫二子者就令當族，詎便即死，而其逮繫之始，又未劇跨下、簣中、亭宿、溺灰之爲也，而二子爭先死之，誠以詬辱無名，死爲愈也。僕廬陵白面書生也，牛馬走非淮陰、張祿、

韓、李、蕭、王等比也，顧齷齪無似，獨其中耿耿者，可殺而不可辱。夫不可辱非好勝也，己之道乃學爲夫子、孟軻者也。閣下爲縣大夫，民之師帥，蓋以夫子、孟軻之所以教人者教邑子也。僕纓儒冠，齒應書籍，蓋嘗預天子所以責二千石勸駕者有日矣。正使有過，輸之司敗可也，以贖論可也，不得已殺之可也。死即死耳，賤隸安得而頓辱之哉！夫辱之非辱士也，爲吾夫子、孟軻耻也，爲吾縣大夫師帥教道者耻也，爲吾天子所以責二千石勸駕者耻也。辱一士蒙耻者三，則上之人何以師帥爲哉？縱不爲邑子羞，獨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夫韓淮陰激跨下之辱，卒以侯；李北平激灞陵之辱，卒拜大將；范叔激簣中之辱，卒相秦；韓安國激溺灰之辱，卒拜梁內史。數子者隱忍含垢，卒使名聲翕赫，可無憾矣。然李斬廷尉，范戮魏齊，韓則欲族田甲，獨淮陰少年僅免耳。僕也受辱於巡警遮邏之卒，似有甚於跨下等耻，然方困甚，固未能效斬尉族吏之報也。呼五百而尸鼠輩，正欲假手於縣令耳。不然，異時簣尸更生，溺灰復然，則睚眦必仇，未甘在數子下，執事以爲何如？謹書，不次。《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一。

〔二〕代：原無，據傳校本補。

答符君俞書

某白解元符生足下：生之陳義甚高，而其期我者何其過也！士患質不可受道，生能爾，誰不欲告以善道？善積而名日彰也，孰禦之！抑某也，求入聖人之域而未得其門者也，安足以語中庸之道耶？雖然，誠爲生極竭翼翼之思。生之有取於中庸也，是生所評者與所極者，甚似乎中庸矣。抑不識生之所取者，今之所謂中庸耶？將取於古聖賢之所謂中庸也耶？取於今之所謂中庸，即古之鄉原耳；將取於古聖賢之所謂中庸，則《論語》之書，其不合於《中庸》之篇者亦希矣。「孝弟仁之本」也，「無終日之間違仁」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也，「剛毅木訥近仁」也，「克己復禮爲仁」也，「殺身以成仁」也，皆古聖賢之所謂中庸也。抑又有難者，某之所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行之有年數矣。其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有警，不變以避害。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當其反諸身而求合乎道也，擇善而固執之，矻矻乎難以入矣。其涉於世也，不知其毀譽之爲毀譽也。如是者力行之既久，猶不已，然後知中庸之爲難，與雖中而不至焉者劃然判矣。而固守之，僅乃有得也。當其反諸身而求合乎道也，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其涉於世也，舉世譽之心不加勸，舉世非之心不加沮，以卜其信道之篤與不也。如是者力行之亦既久，然後確乎其不搖矣。吾又病乎畫也，盡心焉耳矣，沒身焉耳矣。其果不畫也，猶恐失焉。雖然，不可不鍵以誠也。誠豈易

哉，修辭以立之，懼辭之浮於誠；閑邪以存之，懼邪之亡其誠。誠立且存，而志不分矣。誠，本也；中庸，幹也。木必根本深而後幹強，誠之於中庸猶是也，誠至則依乎中庸也必堅。雖如是，其敢自謂造其極乎？雖造其極，其與世不堪也，人誰信哉！雖然，吾能爲可信，彼氣同道合者則或信焉。信不信聽乎人，吾不能使之必信也，正己而不求諸人也。信則得時以駕，爲雲龍風鵬，以澤天下而羽儀四海；不信則奉身以退，如霧豹冥鴻，高舉遠引，樂堯舜之道而已。如是者，其亦可乎，其未可也？居今志古者鮮矣，民鮮中庸也亦久矣，有能知中庸之爲尚，吾固樂而與之，況能如顏氏子服膺拳拳者乎！世若無孔子，吾之說未可信也。美生之志，有慨吾懷，故爲索言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一。

答朱解元書

某啓解元朱君仁友足下：辱書勤懇，辭旨高遠，待我以昌黎、歐陽，而自比於區冊、常秩二子，何處已甚卑，而待我甚高耶！王荊公詩云：「終身何敢望韓公。」東坡先生云：「歐陽子天人也，不可及已。」子瞻、介甫，悉一時偉人，宜與昌黎、歐陽方駕並馳，而且云何敢望，又自以爲不可及；況如某之衰朽，視東坡、荊公固已萬萬不侔，敢彷彿昌黎、歐陽之萬一哉？君之許我過矣。古之君子，自許以稷、契、伊、周，杜子美云：「竊比稷與契。」唐人有云：「不遣學伊、周，將何效焉？」夫伊、周、稷、契，舉明主於帝王之隆，勳德卓越不可及，而後之書生腐儒，乃欲竊比願學，蓋尚友

古人，志當爾耳。君乃自比於區冊、常秩，若不足者，君之自處謙矣。自處甚卑，而待我甚高，竊爲足下不取也。雖然，足下自比於區與常，不過取其能與昌黎、歐陽翳林坐石而漁，披蓑帶笠而鋤也。僕方竄島夷，非若陽山之近地、汝陰之在中原也，不知足下能如區、常與僕周旋於島夷，翳林坐石而漁，披蓑帶笠而鋤也否耶？雖然，僕非不欲，念足下之無罪也，聊書區區爲謝，且發一笑。《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一。

答呂機宜書

機幕之任甚艱哉！安撫公總統瓊、崖、儋、萬四郡事，臨治所部方千里之民，以輯睦海外，贊一人承流宣化。而隸府州之山海懸絕，夷獠獷悍。州率邊大海，多島嶼灣澳，舟乘飄風，一日跨萬里，邈不見形影。撫柔一失方，則據險阨，機勁挽強，相挺爲亂，如蝟毛而奮。又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琉球、毛人、夷、亶之洲，如黃龍年入貢者，而又有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其地以萬數。蠻商夷賈，舶交鱣鯨之淵若海外。帥得其人，則一邊貼妥，不相漁劫剽奪，無颶霧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之失，故選帥常難其人。而嶺之南州七十，惟瓊管牧重於他州。凡文辭號令，與所部之政，參贊畫諾，運籌決策，皆機幕出焉，其任顧不艱哉？非該博辨洽、練達明敏、身兼數器之才，弗宜處之。大要皆安撫公自辟以命於朝，必其帥之賢，然後所辟得其人。隴西公以高才重望鎮此邦，歷

數年而機幕纔三四人，其選可謂遴矣，而獨聞執事尤爲首選。僕嘗以未獲見，意缺然不滿。茲亦有天幸，誤叨聖天子汪濊恩，自朱崖內徙，道治下，於稠人中忽奉大宅，昂昂如野鶴之在鷄群也。雖少慰意，而猶以未獲親炙咳唾爲恨。敢謂撝謙，惠然寵光，貺以長牋。春容乎大篇，璀璨乎雄文，蓋欲追三代兩漢之高，而根乎六藝百家之深且遠也。用是以求執事之爲人，實所謂該博辨洽、練達明敏、身兼數器者也。後之人苟有未知隴西公之文章政事，吾請觀於執事者；苟未知執事之文章政事，吾請觀於隴西公可知矣。退之所謂志同而意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不是過也。若夫頌題鳳之家世，非熊之苗裔，以稱美盛德，則近於諂，非執事之所宜聞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一。

答陳漢臣書

某白解元陳君：昨蒙惠長書，齋戒伏誦，覺氣格不似海外人文章。因請問師友淵源所自，而吾子答以從張慶符學，於是知吾子蓋有師承，而非若庸庸無模範者。僕前在吉陽，與張伯麟友，得慶符詩文凡百篇。慶符辛未之春，自吉陽脫罪北歸，滯留於瓊者累年。甲戌春正月，忽公幹復至吉陽，相從累月，懽甚。既別三年，而僕蒙恩徙衡，意謂至瓊當握手道故，一寫三年之悲。纔弛擔，即訪慶符安否。聞寓村落，距城三四十里，病不能出，爲之悵然者久之。兩日前寓於直殿李侯處，得書啓兩紙，而繼得吾子之書。重思慶符而不得見，見慶符之所往來者則如慶符焉。況吾子親炙其人，而其文有似

吾慶符者乎！退之見李師錫如見李元賓，殆此比也。觀吾子之姓名，慶符之聲容恍若夢寐；誦吾子之書，見慶符之模範，知師友之不苟也。子之言以某爲知命守道、不違孔孟者，某豈敢當此，蓋庶幾焉，而未云有得萬分之一。徒喜吾子之學慶符，而其文有似吾慶符也，故爲索言之，吾子其勉焉。將復有深於是也與，某將南向酌酒以賀慶符尚席之得人也。吾子其勉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一。

答廖知縣書

九月十九日，前進士胡某謹裁書復於知縣學士賢友：某竊觀執事之書，辭甚高而其意何卑而謙也！過當過當。某聞韓子之言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自常人言之，道有待而傳，業有待而受，惑有待而解也。自聖賢而言之，非必傳道也，非必受業也，又非必解惑也，師何爲哉？鄭廣文非賢於杜子美，而子美詩推爲廣文先生。玉川子非賢於韓退之，而退之詩推爲玉川先生。以爲傳道乎？是二賢者於道深矣。以爲受業乎？是二賢者於業精矣。以爲解惑乎？是二賢者固不惑矣。然而師事二子若不及者，何也？雖然，是猶可也。乃若孔子大聖人也，百王之道備焉，道非待傳也；盛德大業至矣，非待受也。其言曰「吾四十而不惑」，亦何惑之解哉？而猶學道於老聃，學樂於萇宏，學琴於師襄，學官名於郯子，學禮於季札。其從師而問焉，蓋如此其急也。然則師果何爲也？蓋自常人而言之，爲傳道受業解惑也；自聖賢而言，爲隆道也。夫道，聖賢之所自得也，人豈能加毫末於聖賢

哉！老聃、萇洪、師襄、郯子、季札之徒，非賢於孔子也，而聖人鰓鰓然若不及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如望道而未見也。是固聖益聖，賢益賢，我之道益尊。《易》曰「謙尊而光」，言虛己以下人，道益尊而光也。故曰自聖賢言之爲隆道也。韓子謂傳道受業解惑也，爲常人言者。僕竊聞執事自早歲學《易》，已有家法，則道已傳矣；妙齡以摘藻收賢科，業已精矣。小試牛刀，芒刃不頓，而琴齋晏然。方諸邑紛紛，以簠簋不飾被逮者踵相接，而執事獨能洗手奉公，無絲毫挂吏議，而又有賢父兄昕夕切磋，日聞所不聞，則不惑矣。而獨勤勤有意韓子之《師說》，豈曰傳道受業解惑云乎哉，誠欲慕聖賢行古之道，非止追逐時好爲利祿計而止也。嗚呼，師道之難行尚矣，而執事力欲復之如此，僕敢固避違執事之至意乎！所以懇懇然不敢但已者，抑猶有可疑者，蓋古人不難於從師而難於守其說。從師者衆人所能也，守其說而不變也，蓋大賢所難。王式以《易》受褚少孫，則曰「聞之於師具是矣」；退之則《本政》亦曰「聞之於師」。夫式大儒也，退之唐文章宿老也，彼非不能自售其說，而言必稱師者，守師說也。丁子襄從田何受《易》，後棄其學，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史臣譏之。孟喜從趙賓受《易》，後賓死，喜不肯守，帝惡其改師說，不得爲博士。夫丁子襄、孟長卿皆《易》名家，而當時鄙其爲人者，叛師說也。不知執事將爲王式乎，退之乎，抑但爲丁子襄、孟長卿而已耶？僕不敢輒補退之《師說》之闕，作《師難》以爲對。僭白悚息，不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四三〇八

胡 銓 一〇

與張丞相小簡 一

某違遠釣屏，三見歲邁，區區戀軒之私，不可具云。今者天假之年，又獲奔走幕下。自惟孤根弱植，長養成就，受恩最深，而冰雪凋凌之餘，尚得依倚干霄，以遂生理，豈非天幸！相公以身許國垂二十年，當此紛紛，安得坐視？伏料堂堂之氣，折而不撓，必不雷同以幸進，第以職遠地疏，不當越分，姑拱默以俟時耳。僕竊以爲過矣。司馬公以遠郡通判上書論儲貳事，以決去就。以今醜虜橫行，蔑吾王室，三軍坐敝，國力大詘，視儲貳爲何如？相公以前宰相總領方面，視遠郡通判爲何如？謂不當言則不可矣，謂當言而不從，何不去就決之？相公之去就，天下之重輕，廟堂之蓄蔡也，豈可不慎！僕日欲達狂瞽之說，以效野人之誠，而私居乏使，無因而前，偶同年黃埴耑人至大府，輒附以往。埴守官廬陵，學問政事皆可觀，登第十三年，無一知己，最爲有守。相公常以渴賢爲急，敢以聞

於侍史。某位卑言輕，俯伏待罪。《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與張丞相小簡 二

某恭惟判府大使僕射相公先生奧衍精微之學，宏深雅健之文，靜重特立之操，蓋世彌天之功，祝粟於南，濮鉛於北，往往能道之。頃居端揆，甄陶無心，有韓忠獻之公；容受狂直，無晏元獻之禍。道足以弼亮天工，異乎子房專以數；謀足以折衝樽俎，異乎次律不知兵。誠宜股肱元聖，師保萬民，以濟中興之業。然而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有志之士爲之太息。伏惟高懷許國，體道一致，固不以中外二其心。迂儒翬翬，不能窺測萬一，乞恕僭越。《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與張丞相小簡 三

某近蒙憲車出相公先生所賜鈞翰八字，寬弘詳練，生物之道。仰荷鑄誨之篤。某嘗聞尼父一言而子路終身誦之，子太叔一言而趙簡子終身守之。夷考二子行事，由也不得其死，鞅也失節於晉陽，俱不能踐言。某雖不敏，然佩服明訓，敢不終身以二子爲戒？《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與張丞相小簡 四

某前蒙取索《春秋說》，不避誅絕之罪，謹繕寫緝成八冊申納。罪廢二十餘年，紙札不如軌度，伏地駭汗。仰丐痛加筆削，冠以袞言，却賜擲下。某朝聞夕死，可以藉手見先人於九京無憾矣。某兒時讀《史記》，見前詰云：《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顯之，二經互明。故每件援《易》爲斷，大抵皆集百家之善，故輒以集善爲目。僭越瀆尊，擢髮不足贖過，非恃愛念之舊，曷敢如此？惟公憐恕。《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與張丞相小簡 五

某伏以坤變一陽，復來七日。恭惟觀使大丞相先生樂天知命，進德及時，坐膺難老之祥，行慶贊元之拜。某頌繫於此，不獲躬詣鈞屏，稱觴上壽，某卑誠不任歸依祝頌之至。某伏蒙頒賜鈞翰，并序文一通，百拜跽受，謹什襲藏衍，子子孫孫世寶之。旦夕刻之琬琰，別具稟次。某幼聞周顗所生母得坡老一言，而千古知有絡秀；左丘明得杜征南一序，而千古知有《春秋左氏》。某也固不敢望丘明、伯仁，公之視坡老、征南，蓋度越萬萬，則某之托以不朽，豈特伯仁、丘明比哉！南望德宇，趨侍未

涯，伏乞上爲廟社，下爲蒼生，倍保鈞重，即膺袞迎，以副四海顒顒之望〔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

〔二〕原注：「謝鈞翰題母曾夫人墓額及撰述《春秋序》，故柬中及之。」

與張丞相小簡 六

某伏奉鈞翰，諄諄溢幅，無非忠誨至言，把玩三復，不能去手，發藥蒙陋多矣。下誠感慰，無以爲諭。某頌繫屏居，日與學生泳、澣、浹讀《禮記》、《春秋》，間有一二生執經相從，亦不敢倦。幼年讀梅直講「老與諸生開反切」之句，竊笑其窮如此，今自不免，想聞之亦粲然也。自便之命未下，如婦人玩印，蓋廟堂必待干而後與耳。今之從政者，皆新進少年，視陳人爲何等？強顏通書非不能，直不欲耳。正坐穩處，且任運也。獨易堂獨觀昭曠，虛心味道，所得之多，倍蓰偃月堂中人萬萬無疑也。霑丐之益，不宜獨外於老門生，意迫辭切，敢固以請。近得楊丞《詠歸堂楚詞》讀之，恨不獲執經撰杖履以從於舞雩之下。然楊丞之詞固善，惜其不廣，不使天下學者皆得詠歸夫子之門也。僭越僭越。《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與張丞相小簡 七

某惶恐拜覆。仲夏極熱，恭惟判府觀文大丞相先生鈞候起居萬福。某遠竊鈞芘，家食苟生，不敢上煩挂念。四月二十一日伏被鈞翰，整冠肅容，拜手伏讀，仰體至誠相與之意，下情感慰交集。重蒙誨語，謂念此身今將安之，三復永歎，至於出涕。誠哉是言！嘗謂匹夫自經於溝瀆，與仁人殺身成仁，等死耳，聖人去取不同者，輕重異也，故曰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奸邪小人懷祿保寵，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一旦主憂國蹙，不死敵手，則死亂兵，如楊國忠之徒是也。此爲輕於鴻毛。志士仁人以身許國，主爾忘身，國爾忘家，有如萬一主憂國削，直言極諫，犯顏逆鱗，不死暴君之刑，則死奸斧逆鼎，如孔融、陳蕃是也。此爲重於泰山。丞相當嚴遣時，欲吐一言，奏一記，畏首畏尾，言一脫口，禍且不測。於此時，或輕用其身，亦豈泰山之重乎？今也當方面之託，責重任隆，謂上不吾知；任既隆，乃知我矣，謂海內不吾信；望既重，乃信我矣，損一身以寬知我信我者之憂，亦豈鴻毛之輕乎？今四海之人皆曰，自丞相之幡然而起也，道德之威，隱然如長城之可恃以安且固也，截然如長城之界夷夏也，何憂乎犬羊，何畏乎令色孔壬！意迫辭鄙，駭汗以之。近日方同年傳鈞旨，令撰卞公祠堂記，謹繕寫申呈，乞賜改抹。方同年湔然，極可惜。仰勤鈞卹其家，何以報德！未卜趨侍，敢乞上爲宵旰，倍保鈞重，即膺大拜，以慰華夏之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與張丞相小簡 八

某伏以仲秋漸涼，恭惟宣撫少傅觀文大丞相先生鈞候起居萬福。某即日蒙恩，不敢上勤鈞念。某伏審渙號王庭，出節少府，光奉冊書之寵，誕膺授鉞之榮，釋留鑰之劇煩，總兵柄之嚴重，海內方將以平治，天下之任盡付於明公。鈞懷宜深體恢復中原之憂，以副輿望，然後入調伊、傅之鼎，大輸稷、契之忠，以致太平，以光時論，下情不任祝頌之至。某七月十七日得省劄，復官於郡，實出大鈞播物之賜，舉家感恩無地，嵩岱爲輕。以未受誥勅，不敢輒具啓狀申致謝悃，伏乞鈞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與張丞相小簡 九

某伏以元正啓祚，萬物維新，伏惟宣撫少傅大觀文丞相先生應時納祐，與國咸休。某即日蒙恩，不敢上勤鈞念。某臘月十一日入國門，次日得旨，十三日於內殿賜對，誤蒙識擢吏部外郎，十五日已視事。省循所自，實出大丞相先生平日教誨生成之力，感恩荷德，沒齒無忘。重惟天官劇曹，簿山埋沒，日虞瘵曠，以速罪戾。願終教之，俾立於無過之地，實不貲之惠。丞相碩德元勳，聳動夷夏，正

心誠意，感通天人。東山遲我公之歸，如懷姬旦；北虜驚吾父之在，未數汾陽。此朝士公共之言，非敢私也。趨侍匪遙，預以踴躍。伏乞上爲當宁，倍保精神，加護眠食，即握天下之砥，以慰中原檀來之思。某誠懇誠禱。《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與王季羔小簡

某白季羔畏友〔一〕：某自戊午十一月二十九日早奉違令祖居士丈及吾友。是日午，張澄遣撫屬劉嶸帶使臣賁朝旨取索官告毀抹，日下押出門。當夜宿靈芝寺，次日午便行宿十里橋龍山寺。十二月一日侵晨有旨，罷昭州萬里之行，遂復回住龍山寺兩日。李文侍郎處借舟，初五日離行在。十二日到姑蘇平望，夜得一男子，甚慰老人。二十二日到潤，待聞半月。次年正月七日離潤，僦舟抵建康。張老父子及張帥皆見過，相款半日。問宅間動靜，云不知近耗，欲少留，遣書約相見，又迫行計。時初十日也。十五日到太平易舟。二十二日過方務德提舉處，住兩日。二十五日行，二十六日過雁何〔二〕，風折帆竿，舟幾覆，賴帆浮水面，舟雖傾側而不沉沒。舉家更生，造物見赦；尚復爲人，幸莫大焉。去年三月十一日抵敝鄉，一行皆無恙。日夜念欲作一書奉寄，無聊中懶惰無匹，因循及今。吾友亦相忘太甚，翟公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似非過論。吾友想學問加長，甚望甚望。不能得一見，雖兄弟之情，不過如此，不知頗復見念否？想投拜秀穎，遂契鄙者也。秀穎向在吾家，相得甚歡，一旦

被逐，略不存省。世態冷暖，如許惡耳。相聚因言僕無恙。在居士丈拜違之久，渴想不可言，不及拜書，讀此足矣。萬萬力學加愛，不具。《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二〕白：原作「曰」，據文意改。

〔三〕雁何：疑當作「雁河」。

與張少韋小簡

某再拜：去年三月十一日到家，杜門省愆，不復仕進矣。過煩在念，良發深省。吾親春秋方盛，又能業其官，苟加勉焉，富貴可跬取也。富貴不足道，要有守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與彭德器小簡

某頓首再拜上德器學士座前：方劇渴仰，忽枉書，如熱有濯。就審弛擔息肩，尊候萬福，太夫人魚軒以降均健，郎孃益秀爽否？閩闕殊未厭興言，然版輿之榮，亦少慰矣。僕忝昔契，喜邁衆人也。吾友平生磊落，喜爲無顧忌大語。來書略不及比日所聞，是大疏我。乃知利祿真似馬銜，不虛語耳。

東尹不見，彼能數千里傾倒，爲之感歎。大暑未宜奉親，當少從容。或能因展墓迂道，願尋洞巖之盟。匆匆，不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二。

與周去華小簡 一

某伏領誨字，前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者，不啻萬金抵，喜不可知也。日夕懷仰，書問闊絕，意謂已內徙，乃爾滯留，可勝悵惘。吾儕行止有命，置之勿復道也。海外炎溽異常，不知彼復如何。伏惟樂天知命，台候萬福。長沙慶問繹至，尊嫂宜人郎孀均勝，見春二侍者亡恙，甚慰遠懷。佳篇一一清絕，洗眼急讀，若坐梅竹間，接杯酒道舊論文，恍如醉夢，魂神飛越也。詩筆益高，想間謫居所養，恨不撰履從容，日奉緒餘耳。滎陽老希世之寶，一驥長鳴萬馬空，已道著此老，非吾去華偉人，豈能與同臭味若此！小生初被譴時，渠爲獨坐夜半，率臺諫及似之諸公毅然引救，天明得旨放罪。似之爲僕歎其高義，古未有輩，殆與五羊不可附書者相萬萬矣。銘篆盛德，何日忘之！蒙公惓惓此老，聊爲一吐，不須說似也。泰發頃過瓊，留月許，荷傾蓋，後移儋耳。月十一日得書，從辛未之夏，有旨下憲司，禁吾二人通問，遂戢，往往官不容鍼。渠近爲儋守李望所劾二十餘事，追盡衆兵借事者，并按諸郡僚。不旬日，李望嘔血死，士大夫翕然知有天道。近見報，前新州守張棣自湖北鹽得市舶，至漢陽發腦疽而卒。此二人可并案，以爲行險者之戒。蒙頒惠丹砂、鐘乳、伏苓，一一領訖，極濟所乏，

佩刻至意。蓬萊三兩，次二兩，聊爲鵝毛之信，勿訝微渥。外兩貼一寄上東道，一寄上滎陽。老坡所云黎人之芹乃此，近爲當路者所搜，頗艱得，甚愧不腆，望善爲我辭。拜晤末由，敢乞坐進此道，爲斯人自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周去華小簡 二

某去年兩收雷州附到誨墨，感故人之意至矣。月初，瓊守送到中秋書，云比託趙守附書，尚未收也。違離之久，渴仰何可異云，披味來字，亦少慰矣。從審春夏瘴癘方劇，神物護持，台候萬福。台眷遠歸，安穩自如，可見盛德至善，所臨災害自弭。某衰朽不足言，前已具哀疏，當至前矣〔一〕。蒙喻見報，許鄙人自陳，此尚未見報。及泰發參相書云，二月間除大宗正、教授，報亦未到。自料老拙無似，焉能更與諸生開反切耶？「老與諸生開反切」，乃梅聖俞詩〔二〕。泰發移郴〔三〕，近得靖江報，復參相，未知的否。丞相想已起，僕方在疚，未敢具慶墨，須俟冬初，且望因書及之。老兄行遂大用〔四〕，倘或生還，須一款名理也。東坡北歸，歎范純夫、秦少游已死；趙元鎮、鄭亨仲、陳少南、高彥先惜亦不及見太平也。陳少南名鵬飛，爲侍講，不肯作《大朝會表》，竄惠州死。高登作《水災策》，竄容南死。皆僕知舊，而鄭又同寮，趙乃使長，可爲長歎息流涕也。某頃在廣東哭陳與高云：「蒲柳與君先衆脫，松柏同我後群彫。」今又十年矣。富貴貧賤等死耳，而惑者不悟，如方務德、劉昉輩竟何爲

也！蓋胸中無所養，遂以富貴爲可以長生久視，終身認爲己有耳。附炎之徒，今亦可以少慚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一〕前：原作「當」，據傳校本改。

〔二〕此小字注原作正文，據文意改。

〔三〕柳：原作「彬」，據傳校本改。

〔四〕遂大用：原作「大用遂」，據右引乙。

與陳守小簡

某一睽撰屨，忽焉夏秋，向往德宇，邈若山河，雅春餘迹，不敢非時奏記，必辱體解。令弟都統家問過荷齒錄，自惟瑣瑣者，曷以得此，誠量洪包荒，不遺棄物也。佩刻眷顧，何日忘之。鑄喻江夏往來，仰服規誨。渠子弟執經相從，固辭不可，孟氏所謂「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僕頃位於朝，日對清光，一時同寮，半作兩府，戊午儀員省闈及殿試官所得士爲兩府侍從者不少，如巫伋參政，王之望、黃公度侍講，魏師遜侍御史。其餘同官爲監司帥守者皆是也，如陳璘、方滋、劉昉、沈昭遠、黃南強、陳橐、薛弼、裴宋元、許子禮之類。至如同年及鄉曲爲監司帥守者亦不乏人。如陳經略、田察院是也。此數公皆契分不淺，未嘗輒搖尾乞憐，飾詞干利。今乃謂僕與江夏往來深熟，當塗亦聞之，不知僕與渠通賄

賂乎？借權勢乎？若通賄賂，則令弟及此邦之人必能言之；若借權勢，則何不乞憐假譽於前所云數公之門，而顧屑屑媚於一小郡知軍乎？所以與之往來者，豈得已而不已哉！此蓋《易》云「見惡人以辟咎」者也。寂照老人尚不免李望毒手，東坡猶俛首於詹使君，況僕乎哉！可與知者道，難與習習者言也。素辱台照之深，輒索言之。恐正臣言安撫、宗臣通守有言，亦望以此告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莊昭林知宮小簡

某頓首啓：首夏清和，緬維住菴多暇，道味日勝，體候佳健。某寓絕島，與魅爲鄰，尚爾假息，聖恩不訾，何以爲報，亦荷法力餘庇也。一別如許，閱盡險阻艱難，雖坡老謫海外，未歷此險，亦無如許之久，其況可知。所幸平生仗忠信，未填溝壑耳。自過嶺來，二廣帥漕憲舶不計數，大半鬼錄。凡閱十五太守，僅存二三。孔子曰「富貴如浮雲」，誠哉是言也。昨聞坐獄，喜遂善脫，得抽頭處且抽頭，亦是上策。集道自過海，兩得書從，兩年來杳然無耗，不知何謂。近亦附書去後，便道盛意也。羅守中死數年，集道前亦坐獄年餘乃脫。平生相知無如伯虎，集道最謹畏，尚不免縲紲，乃知禍福雖自己求之，亦有至數，不可逃也。未會間萬萬爲道加愛。何時執手，一寫衷曲？不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方耕道小簡 一

某叩首載拜上啓耕道通判刪定年兄台座：專人忽奉誨翰。海島萬里外，人跡所不到，而盛价不憚足繭，深入洞蛩不毛之地，自非力行不已，堅忍不倦，用志不分，豈敢再涉鯨波，訪死生於魑魅黿鼉垂涎之地！足見勤誠所至，雖蹈水火可也。哀感之深，無以借喻。即日同賤累兒輩對几筵發書痛哭〔二〕，佩服親契之篤，何時可忘？然前日武岡不遣人來，今貶所方遣人，却不可曉，豈不謂鄙者患難歲久，流落海外，懼有干溷故與？小生二十年嚴譴，守死忍饑，以至於今，若欲有求於人，不求太師公，而反走武岡，所謂渴飲牛蹄之涔也，豈不爲有識所笑！竊料高懷固不如是，蓋蘇子望深之言，漫及之耳。前數年蒙書下諭，有奉祠半刺之寵，亦嘗妄責愚瞽之言，意謂非富且貴焉之時，必遭唾罵。自今觀之，近似千慮。細考公案，若樸誠圈牢中物，誰謂清卿家乃出此輩！頃與渠兄參政公若谷同爲編修，又與其弟若虎同福唐幕，而渠兄若虛毀短小生百出，時宰亦薄之，遂遭排累年，若樸又不售，乃知李大亦不常常睡着也。《中庸》云：「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常銘座右，敢以爲獻。伊川繹《困》卦甚有味，曾細讀乎？子韶、景夏、聖錫諸子方施行，想必有引手者，願少安，貯聞賜環也。小生近雖有量移之報，尚未受命。蓋海外兩涉海乃至，而朱耶又在島之窮處，雖赦書至今未到，他可知矣。倘幸生還，定冀一面。然行止未可前決，萬萬爲吾道自厚自愛。匆

匆，不次。《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二〕賤累：原無，據傳校本補。

與方耕道小簡 二

某近屢淮記，計皆達。張子誠來，又辱惠誨，感感。子誠弱冠而學識已不凡。某政宣間在上庠，侍中立楊先生席下請益，一日云：「須多編類，乃爲善學。」諸生皆疑其淺近，雖德輝渠高弟，亦怪之。後又欲申問，而中立偶得請，至今疑之。近以語子誠，乃引中立《論語》脫驂於舊館，以爲此乃編類之意，僕頓悟中立之意殆此類也。僕學《禮記》二十年，禮家事多重複比例，如《檀弓》與《雜記》《喪服》數篇，皆須首尾貫穿乃解。向在海外，見張子韶《中庸》甚佳，然於制度疑似未了處，輒云「呂與叔說」，是蓋子韶惟解《中庸》，於餘篇未解，故制度分上頗略〔二〕，方知編類之說，於學者有功。子誠可謂知言。子誠，大丞相佳姪孫也。中立《論語》後解勝前解遠甚，曾見否？非熟於《禮經》，不能到這箇地位，蓋與《中庸解》相表裏耳。僕《禮記解》四十卷，向亦求大丞相筆削，俟得《春秋序》却納呈，去年亦嘗呈解去矣〔三〕，因及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二〕上：原作「土」，據傅校本改。

〔三〕去：右引作「夫」。

全宋文卷四三〇九

胡 銓 二

與振文兄小簡

某拜覆：孟夏向熱，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在此與新婦諸姪兒次各循常，不必念及。楊遷等二月十二日到，審尊兄房下骨肉皆安，卑懷甚慰。六十七弟婦奄忽喪逝，不勝驚悼。族間兄弟妹姪連年多故，又重以此，何以堪忍！萬里嚴譴，無由奔慰，伏冀深自寬抑，以慰遠誠。六十七弟已之浙江，何急如此？老兄爲累數年，非土木偶，豈不懷感！願終始受賜。卑弟去侍下十餘年，不子之責，固不待說。每念通判兄七十尚生還鄉里。蘇子卿十九年歸漢，萬里遼東亦歸管寧。犬馬之齒比通判兄少二十年，自戊午被放及今，比李揆多一年，比子卿欠二年，比姜慶初欠三年，比東坡多十年，他不足論也。倘厄運漸滿，如子卿則更二年耳，如慶初則更三年耳，豈可使作死漢看，謂不生還侍下哉！如厄運未滿，更展十年，不然更寬展二十年，尚得如通判兄七十還鄉，有何不可？但不知更二十年後，和

尚在、盃盂在也？此理甚明，天理亦甚明。世間人但只暗室間低頭做事，不抬頭覷天，將謂李太伯渴睡，不知道李太伯自曉徹夜不曾睡著也。聊發萬里一笑。乞將此紙呈老兄，同發一笑。卑弟嘗聞二尊云族家婦人多高壽，所不見及，只如祖妣孺人百許歲，生享邑號，此諸孫所共知〔一〕。老兄縱不敢望此，但能自寬，以仁存心，自然高壽，不待多祝也。六十八弟比日安好。領書，且喜土著樂業，作多田翁，甚喜。謬兄生事，良荷主謀。雖手足之助，固當竭盡心力，然世俗方觀望權勢，萬鈞之壓，追逐時尚，不顧平昔，害厚義而廢大倫，滔滔者皆是，而吾弟獨不畏罪垢之累，亦人所難。更宜勉友于之誼以終之。去年荷郡將以母老引赦申明，近行所兵還，同楊遷偕至，遞到都省荷郡中勘會復申，或可僥倖歸侍下〔二〕。弟婦姪輩各安。百二姪喜亦安吉。知爲學不倦，秋舉雖不偶，是穠是蓂，有饑饉亦必有豐年也。更須學《禮》乃佳。謬叔幼年爲王氏學所惑，不曾學《禮》。泳、澥輩悉令學《禮》，四時享祀，朔望酌獻，略倣古而參以溫公說行三獻，今已數年，嶺海學者往往翕然改觀。泳弟讀《禮》已至《雜記》矣，作賦亦稍稍知次第，令錄呈十九姪兄弟，蓋渠兄弟不外，有文字見及耳。試取一觀，痛與改抹，乃荷。《禮記》云「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勿云已發解便足。姪婦姪孫并計無恙。某末由拜侍，伏乞爲善自壽，不備。《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一〕孫：原作「生」，據傅校本改。

〔二〕傅校本「侍下」下有「非久亦不敢以瑣幹久爲曉也」十二字。

與李宜仲小簡

某昨在廣東，兩見鳴騶入嶺，謂必因緣邂逅，此意竟墮渺茫。茲蒙恩貸內徙，假道江鄉，展墓既已，妄意合堂同席，分一半見見，而豺狼當路，動被掣肘，延頸墻仞，不啻如新興之望番禺也。況朱崖萬里外，而欲劃見君子，豈易得耶！專人伏沐誨墨，把玩不能去手，甚慰甚慰。追惟十七年之別，恍如一夢，而眷予之意，不替有加。始信吾曹相與，雖落落不合，正如霜松雪栢，歲寒見節，豈比蒲柳輩，動搖春風，旋即掃地。欽佩厚義，何時可忘！某近得孝孫報，有自便之命，萬一僥倖，須一走屏著。未間，敢乞爲吾道自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譚思順小簡 一

某不奉緒益，忽忽許時，渴仰望以借諭。人來，辱誨墨勤勤溢幅，從審侍學多暇，奉候萬福，感慰兼集。某向者學雖苦而身益困，年益加而聞見益淺，動與時左而迹與世違。左右獨睠焉不替，如見所畏，輒不自揆度，進其饜飫之說，所謂伸於知己，正如此也。方以僭越冒浼爲愧，乃蒙賜答，益加誠盡，而意向彌篤，知有志乎聖人之道，必將登其堂而躋其域，如韓子所云而後已。銘刻盛德，何日

可忘！某滯留於此，雖傳者紛紛，竟未得的報。正坐穩處，亦且任運耳。未間，更覲力古加愛，以副親闈之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譚思順小簡 二

某前辱惠誨字，援據源委，反覆熟讀，益佩勤誠，愧衰朽者何以稱塞盛意，銘刻不忘而已。示到題目，良荷不彼。日爲事奪，兼書尺及城中過客時官過從，無頃刻暇，又不敢鹵莽塞白，稽遲及今，悚仄悚仄。《春秋》之學，比他經不同。他經或可觀望時世，彌縫委曲，惟《春秋》謂之直筆，故題中講說，不少假借，懼失經旨。近日曲學小生苟於速化，往往每題必曰褒之嘉之，以求合主司之意；而不知主司之意亦各不同，有喜諂諛者，有喜質直者，不可概以諂諛求合耳。如向來秦丞相用事時，亦里中舉子有用太平字而得者，亦有三十餘太平字而不得者，是時主司皆閭閻小子，不學無識之徒，亦豈可謂其間無一識者乎！用太平字而得者，必遭其無識者也。用三十餘太平而不得者，必遭其識者也。以此知諂諛質直，得失一般，諂諛而得者必遭其不喜質直者也，質直而得者必遭其不喜諂諛者也。與其諂諛而得，傳播四方，以爲口實，曷若質直而不得，尚全質直之名乎？要之得失命也，有性存焉，君子不謂命也；諂諛質直性也，有命存焉，君子不謂性也。命苟否焉，昔之諂諛而得者，其不得必也；命苟泰也，昔之質直而不得者，其得必也。然則得不得係於天，而不係乎諂諛與質直也。而

愚無知之小人，則以爲諂諛者常常得志，而質直者常常不得志，則大謬矣。如使諂諛者常常得志，則近日如王、曹輩不流竄海上矣。如質直者常常不得志，則向來嶺海數公皆不得生還矣。古人如此者甚衆，不可縷數，略舉時事以爲規鑑。僭越妄發，亦恃心炤之厚。《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譚思順小簡 三

某叠辱寵示《春秋》題，不知誠有意乎遺經之微旨，抑且慕遺經之名，而不既其實也？僕爲此學三十有餘年矣，雖投遐荒、竄海島，往返四涉鯨窟，百經鰐淵，自古逐客險阻艱難極矣，然聖人心法與筆削之旨，未嘗一日不根著於心，往來於懷也。至於集百家之善爲之訓說，成一家學，凡五十餘萬言，其勤已至矣，然猶首尾踏駁，是非多謬，況慕其名而不既其實乎？孟軻有云：「苟以是心至，斯受之。」又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今吾友以學《春秋》而來，是以是心至也，雖慕其名，得非以愛兄之道來耶！愛而喜之，雖孟軻不能廢於其徒，而況予乎？前所示題，已各依經爲斷，以塞來意；後所示題，姑留此俟續遣。匆匆，聊見區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黃守小簡

某伏思疇昔，竊承不卑郡掾，有光梓邦，獲偕互鄉之童見君子，得耳道義之誨，啓迪顓蒙。粵從海嶺流離，音容乖隔，凡厚祿之書斷絕，而薄雲之義凋零，遂寢闕中朝士大夫之光塵，敢輕爲下執風馬牛之間訊？豈意思許還里，天假之年，識韋丞相之言成，蓋申鮮虞之傳摯。因緣通姓名於司視特達，辱齒錄於職箋，遂揮雲毫，遠移台翰。寵蹈華袞，賢於十部之臨；意重兼金，豈止八朋之錫！謹寓尺紙叙謝悃，伏惟鑑察，幸甚。《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甥羅尚志小簡

某咨：秋熱，想與尊幼吉健〔一〕。向張成來，收書，知侍老嫂太孺人甚竭力。六舅母襄事良荷留意，須吾甥自往水北一帶二三十里間尋地，但土厚水深如溫公說足矣。如得地，却同泳弟卜之。已戒張成準備鞍馬，此書到便下手尋地。世間人未有不死者，死未有不葬，何患無地？《禮記》云「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云擇陰陽向背也。九經十七史，老舅亦曾涉獵，並不說壽考富貴由葬地。呂才云：「長平四十萬人死，非葬時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葬地俱當六合。」此說甚善。俗儒不讀書，

不見古人議論，溺於陰陽之書，皆孔孟之道，戒之慎之。若不從吾言，勿踐吾門，勿受吾教，切切。不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二〕「某咨」至「吉健」十字，原無，據傳校本補。

與向宣卿小簡 一

某伏被台翰，所以存錄之意甚勤，顧何足以當之。濂溪之舉，可以觀盛德善政，非俗吏所能。猥辱不彼，俾記始末。自愧骫骳之文，覬睥之學，不足以鋪鴻藻，揚景鑠。方此惕厲，時蒙溫詞下逮，過有湧拂，自非曠懷大度，藏疾匿瑕，兼收片善，與人不求備，曷克臻此？銘刻風義，何日忘之！頒賜潤筆，此前賢故事，敢不下拜跪受？竊緣先兄通判獲出門下，未有以圖報恩厚，而小小驅策，遽當盛禮，則不爲讓。區區誠懇，欲且寄范同年家以俟命。僭越，皇恐以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向宣卿小簡 二

某近拜台翰，所以存錄至矣，銘刻不可忘也。側聞還轅，已抵臨賀。丈丈與道進退，無適而不

可，然善類吾黨，氣拂膺者累日。古人云：「一君子進而天下皆相賀，一君子退而天下皆相弔。」誠哉是言。然某獨以爲不然。方時承平，君子道長，誠可賀也；君子退處，誠可弔也。方小人成羣之時，而奉身以退，樂道無悶，則不可弔而可賀。昨來莫將、陳橐、王鈇繼踵瘴死，公幸生還，則又可爲天下賀。區區悃悃，伏紙於邑。《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陳長卿小簡 一

某乙亥冬蒙恩移衡，丙子秋始獲北渡，再涉鯨波，方抵雷陽。寄命一葉萬仞之中，脫風濤萬死一生之地，崎嶇萬里，踰年乃克至徙所。獲保首領，再見華風，天地鬼神實相之。然非大君子不遺舊物，力借牙頰，噓枯吹生，萬萬無更生之理以至於此。佩刻風義，淪肌入骨，何日忘之！某在島上時，側聞輿議，竊知昨來銜命出境，不撓節於虜庭，有識增快，固可羞妾婦之顏而奪之氣。敢丐益堅雅志，始末不渝，俾含靈之類復見太平官府，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無由瞻承，伏乞倍保鈞重，即膺考慎，副海宇蒼生之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陳長卿小簡 二

某自戊午冬獲譴來南，己未春伏被釣翰，曲敦曩契，開慰綢繆，不替疇昔。感篆盛德，至於流涕。落南歲久，母兄繼亡，生不得養，死不得葬，不孝不弟之罪，九死莫贖。戚戚嗟嗟，抱恨窮島，無復生理。重惟父兄師友之誨，不敢失墜，懼一旦先朝露填溝壑，則此志永已，是終無一藉手報先人於地下，輒妄意集諸家之善，綴緝塵言，解《易》《春秋》《戴記》，得百餘卷。平生精力盡於此矣，念非得當世大賢一加品題，表而出之，則糞土之言，決不能有立，以爲子孫不腐之傳，是二十年焦心勞思，唇腐齒豁，竟奚益哉？以是日夜惕厲，卧薪課雪，食蘗嘗膽，燥舌炙眉，拉腎擢胸，而不皇須臾寧處也。重念今世間知己無如丈人厚且善，而當今挺不世出之才，爲天子大臣，負天下重望，宜莫如丈人。某也倘不一矯首而乞言焉，是二十年之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其身，殆將與草木俱腐朽壞共盡矣。是用不避斧鉞之戮，萬里走書於門下，仰丐片言之褒。大政之暇，苟憐其區區之志而賜以片言，榮當年而垂後世，則破甑敝帚，增九鼎雲雷之重，顧不偉哉！干冒鈞嚴，下誠不任皇悚之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四八。

與范伯達小簡

某渴德之久，雖筆端有口，未易宣寫。去年假道江西，方季長民大爲蠹尾，士流脇息之時，欲通書而不敢。去久抵此，雖塞門念譽，而漕憲諸公時復一遇，略能言此日當塗人物，亦足少豁塵抱。難弟提幹行，留刺門者，遽排鬣闔擁，已望望而去之，若將浼焉，以是不獲注記，實非自絕。便兵，忽奉誨翰，勤恤其隱，而勞問其帑，佩服雅契厚矣。退惟家難荼毒，銜恤罔極，厚祿故人滿世，誰復挂念，重爲執事憂拜念之辱。某前在窮島，無所用心，輒妄意《易》《春秋》《戴記》，得百餘卷以訓童稚，張、李兩公各冠以序，亦欲陳長卿引而伸之。年兄振職之餘，倘賜一言以爲不朽，甚休甚休。僕老矣，無復榮望，惟教子讀書，以終殘齒。佇聞比方有赫赫者，必吾同年也。民之憔悴於漁，未有甚於此時，敢乞苗嫗髮獮，以大慰倒懸之望，使實惠及人，無一夫弗獲。幸甚幸甚。《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張欽夫小簡 一

某伏承頒賜大丞相先生傑作，跪受正冠伏讀，粲然動心駭目，端所謂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

正聲諧韶濩，勁氣阻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者也。端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端所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始終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奸，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生，終始相成者也。夫制作之盛，至於包括天地四時，風雨之妙，禮樂之蘊，雷霆河漢，韶濩金石，萬物之變，可謂至矣。自非所養至大至剛，所學至純至正，所得至渾至厚，決不能詣其極有如此者，決不能不阿世以違道有如此者。顧不肖愚曷足以仰副期望之意，而骫骳之文何足以當華袞之飾！古人冠玉之喻，誠不欺矣。謹當寫之琬琰，以傳不朽，使千萬年知尊吾聖人之道，不在斯文乎！方丈遣人迫甚，不及臚縷，伏祈台照。《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張欽夫小簡 二

某自二水拜違台範，轉盼許時，跂仰德誼，不啻饑渴。去夏抵里中，人事破頭，加以連有功總之制，記室之問，闊焉不講，必辱照恕。大丞相起鎮大藩，天下歌思，歸相天子，萬方一概也。議者皆謂用不用繫天下重輕焉，某獨謂實存亡所繫，如孟軻氏所云不用則亡者，重輕不足言也。僭越及此，不寒而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邢司戶晦小簡

某謏聞無似，平昔講服司戶學士畏友稟清淑秀岐之氣，負俊偉不群之才，而益以時敏力行之學，文章小技，蓋亦不足爲矣。比日諸公不移桑蔭，躡登兩社者，肩摩踵躡，未必皆人人臯、夔、稷、契、伊、呂、周、召、丙、魏、杜、房也。有爲者亦若是，執事勿以疏遠而自畫，少加勉焉，安知不皆諸公如也？「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若求及比日諸公而止耳，不勞逼也；倘求及前哲於古人中擅場，乃所望於蕭傅。如執事聲稱籍甚，僕固願交而不可得，乃辱許可過實，如見所畏，甚非畏也。僕老矣，又重以二十年權勢之厄，豈復他覲，第拭目以觀北方，有焰焰者必執事輩，姑拱而俟。某戊午夏備數槐棘，獲侍大資丈研席，而忝與僚末，蓋自丁未之冬。是時亦獲觀光親迎盛禮，略得瞻望豐度，俯仰幾兩星終。拜別許時，嶺海闊絕，亦不知大旆所寓。丙子秋渡海，間關年餘，去臘方抵此。雖相距不數舍，而驚魂未定，欲通書而不敢。豈謂曲敦雅好，惠然移問，禮與辭皆非區區者所宜當。自揆衰朽，曷以得此，感今懷昔，太息出涕。某頃在朝路，嘗謂資政丈昂昂如鷄群之鶴，大見稱賞。既以某狂瞽獲罪，人爲危慄，公獨奮然帥臺諫引救，夜半賜對便坐，且得旨釋某罪。此恩未報，而公溘然，某尚忍言之！昨在席收周去華書，云公以直牾當軸者徙封。某既過海，每得去華書，必蒙寄聲。甲戌冬，去華報公捐館，不覺涕之沾襟，蓋上以爲天下痛，而下以哭其私。近和國姪及侯計議

文仲自蜀來見訪，云蜀人至今私遺愛，此決不誣。石夫人無恙否？鄭機宜今守官何地？陳卿、李廷美皆嘗聯事，必能爲地也。信筆縷縷，伏乞台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汪聖錫小簡

某春中嘗淮記，俞錄參來，復被台翰，勞問懇懇，故人於我至矣。自落南以來，平生厚善者踵相躡富貴，如兄敦尚風義者無幾，佩刻至意，何時可忘！賢關朋遊，今存者誰！聞永言兄弟及友善輩亡恙，訪舊驚呼，半死半生，可歎也。江丈碩德宿望，簡在宸衷，士流日冀承明之拜，而後來隆中人往往躡遷，有識太息。某行且休矣，倘幸歸田，秉戴月之鋤以聽，士林焰焰者必吾兄也。張燕公云「宰相時來則爲」，非此過論，姑拱而俟之。難弟廣文綽有家範，嘆仰德門之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劉世臣小簡

某間關嶺海，望走我里，牛馬風逸，蓋不相及，以故竿牘缺然。一時新進往往唾視逐客，不斥爲怪士，則指爲陳人，蓋逐臭者自與我輩異味，不足多責。足下乃能拔乎流俗，幡然與雅春者通書，不

問可知其爲人，端不愧臭逸老也。何時一奉大宅，少慰龜信，不勝翬翬之懷。《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四三一〇

胡 銓 三

與鄧漕成材小簡

某故人益陽宰謝宣教純孝，書薦其兄蒼梧令純粹孝友廉勤，久荷台庇，欲出門下，厥路無由，輒求某一言爲地。某自惟糞土之言，決不能動人，兼亦不識其爲人，因辭者屢矣，而書來不已。某雖惡其強聒，而又私喜其意懇懇於厥兄如此也。《書》以弟不念天顯，兄不念鞠子哀爲言，《春秋》譏鄭伯不兄、段不弟，《詩》《易》及《戴經》十倫，皆以兄兄弟弟爲說，聖人於天倫至矣。其平生斷斷無他技，獨於手足之愛頗厚，先兄早世垂二十年，至今不忍各爨。每見人兄弟怡怡者，必健羨之，恨我獨無也。今見二謝友于如此，令人感歎不已，就令不求知於世，尚當暴白其事以告當路賢有力者，表而出之，況其言懇懇耶？僕重念近世薦舉道衰，非權要有挾，則往往貨取。謝君不走權要，不以貨取，而獨有求於僕，則謝之爲人可知也。謝君不走權要，不以貨取，而獨因僕以求知於執事，則執事之薦

人不私，又可知也。年兄其亮之否乎？年兄知僕深且久，故敢索言之，然可否則不敢必。手凍，不能多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唐黎州柅小簡

某自嶺海內徙，講服大譽，居懷企仰，以未獲見犀貫爲恨。去年十二月，溫陵蔡宣教忽携台翰下逮陋屋，且出示往歲皂囊，伏讀久之，不能去手。謦然偉論，自二十年來，朝野鉗結，無此作矣。近日附時論、工揣摩者相踵卿相，而閣下獨與時左，蓋依世則違道，詭俗則危身，殆自古所歎，與道進退，固不得不與時背馳也。自非所養剛大，唾視浮雲，未易及此。某何爲者，新進指爲陳人，諱與之交；非惟諱與之交，聞其姓名已掩耳，若將浼焉。而執事萬里移書，如見所畏，高懷雅德，自與逐臭甘帶嗜鼠者異趨也。廟堂乏人，旦夕除目必有不待次之舉，尚慎作止，以慰所懷。賈山云：「士修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古今通患。僭越僭越。正遠承顏，遡風懷想，敢乞上爲巖廊善保精神，無害浩然之氣，下誠不任祈禱之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余憲良弼

某伏被台翰，諄誨懇懇，所以存問眷與之意至矣。第獎借太過，非所望於蕭傅耳。佩刻久要，感歎無以爲喻。年兄於一代人物，最爲耆德宿學，自當接武夔、龍，比肩稷、契，出入禁闥，謀謨廟堂。而落落遐陬，亭刑異縣，則爲非所宜處。然古之君子，與道進退。當內重外輕之時，則以處內爲不可而求處乎外；當內輕外重之時，則以處外爲不可而求處乎內。如恨出降之晚而志於外重，如雅意本朝而志於內重，皆非聖人之中道，君子耻之。君子惟道之從，內外奚容心哉！執事淡於求進，恬於收蠻，處進退之際得矣，復何求乎！上方宵衣求賢，正恐玉節鼎來，不容久外，姑拱而俟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左教授小簡

某中昨僭越，輒及季庭事，聊復爾爾，乃辱誨答，以尾生爲喻，甚善甚善。按尾生即微生也，竊謂古人信莫若微生，而失信莫如桓王。微生匹夫也，人品第五；桓王王也，人品乃居第七。信不信相去乃爾遠耶！仲尼大聖，蒙莊著書號爲真經，東方生正人端士也，於微生皆有取焉。而左右斷然號於

人，以爲不足法，將開天下後世狙詐詭譎之門，殆非細事，願更熟思。孔子曰「君子不失口於人」，左右似失口矣。《春秋傳》曰「信者言之瑞」，又曰「杖莫如信」。夫瑞猶符也，符所執以守，杖所憑以安。信一失焉，是棄所守而舍所安，尚何恃以生乎？《記》曰「童子常視無誑」，今與人約，一旦無故而食言，其爲誑不已甚乎？春秋之時，一言不仇，兩國爲之暴骨。聖人大書特書，於盟會最嚴，何獨取曹沫之盟哉！左右春秋頂少，望以無誑爲法，以失信爲戒。他日立朝，必不至左右賣國，如近世數公也。徙木之賞，得志弗爲幸，萬萬加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三。

與南彥姪小簡

某告南彥賢姪：春寒，想與長幼吉健。此與泳、瀾、羅甥並如昨。使人收書信，喜可知也。姪孫求字，謾爲寫《禮記·內則》篇數句以授諸幼，蓋欲後生知學禮耳。近世學者見溫公及四先生只解《中庸》《大學》，遂謂前輩都不讀其餘四十七篇，是不曾讀伊川《雜記》及溫公《書儀》《家範》，兼不曾讀六一《禮說》也。張子韶文士，於禮甚疏，其解《中庸》，至制度疑處，輒云「呂與叔說」，是不曾讀其餘篇，故不串貫耳。尋常飲酒須冠帶，勉強其所病，以矯揉其所不及，而世俗非笑之。嶺海間往往以爲是而化焉，士大夫至今行之不廢也。近至衡亦屢講此，可與識者道，難與沐猴言也。和國公近傳可喜，三同年入臺，公議少開，吾黨之幸。未間，力學教子自愛。不具。《胡澹庵先生文集》

與黃世永小簡 一

專人特枉誨翰，禮與辭皆過當，雖云厚愛，非趨趨者所宜蒙也。拜違台範，忽忽五稔，甚欲泚記，恐爲門下累，涉筆輒已。謂必獲譴，而眷意有加，非甚盛德，曷以臻此，感慰無喻。秋暑尚熾，伏惟忠孝格天，啓處有相，百順具臻。某步白餘生，仰休鉉芘，幸脫縲紲，知幸之自。昨在湘中，嘗得移臺諫偉論，善類鼓舞。尋即馳寄和老，父子嘆服不已。近見亦問安否，願益加意遠業，主盟吾道。廷秀相見，亦擊節稱賞，乃知出門同轍之論，誠不妄也。世永負石渠、東觀之望而泊然畎畝，袖玉堂西清之手而澹乎漁釣，可以觀所養矣。某四月半到鄉，二十年嶺海之遊，一旦安土，固云幸矣。而寇盜方作，未知所稅駕也，奈何奈何。夏中欲附訊，似聞之徑山盛价來，知行李既辦而止。徑山必時通書。子韶一病不起，可爲天下慟，吾輩各宜自愛。末由承顏，伏紙於邑。某近與親舊書止一二幅，所欲言者不過如此，餘皆不情語，不敢效尤，千萬深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黃世永小簡 二

某復辱枉誨，勤勤滿紙，把玩誦味，感慰無斁。秋色益高，恭審蔚然人表，道腴日進，神物交孚，台候萬福。某區區僅如鼎魚，假息不足，上煩勤卹。惟是高山仰止，如懷古人，每與周子中過從，未嘗不講服盛德也。皂囊副本，特辱擲示，整冠肅容，三復太息，雖古人復作，不易斯言矣。二十年文章骯髒，若四體之無骨，所謂媚道成而害斯甚，惟此時爲然。公獨能拔乎流俗，文起一代之衰，氣奮三軍之帥，追虞翻不媚之骨，吐留侯苦口之言，非所養剛直，得孟軻之浩然，決不及此。歎伏歎伏。比日諸公如合口椒，往往固位保寵，此老杜所謂「所得幾何，遺臭無窮」者也，聞執事高風，亦有覩矣。願無效韋侍講，十去七八則善矣。曾廣文討古序文，久在下懷，朝夕即馳內，決不敢食言。參承未涯，臨風悵惘，敢冀倍萬珍賚。本強則精神折衝，富貴不足道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劉辰告小簡 一

某自壬子冬嘗賡伯仲《雪》詩徹字韻者，今屈指三十年矣，爾後不復相聞。前在新興，間得難兄

零陵書，亦不聞左右及進士第。雖伯稱日過從，語亦不及。尋即浮海，與中州士人遂絕，自是執事之聲名愈不到小人之耳。兀然窮島之上。戚戚嗟嗟，日與死迫，身世兼忘，豈復講故人竿牘！坐是於門下日遠日忘，誠自取疏外，復何怨尤？敢謂高義薄雲，曲敦難兄學士簪履之舊，且未忘屋上之烏，惠然移書，幡然講好。追惟平生賡唱，大半爲鬼，泫然涕下，尚忍言之！執事仕途駸駸，行即亨踐，乃與時左，訪逮陳人，佩刻至意，何時可緩！《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劉辰告小簡 二

某恭惟上方側席宵衣，求賢如渴，凡占一藝者必錄。待詔公車，往往若而人，矧博洽多聞之士，焉有棄而不收者？仙尉學問文采，非不如今人，而位不登於館閣，迹徒勞於州縣，若棄於時而不見收者。自衆人以觀，宜若不得其所，而君子則以爲士志於道而已。苟得行其道，雖在州縣，榮於台宰；苟道不得行，雖館閣若將浼焉。然則學當求及古人，不但求及今之人爾。求及古人，梅福一尉耳，而芬馨多矣；求及今之人，即位登三台，不過與張禹、孔光同科，遺臭無窮也。執事有志乎古，一尉如處美官，可見所養。然張燕公嘗云「宰相時來則爲」，今之守道者，未必時不來也，願少安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王詹叔小簡

某前日款承鈞誨，聞所未聞，下懷不勝慰滿。專使，伏被鈞翰，恭審即辰坤變一陽，復來七日，自天垂佑，與國同休，鈞候動止萬福。某特辱頒示瑰瑋之文，骨鯁之論，鬣纓伏讀，備見淵源之學，卓越之識。擴而充之，則皋夔之業、伊周之事不難踵也；推而行之，則唐虞之化、成康之治不難企也。舍此而欲他求，則舍堯舜而桀跖矣，舍成康而幽厲矣。匆匆具謝不恪，伏乞鈞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妙喜上人小簡

某惶恐拜啓徑山堂頭禪師法席：即日秋色益高，恭惟道冠叢林，意行九寓。如震海風作，則怒號萬竅；如吹毛劍用，則威讐千軍。某雅春餘生，遠沐慈恩之苾，假息粗遣，不勞挂念。人來，特枉妙翰，整冠伏讀，灑然大慰。孔文舉亦知世間有劉備耶？甚休甚休。輒亂道一絕，道區區向仰之誠，望賜笑可。餘惟爲大眾珍重，不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李節使寶小簡

某昨日舟次五車堰，阻風，方欲具稟，忽承專人頒惠台翰，備荷眷予之意。某臨陛辭，主上令面諭節使，緣舟行濡滯，未獲參展，不勝悵惘。泰州失守，已令同官移文。蒙諭軍兵單寡，誠如台諭，然亦當量事遣兵，且張聲勢。姦臣誤國，勢至於此，上已赫然奮怒，行遣吾曹，正當今日力圖報主，見危致命之秋。望激勵將士，一以當百，雖奮空拳，可以落敵人之膽。僭越及此，伏乞台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張判院敦義小簡

某拜違忽如許，渴仰德義，何可具云！屢枉鼎誨，甚慰鄙抱，佩刻誠意。某已次江陰，道中河冰，寸步千里。已約束諸將，收復殘破州縣，福山詩浦及料角控扼去處，一一嚴備，似可以保海道無他。探聞虜舟二百餘隻，尚敢睥睨，然已知其無能爲也。匆匆不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張子充小簡 一

某忽辱誨諭，感慰。蒙索白丹方，敢不聞命？然海上萬里之書，張欽夫垂二十年不能得，而舍人丈一旦折簡得之，有是理哉？重惟學者之用心，常欲疾病相扶持，而乃靳於一方，可乎？況疇昔嘗笑欽夫，今欲效尤，是謂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謹令學生親錄以獻，雖不敢庶幾劉更生鴻寶苑之秘，亦可彷彿孫思邈白朱砂之奇。萬望珍嗇。勿非其人，幸甚幸甚。某少浼嚴聽，兩日側聞提宮七丈還轅，禮合鮮腆，而阿咸遠適，亦當較牴，輒不避溷瀆，以酒壺輟羊羜，聊助厨人擊鮮。伏冀親仁特賜笑領，下情不勝悚恐。匆匆具稟，不恪。《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張子充小簡 二

某自辛卯秋拜違星表於電光亭參政曾文祖席之上，俯仰十穀朔矣。懷德慕義，不啻充熱之至。一昨屢枉誨筆，辭意繾綣，把玩不能去手。緣例不敢作日邊故人竿牘，咫尺之書一絕，每一反書，如刺在背。然苦李甘棠之諭，未嘗有懷，誠有味其言之也。今者側聞以櫻鱗去國，雖其言不白於世，而公論浩然，有不可掩焉者矣。且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蓋出處固當以道，我則無可而亦無乎不可，則

行止要聽之天，舍之則藏。仲尼獨許於顏子險而能止，《易》爻不繫於人爲，故曰「桓魋其如予何」，「臧氏焉能使予不遇」。然則公之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某已買舟，一聞拏音，即翩然東下，既見有日，預以躍躍。即日盛炎可畏，伏冀上爲宗祜尊生，即膺還詔，以副善類之望。坡公浙江絕句云：「電光時掣紫金蛇。」此亭舊無額，敢以「電光」目之，以俟當軸處中，特爲拈出，庶朽拙獲與茲亭江山俱不朽爾。僭越僭越。《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汪養源小簡

某惶恐。一昨輒以《葛守祠堂記》有請思，駭汗如雨，并坐食言，想必有謂。古人有父病書太守姓名厭禳者，或請殺之，太守笑曰：「是爲其父則孝也，何罪之深！」某每歎今之爲士大夫者，一行作吏，饕富貴，去墳墓，棄親戚，上忘其君，內忘其親。有一人知念其親而割俸以立祠，使尼父復生，當大書特書，盛稱以爲勸矣。今乃曰「是嘗爲盜，是嘗貪墨，豈不污我直筆」，則管敬仲不當舉盜，袁司徒不當不鞫人以贓，古人行事皆不足法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郭林宗門下士皆前日綠林人也，聖人化惡進善，不專誅責。薛贛君使掾平鑄，是亦林宗之用心，若不教而誅，雖比今之諸侯而誅之，恐竭南山之木不足以爲梏也。高君謹不敢再有請，輒附家僕寓書爲謝。家僕偶送方耕道之子至臨川，的便具稟不恪，敢乞炤恕。祠堂字

已領，并冀台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楊正伯小簡

某服膺大譽，願見之日久矣，而頌繫之跡，動與時左。況賢人君子自是世間美瑞，其未遂先睹之快固宜。陳生來，兩奉誨墨，灑然如執熱以濯，幸甚不可言也。至於稱道過實，則不敢領。銘佩盛德，何時可忘。某向者重辱鏤諭禮學，備見不耻下問、以能問不能之誠意。然老聃奚爲者，而聖人問禮焉，《曾子問》具其禮以爲訓。今陋儒小生，苟一第則已南向稱師，偃然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者相踵，聞先生之風，亦有覲矣。僕骫骳之說，固不敢出示人，猥辱不彼，敢不薰沐筆札，繕寫以獻，幸少遲之。不恪。《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趙永年小簡

某自聞出幽遷喬，慨然來歸，深契擇木之義，甚休甚休。醜有夏而歸亳，有莘所以贊成王業也；去嬴秦而歸漢，曲逆所以佐成帝業也。敢冀勉力，依乘風雲，復可指期矣。僭越，恐悚。《胡澹庵先生

與劉共甫小簡

某一自爛柯執違，行且五稔，幽居不與便值，職箋之間闕然不講，惟尊敬名德，渴想誨益，寤寐談歡，則不若是歉也。耑人，忽枉翰槩累番，懇懇悃悃，獵俚把玩，不能去手，慰喜可量。頃者潢池弄兵，聲讐中外，而下車未幾，已聞廓清。自非威譽望實素著，安能不掩辰而收晏然之功？古人枕席過師，折衝尊俎，不吾欺矣。方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之時，而魁磊碩畫，袖手旁觀，豈國之福？昨得邸報，有賜環之命，善類鼓舞，折箠以鞭赤眉〔二〕，無煩高密之久外，理固應爾。盡行平日之言，願勉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二〕「折」原作「祈」，無義，當作「折」。《後漢書·鄧禹傳》：「光武敕鄧禹：『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答之。』」

與斗南姪小簡

冬寒，想與諸幼吉健，老人太宜人必善官下矣。領示，兼辱惠上梁佳作，歎服歎服。趙武築室而

張老頌之，東坡起樓而少游賦之。湫隘之居，僅容屏攝，遠慚趙室，近愧蘇樓，而拋梁之篇，近轢少游，遠追張老，發藻泉石，寵光衡茅，榮耀多矣。雖白鶴親作，何以加焉！謹以付執樸者，且藏本以無忘棠棣之賦。匆匆，不恪。《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安國小簡 一

某悚息。季夏劇熱，恭惟判府安撫中書舍人待制鈐齊整暇，神明扶持，台候萬福。某僻居深村，不涖記者久之，必蒙炤恕。方時多虞，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之秋，謂宜卧薪嘗膽，日虞寇至，而廟堂已爲太平事業。賢者遠屏江湖，竊爲太息。偶故人之子孫省幹次襄，欲出門下，輒寓數字候問。匆匆具稟，不恪，伏幸台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安國小簡 二

某皇悚。自聞除書，竊謂朝廷惜賢者之遠，古人所以有驥垂兩耳伏鹽車之嘆。僭越僭越。某一親戚楊昭文，忠襄公之次子，學且廉，獲在宇下，望不白眼。忠襄死節，葉少蘊識其廟詳矣，不俟僕糞土之言。匆匆具記，不恪，伏祈台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方務德小簡

某頃備數論思，不能緘嘿，獲譴以罷，屏處窮谷，日友蛭螾，不敢通厚祿，故人書一切皆絕，非獨於門下愬然。但居恒靜念三十年舊如吾丈及仁仲，太息出涕而已，此心惟天日照之。敢謂未賜斥棄，尚肯數千里移書，非長厚者超軼刁俗〔二〕，安能及此！即日劇暑焚如，伏惟坐鎮留鑰，明神叶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託庇苟活，疇昔間關嶺海，逾兩星終，生理蕭然，無尺椽之居，近始卜築村落，纔禦風雨。老杜云：「捲簾惟白水，隱几只青山。」此貧者家風也。惟婚嫁未畢，殊關念。自嶺南歸，長學生李泰發家親，次學生已二十，尚未議親，二幼子亦未有親，而頭已半白，尚能得幾寒暑？日傒執事進用，輟一小邑相處，陶淵明有是福哉！盛炎，汗筆奏記，不覺覩縷，亦不敢累紙。正遠良覲，伏冀上爲簡在，益毖鼎第，以對休明，垂副欣屬。《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二〕刁俗：疑誤。

與鹿倅小簡

某不見龜齡一年矣，見龜齡所與游而厚且善者，又如其爲人者，則如見其人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龜齡亡矣，其所與游而厚且善者，又如其爲人，吾得見焉，則龜齡不亡矣。所謂不亡者，非止謂其人不亡也，謂其道不亡也。龜齡之道不亡，非神而明之者有其人乎？某向者在朝路時，與之游者有矣，與之厚且善者有矣，身與之游而心不同者亦時有焉，求其厚且善而心相知者，龜齡一人而已。彼婉變者有舌如棘，羣起而見攻者非憎僕也，憎僕所與游而厚且善者非其徒也。自龜齡之亡，可與語此者誰乎？可與語天下之大利病者誰乎？然則執事之來，天也。東坡子曰「天遣君來破吾顏」，僕於公亦云。憊懣中伸紙直書，不覺覩縷，炤之恕之，幸甚幸甚。偶有猶子五月之喪，踵門未敢，切幾台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梁叔子小簡

某辛卯七月初十日陛辭，面奉聖訓，令某進所解諸經，至今年正月內，已先次繕寫到《周易》《禮記》《周禮》《春秋》四經解了畢，尋具奏取旨投進。於三月三日准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令某投

進。省循所自，實出樞使大丞相陶右成就，感恩荷德，銘縷肺肝。竊惟漢韋賢、唐楊綰、鄭覃皆以大儒輔政，崇雅斥浮，銳精經術，措世於大安，世稱賢良。閣下致君堯舜，豐功偉績，固已上侔稷契。至於崇雅斥浮，銳精經術，視漢唐數子，蓋不足多道。某平生區區之志遂伸，豈惟僕之幸，實斯文之幸，天下萬世之幸。《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四三一一

胡 銓 一三

與虞并甫小簡

某嘗讀《春秋傳》，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惟忍力之不贍。某竊聞虜人日肆無禮，有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之漸，雖傳聞未必是，以愚料之，亦似可信。蓋自去秋王龜齡物故，國之老成一空，又聞比日朝士引去者踵相躡，殆非國之福也。如此則虜人何憚而不肆？自秦丞相、沈丞相、朱丞相、湯丞相四公力主和議，錢參政、王參政撓而和之，天下之人思食其肉。惟公江上之役，一戰而勝，虜氣大沮，天下之人有畫公像而拜者，公是以有今日之拜，天意人心，灼然可見。三數年來，生民之膏血竭矣，國家之元氣耗矣，至用楮以代錢。更一二年，和議不已，愚恐赤子之不得乳其母也。竊聞田夫野老之議，皆云自秦太師講和，民間一日不如一日，虜人坐困中國之術，所謂宴安酖毒，無以易此。不於明公當國之時早爲之所，後害益深，豈特赤子不得乳其母而已哉？某向者受知門下亦有

年矣，平生周身之防，初無遠慮，屢遭射影之毒，中以深文，自非公扶持而全之，豈有今日！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僭越及此，以爲門下之報。誅之恕之，俯伏俟命。《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王嘉叟小簡

某僻居深村，距城四十餘里，罕與便遭，竿牘不到職箋，必蒙情恕。春首便兵，特枉誨槩，勤勤懇懇，備見誠意，自非不遺故舊，何以得此，佩刻風義，曷日忘之？同舍丈德望凜然〔一〕，知與時左，然中外一致，能與道進退，則江湖廊廟，不爲二見所分，此僕平昔得於魏老者。執事踐履不愆於素，祇進其饜飫者，僭越僭越。某在武林，嘗見長令器承奉爽拔可喜，今不知所報者爲誰，後便望詳之。更冀以理排遣，如東門吳乃善者。上方著意人物，可不自愛重耶！《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一〕丈：原作「文」，據文意改。

與李文通小簡 一

某恭以提宮朝請以淵源根柢之學，懷彌綸經濟之道，韜藏不試，闡繹優游，非居安資深，何以及

此？彼婁人子，業一技、游一藝，已偃然有自矜之色。書字未識偏旁，清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者，往往而是。執事乃能冲虚謙挹，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可以觀德矣。文章政其餘事，軒冕殆是倘來，亦何足道。小子泳因緣獲出門下，朝夕親炙誨益，恨得師之晚。匆匆耑謝，不恪，希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李文通小簡 二

某請違匆匆如許，渴想德誼，玩歲愒日。便兵，忽奉誨槩，佩刻遐不謂矣之義，何時可忘。文通平昔以氣節自許，牧民馭吏，勿視時低昂，乃能不墜素風，杜犀之戒至矣。用不用天也，人其如天何！僭越，恃契敢爾。《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邵都統小簡

某惶恐。前日急欲贊喜，率然拜書，初不知易君嘗冒犯鈞嚴，以至於此，罪不容誅。然某竊聞蘭將軍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雍奴侯亦慕蘭爲國之義不報私仇。執事平昔慨然有報國之志，氣吞醜虜，固不在蘭將軍、雍奴侯下，屑屑私忿，想不蒂芥於胸次，其肯以海涵地負之量，與匹夫較曲直哉！聖

上眷倚明公，方將大用，以一函夏，願先國家之急，以副聖天子之知，以慰四海有識者之望，此非僕一人之私言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藍守師稷小簡

某伏見鄉中小童郭洵直穎脫不群，淹貫九經諸子等，以應科目，委得允當，自非郡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之？謹采之輿論，仰溷高明，伏乞台慈，特賜收錄。某下情不任皇悚之至。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龔實之小簡 一

某憶昨浙江亭執別，忽三換年，渴想德誼，如懷古人。便中特枉誨槩，懇懇悃悃，獵纓把玩，恍若道山著作之庭，合堂同席而坐，親博約而耳笑談也。莫子、張子遽如許，念之心折。强者壯者且不恃，則衰且朽者能幾寒暑耶？正言豈攬轡人，然孟博之志，亦可少逞。主上畏天變，惻怛之意形於訓辭，宵衣求賢，此其時矣。尺五木自日邊而下，頃刻以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龔實之小簡 二

某敬惟某官振職旄丘，加以勤恤民隱，而三代月十二品之政，至纖至悉，罔不畢舉。及物之惠，殫千畝之筠，不足以簡，行遂由十連而進九職矣。雖然，十連九職一也。十連職疏而外，去民則近，君子可以行政；九職職親而內，去君則近，君子可以行道。要之行政行道一也，君子奚容心焉，一出於正心誠意而已。伏幸台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龔實之小簡 三

某悚仄。疇昔輒以李童子累執事，乃蒙賜之頰輔之嘘，遂俾小子有造。雖古賢太守以刀布遺博士，成就學官童子，何以加焉，豈惟李氏子之榮哉！甚休甚休。《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龔實之小簡 四

某側聞江西有萑蒲之警，民之思參政者若周人之思召公焉。某四十年前攝廬陵倅，頗悉盜情，大

抵有二策：張敞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膠東渤海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國中遂平。此一策也。龔遂爲渤海太守，謂宣帝曰：「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盜弄兵於潢池。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固欲安之耳。」遂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民，持兵者乃爲盜，郡中翕然。此又一策也。竊聞遣官軍掩襲，行數千里，冒大暑，入不測，彼以佚待勞，我以勞擊佚，勝負之理已較然矣。勝之不武，不勝則肝腦塗地，故輒敢以前二策爲參政言之。十餘年來，和議盈耳，邊防一弛，消兵之說勝，州縣諱言兵，寇入江西，如入無人之境。雅荷眷知，敢并以告，伏乞鈞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二〕追：原作「道」，據《漢書·張敞傳》改。

與吳明可小簡 一

某憶昨側聞去國，竊意必爲朽拙所累，已而果然，汗浹背者久之。敢謂包荒匿瑕，尚不絕故人書，非甚盛德，安能及此？昔徐晦送楊臨賀，識者謂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公之謂矣。范蜀公客竄海上，蜀公坐累罷，然每歲必遣人至海上訪其死生。某嘗謂今無古人，乃得執事。薄暮草草，不恪，希情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吳明可小簡 二

某自承徙鎮隆興，雖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未嘗衰朽之喜也。某官固宜師保萬民，光輔明主，而越在南服，徒勞州縣，而僕以爲喜，無乃左乎？此不知吾兄之用心者之見也。若僕則深知吾兄之用心，吾兄豈以內外二其心哉？苟行其志，身雖在外猶內也；志苟不得行，身雖在內猶外也。此吾兄之用心，故其來也，僕以爲喜，僕非私喜也，爲斯民失職者喜也。厥今斯民失職者何可徧舉，略舉江西數州言之；其爲民害者亦何可徧舉，略舉一二甚者言之。吏強民弱，吏衆民寡，吏黠民愚，吏橫民懦，吏忍民順，吏富民貧。其強也，衆也，黠也，橫也，忍也，富也，故嘗得志；其弱也，寡也，愚也，懦也，順也，貧也，故嘗失職。且如虜船之害下及漁戶，水手之害下及老弱，戶長之害下及細民，賊贓之害下及無辜，權酷之害下及村落，征商之害下及漂母，量苗之害下及窶戶，殆未易以毛數。又如近年諸邑創置巡檢寨一事，本爲防盜，其害反甚於盜。試舉敝里一處論之。自隆興之初得旨創置，劄下本州修蓋寨屋。今已數年，而胥吏乞覓，不肯蓋造。軍兵白占民屋居住，鷄犬一空，市井蕭然，甚於被盜。去年帥司行下，令州縣具析，且令日下蓋造。帥樞既去，事復中寢，細民憔悴無訴，未有甚於此者。某坐視則不忍，欲言則不敢，倘不於吾兄撫字之時一吐其蘊結，斯無時矣。末由侍對，伏乞上爲眷隆，倍護鼎第，即膺大拜，垂惠四海具瞻之切。《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吳明可小簡 三

某拜違台表，忽忽許時，渴仰道義之誨，翫歲愒日。自聞臨徂，亟欲同周子充舍人扁舟少款三席，而潢池四起，山陰清興，遂墮渺溺，悵然惘然。某濫叨除目，高適所謂「龍鐘還忝二千石」者，自非閣學同舍丈噓枯之力，何以得此！然憂患三十年，垂老婚嫁煎逼，豈復有意於世？而又數蹈禍機，豈無楚人懲羹之念？方且辭免，倘得請，婆娑泉石，坐視兄整頓乾坤，獲保首領於牖下，不虛爲太平人矣，有是福哉！山寨自王宣子措置三千緡委簽廳，請遂都稅戶修蓋，自有則例在案。至葛守，又委司理張迪功枳親椿管向來措置錢。緣張迪功去官，因循至今，村民受害不少。乃云土軍見在空寺院，居人各安業，別無妨擾，豈爲民父母之言？且如村寺破落，官兵與僧徒雜處，已是窄隘，豈容百二十人土軍同居而云安業，非愚則誣。自置巡檢以來，土兵盡占民家，兵民雜處，白晝則掠奪薪米，夜則潛出四剽，兵官無由關防，百餘里間不得安枕。置土軍本以防寇，而害甚於寇，爲民父母，坐視不恤，而云別無妨擾，又大妄。前帥樞密下公車，令本州具析稽遲聖旨，州縣駭汗，逐急措置。忽樞密公徙鎮，胥輩爵躍。樞密公有劄翰告別，謾拜呈，發一笑嘆。《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蔣子禮小簡

某嘗讀《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時鄭有簡公之喪，晉人許之，禮也。杜預云：「善晉人不奪孝子之情。」則知奪服爲非禮矣。晉山濤釋衰服冕，爲識禮者所嗤。唐房玄齡、褚遂良皆以宰相奪服，崔善爲力詆其非是。若乃灌夫之罵坐，袁聿之呼盧，李義甫之貪位，殆又甚矣。灌、袁、李不足道也，玄齡、遂良亦爲之，乃知違禮奪情，雖大賢有時乎不免。閣下獨能迴瀾於既倒，屹若砥柱，當有如國僑者，大書特書，以砭薄俗之膏肓，此非僕一人之私言也。仰瀆鈞嚴，下誠不任皇悚之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錢處和小簡

某向者重辱寵示傑作，尤見眷予之意，不彼朽拙，使獲見古人之大全，榮幸多矣。竊嘗謂自古好學不厭，雖身居相位而猶把書卷，如漢韋氏父子、魏弱翁、唐燕、許二公泊權相德輿，國朝如王文正公、晏元獻公，皆至老不衰。歐陽文忠公雖居政府，猶夜分讀書作文。近代學者一踏青雲，便棄筆研，況肯著書立言，作冷淡生活乎？觀文大參方且紬石室之書，汗冰窗之簡，與寒士角苦，雖古所謂

「十年戰冰蘖，萬里濯寒江」，殆不是過，敢伏敬歎。雪寒冰凍，奏記不恪，伏乞鈞炤。《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曹彥廟彥若小簡

某別德滋久，渴想可量。專人特枉誨槩，累幅諄沓，備詳久而敬之之意，顧老朽曷以當之！自非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寧至是哉？左右學耕之熟，其田易耨；文穫之富，其廩益高。世間倘來，俱不足道。彼富貴薰天，吾何歉焉！惟倍嗇精神，以固其本，他日出應時須，必不苟合。僭越及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梁憲小簡

某惶恐上稟。某村居四十年，無歲不有寇警，自尊府閣學先生守贛時，桴鼓日稀。是時章貢諸邑行保伍法，三人以上不得偕出，境內有寇，保伍坐之，自此連數年無寇恙。頃者興國宰劉子昂復推行閣學良法，至今廬陵歌思。比緣興國廢弛保伍法，近日寧都之寇陳八癩遂麇聚烏合百許人，逃卒黥徒亦相挺而起。數村遭屠戮，不知其幾人，婦女遭虜，亦復稱是，焚毀室廬者相望也。而章貢諸邑

宰晏然，若越人視秦人肥瘠也。警捕之官以多爲少，以有爲亡，自古然矣。區區之愚，欲乞使司作體訪行下，復推行閣學良法，豈惟一路受賜，將天下咸被其賜。某更有管見，竊見諸處粉壁，如私茶鹽礬、民不舉子之類，皆一一揭示，獨不及寇盜之害。欲乞行下諸州，應粉壁添入寇盜見行條法一節，亦龔遂之用心，民當受其賜。某見數年來，鄉村有疾半圍屋之害，輒布腹心，蓋恃眷契之私且厚，不覺覩縷，僭越僭越。《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二〕、黥：原作「黠」，據文意改。

與張守緯小簡

某拜違台光，忽逾旬浹，渴德慕義，無以爲喻。某竊聞揭示道衢，約束采捕羽族，甚休甚休。某輒有管見，欲助仁政之萬一。某側聞捕魚者有所謂闌江網，其爲不仁甚矣。夷攷經史百家之說，取魚之具，不過簞也、簞也、笱也〔二〕、簞也、籊也、籊也、笱也、摻也〔三〕、留也、笱也、笱也，至於百囊罟極矣，未聞闌江而取之也。自大江以東，距治下不啻數百里而遙，魚之逃生者寡矣。執事禁采羽毛之族，雖三代之不採巢覆卵，漢之胎養令，蔑以加矣；若推而廣之，并禁闌江而漁，則羽毛鱗介咸被其澤，仁不亦廣矣乎！唐姓李，禁捕鯉，嘗竊笑其不廣。僭越及此，不勝皇汗。某昔嘗以此告經略陳

公晦叔，想必識其人。匆匆具稟，幸恕率爾。《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一〕筭：按《廣韻》、《集韻》俱云「筭，竹弱貌」，非漁具，疑當作「笱」，《玉篇》：「笱，音況，覓魚具。」
〔二〕摻：操之俗字，然「操」非漁具，疑是「樛」之誤。《爾雅·釋器》：「樛謂之涔。」謂積柴木於水中以取魚也。

與史丞相小簡

某中昨嘗奏記職箋，方懼獲簡悅之罪，伏蒙鈞慈頒賜翰札，禮意鄭重，仰認謙明。某竊嘗謂作郡莫難於寬，作相莫難於公。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故寬難；甄陶萬物本無心，故公難。昔有爲宰相而功名損於治郡者，又有爲平原太守民未有聞，及其爲相，稱近古社稷臣者。然則治郡、相國，固久難於兼善。仰惟大丞相手握天下砥則與伊周比隆，出膺方面寄則凌轢龔黃爲不足道。元勳碩德，景鑠鴻烈，照映今古，行遂股肱元聖，師保萬民，尺箠以鞭赤眉，蓋其餘事。上方虛左，以俟公歸，輿論快然。《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與董子羽小簡 一

某幼無似，於世間伎倆，自計落落不堪，輒苦心積慮，銳意於及古，而不得其門，僅如墻面。雖蹇產棧鬱，唇腐齒豁，目劇心鉢，胃摺腎擢，劬筋瘁骨，而僅得之者，往往如捕風繫影，鏤冰畫脂，而弗濟於時用。加以頌繫步舂之餘，廢棄之久，颶霧楓鬼之交侵，鱷水蛇山之積毒，是以心志雕耗，形神蕭然，朝夕不相及，曾自謀之弗暇，敢知其他？執事家學淵源，文媿游、夏，儒行敦朴，德追顏、閔。懷才抱器，值茲穆清之朝，上方側席，求賢若渴。操觚濡毫，草賔王之書，上可以動無隄之輿，談笑而獵卿相。若少卑之，而遺公子書，亦不失萬一於富貴。若都不可得，猶將掉三寸舌，取一障而乘之，豈不綽有餘裕！今乃騎窮相騾，乘不革車，袖漫刺，作酸寒語，踏藜藿之墟，踵陋巷之門，以相從道古今、語成敗，上不足以獵卿相，次不足以饗富貴，又其次不足以取一障，而皇皇焉若有求而不得，無乃左乎？僕徐而思之，知執事之意固有在也。豈不曰僕嘗獲從執事之先君子游，知執事之先君子爲深，故樂與僕交，庶幾一聞先世之餘風餘烈，以補家乘之闕，以備太史氏觀采先世之餘事。雖使僕如古賢詰抱道不試，埋耀鏟采，自藏寂寞之濱，友魚蝦與蛭螻者，遇執事之誠意惓惓，猶當展盡底蘊，自竭其愚以獻也。若某其頑鈍齷齪，亦何敢自外於門下哉！顧區區之私，技止此耳，是以伏紙羅縷而祇益愧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僕於執事亦云，伏惟亮之。

與董子羽小簡 二

某近收令兄主簿奉議契友書，盛暑尚未拜答，重辱誨槩，愈覺慚汗，然感慰不可言也。北日歆絕，甚似詩人如審之嘆，緬想華萼之集，神之所護，文候超勝。前哲敦手足之重，如韋蘇州「風雨對床」之句，坡老兄弟至死不忘。近世士大夫不愧坡翁者，屈指無幾，惟伯仲素守家範，雨夜蕭瑟之聽，當視古無作，而兩吹之美，蓋優爲之，他不足道。收汗作字不恪，照恕乃荷。《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

遺從子維寧書

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勉，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

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澹庵文集》卷六。

答溫彥姪書 一

叔銓告：秋爽，想與諸幼康健。領字，甚慰老抱。昨辱贈別佳句，如「南朝欲相身方上，北國聞風骨已寒」，不敢當。謹藏十革，以無忘蓼蕭。數日前，傳姪婦違和，未的，殊在慮。叔此粗常，唯侍立修史，無暇奉訊。脫然馳想，不若是愒。未間，力職愛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澹庵文集》卷六。

答溫彥姪書 二

叔銓告：寵寄佳篇，如「已聽恩波生茗椀，更看皇澤下雞竿」，意味皆妙。「難甘不是唐工部，竊效猶堪艷繡鞍」，似覺慊然，何也？近上庠諸俊有見訪者，談吾姪不容口，董子羽參入亦稱道不置，一第直溷子耳，何慊乎哉！著鞍一來，是望是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澹庵文集》卷六。（以上三篇劉琳校

賀蔣提刑啓

近膺詔旨，榮領憲綱，驛置所傳，部封增慶。伏惟某官仕途軒鑑，儒術宗工，振藻賢科，躋榮要職。承流宣化，歡謠已著于二天；攬轡登車，奏課獨高于諸道。惟是重湖之外，適爲舊治之方。風采未賒，謳吟尚蔚。阜財解慍，茲有望于絃歌；入境觀風，行遂披于雲霧。某側聽渙揚，未遑旅賀。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

叙復謝丞相啓

寵以官聯，復二紀鴻陂之舊；畀之司牧，驚千行鴉字之新。驟從廢棄之中，有此遭逢之幸。竊以古者被放，必限以年，後世淫刑，至于沒齒。極其所往，生無還期。孫權悔過于虞翻，腐朽已久；順宗思庸于陸贄，詔至而亡。況朱雀在大海之極南，望赤縣及中原之以北，豈特風牛之勿及，蓋亦水犀之莫通，號大法場，謂多死者。自唐以後，旅櫬如趙端明者殆一千人；由今以觀，內徙如丁晉公者纔一二數。雖韋執誼之姦黠，而李德裕之精忠，莫不裹屍以歸，未有賜環而返。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如某者學術空疏，性資魯鈍。辨驪黃而識字，粗發蒙童；洩雞白以植碑，僅同兒戲。當建炎中興之

日，竊聖門德行之科，雖蒙君相特達之知，復玷茂異方正之選。乏師友淵源之譽，濫編研摩削之官。鬼迫口而妄出瞽言，天奪魄而仰膺震怒。迹其罪戾，久合誅夷，頗屈典刑，得非僥倖？三遷魅野，生莫保于孤根；再涉鯨波，命偶全於一葉。食有并日，衣無禦寒。倚門有八十親，豈特一則以懼；盡室幾二百指，敢云七必不堪。窮愁日甚于三閭，憂愠時遭於六醜。瓊管連興於大獄，珠城潛中於微文。貶潮陽八千里而馬不前，蓋不數韓公之詠；牧海上十九年而祗不乳，焉敢期蘇子之歸。豈謂雅春之餘，尚煩當宁之念。忽報雁峰之徙，旋從螺水之游。自揆愚衷，已踰望外，遽拜嗣皇之新渥，驟令復秩以分符。得之若驚，懷不知所措。三太守除于一日，何異先賢鐫脚刺史之榮；二千石入爲三公，當見前史鼎足承君之義。自惟何者，曷以堪之！茲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舟楫巨川，建極則有猷有守而有爲，浩養則至大至剛而至直。舜既生而稷、契自至，天實相之；宣中興而丙、魏有聲，吾無取爾。方離明之繼照，適泰道之彙征。惟大賢能格于君心，蓋常以道；用真儒無敵于天下，何必言兵。每憐遷客之無歸，雖乏寸長而不棄；重念本朝之起廢，特捐支郡以見收。伏念某曩歲趨承，嘗親丈席，晚途飄泊，莫造仞墻。辱去盆以見天，光被雲而見日。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仰塵播物之功；有民焉，有社焉，何必讀書，初乏長人之德。愧明恩之莫報，願刻骨以無忘。過此以還，莫知所措。《五

呈中書舍人劄子

銓伏蒙台慈盼賜細肋上樽，敢不跽受，然顏有醜矣。朝夕奉詣硯廬以謝，伏幸台炤。右，謹具呈
宮使中書舍人台坐。正月日，左奉議郎、賜紫金魚袋胡銓劄子。《續書畫題跋記》卷三。

全宋文卷四三一二

胡 銓 一四

送彭子從赴召序

紹興二十八年三月

湖與嶺壤土相接，皆古荆蠻地。嶺有五：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其三在廣之東，其二在西。自漢抵唐，州凡七十，其三十二隸番禺曰東廣，其餘分五管曰西廣。五管惟桂管最大，其地望不減番禺，而疆里廣袤過之。管亦曰府，府有連帥，謂之經略，以統理四十餘州之政。又有部使者一，以覘一路之貪沓不職者，而風憲之臺尤重。隸臺之州，遠者至三千里，又其遠者，自徐聞渡大海千里而遙，又遠者自儋耳渡大海又千里而遙。盛夏奉詔決獄，必窮歷四十餘州，彌望黃茅白葦，鱷水蛇山，鯨波颶霧，寄命於一葉萬仞不測中，閱半歲始克徧。雖六月渡瀘，深入不毛，未足以喻其行役之苦。而懸渡身熱頭疼之阪，又不足以擬其艱且險也。一不幸爲瘴癘所薄，朝病夕斃，至盡室爲鬼錄，無一脫者。言之使人酸辛斂眉，淒然變色。其海外州如定南、萬安、昌化、寧遠，相距千里，四

山環一大島，而百洞蟠於其間。其人悉鳩舌椎髻，雕題左衽，與吾民錯處。平居機毒矢彀黃間，陰拱以觀釁，制馭一失，則相挺而起，如猱雜蝟奮，百洞相應和。官軍至則乘風潮，走舸出沒島嶼，濁浪蹙天，無有畔岸，而邊海郡縣訐潰不可提遏。閩商粵賈，舶交其中，倚聲勢爲亂者，往往而是。又其外若番國占城、真臘、交趾、扶南、陀婆、大食、倭國、波斯、綠楊、耽羅、浮夷、亶干、陀利之屬以百數。交趾漢始通，而夷、亶自三國黃龍年方內屬。其地東南極天，中國舶賈，十易舟、閱三數歲始克至。蠻夷悍輕難控撫，惟吏廉官清，則不約而服。若部使者振職，姦吏屏跡，威稜殫乎遐徼，而德化行乎殊俗，則百蠻向風，無甌脫風塵之警。若夫湖湘則異矣，無瘴癘之毒，無嶺海之險，無蛟鱷吞舟之鯨，其民亦無甚囂而不可革者。獨聞故老語，惟桀黠吏甚可畏，非他路比。地雖無嶺海之險，而吏險有甚於嶺海者；雖無蛟鱷吞舟之鯨，而吏爲民害有甚於蛟鱷吞舟之鯨者；雖無瘴癘之毒，而吏賊殺不辜有甚於瘴癘者，故選憲尤邁於他路。紹興戊寅三月，以右朝請大夫、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廬陵彭公來蒞其職。公嘗爲清江太守，又嘗刺零陵，允有惠政，戢吏字民，民思之至今未已。其在零陵，當湖嶺之衝，目濡耳染湖嶺之俗爲熟，故其總風憲於兩路，悉有能名。蹈蛟鱷瘴癘之鄉，而蛟鱷瘴癘不能爲吾病；處黠吏縱橫之淵藪，而黠吏不能爲民害。去而兩路之人思之，如懷慈父母焉，豈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者耶！雖然，公平生忠信孝友，游庠序則學問文雅，與寒士爭衡；處鄉里則閔鰥卹孤，而遠近歸仁焉。其至誠爲善，根於天性，則其發於政術章章如此，蓋亦有所本矣。上方宵旰渴賢，詔公來歸，夫豈徒味諂言、釣虛聲哉，冀聞嘉猷，以撥亂而反之正也。公之應詔而行，夫

豈徒爲身榮，苟求進哉，欲行其道以致君而澤民也。誠如是，上真能爲天下得人，公真能不負天下之望矣，夫豈特慰湖嶺兩路之思而已乎！某辱公之知爲舊，嘉是行之有光於吾黨也，是爲序以識別。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送范至能使金序

紹興戊辰，太常少卿方庭碩使北虜，展陵寢。先是諸陵皆遭發，哲宗皇帝至暴骨，庭碩解衣裹之，惟昭陵如故。庭碩歸奏，太上皇帝涕下霑襟，悲動左右。故相大怒，劾庭碩奉使無狀，請竄斥，有旨除廣東提刑。到官不踰月，以瘴死。自是出疆者不敢復言陵寢矣。隆興改元冬，某被召賜對，首及庭碩語，上大感悟，奮然有恢復意，亟議遣使問發陵之故，會時相方主和議而止。然側聞至尊割心嘗膽，志未嘗一日不馳於伊吾之北也。乾道庚寅夏五月，某以溫陵守奏事，上喟然曰：「朕復仇雪耻，此志決矣。」某奏云：「陛下此舉已遲。」上默然。及是，詔丞相選才識有經學通達國體者一人，持節以往，以申請陵之思。由是范侯成大自起居郎兼侍讀、資政殿學士往使。某曰：昔班定遠歎不得生入玉門關，李太白入蜀作《蜀道難》，其詞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自今觀之，玉門在酒泉郡之西，距中原未遠也，蜀道，唐之內郡，而二子已愁蹙若不堪其憂，況使絕域，邈在萬里外，道阻且長，不啻身熱頭痛之阪，斧冰作麋之境，而又有羊肸司宮之憂，子木中甲之虞，而一切不顧，談笑就

車，雖古烈丈夫，其能遠過也哉！然見士不通達國體，何補於時？序以識別，且以見宰相之知人云。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送葉祖道序

曹氏父子橫槊賦詩，東坡曰「此可喜耳」；鳳翔軍帥書奏讀不識句，昌黎野之。彼皆武夫也，學與不學，乃爾相遠，學之不可已如是。汴人葉詢，官亦武也，家又世武職也，故宜有沓拖氣，乃獨洒然不以橐韃狗馬挂意而痞嗜書。自言家藏萬卷，盤詰莊騷墨兵盪者雜然滿家，下逮虞初雋永猪鬻鷄肋之說，纖悉不遺，雖千牛腰、萬象齒不足以擬其巨麗；而又能畋漁其中，奧篇隱縵，件舉條列，了辨如響。此雖未足以方駕橫槊之高風，其視鳳翔軍酋，亦可以豪矣。然而困且死，人無知者，是又未可曉也。於其行也，序以識別，使後來者知收書之難，而有書不讀者爲可惜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送顧都監序

昔郭細侯拜并州刺史，行部河東，數小兒各騎竹馬拜迎。郭元振拜并州都督，神龍初遷安西大都

護。睿宗立，召爲太僕，雄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韋景駿神龍中爲肥鄉令，徙爲貴鄉。後數年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爭進牛酒迎犒，有小兒亦在中。二史傳其事，以爲循吏千古，人膾炙如不可及。海南水陸巡檢顧侯章文緯嘗駐劄崖州，近自儋沿檄至崖，崖之人識不識，扶老携幼以迎者塞路，雖兒童走卒，林蠻洞蠻，島夷卉服之人，皆曰：「此吾顧巡檢也。」世常說今無古人，今顧與韋、郭人品雖若懸絕，其得人心何異哉！雖然，郭刺史與郭都督、韋爲令，其恩足以及人，又方行部河東、都護安西、而長史趙州也，則其威稜足以肅物，故人之從之也輕。今文緯一警氏耳，恩與威安施焉，而得人心如此，亦必有由矣。故嘗謂智可以格天地，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孔子曰「治國者不可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治家者不可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孟子亦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夫臣妾妻子至近而易得也，然身不行道，則不能行於閨門，而古之人至使八百里之遠，壺漿爭迎，非有道而能若是乎？若文緯者，是亦庶幾矣，可嘉也。世之爲政者，聞顧之風，獨不少知愧乎！某最故，故祖以酒，序以識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送施峻序

鬱林施峻從予授《戴記》於島上，三年至《雜記》，其父護戎官滿而去，予勉之曰：《記》凡四

十九篇，爲二十卷，《雜記》則過大半矣。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學亦猶是。今之學者，讀《書》未卒二《典》，讀《詩》未卒二《南》，已易業讀他書，猶行百里至十里而止也。子能讀《禮》過半，勤亦至矣，若不能卒業，至《雜記》而止，則前功皆廢，猶行百里至六七十里而止也。以六七十里笑十里則何如，是亦止耳。子其勉之，不及百里勿自畫也。雖然，他日破萬卷書，由此始矣。老聃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非特千里也，行而不止，萬里亦何遠哉？施生日讀千餘言不休，使得賢師友而加勉焉，其可量也耶！故於其行，序以識別，不以美，而以規。《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送彭叔夏序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喪必三年，人道之至文也。」禮，親始死，笄纓徒跣，扱上衽，交手撫心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舉火糜粥以飲食之。三日而飲食粥，踰月而葬，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中門之外，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不解也。是故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庶人面垢。此哀之發於容體者。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斬衰三升〔一〕，既虞卒哭，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緇緣，要經不除。此哀之發於衣服

者。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斬衰既殯食粥，朝一鎰米，暮一鎰米。齊衰之喪，疏食飲水。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飲水，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此哀之發於飲食者。父母之喪，居倚廬，不脫經帶，齊衰居堊室。斬衰既虞卒哭，柱楣剪屏^(二)，芻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此哀之發於居處者。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悲哀痛疾之至也。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此哀之發於聲音者。斬衰唯而不對^(三)，齊衰對而不言，故《喪服四制》云「三年不言」，而《孝經》亦云「言不文，痛在心也」。此哀之發於言語者。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此哀之發於動作者。夫人子居父母之喪，其容體、衣服、飲食、居處、聲音、言語、動作無所不用其哀如此。今安成彭侯叔夏，其容體、衣服、飲食、居處、聲音、言語、動作若不得盡其哀，而皇皇焉若有求而弗得者^(四)，何耶？豈亦有甚不得已而出，以有求於人也耶？彭侯曰：「然，吾居親喪豈得已而不可已者？吾聞鄰邑有賢大夫曰侯公，仁人也，能急人之急，而憂人之憂，吾將謁焉，以紓吾之憂且急也，吾得已哉！吾得顧吾之容體、衣服、飲食、居處、聲音、言語、動作之違禮也哉！雖然，吾倘得所求，送死無憾，然後退就堊室如汝南之人，追行喪服以補前行之惡，豈不可也？公其爲吾書之，以爲吾先容焉。」某曰：

「諾。」於是乎序以識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三升：原作「二升」，據《禮記·間傳》改。

〔二〕柱：原作「挂」，據右引改。

〔三〕唯：原作「雅」，據右引改。

〔四〕若：原無，據傳校本補。

送韋生序

西昌韋生踏予門，言曰：「吾聞長沙樞密大資劉公仁義人也，吾將謁之，且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如退之所云者。第無因至前，君盍一言以爲先容？」某曰：隆興之初，劉公以中書舍人直玉堂，時金公彥衡、陳公宗卿、錢公元英迭爲鎖闥，某與王公龜齡同爲水官立螭蚴。亡幾何，彥衡、宗卿相繼引去，龜齡遷南林，惟元英及某與公處。纔踰月，某冒居西掖，遂與公同省，朝夕親炙聲咳，聞而樂之者亦已多矣。公俄以直道去國，元英以憂去，某斥爲宗正少卿，而馬公德駿、何公德輔繼來。不十餘年間，彥衡、宗卿、元英、龜齡、德輔踵相躡爲鬼錄，公獨無恙，得非天將降大任於公，扶持而安全之耶？雖然，公嘗位元樞，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而東西北南，幾老於行，天意果安在哉！於韋生之行，喟然有感，故書兩省舊事以遺之。韋生至長沙，或辱與進，出以示公，

想亦爲之撫然。《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彭棟作室序

堂室之制尚矣，古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有作，然後以爲宮室牖戶。故玄酒在室，醴醢在戶，齊醢在堂，君在阼，夫人在房。古之堂，今之廳也，牖戶在其後，牖西戶東，室在其北，房在室東。此堂室之大凡也。東西廂曰序，所謂叙別內外。西南隅曰奧，所謂居不主奧。西北隅曰屋漏，所謂徹西北扉薪。東北隅曰宦，東南隅曰窻，皆言隱闇，所謂歸室聚窻。此指堂室中之處也。大樑曰桀，榱曰桷，椳曰櫨，棖曰侏儒、樞曰榦，門橛曰闌，戾廖曰店，棖曰楔。此所謂大木爲桀，細木爲櫨、薄、櫨、侏儒、榦、闌、店、楔者也。又如在墻曰樺，所謂矢之樺橈。扉曰闔，所謂以枚數闔。巷門曰閤，所謂盟諸僖閤。門曰胥閭，所謂倚胥閭而語。戶榦曰切，所謂切皆銅沓。冒棟曰薨，所謂援廟櫨動於薨。曲榦曰欒，所謂欒櫨疊施。屋翼曰榮，所謂升自東榮。然則其制嚴矣，室寧可苟作耶？同郡彭君棟貧甚原憲，破屋來風，敗壁剥月，殆似華門圭竇之人，甕牖繩樞之子。喟然歎息，欲新其室而未能，書此以遺之，且以補《釋宮》之缺。《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贈王復山人序

紹興二十七年七月

紹興戊午冬，予以言事狂瞽竄昭州，詔諭天下，有「閔茲淺慮，告爾多方，無或胥動浮言，庶成可久可大之計」之語^(一)。九年春正月，詔至江西，先兄讀詔，憂懼不知所爲。時里中小人幸災者妄相傳，以爲某獲譴死矣。五行家者流咸謂某運命應死，獨安成王君道斷然曰：「是五行異日當作太平宰相，言死妄也。」乃揭榜通衢，力誹衆說，人皆笑其狂。先是右相秦檜、參政孫近、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諫議大夫李誼、給事中勾龍如淵，各執章引救^(二)，上稍霽威，特免昭州之徙。及是，某還自武林，合郡驚呼相賀，向言死者始大愧，謂王君術數如神。十一年秋，御史中丞羅汝楫請投某嶺表以阿時宰，遂得超遷。十九年春，新興張棣亦觀望權勢，乞竄某海外，棣即日持節湖北。是時王鈇經略番陽，呂愿中經略桂林，皆望風捃摭某，以爲奇貨，與棣相應和。於是潮守徐某劾丞相趙公鼎，潭帥劉昉陰中丞相張公浚、侍郎胡公寅，儋守李望發參政李公光，舂陵守田如鼈劾樞密王公庶，趙不棄窘樞密鄭公剛中，海內風靡，爭欲羅拜秦門以取寵。自朝廷至山林之士，交口吹噓，權門如烈火，勢焰可炙，而告奸羅織之獄興矣。初某之南遷，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行得罪，死荒遠，天下以言爲諱。繼而瀘溪王公民瞻以詩送行，其略云：「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而安成凶人嘯羣不逞，訐其語以爲訕，民瞻坐獄，欲窮根柢^(三)，而太守吳溫彥、運使林大聲、提刑李芝、贛守曾慥不究切

之〔四〕，洪帥沈昭遠白發其事，繼踵罷斥。小人軒然得志，書生舉子對策獻記，遂有一德大臣之諂，往往獵高科取美官，至叛經旨，以齊桓、晉文爲聖筆所褒，阿附時議，滔滔者皆是也。惟王君確守前說，屹若橫流之砥，可謂難矣。及是秦檜死，聖上大沛不次之恩，起逐客於嶺海，向之謳歌秦氏者，消縮沮喪，於是王君之術益章。予既徙衡〔五〕，道江西，王君謁予於滄江之上，酌酒大言，曰：「太平宰相出矣。」予笑曰：「自古宰相有三概：有真宰相，稷、契是也；有伴食宰相，盧懷慎之徒也；有山中宰相，陶弘景是也。真宰相則吾豈敢，若伴食則予耻爲之，林棲谷隱爲山中宰相，不亦善乎？」王君曰：「燕公有云：『宰相時來則爲』，子何言之遽耶？」予曰：「唯唯，否否。」遂序以識。丁丑七夕前二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之計：「之」字原無，據傅校本補。

〔二〕執：右引作「抗」。

〔三〕窮：原作「救」，柢：原作「樹」，并據右引改。

〔四〕林：原作「休」，據右引改。

〔五〕徙：原作「從」，據右引改。

贈寫真劉琮序

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爲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今夫世俗之所謂骨相之至貴者，宜莫如秀色重瞳、龍顏鳳姿日角也。然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子，項羽、朱友敬亦重瞳子；漢高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帝鳳姿，李相國亦鳳姿。然則魯僖沐猴，可以比堯舜，而嵇、李可以擬漢祖、唐宗乎？世俗之所謂骨相之至惡者，宜莫如虎狼、蒙魑、鳶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魑，陽貨亦如蒙魑；竇將軍鳶肩，馬賓王亦鳶肩^{〔一〕}；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則燕頤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狼抗。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憲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擬定遠之勲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鄉老劉琮慶先天機精到，得金粟影筆法，恨世無褒鄂之毛骨以發其奇。逢佳士或尋常人，質鬼貌藍，嶺頤折額，時一弄翰，曲盡形似之妙。雖君子小人骨相或同，間不容髮，而其心判然自殊，如涇渭之不相亂。老杜所謂「乃知畫師妙，工刮造化窟」者，其在斯人與！雖然，何獨畫哉，自古取其形似而不研其心，至以優旃爲孫叔敖，以虎賁爲蔡中郎，以成方遂爲戾公子，以蕭至忠爲源乾耀，以楊國忠爲裴寬者多矣，其禍可勝言哉！子於劉生竊有所感，故序以識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一，《荆川稗編》卷八五，《山堂肆考》卷一六七。

〔一〕「王」字原脫，據《古今事文類聚》前集補。按馬賓王，唐馬周字也，岑文本稱馬周「鳶肩火色」，見《新唐書》卷九八《馬周傳》。

贈相士聶生序

有術家者流聶生，挾其術過予，誇曰：「古稱唐舉善相人，吾術當得唐舉作衙官。」予戲之曰：「昔相士言楊氏當大貴，已而果然，不三十年楊之族屬盡殘。柳宜城，或言兒相夭其壽，請易業可免，卒不許，後竟爲貞元名臣。子謂楊氏果貴耶？柳氏果賤耶？」默然久之，笑曰：「此亦未易曉也。」予曰：「訂諸《非相篇》。」《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九，《荆川稗編》卷六六。

贈李杞序

李姓出自嬴氏，自顓帝，四世皋陶庭堅爲堯大理，其後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理徵爲翼隸中吳伯〔一〕，以直不容於時，得罪以死，其妻子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

改理爲李。至十世孫耳字聃，周平王時爲太史。郭景純云〔二〕，老聃生而指李樹爲姓。據唐史，理徵妻子食木子而改姓李，而郭景純乃云老聃生而指李樹爲姓，今人多從郭說。若以指李爲姓爲是，則自老聃始姓李矣。若以食李改姓爲是，則郭說爲誕。予謂二說皆可疑。予聞古字多假借，左氏「行理」多作「行李」，《史記·天官書》「熒惑爲理」亦作「李」，則「李」與「理」古人通用。疑理徵之妻避難，因改理爲李耳，不必食木子乃改姓也。故《管子·法法篇》云「皋陶爲理」，亦作「李」。然則李出於理，章章矣。若謂因食李爲李得姓，則明皇禁捕鯉，又可姓鯉乎？開封李杞國才，紹興辛未予始識之崖州，愿而有禮。別五年復來，而予尚滯留貶所也，又獲與之周旋。一日，忽告行，且乞文爲別，因書以贈。《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隸：原作「報」，據《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改。

〔二〕純：原作「淳」，據《晉書·郭璞傳》改。下同。

全宋文卷四三一一三

胡 銓 一五

講筵禮序

臣聞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名以器爲重。古之有天下者，不患分不定，不患名不正，不患器不守，而常患不能隆禮而已矣。苟能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得其當，而天下可運諸掌；苟不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失其當，而天下亂矣。何謂禮？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采。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擾、五特、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奏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耀殺戮，爲溫慈惠和使民感激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乃能協於天

地之經緯，是以長久。故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不亦君以禮爲重乎？何謂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中國夷狄是也。南蒯枚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謂上美爲元，下美則裳，言上下之不可亂。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君之罪，史墨對以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言《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大亂之道也。司馬光說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程頤《易傳》說《坤》六五，臣居君位之象。此皆嚴君臣上下之分也。在《易》，一陽之長雖甚微，而聖人善之，故一君子用而天下皆相賀；一陰之生雖甚微，而聖人畏之，故一小人用而天下皆相弔。此皆嚴君子小人之分也。《易》以自我致戎爲戒，而以三年克鬼方爲憊，言夷狄當外而不內。賈誼以中國爲首，夷狄爲足，而以首反居下、足顧居上爲亂亡之基。此皆嚴中國夷狄之分也。是不亦禮以分爲重乎？何謂名？爵號是也。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數爲輕，則名所以弼教也。名位不愆，爲民所信，則名所以出信也。名以弼教，則教非名不立；名以出信，則信非名不行。是不亦分以名爲重乎？何謂器？車服是也。器以藏禮，則器者禮之所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則器者君子之所乘。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是以爲君謹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不亦名以器爲重乎？謹按《禮經》篇目凡四十有九，大抵不出此三者而已。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境者；天子植杓、

袷、袷嘗、袷烝，諸侯約則不袷，袷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約；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少牢；天子殺則蔽太綏，諸侯殺則蔽小綏；天子之田象日月，諸侯法雷，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大夫之田視伯子男之類。此君臣上下之分也。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類，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如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此中國夷狄之分也。如次國之大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之類，此名之別也。如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之類，此器之別也。分也、名也、器也，國之大體也。臣故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仰惟陛下欽明文思，濬哲文明，同乎堯舜，固非謏聞淺學所能窺測。至於修五禮以覲諸侯，典三禮以咨四岳，亦駸駸乎唐虞之盛矣。然猶銳意稽古禮文之事，特降一札，俾愚臣尚講《戴禮》一經，豈徒欲玩夫三千三百之繁文，伸其佔畢而已哉？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維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撝挺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惟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義，

於《哀公問》見君爲正則百姓從令之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儀》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於冠、婚、喪、祭之篇見養生送死追遠之義。然則聖學高妙，誠非管窺蠡測所能彷彿其萬一，夫豈涓埃能有益於崇深乎！而陛下親屈至尊，孳孳聽納，移日不厭，真得堯舜三王之用心。臣昨蒙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習。側聞玉音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語，臣退而書之。竊謂晏嬰雖以此言告齊景，而齊景終不能行。陛下不惟聞而樂之，又能舉以爲訓，一言可以興邦，陛下有焉。臣愚願力行其說，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輕以假人，則社稷之福也。孔子曰：「名器，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仰瀆宸聰，臣無任隕越之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五六，《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五八，《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〇。

周禮解序

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爲表裏，其來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

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間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列，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鬱人鬯人典禮之經，考《經解》而知太師六詩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社郊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閒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而知龜人筮人之敬，考《緇衣》絲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準繩而知縫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師貍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郊之喻，考《冠義》而知弁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法，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爲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謂江出汶至於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絡脉開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謂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義，然二《禮》條分貫別，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旨意脗合，相爲表裏，端若脉絡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其言之也。臣既爲《易》、《春秋》、《禮記》傳，又覃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嘗以謂韓愈闢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革；

歐陽修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歐、韓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探蹟發潛。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時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陛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陛下天縱之資，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斯！顧臣糠粃，曷補萬一，殆如無榮所云者。倘辱皇慈寬狂瞽之誅，略加睿覽，則臣之志願畢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五。

尹商老易解序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其薦紕置舍，不以新故遐邇蒂芥於胸次，惟當其可焉耳。士之睨播物者，亦必睨其用心之公不公，不以新故遐邇竊議乎巖廊之人也。故播物者手握國砥，直道而行，進賢紕不肖，泰然其不病乎士之議已也。其爲士者，砥礪操守，介然其不疑於播物者之枉已也。以故上下相安，爲上不疑難，而下無覬覦，有如十六相焉登庸而弗忌，有如四凶焉竄殛而弗顧。而所謂十六相者，亦曰上之用我也公；所謂四凶者，亦曰上之罪我也直。去古既邈，公道自蓊，上忌其下，下疾視其上，於是親親賢賢、不遺故舊之義，遂爲希闊事。見所謂十六相者，苟有一日雅，則必曰：「吾故人也，薦之得無雅故之嫌乎？」見所謂四凶者，苟跡疏情邈，則曰：「彼不吾親也，斥之得無異己之嫌乎？」天下之所稱賢人君子焉者，誦書排之擊之，諱聞其名。心非不知其非，不若是，非遠嫌也。

已。上下交蒙，寧佛心不佛於時，寧違道不違於俗。必若是，乃合乎世之所謂名卿才大夫也，寵乃可保，祿乃可懷，位乃可固矣。嗟夫，後之有大物者，何太多事哉！播物者何其不公哉！賢人君子何其常不得志，而奸雄小人何其接迹駢肩於時也哉！予嘗求其故而不得，則曰時使然也。予竊謂之不知言者，夫所謂時者何耶？人爲之耳，非天之所爲也。何謂人爲之？蓋其萌非一朝，其蔓非一人，其萌也由心之不誠，其蔓也由己之不公，自欺其心而謂舉世皆欺也。其植根甚深，其芟蕪而蘊崇之也豈易哉？非明乎善而剛於用心，篤於守道，望其拔乎流俗而悔前之爲，不可得也。嗚呼，時也者，果天之所爲，而非人爲之耶？果不可易耶？然則若吳興通守尹侯者，其與時左者耶？尹侯中進士第於政、宣之間，逮今四十年矣。後出新進躡取卿相者踵相躡，而尹侯官不偶。朝之貴游、當塗要官多其平生故人，用是抑壓尹侯，矯而疏之。尹侯不歸訊於時，而自反曰：「播物者何咎？咎我之由。」則退而學《易》，味於其所不味，欣然有得，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我未能也；不見是而無悶，我則行之，於是乎有。」爲之訓解。予病今世人不得則戚戚以懟上，舍己之沐猴而攻人沐猴者，皆非也。若尹侯者，仕如伏虎，有二十四齟齬焉，信與時左矣，而不怨天尤人，其不謂之君子人乎哉！予以是知尹侯後日誠異乎俗之所謂名卿才大夫也，蓋將與天下爲公者也。予得序所解，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幸矣，其又奚辭？《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經義考》卷二三，《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三，《南宋文錄》卷一四。

李仲永易解序

淳熙二年

孔子既沒，《易》道微矣。自漢魏迄今，學《易》者不知幾人，歐陽子獨稱王弼，何也？予嘗考東坡、橫渠、伊川學以求其說，又嘗聞龜山、文定、紫巖、寂照、了翁、漢上諸老先生謦欬，然後知歐陽子之學蓋本於弼。夫《易》至漢分爲三，田何也，焦贛也，費直也。田氏始於子夏，傳之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等十篇^(一)，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凡學章句者皆祖焉。焦氏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專於陰陽占察之術。歐陽子謂不類聖人之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焉。費氏無章句，亦無師授，顓以《彖》《象》《文言》參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皆祖焉。費氏初微，至東京^(二)，陳元、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而田學遂衰，古十二篇遂亡其本。弼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歐陽子凡說《易》必祖弼，弼不解《繫辭》，止解大衍四十有九。歐陽子亦謂《繫辭》龐雜，七八九六無老少，《乾》《坤》無定策。且曰：「《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愚故謂歐陽子之學蓋本於弼。某故人番陽逍遙公李仲永潛心《易》學，衛道甚嚴，一旦夢弼而有得，遂成一家之書，殆與歐陽子之意默契。其門人府庠校正雲巖吳君說之攝其樞要，冠於篇首，丐予正其說，則曰「就有道而正焉」。某固辭不獲，遂書其始末。昔蜀人趙賓爲《易釋文》授孟喜，賓死，喜因不遵師說。及博士缺出^(三)，衆人薦喜，漢帝

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若說之，可謂不背本矣。聖上銳精經術，某頃侍邇英，備員侍讀，得旨進六經解，側聞不輟丙夜之觀。倘逍遙之書達聖聽，說之當遂補博士缺矣。孟喜有知，得不泚其頽？仲永名椿年，嘗直學士院云。淳熙乙未。《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經義考》卷二二，《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一。

〔一〕等十：原作「下」，據《經義考》改。

〔二〕東京：原作「東享」，據右引改。

〔三〕出：右引無。

蕭先生春秋經辨序

乾道八年

左朝散郎、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奏：「准禮部牒，檢尚書省黃牒，三省同奉手詔：『朕以寡昧，御艱難之統，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思聞讜言，以輔不逮。乃稽舊章，設賢良方正之科，而未有應令。豈朕菲德，不足以來四方之賢與？抑搜揚之道有未至也？朕既遭家不造，瑩瑩在疚，而天戒朕躬，太陽有異，氛氣四合，朕甚懼焉。中外侍從之臣，其遵俞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朕將詳延於廷，諷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者。臣伏睹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某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

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群書。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伏望朝廷更賜審察。伏候勅旨〔二〕。」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劄與呂祉，依紹興元年九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具官胡某詞業繳進。右劄付胡某」。蓋七年六月一日也。某既進詞業，即其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沒已數年，其學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歎謂某：「是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冬，某以妄言不可與金和議觸宰相，秦檜嗔，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廟堂意旨，奏徙某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彭費之說，骯髒之文，皆先生緒餘也。某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群經傳，玉旨丁寧，有「速寫進來」之諭。倘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學皦然愈光，豈特某得以追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予序所以，固辭不可，於是乎書。乾道壬辰。《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五。又見《春秋辨疑》卷首，《經義考》卷一八四，《韶宋樓藏書志》卷八。

〔二〕伏：原作「使」，據文意改。

洙泗文集序 紹興十八年

江西李先之先生嘗爲某言，伊川程養正先生讀《春秋》、《論語》四十年不下案，至深衣露兩肘。某嘗志其語，自忝竊以來垂兩星終，未嘗一日廢書不觀。頃位於朝，以狂瞽獲譴遷新州，居多暇晷，妄意爲《春秋》、《易》、《禮》傳以卒舊學，既又欲手抄《論語》，終身誦之。會漳人陳生允忠挾書一卷來謁，目曰《洙泗文集》，發視則皆集《論語》中語也。閱之累日，喟然歎曰：「五經之綰轄，六藝之菁華，萃於是矣。」爲削去其不合者，推其至當，而以漢隸寫之，償所願也。生之叙曰：「聖言不華，自然成文。某是書，聖人心法在焉，學者能如伊川先生真積力久，味其言以契聖人之心，則道可幾也，獨文乎哉，獨文乎哉！」紹興戊辰。《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五。

活國本草序 紹興三十年

漢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一〕，遣詣京，至者數千人〔二〕。夫漢以《本草》與五經同科，《本草》之重於世尚矣。然人皆知醫之有《本草》，而不知醫國之有本草也。衡

陽鄉貢進士劉君德澤明醫國之術，嘗作《忠本草》以見遺，其文典，其事核，蔚有古意。惜其略而未盡，爲作《活國本草》以廣之，而冠以序云。紹興三十祀，歲在上章執徐，澹庵老人胡某。《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五。

〔一〕「爲駕」二字原倒，據《漢書·平帝紀》乙。

〔二〕千：原作「十」，據右引改。

灞陵文集序

凡文皆生於不得已。象無文，感雷而生；水無文，因風而生。象與水非有心於文也，而極天下之至文。天地亦然，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充滿勃鬱，其文有不可掩者，夫天地非有心於文也。人之於文也亦然，其歌也或鬱之，其詩也或感之，其諷議箴諫譏刺規戒也或迫之，凡鬱於中而泄於外者，皆有不得已焉者也。得已而不已者，非吾之所謂文也。吾所謂文，唐虞三代之文也。唐虞之文，若咎陶、禹，非有心於文也。咎陶明刑，禹治水，不得已而作也。三代之文，夏有洛汭之歌，以太康而作也；商有伊尹之訓，以太甲而作也；文王之演《易》，以羑里而作也；周公之誥，以三監而作也。是唐虞三代之文，不得已而作也。不得已，若非有心於文者也，而典謨訓誥文象之文，至今如天造地

設，不可企及者，何也？周衰，孔子約魯史而作《春秋》，非苟作也，夷狄放肆，亂臣賊子接迹而起，聖人有憂之，《春秋》不得已而作也。孔子沒，孟軻氏懼楊墨之害道，七篇之書，不得已而作也。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屈原被放而《離騷》作，荀卿逃讒而大論興；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刖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馬遷蠶室，《史通》是繹；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說苑》、《新序》、《繁露》、《玉杯》作焉；賈生竄逐，鵬乃有賦；退之謫徙，文發於鱷；柳宗元、劉禹錫、李白、杜甫，此數子者皆崎嶇厄塞，而後溢爲詞章。是皆有不能自己者。向使咎陶不明刑，禹不遭洪水，五子無所怨，伊尹無所訓，文王無羑里之囚，周公無三監之叛，孔子無夷狄之憂，孟氏無楊、墨之懼，屈原、荀卿下逮韓、揚數君子者無放逐厄塞羈囚之思，書皆不作矣。然則其何以傳道而示後世哉？曰：書所以衛道，而非所以傳道也。書者道之文也，韓愈《原道》曰「其文則《詩》《書》《易》《春秋》」，是《詩》《書》《易》《春秋》，道之文也，而不可以謂之道，況諸子百家之書而謂之道，可乎？道之傳，以人而不以書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傳道者以人不以書也。孔子於《詩》，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孟子於《書》之《武成》止取二三策，是聖賢蓋以心傳道，而非專取於《詩》《書》之文辭而已也。道苟得於心，書雖不作可也，文何有哉？予頃得《灞陵集》，故朝散郎大夫致仕秦公之所作也（一），詩若文凡七百篇，讀之踰月不厭。其表奏書疏有閔時憂國之心；其歌詩發於性而止於忠，有少陵不忘君之

思，大抵多羈愁鬱結感憤之所爲作也。予然後廢卷而歎，益知文之出於不得已也。使出得時行道，都巖廊而惠天下，則斯文之不作可知也。抑猶有可疑者，崇、政以還，士風萎靡，以諛佞相長雄。陳篇希恩，則歌咏太平，如唐虞康衢之謠；奏記乞憐，則誦述功德，有稷契復生之歎。公獨落落與時左，無一言取容當世，益知公非特詩文出於不得已也，其仕進亦有不得已焉者矣。予然後又知公所得，非特區區於詩文而已也。公諱希甫，字辨之，灞陵人，故集號《灞陵》云。《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五。

〔二〕朝散郎大夫：按宋階官有朝散郎、朝散大夫，此處言致仕官，不得并提，當是衍「郎」字。

葛聖功文集序

大抵兩漢文章若司馬子長、揚子雲、劉子政、班孟堅、張衡之徒，率自《離騷》、《楚詞》出。靈均所著則曰《離騷》，後之依放而作者則曰《楚詞》，而《離騷》爲至。韓退之評屈原有「首軻雄」之目，柳宗元亦云「參之《離騷》，以致其幽」，誠爲篤論，然未盡底蘊，何則？《離騷》之蘊十有九，奇、古、辨、怨、閔、澹、潔、雅、雄、深、枯、淡、豐、腴、勁、正、忠、直、清。「指九天以爲正兮」，奇也；「帝高陽之苗裔兮」，古也；「就重華而陳詞」，辯也；「國無人莫我知兮」，怨也；「聊逍遙以相羊」，閔也；「和調度以自娛」，澹也；「朝濯髮乎洧盤」，潔也；「奏九歌而舞韶」，雅

也；「飲予馬於咸池」，雄也；「何所獨無芳草兮」，深也；「登閬州而僕馬」，枯也；「結幽蘭以延竚」，淡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豐也；「兩美其必合兮」，腴也；「雖體解吾猶未變兮」，勁也；「彼堯舜之耿介兮」，正也；「阽予身而危死節兮」，忠也；「何桀紂之昌披兮」，直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清也。《楚詞》清蘊十有二：險、怪、艱、窘、隱、約、褊、急、巧、譎、豪、放。「乘日月兮上征」，險也；「棄雞骸於箱籠」，怪也；「犯顏色而觸諫兮」，艱也；「執棠谿以荆蓬兮」，窘也；「筐澤寫以豹鞞」，隱也；「願假簧以紓憂」，約也；「破荆和以繼築」，褊也；「孰契契而委棟」，急也；「批催倚於彌檻」，巧也；「同鴛鴦與桀駟」，譎也；「來撚枝於中州」，豪也；「律魁放乎山間」，放也。此《離騷》、《楚詞》之辨也，要皆本乎幽憂而作，故曰「參之《離騷》，以致其幽憂」，其不然乎？廬陵孝友先生葛聖功，其學淵源多根乎《離經》。楚些，而世之知之者鮮。杜子美云「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闐」，有味其言之也。雖然，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載記尚矣。行與文恒相須，而行爲先。韓子謂行以爲本，文以爲華，言重本也。四科之設，顏、閔德行，游、夏文學。西漢四科，德行則唐林，文學則杜欽。史家先卓行後文學，而謚法亦以正惠冠文，此誠聖門設科之本意。然則先生之沒，門人以孝友易名，其德行之卓卓，亦豈專以文爲華哉！先生之從孫深，屬予爲集序。顧予才非夔雅，固辭久之，而深請益力，輒爲發《離騷》、《楚詞》之蘊，以原其文之所由出，而歸之於德行，庶有益於後人。夫聖門遠矣，有志乎古者，由先生而求焉，而漢四科獨可及也已。先生諱敏修，字聖功，乾道柔兆閭茂之七月穀朔，澹庵野叟胡某謹序。《胡澹庵先生文集》

李元直文集序

乾道三年三月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此淮南序《楚辭》之大略也。其言美矣，然不及《大雅》與《頌》，何也？或曰：《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自樊侯以來，惟中立可以當之。屈原諫不行，懷沙自沉，非明哲保身之道。《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楚襄疏遠忠直，椒蘭之讒，屈原賢且忠以憂死，懷、襄卒以敗亡，盛德成功安在哉？予且以爲或者之言過矣。夫中立與靈均孰優？中立之功固多矣，使靈均諫行言聽，其功亦豈出中立下哉？中立晚節，知昏君庸主不可與有爲，浮沉泉石，其視《懷沙》亦豈可優劣論哉？而前哲斷然以明哲許之，豈中立優於靈均耶？不然，謂靈均矜然與日月爭光，其過言乎？如《離騷經》淵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嘉橘頌》典則淳深，雖告神明可也。韓愈論文章氣格，以《離騷》「首軻雄」之目，柳宗元自序爲文，亦曰「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就令不得與《清廟》比，獨不可比《有騶》《泮宮》也耶？然則淮南之論不及《大雅》與《頌》，其言疏矣。嗚呼，原乎！不幸不生於仲尼之前，不見取於孔子，而列於《大雅》與《頌》也，是以後之爲《楚辭》學者，莫不歎息於斯焉。大府少卿李公好古博雅，涉五經，尤長於《詩》，凡一文一贊一頌率於《詩》取之，信手拈出，渾然

天成。乾道乙酉提點刑獄江西，丙戌冬出其編以示某，且屬爲序。獵纓把玩，終日不能去手。如《郊祀慶成頌》，典則弘深，奄有二《雅》三《頌》之美，豈止兼《國風》《小雅》而已哉！僕固願挂名集端，以托不腐，其又奚辭？竊嘗考集句之所來，近代如毅父之《五侯鯖》見稱於坡老，王寅之《十八拍》見取於山谷，皆謂擬半山老人而作。某獨以爲不然，三雍宮詩有云「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疑此即集句之始也。然前哲或有鴻鵠偶家鷄之誚，或有峰駝鷄豚拍之譏，得非以其擇焉而不精與？然則公之集也精矣，可書也已。公諱植，字元直。丁亥上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五。

僧祖信詩序

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

苟有以據而樂，倘自得於心，不假少鑠，則德全而神王，雖復却萬方陳乎前，不得入其舍。聖人之於道，賢之於學，郢之斲，王爾之土，垂之技，許少之琢，東海黃公之幻，都盧之緣，秦清之歌，巴渝之舞，成公綏之嘯，瓠巴之瑟，季良之笛，伯牙之琴，漸離之筑，谷子雲之札，史籀之篆，邈之隸，李斯之八分，公孫之劍，白墮之酒，季疵之薜，蓬門之射，郵無恤之御，秦成之力，孟獲之勇，嗜之沒齒不斲，非由外鑠。夫外鑠易業者，皆足不涉藩，指不染鼎者也。少陵杜甫耽作詩，不事他業，諷刺、譏議、詆訶、箴規、姍罵、比興，賦頌、感慨、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怨懟、凌遽、悲歌、喜怒、哀樂、怡愉、閑適，凡感於中，一於詩發之。仰觀天宇之大，俯察品彙之盛，見日星霜

露，豐隆列缺，屏翳沆瀣，烟雲之變滅，雲巖邃谷，悲泉哀壑，深山大澤，龍蛇之所宮，茂林修竹，翠篠碧梧，鸞鵠之所家，天地之間，談詭譎怪，苟可以動物悟人者，舉萃於詩。故甫之詩，短章大篇，紆餘妍而卓犖傑，筆端若有鬼神，不可致詰。後之議者，至謂書至於顏，畫至於吳，詩至於甫極矣。今信師之詩，有甫之淵源哉！不得其淵源而涉其流，未可與至甫也。工學甫者，善否必燭，無爽秋毫。機應於心，失得交關於前，茫乎若迷，於是乎一斷於詩，而後甫可希也。信師桑門氏，解天弢，脫世梏，是其方寸澹乎深淵之靚。其在大塊，泛乎若不維之舟。況與淡值，寂無所著，無聊不平，一吐胸奇，句句如洗出，無一塵染，豈非得於心者本無垢乎？其視甫也奚慙？然桑門法，以言華語綺爲口業，彼蓋謂進乎技而不進乎道也。若信者，其技道兩進，而沉冥自晦者與！不然，何舉世無一人知信哉！紹興戊寅日南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五。

盧溪先生文集序

昔人以文章比珠玉，六經言珠玉多矣，然《易》《乾》《鼎》之卦，《詩》《春秋》不過瑱佩、六珈、衡、琚、瑀，《書》不過璫璣、玉衡、螭珠、璆琳、琅玕、天球而已，《春秋》不過寶玉、龍輔、剝圭、紀瓛、玉鬯、佩藻而已。唯《戴紀》《周官》之書，言之爲詳且悉。有以璧爲貴者，如穀璧，蒲璧、蒼璧、圭璧、加璧之類；有以圭爲貴者，如土圭、鎮圭、桓圭、信圭、躬圭、青圭、琢圭、珍

圭、駟圭、琬圭、琰圭、裸圭、穀圭、端圭、白圭、廣圭、大圭之類；有以玉爲貴者，如玉敦、玉齋、玉帛、玉爵、玉几、玉豆、玉卣、玉斚、玉璜、玉簋、玉璫、玉璆、玉璵、玉璥、玉瑱、玉戚、玉鎮之類；又如服玉、佩玉、裸玉、蒼玉、赤玉、白玉、玄玉、瑜玉、嘉玉之類；有以璋爲貴者，赤璋、琢璋、圭璋、牙璋、駟璋、大璋、邊璋、中璋之類；有以璜爲貴者，如玄璜、琥璜、大璜、夏后氏之璜之類；有以多爲貴者，如兩敦、兩圭、四璉、四圭、六瑞、六瑚弁、十有二玉璆、十有二旒之類；有以瓚爲貴者，如玉瓚、璋瓚、圭瓚之類；有以奇爲貴者，如山玄、水蒼、璊玃、衡牙、衡筭、鬱鬯、不琢、有邸、璧羨、渠眉之類；有以大爲貴者，如大圭、大璋、大璜之類；有以長爲貴者，如信圭、躬圭、穀圭、邊璋七寸，瑑璋、圭璋八寸，桓圭、琬圭、琰圭、璧琮、大璋、中璋九寸，鎮圭、裸圭、四圭尺有二寸，土圭尺有五寸，大圭長三尺之類。又有五德焉：潤澤以溫，仁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和中，義之方也；其聲舒長，知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而不技，潔之方也。又有十一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扣之其聲清越以長，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嗚呼，珠玉之可貴如此，而以文章空言配之，不已誇乎！盧溪先生以明經中科而宦不達，落落與時左，凡憂悲愉快，窘窮喜怒，思慕怨恨，無聊不平，有感于懷，必于詩文發之。紹興壬戌秋，銓坐不肯與醜虜和議，且乞斬主議大臣二人，銓削爵竄嶺表，先生送行詩有云：「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癘間。」人爭傳誦，至達權臣耳，奏下江西帥司鞫

治，久之，竄辰州，時紹興己巳秋七月壬午也。先生貶八年，會權臣薨，得旨自便。先生思益苦，語益工，蓋如杜子美到夔府後詩，韓退之潮陽歸後文也，人得其片言隻字，寶藏十革，雖玉府所謂珠盤玉敦，未足爲珍。由是觀之，以文章比珠玉，未足過論。先生自隆興癸未至乾道辛卯凡兩賜對，對必坐，免拜，玉旨諄諄，問勞款款，退則賜茗、藥、束帛不貲，書生之榮至矣。銓頃于榻前論先生人物云：「雖老，宰相材也。」蓋用狄梁公荐張柬之語，上不以爲過。然則上之知先生深矣，倘未死，其見用于時，殆未易量也。乾道壬辰六月，長沙布衣劉君光祖與其弟紹祖寓書安成彭君叔夏，走千餘里抵廬陵，乞爲先生集序，固辭弗獲，遂書以畀叔夏。先生姓王名庭珪，字民瞻云。敷文閣直學士、降授左通直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胡銓序。《廬溪文集》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全宋文卷四三二四

胡 銓 一六

跋仁宗皇帝飛帛書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

孟子曰：「誦詩讀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臣末學固陋，不足以窺仁宗皇帝之萬一，竊嘗以其世論之。聞遺民耆舊，猶能談慶曆、至和間事，以爲當是之時，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薄海内外，無一夫甲而兵者。求其所以致此，雖道大難名，大要以清淨爲宗。蓋公有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然則聖神之用心，豈徒角字畫之工而已乎！故嘗謂欲知四十二年極治之盛，觀此清淨二字可也。紹興乙丑十一月朔，臣胡銓謹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右《蘭亭集》也，或以方梓澤叙，右軍喜甚，此殊不可曉。郗嘉喜人以己比苻堅，殆是同病。陳公廩居洛，爲楔飲，與客酬唱「無愧山陰」之句。叙者謂禮義爲疏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予觀少安少邁往不屑之韵，與隆替對蘭亭之傳，豈但筆札之工，公廩自云「無愧」，蓋王、謝之細耶！「韓安國不能作賦，罰酒三升。予作詩不成，亦飲三觥」，議者以是少之，珣蟲生遂有矜色，詎謂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書崔公治書後

紹興二十五年六月

予在新州，惠州河源縣令崔公治書報云：「潮陽今作吉陽，謂丞相趙公元鎮自潮再遷吉陽也。」時朝廷怒趙公方甚，人不敢斥言，故爲廋語耳。予初不知吉陽爲何地，後三年，予自新州亦再遷吉陽，乃知即崖州也。今趙公與崔皆爲鬼錄，而予遷崖忽忽七年，思老杜「勢閱人代速」之句，爲之太息。紹興乙亥六月十一日書（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二〕乙亥：原作「己亥」。按紹興無「己亥」，顯誤。據《胡銓行狀》，銓于紹興十八年謫崖州，本文云「遷崖七年」，時當紹興二十五年，正爲乙亥。今據改。

跋胡遵禮雙頭牡丹圖

予里之友胡君遵禮，偕其季終父喪，不越月，哭其母如不勝哀。歲餘，有花合蒂生廬傍，貌其狀，來速予文，以爲祥也。予曰：麟經祥瑞不書，凡書不戒則勸，請以《春秋》之法勸焉。蓋嘗考於古，得於西陽之錄，涪翁之詠，米侯之帖，如是花者，亦時或有，獨於居喪而生，予意造物者陰以此勉君之兄弟也。夫兄弟之難協也，以姬文之聖，孝文之仁，而兄弟之間，慚德多矣，況餘人乎？方親在時，朝磨夕鏤，或詡詡強相友，指天日誓不叛；一旦亡其親，抔土未乾，奪婦口反眼若秦越，小不意滿，往往身縗墨，手杖相角，以求割爨者多矣〔一〕。故古人於其居喪，必疊疊勸勉，鞭其不及而救其過。雖桃瓜小物，苟或並秀，亦大書特書，以爲廬墓佳事，非但書祥而止耳。故以爲草木異類也，且有同氣之義，兄弟一體也，忍忘同乳之恩乎！然則茲花也，駢榮鬬奇，豈徒媚君瑀欄哉，必有所勉矣。噫，仰華鄂之樓而李集興，睹《棠棣》之詩而賈碑立，感因之焉。子姑勉之，將見家顏閔而人曾參，自吾里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二〕爨：原作「釁」，據文意改。割爨謂分家析炊也。

跋孫氏書儀

孫氏《祭儀》〔二〕，大抵規撫溫公《書儀》，少損之耳。其間有未安處，不可不釐正之。如云：「跪，祭酒於几下，俛伏，興。」又云：「酌酒跪奠，俛伏，興。」意謂奠爲酌酒，恐非。某按《士喪禮》「奠脯醢酒」，注云：「鬼無象，設奠以憑依之。」溫公云：「奠謂斟酒，奉至几上而不酌也。」則莫非酌亦明矣〔二〕。又謂：「古者廟祭，鼎俎籩豆，蓋古人生時享用之物，事死如事生，故以生時用器奉之。今只用盤醢盃，亦斯義。」此尤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言軍旅而及於俎豆，聖人之意微矣。古人坐貪污不廉者，謂之簠簋不飭，蓋簠簋飭則敬肅之心生，故入宗廟見鼎俎而色莊。《易》於《剝》、《坎》取象簠簋，誠以精意寓焉故爾。今欲以古薦享之禮事其先，而以俚俗不軌之器參錯其間，何異奏雅終淫哇乎！溫公議俎豆籩豆，但只云「恐非私家所能有」，非以爲不當用也，好古知禮之士當考。

古《易》：「剝牀以簋」。京房云：「重祭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二〕祭儀：文題作「書儀」，疑有一誤。

〔二〕酌：原作「酌」，據上文文意改。

跋李伯時畫

此伯時畫，或疑非是。予嘗評古今畫，惟士人用筆無丹青氣，如《南史》蕭賁圖山水於扇，咫尺萬里，故少陵云：「咫尺應須論萬里。」唐宗室思訓畫筆勢雄拔，世稱李將軍山水。王摩詰畫天機所到者，以爲人無間言。鄭廣文畫與詩書埒，玄宗署爲三絕，詩人以祁岳比之，疏矣。奉先劉少府畫，或云筆迹遠過楊契丹，信然。張志和畫舐筆輒成，蓋其胸次自有丘壑耳。至閻立本以丹青取宰相，小人哉！本朝王晉卿水墨，或云筆勢挽回三百年，謂追蹤鄭虔也。米元章畫，其書有一種邁往不屑之韵。自蕭及米，皆以山水得遊戲三昧。至與可之竹、伯時之人物、東坡竹石，亦各妙絕一時。與可人物雖不多見，如《歸去來》所作人物，意態天成，惟此畫似之，非伯時不能也。然識畫至難，世人以贗爲真，如前古以朱繇畫爲道玄者多矣，當考。《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裴季祥寫王荊公詩圖

紹興十八年正月

「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陰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此介甫詩也。內侍裴

季祥寫爲圖，以遺高郵劉景仁。其妙處茅屋闐然，惟一持帚而掃者，深居山居幽處，而其掃苔之意自已洒落絕俗、彼掃舍人門如魏勃輩，視此擁篲者，類有泚矣。景仁淮海佳士，方著脚薊青雲，乃志山水，與夫市朝眷戀之徒，相去不啻九牛毛也。退之稱王弘中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予於景仁亦云。紹興戊辰人日，澹叟胡邦衡書。《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跋雷梧州集字說記

紹興己巳上巳日，某假道茂名，宰雷侯見其家集《字說注》，曰：「先君遺書也。」某方有吉陽之遷，不暇窮究，略涉一再。淵源六經，出入《左氏》、《公》、《穀》、《儀禮》、《國語》、《爾雅》、孟軻之書，《荀》、《莊》、《楊》、《列》、《老子》、《尸子》、《淮南子》之流，至於《楚辭》、班馬所紀、《太玄》、《白虎通》、許慎《說文》、呂不韋《春秋》、陸機《疏》、梁昭明選《兩京》、《景福》之賦、《司馬法》、罔不貫串。又如《難經疏問》、《本草經》、《病源》、《外臺秘要》與夫《營造式》，亦悉該洽。下逮《玉篇》、《廣韻》、《集韻》、《埤蒼》、《雅博》、《方言》〔一〕，皆所不遺。嗚呼，先生之學，可謂博而精矣。近世學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讀此書，當泚其頤。某既書其卷末，又以所見補其闕。如𠂔，掌也，漢賦「𠂔華同義」。藐，遠也，音莫，而《左氏》「藐諸孤」亦音眇。右翼曰肱，見《春秋

傳》襄三十三年。鼉，鼃類，皮可冒鼓，李斯、相如皆云「樹靈鼉之鼓」。檟，聯也，《楚辭》：「檟蕙櫟兮既張。」檟，椽也，榱也，《九歌》：「桂棟兮蘭檟。」廬陵胡某書於仙江驛。《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二〕雅博：疑當作「博雅」，即《廣雅》也。

跋陳了翁帖

紹興十九年六月

了翁嘗跋六一先生帖云：「使二十年前見此書，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不起。」東坡曰：「美哉，微中之言也！」今觀此帖，使三四十年前人皆知愛敬了翁如合浦李侯，則豈復有靖康城下之盟哉！至今了翁名節爛然於殺青之上，子姓登臺省，或爲監司郡守，皆有能名，子孫亦疊疊逼人；而合浦之子，亦布列仕路，聲稱籍甚。當時謀陷了翁者闐焉。乃知身賢賢也，敬賢亦賢也，賢者亦有後，天道豈可誣也耶！頃嘗與翁之昆孫右正言淵同朝，而翁之子正同又同官密院，知翁爲詳，故書之悉。紹興己巳夏六月二十二日，儋耳傳舍光華堂澹庵胡某。《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又見《陳忠肅言行錄》卷七，

《宋元學案》卷三五，《南宋文範》卷六〇。

跋從叔祖八景士遺稿

紹興二十二年六月

某幼側聞先君宣教君言，從大父治舉業，日作文一篇，有賓客暮酒，夜歸則補一日之闕。先君沒垂三十年，言猶在耳。頃讀坡老集，見其言曰：「詩非甚習不工，要須日作一首。」山谷亦云：「胸次一日不以古今澆之，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乃知從大父蓋用坡、谷法也。然竊嘗觀堯日行道，舜日致孝，禹惜寸陰，湯日新厥德，文王日昃不暇，武王夙夜惟勤，成王日就其聰，周公夜以繼日，仲尼終日以思，蓋自堯、舜、禹、湯以至周、孔，皆日孳孳然，而況學者，奚可自畫？夫自畫廢業者，荒於嬉者也，毀於隨者也。是以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勉^(一)，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無」，又曰「日見其所不見」，又曰「一日不使其躬僂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一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夫以愛日爲未足，而又競時如此，可以已矣，而君子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然，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此吾從大父所以夜歸補一日之闕也！雖然，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曰：「范甯不云乎，君子之學也，沒身而

已矣。紹興二十二年六月壬申，從姪孫前樞密院編修胡某謹書。《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二〕勉：原作「先」，據四庫本《澹庵文集》卷六《遺從子維寧書》（見本書卷四三一一）改。

跋裴氏家譜

紹興戊午，予自密院以狂瞽得罪貶昭州，未行，赦罪謫監廣州都鹽倉，尋改差福州僉判。踰年而言者必欲寘之死，上不忍誅，除名遷新州。紹興己巳二月告朔，某自新州再遷朱崖。夏六月行臨皋道中，路旁題云買愁村，予曰：「買愁村古未有對。」馬上因口占云：「北望長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崎嶇萬里天涯路，野草荒煙正斷魂。」漢武元鼎六年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故予以「聞喜」對「買愁」，取其對耳，非有意謂也。及抵儋耳，有吉陽人來謁，視其刺曰「聞喜裴嘉祥」。予驚曰：「崖州乃有聞喜人，數日前馬上口占句，豈偶然耶！」一日，儋守陳使君謂予曰：「吉陽寓處無出裴氏，今裴君幸在此，試以語之。」顧左右招裴君，則已浮海矣，予歎曰：「事不由人。」後月餘，予亦浮海而南，再信次昌化縣，方艤舟，見其岸上有立而待者，裴君也。問何爲尚留此，曰：「至此易舟，凡月餘不能得，請同舟以濟。」輟一舟遺之。既至貶所，遂館於裴氏。先是在新州時，嘗夢謁丞相趙公，久之不出，仰視棟宇，皆蛛絲煤尾，乃取帚掃塵而覺，予竊喜曰：

「趙公其將還朝，予倘得北歸乎！」及是所居乃趙公舊寓也。嗟乎，行止非人所能。坡老云「流落天涯先有識」，豈不然哉！裴君字宋祺，其尊父朝散公，盛德君子，而其兄今爲瓊州推官，趙公書之詳矣。予閱裴氏家譜，因書其後。《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又見《輿地紀勝》卷一二七。

跋李瓊州與吉陽于守書

此安撫李公薦于崖州書也。崖州前爲瓊將，以數百罷卒嬰方張數千之寇，衆寡不敵，人爲危懼，而能奮不顧身，以義將其氣，厲士卒以必死。曾不踰時，寇束手請命。自古以少擊衆，未見其比。海南俗剽悍，帶牛佩犢，大抵如古所謂家鶴膝、戶犀渠者。退之云「喜則人，怒則獸」，蓋黎獠故態也。爲政或失，相挺爲亂，否則囂訟蜂起，郡將例以譴去。以故人怨氣沴，盲風怪雨，發作無節，水旱饑饉，無歲不有。自于侯爲州，政通民熙，氓獠戶歌。前日帶牛佩犢者今服田力穡，前日囂訟不庭者今肅勺俎豆，前日水旱饑饉者今雨暘以時，歲以大穰。以是知于侯豈善戰云乎哉！然則非安撫李公不能庸于侯，非于侯不能甦黎島之人而當李公之薦。炳乎其相輝，蔚乎其相彰，皇乎美哉！某既喜李公之能知人，而又喜于侯之能不負所舉也，故書其末，且以勉于侯思其始而圖其終。《傳》曰「終之實難」，敢以此規。《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李泰發參政與寧遠令劉文舉詩

參政李公以劉寧遠比孔北海〔一〕，以其字同也。嘗觀隋唐間人之名字，有云日磾者，蓋慕金氏之爲人；有云長卿者，蓋慕司馬之爲人；有云曼倩者，蓋慕方朔之爲人；有云賓王者，蓋慕馬周之爲人。考其行事，雖若不甚相似，而其志節凜然，已自不凡。古人評三國名臣，謂孔北海爲龍，此豈可及哉，而李公以寧遠方之，或謂過論，予竊以爲不然。孔子有云：「儼人必於其倫。」寧遠視北海，其所成立似非其倫，然其學皆本於堯舜周孔之道，其倫一也。況孔北海平生疏率天放，史臣謂其意廣才疏，非才疏也，天性然也。劉寧遠之爲人，迭宕文史，浮沉杯酒間，類通脫者。至於持廉勤，以義將其氣，遇事輒發，敢與官長抗衡，時時遭官長罵，毅然不屈，則其疏率殊類北海。倘得時得位，其所設施固未可知，而其坐上嘗滿，尊中不空，端未肯讓北海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一〕參政：原作「參將」，據題改，下篇又稱「參相」。參知政事李光也。

跋李泰發參政詩集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

此林氏所集參相李公詩文也，編次甚精。予蒙恩北歸，行瓊山道中，日讀不廢手。或疑其間用字有未妥及用事有可疑者，蓋人不曾觀書，不知來歷耳。如《賓燕堂》云「風颭圓荷翻翠蓋」，用「颭」字蓋出柳子厚詩「驚風亂颭荷渠水」。《夜飲》云「酒薄猶堪緩客愁」，用「緩」字蓋出杜詩「急觴爲緩憂心擣」。《感春》云「一壑風煙如可擅」，用「擅」字出莊生云「擅一壑之水」。《符氏莊》云「野花隨處供幽香」，「供」多讀平，不知《二疏傳》「供張」讀爲去聲。《野趣亭》云「幽居渺雲莊」，蓋用老杜「巨壑渺雲莊」之句。《玻璃盃》云「自有隨身老瓦盆」，蓋用老杜「田家老瓦盆」事。《江橋》云「風捲斷雲飛玉馬」，蓋唐太宗有「玉花馬」，杜云「先帝天馬玉花驄」，故云「玉馬」。又云「水搖明月走金蛇」，多疑「金蛇」似俗，蓋不見坡老有「電光一掣紫金蛇」之語。此類甚多，方行役疲勞，不能一一指摘，聊拈出一二，庶後生不妄下雌黃耳。其送予遷吉陽詩云：「夢裏分明見黎姆，生前定合到朱崖。」予初貶新興，一日忽夢黎姆，後十年乃遷朱崖，故云然，蓋海南有黎姆山也。唐末有「朱耶赤子」之語，「朱耶」即朱崖也。紹興丙子中秋後五日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胡明仲侍郎帖

某伏讀明仲侍郎所叙年家父權郡劉公布衣時言事得罪，未嘗不二復流涕也。《春秋傳》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嘗考魯史，三桓子孫惟臧孫至盛，至文仲、武仲益大以熾，其有後信矣。公方抗疏時，奮不顧身，豈顧有後與否！予觀其二子與某同年登第，皆嶄然露頭角，有仕途聲，殆不愧臧氏，以是知懷祿怙寵，口箝而不開者，其無後必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又見《南宋文範》卷六〇。

跋王民瞻某文

「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此淵明語也。民瞻一振馬隊之遺風，人欽趨之，所謂從善如登者耶，淵明不欺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莊道士銅將軍銅龍銅手爐畫圖

漆園吏之耳孫來住銅巖，披荆棘，一新道場，神人歡喜。偶濤浪中獲此三異，蓋鏤彩數十百年間者。乃知玉清說經而金玉露形，老君談玄而地神湧出，非詭言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陸處善集杜詩

右臨江陸處善集杜詩，題坡老舊隱，所謂德有鄰堂者也。近世媚道成俗，凡有位者出一詩一文，則人爭摹刻，竟有題跋不問詩文美惡，但官愈高則題跋愈多。如使騷人詞客投閒置散，雖有屈、宋、李、杜之文之詩，人誰着眼？豈復有賞吳江之楓落，愛秋水之霞飛，徒令月哦永什，與孤煙野草共盡，可勝惜哉！予故手書此以記意云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又見道光《清江縣志》卷二七。

跋醉鄉圖

予既作《醉鄉圖》，或言醉鄉不可名狀，圖何有哉？予笑答曰：「子非無功，安知無功鄉也。」吉

州僧契崇謁予於澹庵，既去，乞一言爲別，以是遺之，可持歸作衣鉢。一笑一笑。崇師雖浮屠人，專以詩律作佛事，似亦有意醉鄉卜鄰。紹興缺五月癸巳〔二〕。《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二〕「紹興」句原無，據四庫本補。

跋劉提舉捕魚圖〔二〕

此《捕魚圖》，凡四屏面，提舉劉公家藏也。公之子拯景仁，以親僕求書其上。景仁書得顏楷，他日當自名家，而反求於僕，殆是厭家鷄耶。《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二〕「提」字原脫，據正文補。後有《跋劉提舉所藏坡老松石》、《跋劉提舉寒林圖》，可證。

書南涇漁父詞後

「吾初網魚鰲，童卯至於耄。孜孜戒吾屬，天物不可暴。大小參去留，候其孳養報。終朝獲漁利，魚亦未曾耗。」此南涇漁父詞也。漁者爲利是嗜，猶有仁心。今之爲政者，乃曰一網盡矣，不仁之甚，視漁者有愧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秦希甫墓銘

劉景仁出視霸陵先生秦公墓碑，求予跋尾。予謂陶淵明作《孟嘉傳》，東坡先生書程公逸事，皆外祖也。古之君子一出言不忘其親，是以重所出也如此。景仁秦出也，故寶藏其銘，庶幾二君子之心，是可嘉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劉提舉所藏坡老松石

觀此醉松枯石，乃知坡老肺肝，得酒茫角出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劉提舉寒林圖

石怪木老，流泉交絡，如行匡廬道中，覺霜林飛瀑逼人寒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松石圖

此大類陳公弼家《栢石圖》也。栢出巖石間，豈有可移下理。觀此畫，可以堅所出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維摩畫

澹叟觀畫，得掛口法。《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雷梧州墓刻

某自新興遷吉陽，道茂名，雷侯出其先君子梧州墓刻，蓋端明趙公伯山之文。中叙御史馬仲嘗評公爲愛民吏，予雖不及識梧州，而知伯山與馬御史之爲人。伯山在建炎間以詩鳴，而馬公嘗以直言被譴。二公皆一時望，而稱道梧州若此，不問可知其爲人。茂名政聲亦藉甚，人謂梧州盛德懿範具矣。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儋耳陳守所藏折仲古帖

紹興十九年

紹興十九年大夏中沐焙〔一〕，郡守陳公于賓燕亭觀此帖，因悟東坡三養訣。陳公能寶藏之，賢於李預□玉法遠矣。他時日食萬錢，必能勿忘在儋耳時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一〕沐焙：疑有誤。

跋黃舜揚所刻先聖像

孔子沒，楊墨害正道，孟氏闢之。軻死未幾，黃老於漢。梅福一開說，而世又知有孔子。由漢以來，佛於晉、宋、齊、梁，至唐益盛。韓愈一明正，而聖道益尊。本朝歐陽公羽翼六經，功配軻、愈，然異端之害道者，又在流俗往往溺其說。溫林進士黃舜揚，力能尊吾先聖，至刻像以廣其傳，若欲排異端，其志不在歐陽下。故喜而書之，以張其氣，且以風吾黨之士云。《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書先聖像後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或以爲狀似有若、陽虎蒙俱也，何異以沐猴爲堯舜也耶！《胡澹庵先生文集》

卷三二。

跋秦法信道人詩軸

似僧有髮，似俗無家。念君何罪，亦到朱耶。《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二。

跋鄭亨仲樞密送邢晦詩

紹興二十八年

紹興丁巳，公與銓同爲編修，官密院。戊午夏，又同考較省闈。訖事，攝都司，除殿中侍御史，遷中執法。冬，金人以僞詔授我，欲屈無隄之輿下拜以受，從之。公與銓力爭不可，言頗訐。上震怒，詔褫銓爵投昭州。公奮然曰：「吾嘗同僚，決不使邦衡獨斥。」夜半，與諫議大夫李誼宣言、吏部尚書晏敦復景初、戶部侍郎李彌遜似之、向子諲伯恭、禮部侍郎曾開大猷、張九成子韶對便坐引

救，上稍稍霽威。右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激公義，亦即時入對，乞從公等臺諫侍從請，上賜可，銓得釋，謫廣州監鹽倉。公又引大義折檜，遂有量與錄用之請，除銓僉書福唐幕。辛酉到官。壬戌秋，閩帥程邁中銓以飛語，復投嶺表。己巳春，新州張棣承廣帥王鈇風旨劾奏，銓移海外。未幾，公自泗州宣撫被遣徙桂陽，又徙封州，亦坐鈇之譖也。乙亥夏，病不起，銓方居海島，愧不能效樂布與敞脂之收葬以報公恩，抱恨千古。丙子夏，銓蒙恩徙衡。戊寅冬，公之婿郴司戶邢晦德昭罷官過雁峰，出示公遺墨，讀之潸然出涕。屬有悼亡之戚，不克繼韻，輒書舊所作楚詞於後，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也。

山峨兮水深，懷高風兮涕漸我襟。無後若人兮青規黃閣，康瓠登庸兮黃鍾攘却。死者不可作兮云誰與歸，謂斯文之不遭兮莫如我悲。恭覽遺墨，風雅具體，彼羊質蒙皋比兮其賴有泚。《澹

庵文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東坡寫淵明詩

乾道元年四月

坡寫淵明詩「藍縷茅簷下」，豈無旨哉！銓案樂武子云「若敖蚡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杜預云：「藍縷，敝衣，言勤儉以啓土。」然則坡老之旨微矣。乾道改元四月仲潘，廬陵胡銓識。《續書畫題跋記》

卷六。

全宋文卷四三一五

胡 銓 一七

漢高帝論

嘗讀史，見漢高帝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以爲高帝天資魁磊，無纖芥意忌，真待物以不疑者。至反覆推見至隱，似非真以不疑待人，蓋矯爲不疑以收人心爾，不若孝文真以不疑待人者也。然提三尺角逐項羽，不數載取天下，若是之速，何也？以能矯爲不疑間羽之疑也。使羽向亦能矯爲不疑以收人心，則楚漢殆蚌鷸之持，未可輕雌雄也。夫楚之有范增，猶漢之有三傑也。增欲帝楚，與三傑之謀帝漢等也。楚漢之帝不帝，非於羽之亡、漢之帝而見也。范增一死，而楚之亡形已兆；三傑一用，而漢之帝業已若牢不可拔。故增之死，以羽疑也；羽之疑，漢間之也。漢非不疑其臣，以楚未亡不可以疑；楚非固疑其臣，以漢之間不能不疑。是高帝所以爲不疑者非誠也，矯也；羽之所以疑者非心也，間也。向使羽亦間漢，則三傑者亦楚之亞父耳〔一〕。故嘗窺高帝之用心，雖若推赤心置人腹中，切尚

見其意忌權譎，而當時不疑也。非惟羣臣諸將不疑也，雖密如良、平不疑也，是高帝巧於矯也。方成臯之窘，酈生謀撓楚權，請立六國後以植黨，留侯以爲不可。當是時，三尺童子知不可也。帝雖趣銷印而遲疑隱忍，方取決於陳平，非以留侯爲短於畫也，意留侯利在解六國之黨以固楚之權也。子房且不肯與項羽俱亡，肯爲沐猴也哉？京索之間，漢楚相距，勢若不暇給，方且數遣使勞苦蕭相國於關中，賴鮑生計，何乃舉宗從漢，帝以大悅。夫何誠反虜哉，向漢王數失軍乏食，關中一搖足，則山東非漢有矣，獨乘京索之危，何耶？韓淮陰在滎陽時，無他變也，彼知我有警，一傳檄即來矣。帝自稱使者晨入其壁而奪之軍，是付之以百萬之命而不能置一介之疑。彼顧幸吾之禍，拱而觀變，則睢水之敗，肯收兵與吾會哉？是帝之所以待三傑，顧不如孝文之遇絳、灌矣。然而躡足之悟，猶爲飾詞，視若吾無他腸者，是真矯也。夫陳平於時固不在三傑之列，其籌畫亦固不若子房，且不免疑，則良可知矣。然帝於平寵任過數，似將開胸見誠，心不異口，雖諸將如絳、灌等讒蜮百出，不搖如山，奇謀秘計，平往往獨權之，而帝不疑也。雖平亦自謂帝不疑也。及吕后問百歲後誰可以代蕭何者，則曰：「王陵可，陳平可以助之。」且曰：「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則其平生疑平者蓋如此其深，何其思慮周密，而機不露也，是真巧於矯也。晚節帝益意忌淮陰以楚反，韓王信以馬邑反，陳豨以代反，黥布以淮南反，盧綰以燕反。異時老將故人，耘除略盡，雖蕭相何且不免請室之辜，獨留侯以辟穀計僅得免。使當滎陽、成臯時，項羽方強，亞父無恙，六七公者皆思叛，則漢之爲漢，亡可翹足而待耳。然則帝之所以矯爲不疑者，非故矯也，權也。雖然，此亦留侯有以啓之。方帝居南宮也，見諸將或偶

語，以問良，良曰：「此諸將爭功，故相聚謀反耳。」夫秦以偶語之禁，至鉗天下口，以及望夷之禍。彼諸將爭功則有之矣，見其爭功便謂其偶語爲謀反耶，則周人之誅羣飲，凡相與飲酒者皆將執而殺之乎？子房之言過矣。帝之忌，子房啓之也。嗟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吳王濞在當時未反也，一疑其反，果亂於五十年後。有天下國家者，雖使寬容大度如高帝而不能去疑，其禍可勝言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

〔一〕亞父：原作「亞夫」。按此謂范增也，項羽尊范增爲亞父，與周亞夫無涉，今改。下文「亞父無恙」同。

吳楚論

《春秋》志夷狄，於吳、楚獨詳，以爲吳、楚皆大國也。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而楚奄有荆蠻，凌轢中夏獨甚，故聖人謹而志之，常防其漸而懲其僭竊桀驚也。成七年，吳伐郟，始見於經。十五年，會於鍾離，則始與中國通好而已。至哀十三年會於黃池，則已駸駸逼華夏矣。故聖人書始，其始伐郟，欲中國制御其漸；然而不少忌憚，卒有黃池之盟，惡中國不能攘夷狄，使吳得以主夏盟也。不書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不與夷狄之盟中國也。楚則又甚矣。莊十年，書「荆敗蔡師於莘」，荆始見耳。至僖元年，書「楚人伐鄭」，則楚遂稱人也。四年，書「屈完來盟召陵」，則楚遂稱其臣姓氏

也。十九年冬，「會陳、蔡、楚、鄭盟於齊」，則楚遂會盟矣。二十年，「宋公、楚子、陳、蔡、鄭、許會於孟」，則楚遂書子，寢以強大，自是始率列國伐人矣。二十七年，書曰「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用見諸侯纍纍受制夷狄。然聖人不與其伐人，書曰「楚人」，罪之也。故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書其臣而又不言氏，甚惡楚之寢以強大也。及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則其於聘始書爵，然其臣又不氏，不以中國待之，所以見夷狄強而諸夏微，以爲如此而不制，則噬臍之禍，不可爲矣。於是宣十一年遂主盟焉，書曰「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罪中國不能制夷狄而又服屬之也。自是不復可言矣，雖其大夫亦主盟矣。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盟於蜀」，惡其大夫主盟，所以深罪中國之諸侯也。至昭四年會於申，於是乎楚會諸侯，爭長諸夏，遂至執徐子，滅賴，滅陳，滅蔡，伐徐。至定四年，天王遣劉文公合十七國之師於召陵，僅足侵其疆耳。由是觀之，申之會、黃池之盟，吳楚之張大，於是甚矣。向使中國制之得術，何至是哉？聖人於二國，獨始終而詳志之，以爲後之興衰撥亂者之戒也。故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

漢相論

西漢之興二百餘年，其宰相獨稱蕭、曹、丙、魏，何也？竊究其故，自高帝而下，其臣欲有爲而其主不足與有爲。文、景、武、昭有可爲之時，而其臣或不足與有爲，元、成、哀、平，則主臣俱不

足與有爲矣。惟孝宣之世，君臣適相遭，故其建立有可道者焉。嗚呼，其難哉！方漢之初，鄼侯以沛相爲相國，開基之初，何實爲冠，是時曹參未相也。至惠帝二年何死而參始相，史官謂蕭、曹爲冠者，妄也。然則高帝之世，獨相蕭何一人而已，豈不謂難其人耶？參相四年，而王陵代爲右丞相、陳平爲左。平長於謀而陵亦剛正有守，終惠帝之世無大施設，非智於前而愚於後，知帝迫於呂氏，不可以有爲也。及呂后元年，陵遷太傅，平遂代爲右，而審食其爲左。是時諸呂張矣，辟陽具位，固無足言，而平亦唯唯，何哉？知呂后猶在，有待而後發也。呂后今日死，而明日平與太尉勃誅諸呂，立文帝矣。以是知惠帝、高后，其臣欲有爲，而其主不足與有爲也。孝文之元年，平爲左，勃爲右。二年而平死，三年而勃免，灌嬰自太尉代之。漢興至是二十餘年，公卿皆軍吏。嬰死，張蒼代之。蒼以病免，申屠嘉代之。帝好儒書而嬰起鞍馬，帝好循吏而蒼喜法律，帝舉賢良而嘉無術學，堂陛之間，常不相堪。至於孝景，陶青、周亞夫、劉舍、衛綰相繼居位。亞夫鯁挺，敢爭大體，然不知權變；綰敦厚，可相少主，然無能建明。文、景治幾三代，而卒不能臻其極者，無三代之佐也。武帝則又下文、景一等，其臣亦從可知矣。自衛綰以舊臣免，建元則竇嬰、許昌、田蚡，元光則薛澤，元朔則公孫弘，元狩則李蔡、嚴青翟，元鼎則石慶，太初則公孫賀，征和則劉屈氂、田千秋。然魏其、武安其進賢可與也，短於識；平津儒學可與也，短於剛；牧丘謹審可與也，短於略；葛繹不受相印可與也，短於果。至若彭侯之亡綬，富民之掘蠱，又瑣屑不足科矣。許昌、薛澤、嚴青翟、趙周之徒，與夫孝景之陶青、劉舍，雖不概見，然蹢躅廉謹，爲相備員，亦略見於《申屠嘉傳》，而史氏謂李蔡人

品出李廣下遠甚，則其風采亦可想見。自是以後，王訢、楊敞、蔡義相繼元鳳、元平之間，無他大略，謹守霍光之約束。議者謂光置相不選賢，則孝昭之佐，又下孝武時一等矣。以是知文、景、武、昭有可爲之時，而其臣或不足以有爲也。其後元帝則韋玄成、匡衡，然無救恭、顯之亂，衡又從而附之。成帝則王商、張禹、薛宣、翟方進、孔光、馬宮，然無救王氏之亂，禹又從而和之。哀帝則朱博、平晏、王嘉、孔光，然無救卜傅之亂，博又從而導之。至孝平而新都之羽翼已成，區區若馬宮、平晏，何益成敗？以是知元、成、哀、平，臣主俱不足以有爲也。盛哉，孝宣之烈也，本始則韋賢之守正，地節則魏相奉故事，神爵則丙吉知大體，五鳳則黃霸總紀綱，甘露則定國明政事。然賢則賜金以免，霸則功名損於治郡，定國又事帝日淺，惟丙、魏同心輔政，以功名始終，廟堂密勿，略無間言，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故嘗論君臣相得之難，古人謂之千載一時。得君如鄼侯，不免下吏；文、景待臣有禮，而絳侯父子之忠，繼踵入獄；武帝之佐十三人，坐事免者大半，公孫、萬石僅以柔佞免，然數被遣矣。元、成、哀、平間，如王商、王嘉，庶幾名宰，商以憤死，嘉以直死，朱博以罪死，安昌之徒，雖容容保寵，死者相望。孔光再爲相，亦再斥免，其固位可知也。漢興，獨韋平父子至宰相，然功名文采亦少貶焉。由是言之，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豈不謂君臣相遇耶？嗚呼，其難哉！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

〔二〕二十餘年：原作「二百餘年」，按文意，此言漢高祖即位至文帝三年，僅二十餘年，不得云「二百」，徑

改。

水戰論

某竊謂兵，聖人不得已而用，蓋危道也。不得已而用危道，不於平原曠野，而角勝負於舟楫汹涌沒溺之間，其爲危道又甚焉。故三代之師，不聞有舟師水鬪之役，而始見於春秋，至秦漢以來多用焉。故曰春秋無義戰，危之也。夫兵出危道，十出而九敗，不得已而用之，不可輕也。故古之用舟師水鬪以爭利者，事不素講不戰，不預備不戰，不出奇不戰，不據地勢不戰。合是數者，將非其人不戰。反是而謀動干戈，必亡之道也，夫是之謂危道。愚不佞，嘗學《春秋》，謹按春秋舟師之役，大抵皆吳楚也。昭四年，吳伐楚，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六年秋，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師於豫章。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遂敗諸豫章。十六年，吳伐楚，楚敗吳於長岸。十九年，楚又爲舟師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又爲舟師以略吳。定二年，楚囊瓦又師於豫章以伐吳。及定四年，栢舉之戰，楚師大敗，而吳遂入郢。夫自昭四年至定四年三十餘年間，大小數十戰，吳常勝而楚卒以大敗焉，非有他也，吳楚悉出於危道，吳得所以涉危道者，而楚常易之，不敗何爲也。何則？古人所以待敵備寇，常先爲不可勝之計。當吾未戰之前，已若必勝者，治之精，講之熟也。漢武、曹魏，皆英雄主也，其戰未嘗不先計後動。漢之伐越，則大修昆明池以治樓船；魏武欲伐吳，則大作玄武池以肄舟

師。蓋不敢以輕也如此。況吳、楚交兵久矣，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吳又日夜計其民而戒其事，有先王之乘舟楫皇以待之。而楚方且區區燧象以備吳，一舉而敗塗地，是謂事不素講則不可以戰。晉武謀舉吳，詔益州刺史王濬修舟艦，濬作大船連舫，極舟楫之盛。建平太守謂孫皓宜增建平兵以備之，皓不從。自是七年至太康元年，濬乃發自成都，斷橫鎖長錐之距，兵不血刃，攻無堅城，順流一鼓，而夏口、武昌聞風破解，孫氏遂有石頭之禍。向使晉無七年之備，吳有建平之守，雖百王濬，其爲何哉！故吳自成公七年兵入州來，楚自襄三年嬰齊伐吳，其潛謀觀釁，如此之久也。吳又師於豫章，又潛師於巢，舍舟於淮汭，又陳於柘舉，設防備敵如此之廣也。而楚人方且囂然卜戰，徒欲漢毀吳舟，計亦晚矣，安得而不敗哉？是謂不豫備則不可以戰。曹公入荊州，劉表子琮舉衆降，操得水軍步兵數十萬。吳將士皆恐，議者皆謂孫權曰：「將軍大勢可以禦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陸俱下，此謂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力不敵，不如迎之。」周瑜不可，曰：「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而操冒行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自足制之。」魯肅亦以爲然。是時先主爲操所破，欲引南渡，遣諸葛詣權。權遣瑜等與先主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瑜將黃蓋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安以薪草，灌以膏油，裹以帷幕，上建牙旂，欺曹公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引次俱前。曹公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未幾諸船火作，風盛，延燒曹營，煙燄漲天，軍遂大敗。此兵法所謂震霆不及塞耳者，蓋奇道也。夫以吳、楚之戰，吳人見舟於豫章而師於巢，以軍軍楚師於豫章；柘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皆奇道也。而楚乃欲塞漢東之隘道以疲之，敗

亦宜矣。是謂不出奇則不可以戰。秦之屠六國也，告楚、魏曰：「蜀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又乘夏水浮輕舟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決宿胥之口，魏無須、頓丘。」自是楚、魏皆震懼請服者，以秦地勢便、用兵易也。方長岸之戰，楚自謂我得上流，大敗吳師必矣，然所獲乘舟舳舻，卒以亂師而大敗，則雖據地勢之便而不能用，使吳光之謀得行焉。是楚之利，吳得而用之，吳安得而不勝哉？是謂不據地勢則不可以戰。漢南粵呂嘉之叛也，則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一〕，歸義侯粵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二〕。及閩粵王餘善之反也，則橫海將軍韓說出東方，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粵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白沙。至朝鮮王右渠之亂也，則樓船將軍楊僕浮勃海，左將軍荀彘出遼。及交趾側、貳之猖獗也，則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樓船將軍段志寧出合浦。當是時，以攻則勝，以戰則克，路伏波宣威夜郎而勳高百粵，馬伏波勒功銅柱而威暢嶠南。元鼎、建武之間號稱得人之盛，然而當時朝鮮之役，左將軍一非其人，兩將爭功，而幾至覆沒。則將非其人，禍可勝言也哉？故以區區之吳，有公子光之謀，夫概王之果，而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而欲當全吳之師，雖甚愚者知其必敗矣，雖司馬戍之區區，其何救哉？是謂將非其人，則不可以戰，反是皆必亡之道。愚故舉吳楚之事，反覆而詳言之，以爲謀人之國者，不可不知《春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

〔一〕「主爵」二字原誤在上句「桂陽」之上，據《漢書·南粵傳》移正。

〔二〕歸義侯粵人：右引作「歸義粵侯二人」。

禁衛論

自古論禁衛之兵，大概有四：有以宰相而領之者，有以宿將而領之者，有以宗室而領之者，有以外親而領之者。晉嘗以外戚領禁衛矣，羊琇典職十三年，其計得也，然漢上將軍祿、相國產以肺腑之親握兵柄，幾爲劉氏之禍。漢嘗以宰相領禁衛矣，周勃一入北軍，卒安劉氏，其計得也；然唐昭宗誅宦官，以崔嗣判六軍十二衛，適以啓東遷之難。漢嘗以宿將領禁衛矣，李廣、程不識俱東西衛尉，其計得也；然王叔文以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以奪宦者權，適以召僖宗幸蜀之危。漢嘗以宗室領禁衛矣，東牟、朱虛宿衛長安，共誅祿、產，其計得也；然唐昭宗畏藩臣跋扈，以嗣覃王允典神策，而興平五十四軍一日俱潰，適以啓李茂貞犯闕之變。則宰相、外戚、宿將、宗室，又若不可以領宿衛矣。是大不然，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任得其人，則羊琇之謹審，周勃之重厚，程、李之忠肅，東牟、朱虛之赤心，雖處禁司，不嫌於握兵之重任。非其人，則祿、產之險賊何取於外戚？崔嗣之庸昏何取於宰相？嗣覃王允之駑才何取於宗室？希朝之淺謀何取於故將？故夫典禁衛者不必外戚，得如羊琇則可；不必宰相，得如周勃則可；不必宗室，得如東牟、朱虛則可；不必宿將，得如程、李則可。

此漢武所以肅建章之衛，而唐太宗所以嚴諸衛之軍，誠知夫禁衛之不可輕也。雖然，漢武肅建章之衛，其亡也，兵移於奸臣；太宗嚴諸衛之軍，其亡也，兵移於宦官。兵移於奸臣其禍遲，兵移於宦官其禍速。方漢之季，曹操於相府自置領軍，後改爲中領軍，乃使韓浩、史渙同領禁衛，自是忠臣義士耘除略盡。靈、獻之間，北面朝者，拱而觀變，漢、魏何擇焉？彼見宗廟社稷之無與也，執太阿而用其穎，以司一世之命。則漢之亡，非既亡而後知也，禁衛之權一移於奸臣之手，而天下之大勢去矣。然而靈、獻猶擁虛器，而曹操亦終身腹毒而色取仁，及丕而後易姓，其禍遲也。唐之季，始以禁衛假魚朝恩，既又以假竇文場，已而又以假焦希望。夫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也，當時假寵奄寺，兵奪於內，亂訐於外。李茂貞一犯闕則殺一中尉，王行瑜一犯闕則殺一宰相，王建一犯闕則掃十六宅、殺十一王。自是朱全忠之難作於肘腋，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不終其身而唐以亡，其禍速也。禍之遲速不同，而其亡同一轍，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誠有味其言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又

見《古文集成》卷三六，《南宋文錄錄》卷一七。

全宋文卷四三一六

胡 銓 一八

審律論

臣聞司馬遷有言曰：「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猶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臣嘗深愛遷之言律於兵械爲猶重，而深惜後之言兵者止以戰鬪擊刺、奇謀詭計爲可幸勝，而不知吹律聽音爲百王不易之道，此律之所以汨沒，而學者未嘗道也。夫律、度、量、衡古也，淵源於馬遷；濫觴於班固，劉昭挹其流，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汨其泥而揚其波。遷之言曰：黃鐘之實八十一以爲宮，而以九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則黃鐘爲九寸矣。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法，實如法亦得長一寸，而黃鐘爲九寸矣。然則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與夫所謂八十一者，雖多少之不同，而其實一也；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與夫所謂九者雖多少之不同，而其法一也。又曰：丑二，寅八，卯十六，辰六十四。夫丑與卯陰律也，寅與辰陽律也。生陰律者皆二，

所謂下生者倍其實；生陽律者皆四，所謂上生者四其實。遷之言纔數百，可謂簡矣，而後之言律者祖焉，是不亦淵源於馬遷乎？固之言曰：黃鐘之實八百一十分。蓋遷意也。然以林鐘之實五百四十，而乃以爲三百六十；大簇之實七百二十，而乃以爲六百四十。林鐘、大簇之實以其長自乘，則聲雖有大小，同於黃鐘之宮耳。然則魏曹王製律〔二〕，而與黃鐘商徵不合，其失兆此矣。夫自子一分，終於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蓋遷術也。而固亦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始動於子，參之於丑，歷十二辰之數而得黃鐘之實，以爲陰陽合德，化生萬物。其說蓋有本矣。然其言二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而不言夫所謂濁倍之變，何也？夫蕤賓之比於大呂，則蕤賓清而大呂濁，今又損三分之一以生大呂，則大呂之聲乃清於蕤賓，是不知夫倍大呂之濁。然則蕭衍之論，至於夾鐘而裁長三寸七分，其失兆此也，是不亦濫觴於班固乎？昭之言曰，推林鐘之實至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大簇之實至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二乘而三約之者，爲下生之實；四乘而三約之者，爲上生之實。此遷、固之意，而昭則詳矣。然以蕤賓爲上生大呂，而大呂乃下生夷則，何也？蓋昭之說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今以蕤賓爲上生大呂，則是陽生陰，乃上生也；以大呂爲下生夷則，則是陰生陽，乃下生也。其弊亦由不知夫大呂有濁倍之變，則其視遷、固去本遠矣，是不亦挹其流於劉昭乎？若夫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則又大不然矣。夫班固以八十一分之實，起十二律之周徑，度其長以容其實〔三〕，初未嘗有徑三圍九之說也。康之徒惑於八十一分之實〔三〕，以一寸爲九十分，而不察於方圓之異，於是有徑三圍九之論興焉。夫律之形圓，如以爲徑三圍九，則缺其四角之方，而不足於九分之數，以之容黍，豈能

至於千二百哉？然則所謂圍九者，是謂圍九方分也。何以知之？知龠之方則知黃鐘之分亦方也。固雖無明說，其論洛下閎起曆之法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夫八十一寸者，是乃八百一十分，以千二百黍納之龠中，則不搖而自滿，是無異黃鐘之容也。龠之制，方寸而深八分，一龠之方，則黃鐘之分安得而不方哉？圍九方分而圓之〔四〕，則徑不止於三分矣。故夫徑三圍九之說，孟康爲之也。然由律生呂，數十有二止矣。京氏演爲六十，錢樂之廣爲三百六十，則與黃帝之法悖矣〔五〕。蓋樂之用《淮南》之術，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以黃鐘、大簇、姑洗、林鐘、南呂生三十有四，以大呂、夾鐘、仲呂、蕤賓、夷則、無射生二十有七，應鐘生二十有八，始於包育而終於安運。然由黃鐘迄於壯進百有五十，則三分損一焉以下生；由依行迄於億兆二百有九，則三分益一焉以上生〔六〕；惟安運爲終而不生。其言與黃帝之法大相牴牾。自遷、固而下，至是雜然莫適爲主。至五季王朴而後議少定，沈括、蔣之奇論之當矣。是不亦汨其泥而揚其波乎？嗚呼！律也者，固以實爲本而法爲末，陛下修其實於上，而有司方定法於其下，以協天地中和之聲，則夫數子者，其說有可考焉，臣敢輕雌黃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又見《宋史》卷八一《律曆志》一四。

〔一〕曹王：《宋史》同。《三國志·魏志》卷二九《杜夔傳》作「柴玉」。

〔二〕「起十二律」二句：原無，據《宋史》補。

〔三〕八十一：原作「八十二」，據右引改。

〔四〕方：原作「寸」，據右引改。

〔五〕黃帝：原作「皇帝」，據右引改。下文同。

〔六〕一：原作「二」，據右引改。

大衍論

歐陽修論大衍，以謂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蘇軾《易說》亦曰：「《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則《易》之所謂老陰老陽者，似若不必學，然前之言《易》者皆紛然於此，而莫得其要，不有以折衷其說，則後之學《易》者將惑於紛紛無當之論，而《易》之道汨矣。愚請有以辨之。昔之言《易》者，或以爲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其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夫自下而上，陰陽均也，曷嘗有進陽退陰與逆順之別乎？凡是數說，蘇氏辨之當矣。而蘇氏有取於唐一行之學，則又與說《易》者異。一行之言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嘗究其說，

不過謂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者九焉，故曰九。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者六焉，故曰六。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者七焉，故曰七。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者八焉，故曰八。則是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七八九六，而在三變之間矣，殆與說《易》者異也。以愚揆之，竊以謂陰陽固不可以名老少，《易》既有取於四象，則老少之說異焉。四象者，水火金木之謂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則一與六皆水而位於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則二與七皆火而位於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則三與八皆木而位於東。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則四與九皆金而位於西。東南物之生養，故八爲少陰，七爲少陽。西北物之成就，故六爲老陰而九爲老陽。卦畫七八，爻用九六，七八九六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成之。龜取生數，故一二三四五；筮取成數，故六七八九十。《易》止取於四象，而土存乎其間矣。然則老陽九而少陽七，老陰六而少陰八，庶乎其可推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

復古王者之制論

荀卿知有三代而不知有一王之法，知天下之無王而不究尊王之義，知矯革時弊而適以啓天下後世之紛紛。嗚呼卿哉！以《春秋》之義責之，不免爲罪人也。卿之復古之說曰：「道不過二代，法不過三王。」謂復古當以三代爲準也。謂天下之無王可閔也，是直以矯革時弊自任，亦有意乎《春秋》而作也。愚謂卿之意則善，而其說則疏也。夫隆虛談者不濟實用，古今之通患。士大夫立人之朝，高言大論，誰不自期以皋、夔、稷、契，亦誰不許其君以堯舜三代？言則高矣，其尚論古人則善矣，幸而偶合古人之陳跡，亦足以聳動時主之觀聽矣。然鹿豕魚鱉，世所珍者，人子誰不欲獻於親？而居山者不能致魚鱉，居澤者不能致鹿豕，於其所不能致，而必曰：「吾須以此爲吾親之養。」孰若即所居以求可致之物，常不闕於孝養哉？是則堯舜信古也，三王信古也，勢若不可行，則徒膠空文，無益復古之實效也。爲是說者，是未得《春秋》尊一王之法之說。客有難者曰：「子以《春秋》責卿似矣。若如子言，是簠簋可去而盤杆栝樽當御矣；韶護可抵，而箜篌笙笛應奏矣，《春秋》何取也？」曰：「爲朝夕所常見者，人皆不注視也。一睹古人之怪珍，則且驚且愕。抱烏號之弓以爲古，則必以彤盧之制爲可賤；保曲阜之履以爲古，則必以革舄之制爲可賤；考追蠡存昌歎以爲古，則必以雅歌時饌爲可

賤。世之好爲譎怪者，往往慕羲皇之高蹤，蔑視祖宗制度，不啻脫屣。今日變某事，明日復某法，改削更革，略無顧藉，遂使先朝百年之基業爲之一空。嗚呼，信如卿言，是三軍魯所當去也，郊祀魯所當用也，逆祀魯所當行也，《春秋》不應書而譏之也。曰：「吁，子責卿亦甚矣，卿非不知國家自有制度也，謂凡非雅聲者舉廢也，凡非舊文者舉息也，械用凡非舊器者舉毀也，以爲是可以復三代也！」愚則曰：聲非雅聲未害也，色非舊文未害也，械用非舊器未害也。《春秋》所最害者，所謂兵暴而非古，刑煩而非古，賦歛用度而非古。故凡書伐某、侵某、戰於某者，謂其兵暴而非古也；書殺大夫、放大夫者，謂其刑煩而非古也；書初稅畝、作丘甲者，謂其賦歛用度之非古也。不聞書曰廢某聲、變某色、毀某器，然後爲復古也。必如卿言，是猶饑渴濱死而投以太羹玄酒，曰此復古也。古則古矣，其不頓仆餓踣者幾希。其謂復古而適以害之，《春秋》所深罪也。曰：「然則先儒稱《春秋》之道亦通三王，則《春秋》豈無取於古與？」曰：爲此說者何體也？仲尼則無是言也。晉鑄刑鼎，仲尼專以唐叔之法度責之，不聞其通稱三王也；季孫問田賦，仲尼專以周公之典責之，不聞其通稱三王也。則刑古良法，紂行之則弊；肉刑古良法，漢行之則弊；井田古良法，唐行之則弊。三代法非本弊也，後世不能復三代也。故仲尼嘗論夏商損益之理矣，至春秋則一以周典斷之，謂欲興復文武之緒，不當雜以異代也。故其書不告朔猶朝於廟者，幸其猶朝於廟，以存周之遺典也；書不郊猶三望者，幸其猶三望，以存周之遺典也。是未嘗不尊一王之法也。謂《春秋》必通於三王者，此僻儒之迂論也，以是又知卿言之謬也。嗚呼，苟卿閔天下之無王，似亦有意乎《春秋》之作者，而復古之論迂闊如

此，後世執其說以敗亂國家者十常八九。且如褒賞一臣，直引周公錫山土田以爲故事；至用兵，則直援春秋車戰以爲法。翹然遠思遐想，掇取古人空談以欺其君，漫不知何許有得，所謂終日食龍肉而未嘗一飽者，良亦可笑。然竊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於師反若不相識。及觀斯之相秦，奮不顧患。燒滅夫子之六經，則變古也；暴滅三代之諸侯，則變古也；裂都會而廢封建，則變古也；破滅周公之井田，則變古也。是必常謂荀卿復三代之說高而難行，遂至大壞先王之法以甘心焉。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李斯師事荀卿，而遂亂天下，亦卿之詭辭怪說有以激之也。吁！《春秋》必謹始，蓋重夫始爲患者也，卿其始作俑者乎！愚故曰，以《春秋》之義責之，不免爲罪人也，嗚呼，惜哉！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又見《古文集成》卷三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三四。

漢宣帝論

善乎，班生之論曰：「孝宣功光祖宗。」愚不暇並舉文、景、武、昭之事，略條陳高帝之成敗而論之，於孝宣竊有所喜，而復有所恨，蓋恨其不如高帝之寬容大度，而喜其功光於高帝者四也。客有過而歎曰：「吁，三王以來，撥亂英雄之主，未有如高帝者也，而以爲孝宣之功過之。咄哉，子之迂也！」愚曰：然，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螫。客不能無怪於吾言似矣，而未知高帝、孝宣之所以爲優劣也。夫孝宣何如主也？中興之賢主也。其涵養天

下，比高帝爲優；其聽斷之勤，比高帝爲優；其禮貌大臣，比高帝爲優；能使蠻夷慕義而單于降服，比高帝爲優。方嬴秦疲弊天下，漢高起沛，談笑而麾之。入關之日，首以三章約法，斯民始有息肩之望。爲帝計者，正宜除苛解煩，以與天下更始，而猶勤兵不解者連年，則其意不在民而在兵。責以湯武之師東征西怨者，有間矣。至孝宣則不然，方地節初，始親政事，遣使十有二，循行天下，問民疾苦。今日下詔則恤民，明日下詔則又恤民，詔凡數四，爲民而下者半。時則有循吏無酷吏，德政沛然，有成康之風，則其涵養天下，視高帝爲何如？漢興之初，天下草創，帝方躬親聽覽，日與二三大臣謀謨治道。已而天下廓然無事，帝意少解，聽朝少弛，而晏閒數矣，將相大臣日益疏而嬖寵親矣，戚姬之愛遷而國本搖矣，自是而聽覽不講矣。至孝宣則不然，方躬親政事之初，宵旰視朝，五日不聽事，群臣奏對則親省之，天下疑獄不決者則親省之，丞相御史舉冤獄者則親省之。方冀州有寇竊之變，京師有桴鼓之警，則惻然感張敞之功，復使就職，而河內以安。嗚呼，孝宣可謂厲精政事矣，則其聽斷之勤，視高帝爲何如？方楚漢角力而爭雄長，帝得三傑而用之，以麾下精兵、大將軍之印付之韓信，以關中金城之固付之蕭何，以腹心肝膈之寄付之張良。一旦志得意驕，猜間諸將，視淮陰不啻讎仇，卒縛而辱之，無禮甚矣，獨不知大失國體也，而忍爲是屈辱也哉？至宣帝則不然，委寄丙、魏，不移如山，相與圖回中興事業。且如丙吉自地節三年居相位，至五鳳元年死矣。其在相位僅四載，而四載中，河南殺人，連歲大旱，朝廷議者皆咎吉而帝獨信之。至魏相以小累被劾，雖趙京兆欲擠之死，而帝獨眷之不少怠。中興之功，雖二子之力居多，亦孝宣任之確也。則其禮貌大臣，視高帝

爲何如？夷狄之爲患，自五帝三王所以不免者，高帝與之區區較勝負於矢石之間，卒有平城之敗，高帝之憤甚矣。孝惠、文、景，歷四世而不能報，孝武以雄才大略，雖窮追遠討而不能臣。及孝宣中興，信威北夷，不煩一矢而單于稱藩，雪祖宗積年之憤，天下快之。則四夷慕義而來降，視高帝爲何如？愚故曰：「於孝宣竊有所喜者，此也。」客曰：「若如所云，則孝宣果中興之賢主也，而謂不及高帝之寬容大度，又何以辨之？」曰：孝宣所最優者，信賞必罰，高帝所不及也。故高帝之興也，平生所至惡者無出雍齒，殺之可也，而反封之，何其罰之不必也？平生所至有恩者無出丁公，賞之可也，而反戮之，何其賞之不信也？孝宣則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治。」故殺廣漢，賞王成，所以爲賞罰之審也。高帝之興也，刻印以封六國，始欲賞矣，未幾以留侯之言而罷之，又何賞之不信也！下吏以按蕭何，始欲罰矣，未幾以群臣之請而出之，又何罰之不必也！孝宣則曰：「掖庭張賀有舊恩則報之，媼御侍養之不謹則斥之。」所以爲賞罰之審也。然而高帝於賞罰則以寬容大度得之，孝宣則以煩碎苛察失之。高帝之意，若曰刻印而復六國，使必行之，則六國必有變亂之禍；下吏以按蕭何，使必戮之，則有殺功臣之嫌。至於王成之增加可無賞也而必賞之，是必謂高帝之銷印爲謬也；廣漢可無死也而必戮之，是必謂高帝赦蕭何爲謬也。高帝之意，豈不知丁公有恩於己，而雍齒可恨哉？以爲平生怕齒者私嫌耳，不可以私嫌而濫罰；丁公於己私恩耳，豈可以私恩而加賞哉？故掖庭張賀之舊恩可無賞也，而必報之，是不謂丁公之不當遭戮也？媼御養侍之不謹可無罰也，而必仇之，是必謂雍齒之不當封侯也。孝宣功光祖宗，於是亦少貶矣。愚故竊有所恨者此也。客唯唯，請畢。

其說，愚於是不復論。《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

興聖統在擇將相論

論者或喜漢武帝提兵遠討，開拓邊陲，必欲奮擊匈奴，以空漠北寒苦之地，且謂自古帝王得將相以興聖統者，莫武帝若也。嗚呼，是喜開邊隙者也，是窮兵黷武者也，是害國蠹民者也，正非賢將相佐興聖統之道也。使將相賢如伯益，則必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者矣；使將相賢如張仲，則必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者矣；使將相賢如仲尼，則必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者矣。夫然，則天下不足治，人主不足慮，聖統亦不勞而興，豈復有武帝甘心四夷、窮兵遠討之患哉？然則是非武帝不足與有爲，蓋擇任將相非其人耳。故馬遷因武帝征匈奴之弊，而亟言興聖統在擇任將相也。武帝即位之初，招選賢良，公孫弘起徒步爲舉首，旋位宰相，言聽計行，天下覩望所以佐主澤民之惠。然至臨大事、決大疑，反與群臣背約不忠，飾詐以釣名，陽善以報隙，區區六年，一無所補。厥後李蔡、石慶之徒繼踵入相，然府位客館，丘虛而已。韓安國號爲持重有謀，又進身以賄，乞憐無節。武帝始建擊匈奴之議，安國委靡，不能死節諫爭，卒奪於邊臣之計。故王恢之策得行，而天下始困於夷狄矣。是時衛青征匈奴者七，霍去病征匈奴者三；驍騎將軍二年屯馬邑，六年出鴈門；貳師將軍四年伐大宛，二年出酒泉。遂定南越、東甌、西蠻、北夷之地者數千里，置南海、蒼梧、武都、牂牁之名

者數十郡。曾不知用武荒外，要功絕域，竭府庫之資，以爭境埆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得其地不足以耕織，乃反耗竭中國，搖動本根，其不敗也幸矣，吾未見其能興聖統也。吁，擇任之不明則將相不賢，將相不賢則建功之不克，而利害霄壤矣，此馬遷所以重歎興聖統在擇任將相者，深惜夫武帝之失也。雖然，論擇將相而以及於堯得禹而九州寧，何哉？蓋當堯之時，洪水爲患，正夷狄如也。使禹治水必高隄峻壘以抑之，則狂瀾怒波，其不滔天魚民者幾希。惟禹也順適水性而流導之，故水由地中行，民得平土以居，而四海寧。治夷狄亦何以異此哉！夫苟去其窮兵黷武、犁庭滅國之議，來則安之，去則舍之，謹吾之政事，修我之文德，以順適其性，則彼將屈膝請命，哀鳴求服，人君可以垂拱而仰成，人臣可以偃武而收功，聖統可以唾掌而興，亦猶堯得禹而九州寧也。惜夫韓安國之諫不行，王恢之慮不遠，漢武之擇任不精，而衛、霍得奮卒興馬邑之役，而斯民塗炭，使堯禹得專美於前聞。《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

全宋文卷四三二七

胡 銓 一九

原 孝

百行莫大於孝，五刑莫大於不孝。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回之慕舜也，非有他也，師其孝也，然則回之用心可知矣。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聖人言孝，稱閔而不及回。德行之科，乃以回爲稱首，則回之孝，固優於閔矣。由此言之，顏、閔爲四科之首，皆不過孝而已，是不謂百行莫大於孝乎？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葛伯之罪多矣，《書》獨數其不祀。商紂之罪多矣，武王伐紂，數其罪獨先宗廟不享。漢吳王濞反，其罪亦多矣，景帝詔條侯將三十六將軍擊之，止以燒宗廟爲罪之尤。是不謂五刑莫大於不孝乎？大哉孝乎，烏也能反哺，蛇也能觸棺，猿也能塞創，禽也能知母，況人乎！天下至殘忍而不仁者莫如寇盜，何相北向讀《孝經》，賊爲之却，況不爲寇盜者乎？永平中，期門、羽林皆能通《孝經》章句，武夫且爾，況書生乎？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商賈且爾，況不爲商賈者乎？馬醫夏畦知有親，況不爲夏畦馬醫者乎？唐明皇盛天子也，猶三復《孝經》，況匹夫乎？杜甫一大儒也，《孝經》長在手，況末學乎？司馬公一代宗臣也，猶爲《古文孝經章句》，況吾儕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其別雖有五，其實則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不過此三者耳。《祭統》曰：「孝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也。」三者皆禮也。生事之以禮，其別有十：雞鳴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端鞞紳笏，一也。左佩紛帨刀礪觶燧，右佩玦捍管遘觶燧，行滕屨綦，以適親所，二也。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病疴癢，敬抑搔之，出入先後，敬扶持之，進盥奉槃，盥卒授巾，所欲敬進，柔色溫之，三也。饘醢酒醴，芼菽麥蕡，稻黍粱秫，棗栗飴蜜，莖苴粉榆，兔薹滫瀡，以滑以膏，必嘗乃退，四也。父母將至，請席何鄉，將衽更卧，則請何止，御者舉几，斂席褥簟，縣衾篋枕，祇敬杖屨，五也。敦牟卮匱，非餽莫用，與恒食飲，非餽莫嘗，朝夕恒食，子婦佐餽，六也。有命敬對，進退謹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跋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袒裼，不涉不擻，七也。冠垢請漱，衣垢請澣，衣裳裂綻，紉箴請補，五日請浴，三日請沐，面垢請澣，足垢請浣，八也。父母有過，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從乃已，或怒而撻，流血不怨，九也。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具陳，十也。死葬之以禮，其別二十有三：親始死，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撤襲衣，加新衣，體一人，屬纊以俟絕氣，男女改服。一也。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二也。復大夫以玄纁，世婦以檀衣，士以爵

弁，士妻以稅衣。小臣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復不以衣尸，不以斂。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三也。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大夫之喪，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則主人兄弟子姓皆於東方，主婦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四也。凡哭尸於室者，主人二手承衾。大夫未小斂，爲君命出；士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出則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五也。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卒斂，主人、主婦馮之踊。主人袒，說髮，括髦以麻；婦人髻，帶麻於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六也。君喪，縣壺，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自以親疏哭。七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下各一燭。哭於堂上，主人在東方，奔喪者西方，諸婦南鄉。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皆杖；士二日而殯，三日之朝，皆杖。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八也。始死，遷尸於牀，幬用斂衾。小臣楔齒用角枳，綴足用燕几。九也。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用絺巾，拒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母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十也。御者差於堂上，君沐梁（二），大夫沐稷，士沐梁，管人授沐乃煮之。沐用瓦盤，拒用巾，小臣爪手剪須，濡濯棄於坎。十一也。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檀第，有枕，飯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十二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練

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十三也。大斂於阼，君簟席，大夫蒲席，士葦席。小斂，布絞縮一橫三，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大夫士陳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紛不在列。大斂布絞縮三橫五，布紛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大夫士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絞紛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紛五幅，無統。十四也。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祭服無算。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十五也。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頰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十六也。鋪絞紛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三，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紛踊。大夫撫室老姪娣，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凡馮興必踊。十七也。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十八也。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大棺及屬用梓，槨用枹。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槨，二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十九也。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鐙；大夫用玄綠，用牛骨鐙；士不綠。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君殯用輴，橫至於上，畢塗屋；大夫以幬，橫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見衽，塗上帷之。二十也。熬穀，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二十一也。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三，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大夫畫帷，二池，畫荒，纁、玄紐各二，齊三采三貝，黼畫嬰各二，皆戴綬，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

披前纁後玄。士布帷布荒，一池，榆絞，纁、緇紐各二，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二十二也。君葬用輅〔四〕，四綳三碑，御棺用羽葆，大夫用輅，二綳二碑，御棺用茅；士用輅，二綳無碑。比出官，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綳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緘。君以鼓封，大夫士止哭。君松楸，大夫栢，士雜木。君裹棺虞筐，大夫不裹棺，士不虞筐。二十三也。祭之以禮，其別十有二：始於五思，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一也。又有四如，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之。二也。又有五如，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三也。又有四盡，盡其慤而慤焉〔五〕，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四也。又有四敬，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五也。又有四有，凡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六也。又有五致，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七也〔六〕。又有敬之至凡五。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腍膋，敬之至也。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祖，以爲醴酪粢盛，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古之獻繭者，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八

也〔七〕。又有三備：水草之殖，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生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九也。又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十也。又有四餘：尸餽鬼神之餘，臣餽君之餘，賤餽貴之餘，下餽上之餘。十一也。又有十倫：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十二也。竊嘗論之，自古盡是道而以孝稱者，宜莫如舜。《中庸》云：「舜其大孝也與。」孟子亦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此之謂大孝。」夫舜爲大孝，子思稱之亦諄諄不容口，而《舜典》獨不一言及孝。《詩》三百五篇，其間稱禹者有之，又稱稷契咎陶，而略不及舜。太甲自底不類，宜其於孝有缺，一旦悔過思庸，而伊尹作書，斷然以孝稱之。諸漢帝皆以孝謚，豈太甲可以言孝，漢帝可以言孝，而舜於孝有未至乎！蓋嘗反覆推之，《春秋》責備賢者，《詩》《書》責備聖人，彼皆以孝稱者，名生於實不足爾。《舜典》不言孝，蓋責聖人之備也，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不若是，聖人何以曰「甚哉孝之大也」？噫，孝固大矣，曾子乃以孝聞，何也？弟子問孝多矣，聖人獨爲曾子作《孝經》，又何也？曰：志存乎道，聖人許之，蓋得所謂要道也。愛人以德，《戴記》稱之，蓋得所謂至德也。先王至德要道，復有大於孝乎？吾嘗三復《禮經》，曾子於聖門所得多矣，問卿大夫爲尸於公有齊衰內喪則如何，而知出舍公宮之禮。問君薨葬，世子生，而知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之禮。問並有喪則如之何，而知先重後輕之禮。問將冠，子聞齊衰大功則何如，而知內喪則廢

之禮。問除喪改冠，而知有冠醮無冠醴之禮。問祭不行旅酬之事，而知小祥練祭不旅之禮。問大功可與饋奠，而知斬衰皆可之禮。問小功可以與祭，而知士取於兄弟大功之禮。問相識可以與祭，而知總不祭之禮。問廢喪服可與饋奠，而知說衰與奠爲非之禮。問昏禮納幣，女之父母喪如之何，而知婿使人弔之禮。問親迎，女在塗，婿父母死如之何，而知女改服布深衣以趨喪之禮。問除不復昏禮，而知過時不祭之禮。問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而知不祔於姑之禮。問喪有二孤、廟有二主，而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禮。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而知巡守以齊車奉遷廟主行之禮。問師行無遷主則何如，而知君出必以幣圭告廟禰，遂奉以出之禮。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知四者之禮。問諸侯相見入門不得終禮，而知六者之禮。問嘗禘郊社天子崩后喪如之何，而知皆廢之禮。問當祭日食太廟火如之何，而知接祭不迎尸之禮。問諸侯祭社稷、天子崩后喪、君薨夫人喪如之何，而知奉帥天子之禮。如此亦足矣，猶以爲未至也，又問大夫祭不得成禮者幾，而知九者之禮。又問三年之喪出弔，而知練不羣立之禮。又問大夫士私喪可以除矣，有君服焉如之何，而知過時弗除之禮。又問父母之喪弗除可乎，而知過時不祭之禮。又問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喪，如之何而有殷事，則知君所之禮。又問君出疆以棊從，君薨其入如之何，而知共殯服之禮。又問君喪既引，聞父母喪如之何，而知既封而歸之禮。又問父母喪既引，聞君薨如之何，而知既封改服而往之禮。又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祭如之何，而知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之禮。又問宗子適他國，庶子無爵，可以祭乎，而知望墓爲壇之禮。又問祭必有尸，而知祭殤無尸，有陰厭陽厭之禮。又問葬引至乎垣，而日食則有變乎，而知止柩就道右

之禮。又問爲君使而卒於舍，而知公館復之禮。又問下殤聖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墓遠則如之何，而知下殤用冠衣爲非之禮。吾故曰：曾子於聖門，所得多矣，其以孝聞也，不亦宜乎？聖人獨爲之作《孝經》也，不亦宜乎？難者曰：「顏、閔以孝列於德行之科，曾子以不與四科而畏子路，則其於孝也有慊矣，而子之稱之若是，毋乃過乎？」曰：子獨不聞曾子之對公明儀乎，其言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謹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又不聞樂正子春之對乎，其言曰：「吾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夫孝可能也終爲難，終可能也全爲難，能終能全，孝之至也，惟曾子能之，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

〔一〕梁：原作「梁」，據《禮記正義》卷四四《喪大記》改。

〔二〕踊：原作「鋪」，據《禮記正義》卷四五《喪大記》改。

〔三〕帷：原作「僞」，據右引改。

〔四〕輶：原作「輅」。按，「輅」義爲車輪無幅（見《說文》車部），此處指靈車，作「輶」是。據右引改。下文同。

〔五〕而慤：原無，據《禮記正義》卷四七《祭義》補。

〔六〕七也：原無，據文意補。

〔七〕八也：原無，據文意補。

忠 辨

爲歸善令高登彥先作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屬也。」古之言忠者多矣，未有以情爲忠者，余嘗事斯語矣。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則何所用其情哉？」《語》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大哉情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所不用其情。情苟至焉，不欺於君，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不欺於朋友；一有不情，而欺罔無所不至矣，遂至欺其君親，欺其兄弟、朋友。夫欺爲不忠，則不欺者爲忠矣，非必如龍逢、比干殺身然後爲忠，非必扣閤排闥、伏蒲折檻、血湔御衣、血污車輪、血流殿階，然後爲忠。使必如是而後爲忠，其間容有不情而爲之，如隱刺之亂數進忠策者，非至誠愛君憂國者也。古之君子，在廟堂之上則憂其民，出一言而澤及天下，情乎愛民者也。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一言而中時病，情乎愛君者也。杜子美崎嶇江湖，其身不能一日巖廟之上，拾遺補闕未之聞也。徒以片言半辭，有閔時憂國之心，史臣正色稱之，曰情不忘君，世推其忠。余然後廢卷而歎，發乎情者之爲忠，而不情者之非忠也。作《忠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又見《古文集成》卷六，六，《南宋文範》外編卷四。

辨 真

性之害，害在憂喜失其真，何謂真？如荀悅所云八者是也，如漆園所云四者是也。何謂失其真？其所認以爲真者非也。公之言曰：吾獲譴，有爲吾憂如吾之自憂者哉？有如吾之親戚故舊爲吾憂者哉？吾之所以憂者，蔽於私也；親戚故舊之所憂者，蔽於昵也。惟與吾利害不相及者則不蔽，亦不憂。人當以蔽者爲真乎？以不蔽者爲真乎？是不憂者真也。雖然，吾亦有所喜者，曰：我之所以爲我者固在，雖獲譴，我固自若也，不亦善乎？今也不喜而憂，則亦狃夫衆人之凡矐我者之憂，而不忘夫衆人之凡忌我者之悅也。夫憂也悅也，是得我之淺也，喜其所以爲我者在是，自得其得也。苟不以自得其得爲真，而以得我之淺者爲真，不亦惑乎？《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

檄 辨

公武姪記渠陽倅兄兼美遺事，云「得憲檄」。按許氏《說文》，檄者以木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有急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故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不至者。」顏師古引《說文》爲解。《光武紀》云：「王郎移檄。」《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皆本於此，鮑明遠

云：「羽檄起邊行，烽火入咸陽。」老杜云：「警急烽常報，傳聲檄屢飛。」皆用漢高事。王原叔注止引鮑詩，《杜甫補遺》甚博，亦只引《光武紀》及《魏武奏事》，而不引高帝語，何也？觀此，則檄乃兵家事，非憲司所當用。唐史所說檄，亦只兵家事。近世多云沿檄，蓋承毛義之誤。今云憲檄乃宜春牛訟，恐不當用檄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

君陳辨

鄭玄云：「君陳，周公子。」坡云：「非也，蓋周之老臣，若果周公子，豈以先畢公乎？」某按《君陳》之篇，成王戒之曰：「懋昭周公之訓。」又曰：「爾尚式時周公之攸訓。」又曰：「爾唯弘周公丕訓。」非周公之子而何？《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三。

全宋文卷四三二八

胡 銓 二〇

素冠說 紹興十五年七月

《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喪也。首章言「庶見素冠」，二章言素衣，三章言素褱。說《詩》者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此練冠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衣亦既練之衣。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也。素褱，大祥祭服之褱。卒章思大祥之人也。」按《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不言褱。《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縗緣、要經、繩履、角填、鹿裘，亦不言有褱。則喪服始終皆無褱，惟大祥祭服朝服、縗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褱從裳色。《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冠，緇衣素褱。」《士冠禮》亦云：「朝服素褱。」謂素褱爲大祥之祭服，其說是矣，謂素冠、素衣爲練服恐非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注云：「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飾曰素。」史言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兵皆縗素，然則素冠止謂喪服哀痛無飾耳，不

必十三月練服乃爲素也。作詩者以時人不能行齊斬之喪，故上二章思見素冠、素衣哀素之服；又以時人縱有哀素之服，未必能終大祥之祭也，故卒章思見祥祭之韓。事之次也。難者曰：「若如所說，則初喪已無素冠，是全不爲服，雖期亦不能行，不得云子能三年。夫不能三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易》曰：『古者喪期無數，至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於是始有二年之制。』《春秋》襄二十八年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則閏月明矣，而不書閏，是三年之喪，雖閏不數。故知不能三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不謂全無哀素之人也。」余曰不然，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是詩之作，謂喪莫大於三年，人猶不能知，餘可知矣，非必謂當時之行喪者將終三年，但少月日也。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不云期與大功而云總、小功者，舉至輕以明至重也。詩人思見素冠，不云不能總、小功，而云不能三年者，舉至重以明至輕也。明乎孟子之說，可與言《詩》矣。漳人陳君景衛爲余言，廣有林氏子，居母喪，有志乎古，懼其志之弗堅，求余言以鍵之。余爲說《素冠》之詩，以前二章作其哀素之心，卒章勉其終之而勿怠也。林生勗之哉！林生兄弟二人，曰遜曰遠。紹興十五年七月朔書。《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又見《廣州人物傳》卷一九。

獲麟記

說《公羊》者以爲簫韶作而鳳至，《春秋》成而麟致。王汾亦云：「王道之成，乃致天瑞。」予意鳳凰來儀，自然而至也；西狩獲麟，因狩而獲也。麟果爲瑞而來，則當如鳳之儀於庭，不應獲而致也。獲者得也，不曰麟來而曰麟獲，以見窮蒐遠狩，搜原滌蕩，暴殄天物，雖若麟者且不免焉，時事可知矣。鳳之來儀，豈亦如是而見獲耶？豈春秋之時，亦如舜之時耶？使如舜之時，則簫韶雖不作而鳳自至；如春秋之時，雖日奏韶濩而鳳益遠矣，麟肯自出耶？自鳳儀之後，舜政日隆，自麟獲之後，孔子遂卒，宗周遂亡，天下始爛熳矣。然則麟之不爲春秋之瑞，應章章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又見《古文集成》卷六五。

十一候說

某辱貺《開國侯說》，讀之亹亹不厭，雖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未能遠過，顧朽拙何足以當之！敬藏十革，以爲子孫訓，然其間有未盡者，請畢其說。嘗考自古曆家發斂術，有所謂候屯內、候屯外、候小過內、候小過外、候需內、候需外、候豫內、候豫外、候旅內、候旅外、候大有

內、候大有外、候鼎內、候鼎外、候恒內、候恒外、候巽內、候巽外、候歸妹內、候歸妹外、候艮內、候艮外、候未濟內、候未濟外。曆家之說，晦而不明，嘗以曆志及《易》推而明之。夫候屯內者，謂冬至十一月中坎初六也，時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候屯外者，謂小寒十二月節坎九二也，時鴈北鄉，鵲始巢，野鷄始雊。候小過內者，謂大寒十二月中坎六三也，時鷄始乳，鷺鳥厲疾，水澤腹堅。候小過外者，謂立春正月節坎六四也，時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候需內者，謂雨水正月中坎九五也，時獺祭魚，鴻鴈來，草木萌動。候需外者，謂驚蟄二月節坎上六也，時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候豫內者，謂春分二月中震初九也，時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候豫外者，謂清明三月節震六二也，時桐始華，田鼠化爲鴛，虹始見。候旅內者，謂穀雨三月中震六三也，時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候旅外者，謂立夏四月節震九四也，時蜩蟪鳴，蚯蚓出，王瓜生。候大有內者，謂小滿四月中震六五也，時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候大有外者，謂芒種五月節震上六也，時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候鼎內者，謂夏至五月中離初九也，時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候鼎外者，謂小暑六月節離六二也，時溫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候恒內者，謂大暑六月中離九三也，時腐草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候恒外者，謂立秋七月節離九四也，時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候巽內者，謂處暑七月中離六五也，時鷹祭鳥，天地始肅，禾乃登。候巽外者，謂白露八月節離上九也，時鴻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候歸妹內者，謂秋分八月中兌初九也，時雷乃收聲，蟄蟲培戶，水始涸。候歸妹外者，謂寒露九月節兌九二也，時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候艮

內者，謂霜降九月中兌六三也，時豺乃祭獸，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候艮外者，謂立冬十月節兌九四也，時水始冰，地始凍，野鷄入水爲蜃。候未濟內者，謂小雪十月中兌九五也，時虹藏不見，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候未濟外者，謂大雪十一月節兌上六也，時鶡旦不鳴，虎始交，荔挺生。凡此十二候，皆生於《易》，敢以爲足下壽。古語：「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併以爲獻。《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以直報怨議

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平樂監傅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上，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意不親介子，介子佯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曰：「天子謂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加其功，上乃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爲匈奴間候

遮漢使者，發兵殺掠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壯士皆補侍郎。」某按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乃所謂直，今介子以徂詐之計誘樓蘭而斬之〔二〕，蓋《春秋》誘討之罪，聖筆所深誅也，而乃下詔以爲「以直報怨」。漢天子固不足責，而霍光輔相人主，以詐夷狄而欲威示諸國，不亦鄙乎！乃引聖人之教以文過，信其無學術也。介子薨，其子敞有罪不得嗣，天理不欺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二〕徂詐：疑爲「狙詐」之誤。

書林舍人逸事

或問某：「中書舍人林公何如人也？」某應之曰：「仁人也。或曰：『仁道重器，堯舜大聖猶以爲病。夫子聖人，曰『吾豈敢』。顏子亞聖，猶克己爲之。至於子路、冉有、公西赤皆高弟，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之賢，曰：『焉得仁。』聖人重許人以仁如此，而謂林公仁乎哉？』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建炎末，臨安倉卒之變，縉紳懷祿首鼠，公獨奮然移病引去，非克己復禮不能也。赴湯蹈火臨白刃，武夫勇可能也，至於克己以復禮，非剛不能。故《易》曰：『君子

以非禮勿履。」必於《大壯》之象，以剛毅近仁，故能復禮也。克己復禮，一己之事，何與於天下而曰天下歸仁焉，不已誇乎？蓋方維揚播遷，繼以武林多故，如風濤然，天下寒心。自公一去，天下翕然，知尊君戴上。曾不浹辰，克剪大憝，乾清坤夷，宗廟如故。天下公議，謂是時微公倡大義，社稷幾殆。大駕移狩東越，復以舍人起公。頃之，以選抗節番禺。陛辭之日，上念曩節，制詔進直龍圖，所以褒寵忠藎，於是公之大節益白。由是言之，天下歸仁焉，非僕一人之私言也。或曰：「林公一時遭變故，怵迫苟生以違難，又似非仗節死義，近於求生害仁者之爲也。」某應之曰：聞之故老，元符間，正言鄒公浩以諫獲罪，遷新州，朝士欲祖道，卒無一人敢者。公時爲大學諸生，毅然出餞國門之外。大學士爲公股弁膽栗，而公色愉氣怡，時謂自徐晦送楊臨賀以來，至今數百年，惟李師中送唐介，與公三人而已。孟子曰：「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公之剛毅有守，自布衣已然，而謂一時怵迫苟生以違難者，妄也。方公之去就未決也，在廷之謀，必曰與其潔己以去，無寧蒙耻以苟全。去則有蘧伯玉從近關之危，萬有一得脫，蒙耻苟全，雖有從亂之汙，然與世浮沉，害未及己也。二者利害甚易曉，公不顧蒙耻苟全之安，而蹈蘧伯玉近關之危，是不避殺身之害以脫從亂之汙，則謂求生害仁者，又大妄也。當是時，從亂如歸者并肩，而撓節以圖存者皆是也。不迫咎此而責公以死義，亦見其自比於反虜爲之辭而助之亂也。某廷試時，辱公鑑賞，出公門下舊矣，知公爲詳，故書以遺公之仲子塤，以備太史氏拾遺。門人左奉議郎、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論祝欽明郭山惲

唐祝欽明擢業奧六經等科，授太子經文，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己、敬暉等五王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與郭山惲陰迎韋后意〔一〕，謬立議〔二〕，謂后當亞獻。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欽明、山惲諂佞亂常，請斥之以肅具臣，乃貶饒州。欽明自見坐不孝免，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羞之。某曰：欽明、山惲所謂以《詩》《書》發塚者也，故贊以「託儒爲姦」目之，宜哉。《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一〕「意」字原無，據《新唐書·祝欽明傳》補。

〔二〕「謬」下原衍「忌」字，據右引刪。

龐勛求節

龐勛求節也，必希歲內得之，閭里小兒歌曰：「得節不得節，不過十二月。」銓因足成之，曰：

「九年十月亂，十年九月滅。」《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祖考配天帝說

《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祖配天，以父配帝也。然上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是祖亦可以配帝。若論尊尊親親之義，則天尊也，故配以祖；帝親也，故配以父。若論聖人至孝盡誠，則其於祖考一也，故父亦配天，祖亦配帝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養生說

坡云：「治眼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余謂不然，養目當如火之積薪，養齒當如木之深根。火積薪則益明，木深根則益長。曹參治齊固善矣，商鞅治秦不能五十年而亡，豈深根固蒂之道乎？齒目皆屬腎，根本也〔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一〕「齒目」句原提行作大字，按當是原注，今改爲小字接排。

續東坡三養說

一曰少食以養脾，二曰少噍以養齒，三曰少味以養壽。脾如磨轉，過飽則不能磨，故曰少食以養脾。牛馬多噍，則齒易衰，故曰少噍以養齒。村落深處，人多壽考，經月無鹽醯，故曰少味以養壽。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戒殺說

余不殺久矣，每得生物，輒以送人，此何異曹操不殺禰衡，而送與黃祖使殺之也？等殺耳，然操之不自殺，猶賢乎黃祖之殺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扈魯說

《子虛賦》「蓮藕觚盧」，顏師古未詳，張晏云：「觚盧，扈魯也。」今海南有魯古，狀如蘘荷而高大，其花香甚，豈扈魯乎？《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天 說

天一而大也。天者地之天，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伯叔者猶子之天，主者奴之天，中國者夷狄之天，師者生之天，食者我之天，六經者學者之天，屋者家之天，甕者醢鷄之天，郡守者縣令之天，部刺史者郡守之天，天者天子之天。《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讀孝經雜記

《孝經》云：「富貴不離其身。」按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東坡云：「離，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後人妄增也。」又昌邑王及《王嘉傳》皆云「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昌邑王言見《霍光傳》。又《庶人章》云：「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注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按杜欽引此言戒成帝，顏師古云：「行孝始終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又云：「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顏說爲長。《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讀左氏雜記

僖十二年，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杜云：「管仲之後於齊歿不復見。」按哀公十六年楚殺管修，杜云：「仲之後。」則管仲非無後，不在齊耳。

杜預序《左氏》云：「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今考杜注，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注云：「《公》《穀》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一〕，經言俘，恐誤。」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云：「《穀梁》以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也。」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注云：「《公羊》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也。」「郭公」，注云：「《公》《穀》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僖九年「伯姬卒」，注云：「《穀》以爲未適人，故不稱字；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注云：「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天子大夫稱字。」然則杜亦多主二《傳》之說，不得云簡二《傳》。

僖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二〕，成風曰：「蠻夷猾夏，周禍也。」注云：「此邾而曰夷蠻者，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按此乃叔孫婁說，恐注誤。

僖二十二年，辛有適伊川，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按辛有自平王東遷時說，至此已越百

年，而云不及百年，可見《左氏》之誣。

僖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杜云：「洩駕，鄭大夫。」按隱五年鄭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距此九十年，杜云疑非一人。今考哀十年吳延州來季子救鄭，杜云季子至今蓋九十餘，以此推之，洩駕或是一人，杜云疑非一人，何也？

文十年，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杜云：「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東坡詩用「兩甄」出此耳，蓋期思公復遂一人爲右司馬，當中央，則左司馬二人張兩甄矣，兩甄猶言兩翼也。是時文襄伯主已死，靈公幼，楚穆王強盛，厥貉之會，陳、鄭及宋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楚自此寢大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一〕此：原作「以」，據《春秋左傳正義》卷八莊公六年經注改。

〔二〕此條原連上條，審文當是另一條，今分。

讀通鑑

《通鑑考異》：天鳳二年邳彤云：「邯鄲成民不肯背成主，而千里送公。」此范書也，「成」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城民不肯捐棄和城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

主」。《考異》云：「按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也，『成主』謂王郎，爲已成之主也。」某按更始二年，光武馳赴信都，王莽和戎卒正邳彤舉郡降，注云：「莽分鉅鹿爲和戎郡。」《彤傳》云：「彤初爲莽和成卒正。」注云：「莽分鉅鹿爲和成郡。」《東觀漢紀》或作「和戎」，或作「和成」。以袁《紀》考之，則「和成」爲是，袁《紀》特以成爲城耳。云「邯鄲、和成」者，和城與邯鄲耳，疑袁《紀》「邯鄲和城」爲是也。城主蓋和城之主，時王郎起於邯鄲，當考。《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讀韓文雜記

韓退之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今代李答云。按《正義》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以爲依禮小功之服，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如王肅之義，限內止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未得，或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理，王義非也。愚謂鄭不言限外聞喪則當如何，是鄭意亦不追服矣。恐於人情未安，今欲追服，以附韓說。

或問：韓退之云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數者孰爲甚？答曰：火於秦，雖火其書，而道之存於人心者未亡也；黃老於漢，未亡也；佛於晉、宋、齊、梁，道之存於人心者亡矣。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讀坡文雜記

坡《韓幹馬》詩云：「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東方朔傳》「鶴俛啄」音作，味坡鶴字韵叶，恐誤。

坡作《除范純仁制詞》云：「楚得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按此乃薦呂臣事，恐誤。寶朝議送瓦礫子，固辭不能却，置之於地，將烹食之。偶開東坡詩集，忽見《岐亭戒殺》詩云：「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急呼僕夫放之。余又戒殺心，欲食此而忽見此詩，戒余勿復殺耳，亦可謂異乎。

坡謂「事忙不及草書」，以爲此語非是。坡意蓋謂草書要速，若事忙不及，乃是有意於學，非速也。余謂坡言非矣，古人云「事忙不及草書」，言忙甚，雖草書猶不及，況真書乎！「家貧不辦素食」，言貧甚，雖素食猶不辦，況肉食乎！《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四。

策問一

問：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者非他，如其心與道也。心與道豈不同條共貫哉？然堯、舜、禹、湯、文、武一道也，《書》於堯、舜、文、武言聰明，於湯、武不言，於湯、文、武言齊聖，又不及禹。或曰，禹入聖域爲未優。文、武俱稱憂勤，或以損壽，或以延年；齊威、晉文俱稱節制，或曰不譎，或云不正。高、光總攬一也，或言英雄，或言權綱〔二〕；文、景恭儉一也，或見本紀，或不見本紀；漢、唐勵精一也，或致中興，或幾致太平；宣、光中興一也，或用雜道，或用柔道。此數者，蓋理亂興廢之效相戾如此，其故何哉？學者尚論古人，如不探其心，則小白之功無以異於重耳；不究其故，則孝宣中興與光武何殊焉？詳考數君所以相戾之原安在，以發固陋，其悉言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五。

〔二〕綱：原作「剛」，據傳校本改。

策 問 二

問：兩漢三國迄唐，名臣衆矣。議者謂以身殉義，漢惟汲黯、蕭望之、李固三人，三國惟張昭一人，唐惟魏鄭公、狄仁傑二人而已。嗚呼，一何鮮哉！夫西京如王陵、周勃、龔勝、王章、蓋寬饒、劉輔，東京如李膺、陳蕃、孔融、蔡邕，魏如荀攸、賈詡、崔琰、毛玠，吳如顧雍、陸遜、周瑜、魯肅，蜀如諸葛孔明，唐如李太亮、褚遂良、宋璟、張九齡、顏真卿、陸贄，宜若以身殉義者不爲少，而獨取六君子者，其故何哉？必有深旨，願考核以告。《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五。

策 問 三

問：《春秋》書作丘甲，《公》、《穀》云丘作鎧甲，杜氏謂丘出甸賦。先儒皆以爲不然，而說者又引李靖之論，以爲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今使丘出一甲，是一甸共百人爲兵矣。夫一丘所出止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爾，頓增一甲，不已重乎？審如所說，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若三甸而增一乘，不得云甲。若每乘而增一甲，何預於丘？且賦雖不同，其數皆增之一，通計之則是十增三也，至哀公何得云二乎？諸君學《春

秋》有日矣，願商確以告。《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五。

策問 四

問：地理之異同尚矣。虎牢一也，而傳有三名；哀牢一也，而史有三名；泚水一也，或在泚陽，或在得縣〔一〕；碣石一也，或在北平，或在常山。言熊耳者互有區別，論龍淵者自相矛盾。湯都亳，而杜別有亳〔二〕；楚都荊，而岐別有荊。江統博物，而以沛鄆爲南陽之鄆；潘岳洽識，而以陝曲沃爲成師之曲沃。可乎？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而班固以爲在匈奴中；弱水在西域三萬里，而司馬賦注以爲出張掖郡。此又何也？至若彭城、渠搜之類非一，不暇縷數，諸子多見多聞，願試揚摧。《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五。

〔一〕「泚水」句：二「泚」字原訛作「泚」。按《後漢書·光武紀上》：「更始元年，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泚水西」，章懷注：「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泚音比。」可證作「泚」乃誤字，今改。又「得縣」，據章懷注亦當作「灊縣」。

〔二〕杜：原作「杠」。按《史記·六國年表序》「湯起於亳」，《集解》引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說文》：「亳，京兆杜陵亭也。」古人以湯始都之亳在商丘，而一說在京兆杜縣，故云「杜別有亳」也，據改。

全宋文卷四三一九

胡 銓 二

兼美兄五孫字序

予兄教授二子曰昌言、昌明，五孫皆昌言子也，未名，以屬予。予謂昌，日光也，昌之子宜以日名，故命其長曰曄，次曰昂、曰暉、曰昇、曰晏，而因以字之。日之華藻萬物，在《易》爲《賁》，故字曄曰賁卿，而戒之以上九「白賁無咎」。夫上賁之極，曄之盛也，不根於中，如冠玉耳中，未必有也，故戒以白賁，曰白尚質也。昂，舉也，凡舉莫若鉉之舉鼎，故字昂曰鼎卿，而戒以上九「玉鉉在上，剛柔節也」。剛而溫者玉也，九雖陽剛而居陰履柔，剛柔適宜，吉無不利，如日之昂霄，明何加焉。日火高則山火，山上有火，在《易》爲《旅》，故字暉曰旅卿，而戒之曰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夫離爲雉，文明之物也，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焉，不中不發，尚志如此，猶火之行山，其孰禦之？日之升也，爲明出地上，有《晉》之象，故字昇曰晉卿，而戒之曰初六「罔孚

裕，無咎」。夫六居於下而始進焉，上未必孚也。不能安正守中而速於求售，非汲汲以失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咎也，惟裕則無咎。故君子於進退，或久或速，如日之階乎天，未嘗不裕也。日之晏溫，有文明安說之象，文明以悅，在《易》爲《革》，故字晏曰革卿，而戒以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夫初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而上陽體健，皆速於咎，動或乘之。惟以中順自固，乃可以保文明安悅之道。《賁》也、《鼎》也、《旅》也、《晉》也、《革》也，皆主乎《離》，《離》爲日，故以配焉。諸卦皆六五爲君，旅則失位，不取君義，故論文與諸卦異，《易》之道微矣。《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賡伯虎字序〔二〕

《世本》及《帝王世紀》、《左氏春秋》悉稱高莘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和惠，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此即《書》所云稷、契、朱虎、熊羆之倫也。清江賡君名伯虎，字次元，慕八元之爲人也。《傳》曰：「言合稷、契謂之忠。」杜子美云：「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蓋古人必以稷、契自處，君之慕八元不爲過矣。雖然，慕其名不若既其實，他日必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以踐八元之實，乃無愧古人。故稷、契非自謂之元也，天下之民謂之八元也。君之慕八元，必天下之人謂之次元可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二〕賡姓未見，疑是「廖」之訛。

王惛字序

開封王惛生長富貴之家，無富貴氣，爲人誠實不妄，予字之曰公實。惛，情也，情則實。古人云：「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云：「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則何所用其情？」又云：「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蓋情常與實對，故曰「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惟君子終身用其情，小人則終身不情。若曹操平生奸僞，死見真情是也。不情未有不暴露者也，公實勉之。公實今爲成忠郎〔二〕、雷化州巡轄馬鋪，充瓊州澄邁縣覆實經界官。予自新再遷珠崖，識之海康，知其爲人，故序其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二〕郎：原作「節」，據文意改。

丘氏四子字序

《儒行》云：「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夫學者能爲世矜式，必有道，元禮所以模楷多士，豈苟

然也哉！若夫殛脫無模，先儒斬之。字世楷曰伯模。《易大傳》云「範天地而備其理」，學者於道亦然。字世範曰仲圉。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至於步趨進退，亦無所不用其至，乃可謂善學。《玉藻》云：「周旋中規，折還中矩。」字世規曰叔周，字世矩曰季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某氏三子字序〔二〕

塤，平也，《詩》曰：「塤墮鹿場。」塤之字曰平伯。埏，地之八際也，司馬相如《封禪書》云：「上暢九垓，下沂九埏。」埏之字曰際仲。𧮙〔二〕，智也，《書》曰：「𧮙作聖。」𧮙之字曰智叔。《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一〕「子」字原無，不可通，據文意及前後諸篇文例補。

〔二〕𧮙：字書無此字，疑本作「𧮙」。某氏三子之名，其二皆從「土」，此亦當從「土」。《說文》：叡，古文作睿，籀文作𧮙。是𧮙、叡、睿本一字。《尚書·洪範》：「睿作聖。」今所見各本同，亦無作「𧮙」者。

羅泌字序

予友羅長卿名子曰泌，而字曰必大，走書崖州，乞予說以識之。予謂古人名泌者多矣，子所謂必大云者，爲李泌乎？爲柳泌乎？未知所以命子，若辱貺鄙人，則願以希李爲請。不然，非僕之所敢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曾氏三子字序

太史公曰：仲尼講道於洙泗之上。洙之字曰伯講。曾皙：「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沂之字曰叔詠。賈生云：「澹乎若深囿之靚。」澹之字曰季靚。《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陳氏二子字序

陳氏二子，長曰治安，次曰治平。安必若泰山，安字曰伯山。平莫若砥，平字曰仲砥。治安今爲海康鄉貢進士，予比歸，送予至遂溪縣，感其兄弟遠出之意，書以遺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鮮于璚字序

鮮于生乞名於予，爲名之曰璚。扶服反。後漢張平子《東京賦》云：「璚弩重旃，朱毛青屋。」呂翰云：「車上飾。」許慎云：「車笭間皮篋，古者使奉玉，所以盛之。」故璚之字曰奉玉。《記》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君子愛其身猶玉也，奉以周旋，敢失墜乎！《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季懷姪三子乞名序

季懷姪三男子乞名，予嘗學《春秋》，而以《春秋》名之。長曰柯，次曰秘，次曰楠，以無忘《春秋》云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黎拱二子字序〔二〕

長曰璧，取拱璧之義；次曰梓，取拱梓之義。古者父子之名法五行生尅，璧、梓皆生於拱，故云。《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二」字：似當作「名」。

姪孫普字序

普之字曰同卿。在《易·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九二變爲《同人》，故字曰同卿，小字曰于野云。《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六。

經筵玉音問答

淳熙四年

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晚，侍上於後殿之內閣，蒙出示答金人書藁，上謂予曰：「內中有未善處，卿宜仔細說出。」予答曰：「出於天筆，小臣何敢有所妄議？」蒙賜金鳳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硃硯，又賜以花籐席，命予坐於側草換書。上謂予曰：「朕以此禮待卿者，恩至渥也。金人無禮，書中務要得體，當不諛不亢。」頃予以草換書藁進呈，上自讀數次，又親改數字。上曰：「卿之才識學問，可謂過朕。」又曰：「當封呈太上皇。」時將日暮，上喚內侍蘭香燃金花燭二炬，又喚玉梅取扇。上謂予曰：「今夕熱，寢宮逼窄，不若中書卿所卧處涼。」予答曰：「中書固多涼處，然臣老病之軀，必擇煖處方可睡，幸所寢處有兩槐樹，終夕可以不扇，但恐砌蛩聒耳可惡。」旨喚內侍厨

司滿頭花辦酒〔一〕，上坐於中，御七寶交椅，繡龍曲屏風，旨以青玉團椅兀賜予坐於東向之側。旨謂宦子王隆曰：「胡侍讀年老，豈可無椅坐者。」乃入內取通硃螺鈿屏風至，旨謂予曰：「此乃朕向來普安邸太上所賜物也。」上御玉荷杯，予用金鴨杯。初盞，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賀新郎》。旨令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予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此酒當滿飲。」予乃拜謝，上自以手扶，謂予曰：「朕與卿老君臣，一家人也，切不必事虛禮。」《賀新郎》有所謂「相見了，又重午」，旨謂予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荆江舊俗今如故」之說，上親手拍予背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爲屈原之葬魚腹者，實祖宗天地留卿以輔朕也。」予忽流涕答曰：「小臣三遷嶺海，命出虎口，豈期今日再見天日！」上亦拭淚曰：「卿被罪許久，可謂無辜，天下知之，不在多說。」乃就坐，食兩味八寶羹。上謂予曰：「此味極佳，內有蚌肉，猶可喫飯。」予答曰：「臣向在新州，日食海味，但於此則間嘗。」上謂予曰：「此乃前日瓊守張英臣所進者。」予奏曰：「酒行食遍，恩浹意洽，且暑熱，不敢久侍清光。」上答曰：「今夕之會，正朕與卿聚會之便，幸無多辭。」上謂予曰：「熱甚，朕已去繡紗裊子訖，卿亦可便服。」予乃更青紗夾深衣以待。旨言書字，予答曰：「前輩謂凡人書字，象其爲人，今知信然。」上謂予曰：「朕在東宮時，只習徽祖字，更習太上字。」予答曰：「此兩字格夔絕前聖。」上問予曰：「卿所寫字，宛如卿之爲人。」予答曰：「臣幼習唐朝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豈應上掛齒頰。」上曰：「朕前日侍太上皇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

成，英風義氣，凜凜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批抹污者，朕啓太上令工匠逐行裁去裝褙。」予乃答曰：「小臣平生習字多類此，豈謂此奏至今塵於聖賢篋笥中，且三遭謫逐，生不能保，獨賴太上及陛下二天之力，俾晚復得入侍，爲幸多矣。」頃上謂予曰：「朕無事時，思卿赴貶之時，心思如何？」予答曰：「只是辦着一片至誠心去，自有許多好處。」次璣，予執尊立於上前，曰：「臣嶺海殘生，誤蒙知遇，天詔俾之還鄉足矣，復賜之錄用，寵矣。今乃賜之以百世之恩，真小臣萬載之幸。前杯已誤天手賜之酒矣，但禮有施報，小臣固不當以草茆之語上瀆神聰。適面奉玉旨，有君臣相聚一堂之說，用敢不避萬死，輒捧玉卮，一則以上陛下萬歲之壽，二則以謝陛下賜酌百世之恩，三則以見小臣犬馬之報。」乃執罇再拜酌酒，上再三令免拜，亦且微揖。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上飲訖，自執罇坐，謂予曰：「禮有報施，乃卿所言。」余再三辭避，蒙旨再三勸勉。上乃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以酌酒，且謂予曰：「梅林初歇，惜乎無雨。」予乃恭揖飲訖，各就坐。上謂予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澀。朕每在宮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間，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幸勿嫌。」予答曰：「方今太上退閑，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恢復，然此樂亦當有時。」上答曰：「卿頃霎不忘君，真忠臣也，雖漢之董、汲，唐之房、魏，不過是也。」食兩味：鼎煮羊羔，糊椒醋子魚。上謂予曰：「子魚甚佳，朕每日調和一尾，可以喫兩日飯。蓋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數日無餒腐之患。」予答曰：「陛下貴極天子，而節儉如此，真堯舜再生。」上謂予曰：「朕所爲非強，乃天性然。」因舉所服澹黃鋪茸繡鳳汗衫，謂予曰：「朕此

領汗衫已着兩年，今計尚可得數年。」又舉所着皂羅鞋謂予曰：「朕此鞋原是皇后做與太上皇着者，覺稍短，朕着得及，則今已三箇月矣。向侍太上時，見太上喫飯，不過喫得一二百錢物，朕於此時固已有節儉之志矣。此時秦檜方專權，其家人一二百錢物方過得一日。太上每次排會內宴，止用得一二十千，檜家一次乃反用數百千。太上與朕一領汗衫着一兩年，檜家人一領汗衫止着得數日即棄去。朕所以日夜切齒歎息也。」又謂予曰：「太上近日賜朕真紅羅銷金團龍汗衫一領，太上親書一批與朕曰：『此領汗衫乃吾着者，已十八年矣，但色佳，今吾賜兒，汝當念之。』朕藏此領汗衫甚謹，朕不輕着，只往德壽宮及朔望臨朝與大祭祀，則用此襯袞衣。乃太上生平所愛著者，是太上所賜朕者。」遂令貴妃取此領汗衫以示予，予進奏曰：「陛下天性恭儉，真太上之賢子，小臣之賢君也。」次盞，蒙旨潘妃取玉龍盞至，又令蘭香取明州蝦鮓至，特旨令妃勸予酒，予再辭不獲。上旨謂妃曰：「胡侍讀能飲，可滿酌。」歌《聚明良》一曲，上撫掌大笑，曰：「此詞甚佳，正愜朕意。」上又謂予曰：「此妃甚賢，雖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即唱勸酒事便可見矣。」上又令妃酌酒，上飲訖，謂予曰：「卿可酌一杯，以回妃酒。」予曰：「内外事殊，小臣今夕蒙恩如此，使臣殺身以報陛下則所當然，欲使臣酌酒以回妃則不可，臣恐明日朝臣議臣之非。」上乃拱手答曰：「朕知卿此心忠直，通於神明，此朕之誤言也。」予遂又取酒再拜勸，上躍然滿飲之，又自取酒親酌賜予。上曰：「酒後不可喫龍次。」予答曰：「臣向在海外，渴甚，惟以鷓鴣沈香小片嚼數片，却以清茶嚥下，非惟齒頰香辣，且酒渴頓醒。」乃以玉匣貯揭龍次數片至，上謂予曰：「此香乃太上去冬自合者。」上自嚼一片，

餘悉以賜予，凡七餅。予乃嚼其一。上又喚蘭香取茶以進，予亦被賜一杯，食兩味：胡椒醋羊頭真珠粉，及炕羊炮飯。上謂予曰：「炕羊甚美。」食畢，上乃移步至明遠亭，上坐於東向坐板上。予立侍，蒙旨令坐，就西向坐板上側坐。又索茶，乃以龍涎香盞遞兩盞至。予拜賜一盞訖，予乃辭曰：「一夜已三鼓，恐聖躬疲倦。」上曰：「尚可餘時。」上旨喚王先入池，取藕蓮實剥去，取玳瑁盤以水泛而進。上又索酒，再酌滿飲，予亦滿飲。上謂予曰：「卿向在海南時，爲詩必多。」予答曰：「臣向居嶺海時，日率作詩十數首。初任福州僉判，以詩詞唱和得罪，故遷新州。及居新州〔二〕，又以此獲譴，復徙吉陽軍。甚矣，詩詞能禍人也如此。今既蒙錄用，靜思二十年前，爲之墮淚。」上答曰：「桑田變爲大海，大海變爲桑田，古宇今宙，多少更易！此事非特卿墮淚，朕亦不知幾拉淚矣。世事殊異，無可奈何。」予又奏曰：「臣向者謫新州時，兄鋒在家，生母曾氏在堂，臣只携妻劉氏在任所。臣長男泳乃紹興戊午冬生姑蘇，次男澣乃戊辰夏生於新州，次男浹乃甲戌生於吉陽軍。甲戌春正月八日，臣生母曾氏喪於家而臣不知，於五月四日方收家問，臣惟有朝夕蹣跚痛哭，恨此身不即死，與母相見於黃泉。」予言之不覺淚下，上亦愀然揮淚，曰：「朕向侍太上時聞徽宗訃，太上爲之不飯食者數日。生離死別，上下同一懷抱。」予又奏曰：「夜已四鼓，玉體疲倦。」上曰：「未。」王先復奏曰：「鷄已唱矣。」上曰：「朕若與宦官女子酣飲徹旦則不可，朕與胡侍讀相聚，雖夜以繼日，何害焉！」又與予同憑欄杆，曰：「月白風清，河明雲淡，這樣樂處，惟朕與卿同享之。」頃聞天竺鐘聲，池畔柳中鴉噪矣。上曰：「果然天明。」予乃再拜謝恩，上握手謂予曰：「昨夕之樂，願卿勿忘。」予答曰：

「小臣當圖報陛下，且尚有侍宴之日。」於是侍上入內，至候春門，予揖退至中書，遠望正門已啓，百官畢聚候朝。梅谿王十朋問曰：「何來？」予乃大笑，握其手曰：「老夫夜來終夕不寢，今歸自天上，此段奇事，兄豈容不知！」於是即盥洗更朝服而見。

〔後跋〕予半生嶺海，晚遇聖天子擢用，一歲之間，凡九遷其職。一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遷秩之旨。至於隆興癸未夏侍宴之恩，古今無比。予老矣，風燭可虞，謹親書於後，以爲後人之徵。嗚呼，天語諄勤，後之子孫，當永保之，以無墮予志。淳熙丁酉七夕，澹庵老人胡銓跋之，以示男泳、澣、浹、瀟，姪孫婿周鐸。右云《經筵玉音問答》，乃予隆興癸未侍宴所記也。

〔又跋〕原有予當時親札藁一小冊，爲瀟姪取去，日後切不可落附他姓之手。又有正本一卷，乃吏札也，視予親札者反無失。天語諄勤，後人可以憑信，故又以吏札之本精加刪潤，親手錄藏於家，使後覽者有所訂焉。昔司馬文正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以爲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蹟即見其人之手。予之後能以文正公之心爲心，其亦賢矣。中元日，胡銓又跋，時祀先分胙罷，喜雨涼而書也。《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

〔二〕辦：原作「辦」，據四庫本改。

〔三〕及：原作「又」，據右引改。

洞巖講坐記 乾道二年

上踐祚之四年，知元元疾苦狀，擇良吏惟艱。太守徐公以德選來牧，廬陵以理。待荒政事暇，按視往牒，見古所謂洞巖觀者，喟然曰：「天下聞山也，在祀典甚重，當付一佳士。」得玉笥莊君昭林，莊蓋汴都重華講師也。至則大革宿蠹，觀且理，乃正尚席，以講進其徒。撾鼓登座，大言曰：「鼠輩倚席不談道久矣，爲若等說最上乘。自吾爲此山，知大亂之易理也。往時隕垣波委，敗壁月剝，壇羅崩榛，階鬬麕，白晝狐嗥鬼哭。譬若蕪城廢邑，得饞守令敗天子格法，一切埃莠。甚則灌莽翳山，積垢塞泉，如古明君爲陰邪小人所蔽，而諫口窒不達。又其髮以冠者若而人，皆旦至暮去視如駟。石徑荒涼，林慚澗愧，往往偷兒僮父，旁午其中。政如漢晉季世，賢智隱淪，而闖茸躡高位^{（一）}。自吾補苴朽壤，穿拄顛仆，古殿耽耽，支於已傾。又痛掃溉，蹙其山之菑翳，醺其泉之湫底，而奇峰嶄露。水瀾瀾循除鳴，若不得其平而有所赴告，則又斥前之貪沓者，進廉潔修謹者，與之朝夕歲事，奉上帝。邇乃山祇效珍，創見神物。巖上偶獲古偶龍。噫，數十年漫漶隕圯，而一旦鼎飭，且又精神之感召如此。誠使郡縣得賢守令如吾之剗蠹起廢，則百姓感福矣；臺諫得骨鯁如吾之疏山道泉，則朝著清明矣；廟堂得賢宰相進退百官如吾之進退其徒，則賢不肖分而天下治矣。茲不亦大亂之易理耶？」卒講，予合掌稱善，請條其說，勒之石，以備太史氏觀采。《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

〔一〕闔茸：原作「闔茸」，據文意改。「闔茸」見《史記·賈誼傳》。

靈護廟記

茨楚之西偏有城隍祠，相傳以其神爲灌將軍。漢有兩灌將軍，皆起繁冠，議者曰：「此潁陰侯也。」予考之史，潁陰蓋未嘗至吉，而《寰宇記》亦無所謂潁陰祠者。然遷、固皆謂潁陰斬項籍，度江平吳，遂定豫章郡。其郡東南有灌城鄉，且宅基在焉。唐《宜春廟記》亦云：「番陽、宜春、潁陰實始城之。」然則漢首奠南服者，潁陰力也。吉，古豫章屬邑。秦末民大厭亂，潁陰一傳檄鍾陵，而連城爭下，則其威德在人，宜有俎豆之者，故至今數郡城隍皆廟灌將軍，謂爲潁陰侯無疑也。夫潁陰丕績卓卓，固不假飾說，至其報應如響，元元陰受其賜。而茲廟也漫不碑碣，是大闕典。建炎初，大駕南巡，降奴長驅江界，所至守若令望風舉賴，人走死如驚。邦民懼不免，哀禱庭下，卒之城雖不守，而邑屋賴以全。先是卒有盟於廟，謀殺人以反，欲發而得間者，有卒復然，亦先事暴露。向非聖神英烈之賜，十萬戶受其禍矣。紹興癸丑，耆老狀神之靈於郡，郡請之部使者，以聞於朝，明年敕賜廟曰「靈護」。會中書舍人贊皇李公來爲郡大尹，政清戶庭，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不知有兵，則曰：「神貺吾也。」乃親灑墨妙，張大標榜，潁陰千數百年陰功潛德，曄然以光。或曰潁陰佐漢取天下，位丞相，配享高廟，豈愬愬然食此土而福此民哉？是不然。按《高后紀》，方諸呂柄朝，漢可搖

足取，然不敢逞者，獨畏一灌將軍耳。其生也氣已蓋萬夫之上，則其沒也宜必赫厥靈於天地之間。矧吉之人忠信豈弟，事神如父母，神而不欺，獨能遺吾邦乎！合郡之人然余言，請傳其事，遂書之石。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

二友堂記

上方側席高人，起左史福唐李公彌遜於釣築間，將大用。會南方告饑，而廬陵特甚，詔公作牧，以字罷瘵。既至，櫛垢爬痒，民獲甦醒。郡以大理，則求所以慰憊懣者，於硯廬之偏得古松蔚然，對植以竹，開軒其下，榜曰「二友」，且爲松竹主人，命郡人胡某志之。僕曰：公山林十有五年，窮崖怪壑，家猿狖而宮魚龍，宜於林木飽聞而厭觀者，豈少此二物哉？是蓋有說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牧養小物，惠鮮鰥寡，其惟剛毅不回之士。然剛難不失之虐則奪於慾，故曰「棖也慾，焉得剛」，而《書》曰「剛而無虐」。蓋不虐不慾可以言剛，惟剛乃能行仁。公獨有取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於剛耶！方公閒於簿書，日哦其中，見夫檀欒膠輶，冷風颯人，清陰澡慮，則思所以大庇吾民，以澣以濯；見夫落落高標，凌轢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則思所以上列利病於當塗要人，爭可否而不折；見夫幽姿勁質，鸞鵠對峙，而不受鷦雀，則思所以擊奸尚賢，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卒之，雨暘以時，物物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仁周乎翫桑，義高乎偃伯，曾不旬歲而民和年豐，

是豈巧言令色，四體若無骨者所能乎？至若心遠地偏，境與意會，萬事不到胸次，聽號鐘之松風，挹寒塘之竹露，遼歷物表，便有濠濮間想。回視軒冕，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是固可友而不可屈。雖然，公將羽儀天朝，固不能屈之使西如摩頂者，然能卓然特立，臨大節而不可奪，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豈惟無愧二友，實丘壑夔龍之友。《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方輿勝覽》卷二〇，《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八，同治《廬陵縣志》卷六。

廬陵縣重修先聖廟記

廬陵古稱大縣，唐貞元時戶二萬餘，有地三百餘里；至熙豐間，戶籍號七萬，迄今不啻倍蓰。縣當刺史理所，今日兩趨衙，退則錄判、將校無所不關決，煩言易生，凡事難專。又適茲興法蠶午，百姓創罷，爬梳不可，以夜繼晝，爲吏牘埋沒，至皤頭不得出氣「」。政且不舉，何暇及教？縣故有先聖廟，歲上丁釋菜，府吏執事趨如令則止，視貌像殆土木偶然。官之設，豈端使然哉？今令君老於政事，如古健令，其爲治，鍵之以勤強練密，異時桀黠吏縛不能展手。不期月，煩言寢聞，則笑曰：「夫其口衆我寡，吾知行吾政耳。」益痛掃溉，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逮鰥寡饑，以爲未至，則喟然治黌宮，一新廟廡。凡宮室不能庇風雨者，自我雕鏤，像圖巍然，突兀照映。於是廬陵之學，可以責士之不來。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誠有味其言哉！夫

俗吏云者，不過曰：「獄城不得其情，刀筐不刺於骨，箕歛口率不登其時，遮世干撓不中其程，美錦不盈其實，吾所汲汲也。勸學養士，二千石之職也，令於何有哉？」因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嗚呼，是蓋不知縣鄉教之源，教學政之源，養其源則末治。獄訟誅歛，末也。夫民性非本惡，彼其强有力者囂，暴悍者盜，豈專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父母我民，不知勸學，至其寡廉鮮耻，一落檻穽，驟以三尺糾繩之〔二〕，可謂大不仁矣。誠能隆師尚賢，使民知方，彼有耻則可使無訟，彼知自愛則可使畫地不入；彼知愛上，則職可使不趣而辦；我無欲而民興廉，則可使雖賞不竊。如是，則前所謂獄城刀筐、口率箕歛、干撓遮世，雖寢可也。反是，雖日撻以求治，不可也。郡大尹李公銳於養士，得梅池萬鍰爲之師，而令君聞其揮鞞，又建鼓而和之，炳乎其相輝，蔚乎其相彰。於市於田，往往樵夫談王道，將聞絃歌，息丁寧，俎豆壓戎馬，簿書筆楚且於煤尾荒涼。然則使民回心而向道，果不在俗吏矣。鍰，予同年進士也，嘉其意不苟，屬予記之，書賈生之語以諗焉。令君成都王昌，故相岐公之孫，世其家，蓋申鮮虞之傳摯云。《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四，同治《廬陵縣志》卷一四。

〔一〕蟠：原作「破」，據四庫本改。

〔二〕糾：原作「扎」，據右引改。

紹堂記

爲安成劉智原作 紹興七年十月

粵自甌脫窘邊幅，天驕窺夏盟，毒流中原，災及編簡，瓜丘砥柱之禍，蓋已至此。異時墨兵道一變研桑，而繁冠者流至謂定亂興邦，直須長鎗大劍，焉用毛錐子。斯言一出，天下靡然安之。嗚呼，此予所取於劉氏之紹堂也。堂以紹名，不忘其先藏書而作也。夫藏山之卷九千，而插架之軸三萬^(一)，腰牛汗馬，茲固莫儼。然與夫娃宮壑室，貯窈窕而儲清淨，斯亦足以豪矣^(二)。予恐幽蠹落棚，蝸蟠梅陰，則鍵之以說曰：學殖也，身與家、國與天下理亂以之。方秦未亡，山河甲兵，障塞自若也。一爲儒仇，而陳涉遂起，魯諸生抱禮器往臣之。孔鮒大儒也，且爲之博士，殺身而不顧。彼豈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誠以秦火其書，故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自是危纓瓦解，烘然沐猴之一炬，然則秦焚書耶！漢高帝起鞍馬，嫚罵書生，見則解其冠而溺之，其視秦何遠哉！然能文以詩書之說，至使左右武夫聞其風者，咸呼萬歲，是何也？人厭甲兵，思息肩於禮義，猶饑人之欲芻豢也。由是言之，定亂興邦，長鎗大劍力耶？禾絹蒙塵日久，思欲尊俎以折衝，士之志古者正應離蔬釋蹻，分禹稷之憂，都巖廊則思死社稷，控要害則思死封疆。有如不試而丘壑草野，處緩急之際，猶當學顏蠋奮布衣，以明大節，乃爲不叛古。如曰效蚩尤之守廬，區區一藏虜耳，無補成敗，非所望於蕭傅。紹興七年冬十月朔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

〔一〕架：原作「梁」，據文意改。

〔二〕亦：原作「一」，據傳校本改。

全宋文卷四三二〇

胡 銓 二三

遜齋記_(二) 紹興八年八月

予里人周召挾其有走行在，疏朝廷得失，號一時狂直。他日語予：「將買書歸，築齋以遜，且以『遜』名，子其謂何？」予曰：「《易》有《遜》，在象爲大過，《春秋》不見書，蓋遜非聖賢之得已也，殆如《詩·考槃》。《考槃》，賢者不得志退而處窮者作也。子以一介草茅，一言而善，廟堂擇焉，使待試禮部，則與衛之賢者不得志於時者異矣，而欲遜焉，左也。雖然，是固在己。衆方炙轂以媒進，子獨脫屣塵軫，作沐猴禪，正自不惡。請因《考槃》之義，以鍵子之決。夫《考槃》，賢者處澗阿，能成其樂者也。其章言『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鄭子云弗諼，不忘君之惡也；弗過，不入君朝也；弗告，不告君以善道也。歐陽子云：弗諼，不忘隱處之樂也；弗過，獨樂不他適也；弗告，不告人以此樂也。伊川子云：弗諼，不忘君；弗過，傷不得過君之朝；弗告，不得告以善

也。從鄭說則流而爲行吟塗哭、鬱而獨嗔者之爲也；從歐陽說，則流而爲槁木凍灰、往而不返者之爲也；從伊川說，則流而爲假隱釣名、足巖壑而志城闕者之爲也。是三樂者，將安從？子歸，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有合於吾《易》嘉好之吉則善矣；反是，君子或所不取。」紹興戊午仲秋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古文集成》卷一〇。

〔二〕此文四庫本題作《遜齋集序》蓋誤。

真止堂記

大凡物不得其行則止。水之性，行或壅焉則止矣，止非得已者也。惟人亦然。疏仲翁行止足之計，懼後悔也；長平侯見險而止，避難也；孔庫部左右置止水，以警禍也，皆非得已而止者。非得已，則有心以求止者也。仲尼可仕可止，無容心焉，夫應之以無心則大矣。今歐陽子屑屑焉築室以求止，不亦隘乎？曰：在《易》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聖人也。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君子也。聖人輕許人以止，而重許人以仕，至於仕久止速，不失其時，則未嘗許人，而獨以許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易》之所謂時止時行者，非孔子、顏子不得私以相與。乃若群弟子汲汲以求試，子我仕齊，子羔、

季路仕衛，子貢、冉有、樊遲仕魯，由也蹈孔悝之難，求也、須也與季氏之亂，賜也利口覆四國，而宰予卒見醢於陳常之庭，仲尼爲之太息出涕。漆雕開獨何人也，在群弟子中不得齒游、夏，特以不願仕一節，仲尼悅之。何如是重許人仕，而輕許人以止也？非惡仕而悅止，以爲止猶可以有爲，仕不由其道，不可以有爲也。然則「艮其止，止其所」者，蓋詰人猶難焉，獨歐陽子哉？然人莫不有所也，出其所而不能止者，動於欲也。故止之道在「艮其背」，欲牽於前而背乃背之，則舉不足以動其心，而止乃安。夫以淵明放達高士，而於酒猶有所溺焉，賦詩以止之，然卒以酒死者，止不安也。勢利之溺人猶酒也，今子取淵明之所以止酒者以自警，誠美矣。然勢利誘於前，或入其舍，則向也止而今也驅，不醉死於勢利之糟丘者能有幾哉？請爲子卒《艮》之說。夫《艮》之諸文不言吉，獨上九「敦艮」言吉，何也？九以剛實處《艮》之終，止之至篤者也。人不難於止，難於九終，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春秋》字叔肸於其卒者，觀其終也。九能篤於終，則止道之至善，故言吉焉。予不以美而以規，苟聞而樂之，則必曰：美疢不如惡石，石猶生我。《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一。

新州龍山少林閣記

紹興十六年

蜀僧寶覺圓遲大師曉真謁澹庵而言曰：「真掃溉龍山有年矣，塔廟棟宇之傾撓者，蓋瓦級磚之頽

圯者，丹碧之漫滅者，水泉之汙不清者，皆治新之。又即三門建寶閣，捏塑爲六祖像於其上，號曰『少林』。故番禺尉彭君大年以其母譚之命，實始創之。其費爲錢二百餘萬，又以錢二十萬爲所謂長生錢，以備異時修葺之費。且死，謂真必求澹庵書其事以告後，敢以請。」予嘗觀興國巨贊所謂「少林係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輦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之語，以爲志少林者，盡於是矣，其何以塞請？予自壬戌冬斥新興，及今四年，而真來乞文者八九返，益力，則謂真：「汝亦知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乎？『着以色，見我不能見如來』，此佛語也。汝乃文飾土偶，以爲少林，是以形色求佛，茫然而畫風繫影，亦已固矣。而又爲閣以侈大之，豈不謬甚？雖然，自古如笠澤書所謂土偶者，其與是奚異？如是而不以爲不可，則雖汝之文飾土偶以爲少林，又爲閣以侈大之，無足怪者。予非學佛者，於浮屠說絕不通曉，汝欲聞浮屠之說以爲記，謁諸其徒之能文者可也。不謁諸其徒而謁於予，是固非欲聞浮屠之說也。見我仁義禮樂刑政之盛，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爲相傳而不朽也，故謁吾徒而請之，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予又安得而默？或謂世間萬法如露電泡影，雖海嶽之大，變滅須臾，何況此閣此像？今欲種錢爲長生以錮留之，殆恃形以爲固，其無乃不達理也與！以爲達理者，非謂漠然無爲，聽其自成自壞也，必盡物之理而已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夫有形必有終（一），有終則必有敝，此理之常也。物雖有終，吾能永其終而使之不窮；物雖有敝，吾能知其敝而保之勿壞，此之謂達理。至於理所不可，然後歸之於命。是閣之成壞，所不可知，而其理則有不可易者。」予既嘉浮屠之樂聞我道，又重

有所激，於是乎書。《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

〔二〕夫：原作「天」，據文意改。

新州龍山殿記

殿非古也，古者堂爲尊，《傳》云「堯舜不下堂而天下治」。先王盛時，明堂以朝，而公堂以燕，不言殿也。殿云者，蓋自三代而下，秦漢以來尚矣。曰阿房殿，賈氏《至言》云高數十仞。顏師古云：殿四阿皆爲房。或云：阿，大陵，於上爲房。或又云：房一作旁，以去咸陽近，阿房也〔二〕。曰高門殿，鮑子都重高門之地，汲直嘗請問於此。曰溫室殿，孔光不言溫樹者。曰承明殿，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應璩三入承明，乃此。曰建章、曰神明、曰鳳闕、曰馭娑，按《校獵賦》，皆在昆明池旁，武帝殿也。曰曲臺，孟長卿爲此殿署長。曰燕昵，張晏云：親戚宴飲之殿。班柏召見於此。曰金華，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曰鳳凰，宣帝時鳳凰見作也。曰麒麟，哀帝宴董賢處。以麟閣推之，知亦武帝獲麟而作。曰白虎，杜欽對策處，後謂之《白虎通》者，以殿得名。成帝寵飛燕其中。曰玉堂，《三輔黃圖》云大小玉堂殿者。李尋久污玉堂之署。按《黃圖》，溫室在長樂宮，餘皆未央，惟玉堂未詳其處。《解嘲》云「登金門，上玉堂」，則當在金馬門內。又《外戚傳》玉堂近椒房

殿，說者云嬖幸之舍，恐別一殿，非此玉堂也。魏、晉、隋、唐如澄鸞、顯德、貞觀、百福、會寧、咸寧、清思、大和之號，不可殫舉。其顯者曰太極，神堯受禪處。又開元中太室壞，姚崇以神主遷焉。曰武成，光宅中上尊號處，又開元間嘗宴大臣李元紘等。曰含光，宴京師侍老。曰長樂，至德二年享九廟神主。曰麟德，長慶元年觀樂。曰中和，長慶二年擊鞠。曰宣和，寶曆二年觀百戲。曰中華，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令狐德棻坐此殿問王霸說。曰乾元，垂拱四年改爲明堂者。曰集賢，蓋玄宗改麗正書院爲之。張說爲學士後，代宗召裴冕等十有三人待制，事見《獨孤及傳》。杜子美云「還家初散紫宸朝」，代宗時有紫宸內殿。杜又有「宣政殿退朝」，據乾元元年上皇御此授寶符冊者。杜又云「蓬萊殿前諸主將」，按漢作漸臺、泰液象蓬瀛，故唐亦以名殿。杜又云「芙蓉別殿漫焚香」，疑曲江芙蓉園其處也。杜又云「箭入昭陽殿」，昭陽蓋宴私地，故太白云「飛燕在昭陽」。《北征》詩「淒涼大同殿」，《丹青引》「承恩數上南薰殿」，二殿未知何代作。又有長生殿，據樂天詩則似天寶時，史則在肅宗時，當以詩爲正。介甫云「披香殿上留珠輦」，舊傳披香煬帝作，觀皇文語蘇世長，則貞觀間作也。杜云「汝翁草明光」，退之亦云「漢家舊種明光殿」，漢宮闕疏無明光殿，惟泰初四年起明光宮，又成都侯商借此宮避暑，皆稱宮，退之云殿，則宮殿一也。歷考前古，皆以殿爲尊，末世佛老之廬，輒擬於人主，或疑非是。抑嘗究其說，漢三公府或稱殿，張子高劾黃次公舉孝弟爲一輩，先上殿，顏氏云：「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然則佛老之廬謂之殿，不可可也？長老可端住龍山有年，百廢具修，又新作所謂殿者甚偉，請澹庵記歲月，八九至，益力，予辭之牢。雖然，予嘗

宦游長樂，名剎相望，叢林之勝聞天下，予休沐與諸公啜茗清坐，澹簿書之塵也。自頃落南，夢寐三山，如逃空谷、聞足音，況可端實閩之秀，從吾儒游，樂求其說，若羨聞聖人之道，其可無一言以鍵之，且以寄予之眷戀於閩也？端又自言，嘗與江東何大圭晉之游學作詩，晉之予故人也，以是知端真有意聞聖人之道，故勉爲之書。文雖骯髒，大略倣退之《畫記》，而其指則一歸於道，必有能辨之者。《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

〔二〕阿旁也：疑有脫文。《漢書·賈山傳》顏師古原注云：「房字或作旁，說云，秦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旁，阿，近也。」

肇慶府講武榭記

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

肇慶府講武榭者，太守右朝議大夫襄邑鄭公安恭作也。某自吉陽蒙恩北歸，道嵩臺，公與通守左承議郎潮陽袁公煥章及某燕於茲榭。酒半，謂是邦實藩府，戎，國大事，講閱爲政之要務，而校場在城之隈，湫隘弗敞，不足以肄武備，示整暇，甚非謂也。頃始視事，行城之東，得此異處，不違府咫尺，而山海之勝概具焉。木天渠渠，誠千里壯觀，不可無紀，謀伐石以俟。某退而思，偶記《春秋》書宣榭事，輒考始末而爲之說。《左氏》云「榭，講武屋」，《公羊》云「宣宮之榭，樂器藏焉耳」，

《穀梁》亦云藏樂器。且禮典無榭，又杜預云「臺有木曰榭」，則非宮也。而《爾雅》云「無室曰榭」。謂室既弗設，則榭不可以云藏器。按《國語》云：「臺不過望氛祥，榭不過講軍實。」然則榭者講武之所，《左氏》得之。然楚子西以陂池臺榭譏夫差燕游，而征南於「宮室不觀」，謂觀臺榭也，則榭亦遊觀之處。《左氏》必言講武者，蓋於遊觀而寓武備焉，以示安不忘危耳。一。目以宣者，李堯俞、黎錞以爲宣王之所爲也，何以書？爲天下記也。一榭耳，何繫乎天下哉？宣王南征北伐中興周室，人思之深，不復見其生平講武之所，故爲天下記也。由是推之，得非爲政之要務乎！公生相家，而學問文章與寒士爭衡。當強仕時，退處巖壑，參相李公泰發以谷隱名其軒而詩之，其樂道自守，初若無功名意。一旦不得已起慰蒼生，累泣名邦，率有佳聲。再爲茲府，日與袁公同心協力，字民馭吏，政通人和，櫛垢爬癢而蠶虱跡掃，蘇疲弱強而冠虎脇息。隆儒禮士，教化行乎遐邇，而能安不忘危，留意備豫，旬閱月校，作其惰媮，將強卒武，威稜愴乎殊俗。然則茲榭也，豈止矜車甲，耀犀渠，徒使蒙皋比之士，彎繁弱之流，剗象落鵬，夸服猛而已哉！竊嘗謂古人以酒喻兵，而《樂記》謂酒生禍，韓宣子謂兵爲蠹，其毒一也。然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日而無酒；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兵。是以聖王重焉，寓酒於祀，以隄其禍；寓兵於農，以損其蠹。末世惡兵之蠹而去之，猶惡酒之生禍而欲廢祀也，其可乎？故秦自始皇毀兵，而天下瓦解；漢自新室弛備，而夷裔亂華；晉自王衍清談不言兵，而中原淪亡；唐自蕭銑銷兵，而河朔復失。秦迄唐不啻數百年，而覆敗一轍，以是知公之長慮却顧，深且遠矣。故爲公大書特書，以告來者，使知閑於不虞而毋忽。若夫面勢之審，登覽之好，絕壁

遏雲，驚濤捲雪，朝霞燦發，夜月澄空，當有騷雅者爲公賦之。紹興丙子十一月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

〔二〕忘：原作「亡」，據文意改。

雷州城記

紹興二十六年

紹興八年春二月，海寇陳旺長驅乘潮，犯城南鄙，縱火大掠，居民驚潰。官兵虞輔國倉皇率烏合迎賊戰沒，效用李憲等遇害，人爭保子城。於時，民新剝於兵交，走死無弔，由是邦人始以無外城爲病。十五年，右朝散郎王趯來爲邦伯，視事之初，規創外城。期年，計畫始定，乃因民力之餘，於歲杪閱土保下，按籍賦役。起那盧，並西湖，屬赤嶺岡，築西北南三城。又包東陵，因高埤卑，塹英祿山爲東城，大關四門。功未就而王公去，更兩政不克繕。二十二年，左承議郎黃勳代爲州，乃謀甃石，始陶磚甃，訓防丁，助埏埴。歲十月僱工，越明年南北壁畢甃，合四百二十有二丈。而黃以代去，於是右朝奉郎趙公伯璽實來。曾不踰時，政通人和，百廢具張。一日視城東西壁，喟然歎曰：「是於南北隅厥功倍焉，吾其敢不勉？」乃命益陶。自是西壁凡三百四十丈，東半之，而東北壁塹山削成，又一百八十丈。踰年咸畢甃，猗與美哉！時二十有五年冬十月也。城高二丈有五尺，厚二丈，

圍五里有奇。眦睨合二十有七〔二〕，女牆合二千六百五十有二。隍闊五丈有五尺，深四分闊之一。閱十有一年，功乃克成。嗚呼，其難哉！初，王公之去，公請代，王以書來諭，曰：「公苟代我，願以畢城爲請。」會得陵水而止。及黃公將之官，而公適攝機宜番禺，待海康闕，酌酒謂黃曰：「王公實經始外城，事體甚大，後弗繼葺，將有復隍憂，公胡得自畫哉？幸與公代，敢不以告？」黃及州，工不懈益力，實自公發之。比公至，又能躬勞率下，悅以使人，執役不煩，而民不敢愛其力，故城成而民不告病。某自吉陽蒙恩北歸，嘗登高以望，雉堞隱然，雖古所謂矗若長雲，屹若斷岸，殆不能遠過。真一時之壯觀，千古之弘規也，顧不偉哉！竊嘗謂人之立事，無不銳於始，至其中則少弛，卒而漫漶不振者多矣。王公克創厥始，黃公克鍵厥中，誠難矣。然微公克成厥終，則前功皆廢，故曰終之實難，其公之謂乎！公生而富貴，能痛自刮磨，委心於學，周知人情世要，累爲大邦，蘇枯弱強，落其角距，櫛垢爬癢，民獲奠枕，優游怡愉，而人自得於海山千里之外。使得行其志，澤被天下，雖古名臣可跂及也，其功豈一城而已哉？此非僕私言也，遂刻石以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

〔二〕眦睨：當是「睥睨」之誤。睥睨，城上垣也。

儋州繼美堂記

紹興二十年

五嶺以南，在唐凡七十州，惟瓊、崖、儋、萬、振又在大海之南。漢無瓊州，今之瓊治潭都，蓋朱崖也，儋耳屬焉。二郡廣輪可千里，合縣十六，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自元鳳元年爲郡，至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遂罷儋耳，而邑屬朱崖。至神爵、甘露、初元之間，諸縣更叛，又棄朱崖，則儋耳亦棄矣。史不言棄儋耳，舉其大凡也。厥後馬伏波平海南，於是復郡置，至唐析爲五郡。按《茂陵書》，儋耳去長安八千里，與內地阻絕，黎蛋錯居，又有海外雜國屬戶。夷性悍輕，易怨以變，韓愈所謂「好則人、怒則獸」者。番商粵賈，舶乘風潮，瞬息踔數千里，小有警，則如蝟毛而奮。故叛服不常，自古號難治，非有威望德望，狎土風可畏信者，往往至輒生事。紹興戊辰，臨川陳公以天子命蒞茲土，不鄙夷其民，修學校禮樂以示之，孝行於家，化行於庭，而氓獠自格於海山千里之外。乃以餘力葺東坡酒堂，且繪坡老像，使人有所矜式。又於治之南沼泉築室，以爲謀野之具，而參政李公以「賓宴」名之。公間以賓僚游焉，邀琴牙奕竹，展皋盧家風，洗薄山之垢。或乘興相與訪麴生，浮白醉紅，追逐雲月，若不足日。回視曩時神爵、甘露之間，屢戰屢叛者，蓋萬萬不侔。於是邦之耆老喜曰：「公之尊父，往嘗父母我民，去而思之，樞密折公銘之詳矣。今公繼來，郡又大治，是非父子之懿耶！」某以罪徙嶺表十年，士大夫論二廣人物，必以公爲首稱，曰：

「識陳逢時乎？」歲在己巳，某自新州再遷吉陽，道脩耳，始獲識公。一日，公與某坐於郡齋之東偏冠古堂，從容曰：「是堂名未稱，爲我新之。」某辭不獲，因以邦人之語易曰「繼美」，公首肯，且命爲記，遂書以告公之子若弟。他有繼美者，當無忘斯志。二十年，澹庵居士胡某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

莊列祠記

莊子、列子皆古有道之士也。嘗怪班固叙列子與鄒衍、淳于髡等，叙莊子與惠施、公孫龍等，似非知言。今考其書，莊子欲推提仁義，絕滅禮樂，以詩書爲生民之桎梏，而議者謂《讓王》、《說劍》淺陋不及於道。列子之書，亦多牴牾於聖人。「粒我蒸民，莫非爾極」，詩人思后稷而作，乃以爲《康衢之歌》。管仲死於魯僖十七年，至襄公時晏嬰始見於傳，乃以爲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荀卿云子產殺鄭析，列子亦云。按子產死當魯昭之二十年，鄭駟歃殺鄧析則在得寶玉大弓之歲，相距殆二十餘年。二子於聖人之道若不相勘，蓋其書大抵多虛荒誕幻，務爲不可涯涘之說以相高，故班固叙二子與鄒衍數子並。然其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以執本，合於伏羲之結繩；清虛以自守，合於帝堯之克讓；卑躬以自持，合於《易》之謙謙。蓋班固之論如此。至魏王弼，亦謂坐忘遺照，合於《易》之陰陽不測；恢詭譎怪，道通爲一，合於《易》之睽極則通。而固且以爲此人君南面之術，則

二子其亦有補於治。孔子曰子桑伯子「可也簡」。夫簡者，清淨無爲之道也。二子者，子桑伯子流，而用心如是，其去申韓遠矣，邦人立之祠宜也。予勉衆請，謹撫前人說論而勒之貞珉，俾有治世責者，知所采擇焉。廬陵胡某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七。

誠齋記

紹興二十八年

丞贊令爲邑，於民最親。令職劇事叢，民病痛疴癢，或不暇盡省。丞職簡，得以究知民隱，凡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必聞，聞必以告令罷行之。然必賢且仁者乃能耳，彼婉孌者，惟頭會箕歛、米鹽煩碎爲急，視民休戚猶鄰人肥瘠，漫不關意。問其官則曰「親民人」，失職則曰「非我也，令也」，是其心得爲不欺乎哉？丞之設，蓋不若是愒。廬陵楊侯庭秀，清白世其家，學問操履，有角立傑出之譽。戰其藝場屋，中丙科，則喟曰：「時方味諂言，吾乃得志，得毋以諂求合乎？」則羞前之爲，更隸宏博之學，以息劓補黥。於是呻其咕嗶，上窺姚姒，下逮羽陵、群玉之府，至於周柱、魯壁、汲冢、泰山、漢渠、唐館之藏，奧篇隱表，抉摘殆盡。沈浸醲郁，擷葩咀英，詞藻粲發。往往鉤章棘句，怪怪奇奇，可喜可愕。業既成，則又喟曰：「是得毋類韓子所謂俳優者之辭耶？」又盡棄其學，而爲子思《中庸》之學。紹興戊寅，丞零陵，乞言於大丞相和國公以鍵其志，公報以正心誠意之說，則又喟曰：「夫與天地相似者，非誠矣乎？公以是期吾，吾其敢不力！」乃揭其藏修之齋而屬予

記之。夫名生於實不足，昔有以堯名其門者，又有以堯名其堂者，堯豈可幾及也哉，爲是名者實不足也。茲齋之名，毋乃浮於實乎？曰：不然。古者盤銘以德，不忘德也；鼎銘以勤，不忘勤也。今將朝夕於是，以無忘公之忠誨，而惟誠之思。夫誠可能也，至爲難。誠而不至，便與天地不相似，名何有哉！故予畏名如畏虎，非畏名也，畏竊其名而實不至焉者也。然則侯之志篤矣，由是而充焉，豈止行一邑乎！吾知其去是邑而翱翔於承明也必矣，遂刻之石。《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紹興二十九年五月

舂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嘗蒞茲土。壬子春，坐諸司誣鑠，罷寓豐城僧舍。是秋，文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錄》，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通書》成說，味於其所不味。茲幸復假守，視事三日，謁先聖畢，語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標望，成說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建祠講堂後三元閣上。』咸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事僦工，合郡翕然向化，子其記之。」某謂自頃興法搶攘，刺郡者率爲吏牘埋沒，至有難如素王之嘆，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雅，且懇懇以誠爲言，此盛德事，某敢以固爲解？況伯氏辱知爲舊，其又奚辭？竊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成於

《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檀弓》，慎終以誠；考之《特牲》，昏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八者一不誠焉，皆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誠難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爲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荀卿猶以爲僞，堯舜豈僞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人，故能盡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如神；不欺於己，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焉耳。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知《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叙《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叙《家人睽復无妄》，云「无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上丈人以爲《易》惟《乾》言誠，誠者天之道也，然則《通書》否乎？曰：非也。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益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於天，何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爲誠，《坤》《屯》《臨》《隨》《无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爲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離》《咸》《恒》

《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爲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往歲司風憲湖湘，戢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權勢，落落二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觀像濂溪，務實去僞，豈徒角空言而已！其必由先王之書以明《易》，以合乎《曲禮》之誠，以嚴屏攝；合乎《檀弓》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婚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之誠，使民風易俗移；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僞；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煩，斯無所不用其實矣。由是而充焉，吾知公後日登樞贊元，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脗合《通書》之旨，視濂溪其何愧焉！濂溪諱敦頤，姓周氏。二十九年五月日記〔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名世文宗》卷三二，《濂溪志》卷四，道光《永州府志》卷六，光緒《道州志》卷七。

〔一〕五月日：原無，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四三二一

胡 銓 二三

及老堂記

紹興二十九年七月

《廬陵婦人解氏可特封孺人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古今之通誼也。汝積善在身，年過九十，屬茲異渥，寵錫嘉稱，豈特示朝廷之恩，亦以增閭里之耀。」先是正月一日勅略云：「皇太后仁德天佑，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朕於宮中行慶賀禮，當與普天同慶。應得解進士父母年八十以上，與初品官，婦人與封號。」及是解拜命，其子昌齡走書衡陽云：「吾母受恩封，實家庭之慶。仰惟龐鴻之施，自薦紳士大夫下逮刺草之民，同仁一視。昌齡也以常偕計〔一〕，例當榮及其親，而吾母年自軼格，乃釋彼而就此，蓋以子貴，勿若年彌高而自致之難且榮也。重念昌齡攻苦一生，未能榮親，而聖人極一人之孝，有以榮天下之親，敢摘誥語，榜所居堂曰『及老』。惟吾季父書之，請礪石以俟，倘獲拜賜，不勝大願。」某得書感嘆，追惟大父母昔嘗以百歲封誥，有「眷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故

老」之語。自時厥後，凡三十有五年，而汝母復以耄期聞於上，實吾高曾積德之報，吾與汝可不知所自？況汝請之力，敢不大書特書以侈天寵，且以答揚吾祖之澤乎？謹按《禮》有養老，有尊老，及云者，養且尊也。夫養老宜未足多也，然文王以善養老興；不養老宜未有害也，而三老凍餒，君子知其必危。尊老宜未足多也，然成王以尊老而俗抵雍熙；不尊老宜未有害也，而侮老成人，聖人知其必亡。然則及老之仁，誠聖朝之休德。茲堂也，上足以昭吾君尊養之誠，次足以彰汝母齒德之尊，下足以顯汝榮親之孝，名一堂而三物具焉，豈不偉哉！或謂此亦事之常耳，子之辭不已誇乎？某曰：古之養老者，或於四學，或引年，或月告存，或日有秩，或賜筵，或給侍，或賜飪食粟帛，可謂厚矣。古之尊老者，或以靈壽杖賜舊臣，或以延年杖賜三老，或以靈壽杖賜宿將，或以鳩杖賜侍老，可謂勤矣。雖厚且勤，孰與錫湯沐之封爲榮也哉？曰：「昔固有非緣天子封而廕其子若孫者，亦有年八十而版授郡縣鄉君者，又有百歲而版授郡夫人者，非疏封耶？」某曰：不然，彼或因肆眚，或因巡幸，或因上徽號，常禮耳。今皇家東庭萬壽之恩，蓋千古曠見，非常禮也，可同日語乎？疑者冰釋，遂書以遺昌齡刻之石。紹興己卯七月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

〔二〕偕計：原作「階計」，據文意改。按「偕計」又稱「計偕」，本指朝廷徵召之人隨計吏赴京，後又用以指舉人赴京會試。本集「偕計」一詞屢見，如卷二四《贍軍姪墓誌》「偕計不偶」，是也。「階」字乃形近而訛。

清江六賢祠記

紹興三十年三月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公歸清江舊隱曰薌林，飯疏飲水，徜徉田間。常怪佛老之廬突兀相望，而學宮卑陋弗敞，乃輟月廩，積三百萬錢，將創閣以庋書於講堂之上，且侈大其制，以風學者。未就而捐館，其子右承議郎、蘄州通守澹始克卒公志，宏規殊裁，改一郡之觀。於是伯仲相與謀曰：「是邦人物如劉氏兄弟時則有若侍讀原甫、舍人貢甫，孔氏兄弟時則有若舍人經甫、侍郎常甫、郎中毅甫，皆一代偉人，請圖其像於閣，以模楷後學，不亦可乎？」教授宗君翔子飛與諸生聞而踴之，則相與謀曰：「公作此閣，繫名教是賴，併繪公像以六五賢，不亦善乎？」皆曰：「諾。」既繪事僦工，則又相與謀曰：「是不可無記。」乃千里走書衡陽，請記於某，而刪定方君疇耕道亦書見速。某頃位於朝，常辱公之知，且常撰杖於尚書晏公景初、侍郎曾公天猷及李公似之，聞之三丈緒論，得公之爲人頗悉。矧此又盛德事，某安得以固爲解？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是勇也，優游春容，不動辭色，而置天下於磐石之安。忽焉遭之，則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兕虎不能驚，烏獲不能猛，秦成不能力，圉圉不能捷，州綽不能搏，賁育不能守，狄彌不能軍，北宮黝不能逞。是奚術而然哉？其必有不恃勢而強，不假怒而威，不借兵而勝者矣。方司馬公姦黨之碑立，天下不敢言，公獨以爲不可。方劉公器之居南都，陳公瑩中居南康，天下皆以爲當然，公獨以爲非是。方僞楚君圖天下，陰拱

而觀變，公獨扶義而麾之，挫虓虎而奪之氣，豈非至大至剛如曾子之所聞於夫子者乎？今夫天下皆亂而已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爲太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爲未至。當睦寇作於東南，非天下皆亂之時乎？而危言危行，奮不顧身，可謂己獨治矣。方持橐時，朝廷清明，內自宰相以及百執事若而人，外自部使者以及守宰若而人，雖不能皆賢，然往往號一時選，非天下皆治之時乎？而以柱史一言，力求去職，豈不以己或未治，而任重者固應爾耶！初，公之帥長沙也，力屈城陷，議者咎公以不死。竊嘗詰其故矣，方虜騎長驅江左，席捲湖外，公以千百烏合之衆戰百萬方張之兵，守一城以捍一路，蔽遮湘南，沮遏其勢，荆廣之不亡，公功爲多。當是時，所至望風犁額，獻城而圖存者不可以縷數，受僞命假守者相環也。舍此不議，而以死節病公，是大不可曉也。故嘗論天下有重可有重不可。理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可也；理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不可也。公移尺書鍵睢陽，如形格勢禁，而志不得於咸陽；傳寸檄搯僞楚，如招放豚，而志不信於柱史；折箠以鞭醜虜，如驅群羊，而迹不容於群小；以孤忠締萬乘，如膠投漆，而位不登於三公。蓋公之所可者，理可也；而其不可者，理所不可也。或曰：「子之言似矣，是祠非合古也。且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祀毋乃不典乎？」某曰：「不然。昔固有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又有所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公也與劉氏、孔氏兄弟皆有功於名教，與鄉先生孰多？以道德教人，視樂祖孰優？像而祀之，獨不得與祭於社、祭於瞽宗者比乎？然以勞定國，能捍大災，公有何愧焉？」公諱子諲，字伯

恭。紹興三十年清明後五日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四，道光《清江縣志》卷二三，《南宋文錄錄》卷一〇。

時中堂記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某兄之子維寧移書衡陽，謂某曰：「間者取子思時中之說以名讀書之堂，其爲我記之。」某以嚴譴流落嶺海者二十年，才獲內徙，畏首畏尾，筆閣不敢下者累月。書來，請益力，却之不可，則諗之曰：子知子思之時中，亦加《易》之時中乎？夫《易》之時中，學者之事；子思之時中，聖人之事。《易》之時中，其說有三：一曰時之所願，惟願於亨，以亨行之，得時中也；一曰中者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一曰時中之欲達而一發之也。子思之時中，其說有四：一曰孟子所謂聖之時，以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一曰時者猶冬飲湯、夏飲水之謂；一曰執其兩端，所以用其時中；一曰幼壯老死朝旦暮夜，時雖不同，其中一也。由前說而致知力行，則進乎《易》之時中，庶幾乎顏子之擇乎《中庸》。由後說而致知力行，則進乎《中庸》之時中，庶幾乎舜之執其兩端。夫不極高明則中不可識，不窮博學則中不可識，譬如一宮之奧，明庭爲中，指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非中；一國之奧，壇宇爲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中。惟極其大則中乃可求，惟止乎中則大斯可有。回之擇乎《中庸》，蓋求見聖人之止，而極乎大也；舜之執其兩端，蓋止乎中而大可有也。世之人以曲意小智，梏乎有我之

私，而舜、顏之道遂卓絕而不可企及。非果不可企及也，弗思爾矣。雖然，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未發也，安見其時耶？曰：子不見天地之理乎？夫溫厚之氣爲春，則人指爲陽中；肅殺之氣爲秋，則人指爲陰中。曰：是天地之時中也，而不知其溫厚肅殺之未發，而中氣已具。然則知天地之中，則吾之中可知矣。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以之事親從兄，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所往而不可？古之君子所以變理陰陽，蓋本於此。夫喜怒通四時，而陰陽或至於并毗，無是理也。大哉，時中乎！《易》言中者五十有三卦，言時中者一；子思《中庸》言中凡十有五，言時中者一。嗚呼，得不謂之難乎？故曰：極其大則中乃可求，止乎中則大斯可有，吾子勉之。紹興三十一年人日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

清江經史閣記

紹興三十一年

紹興丙子冬十一月癸巳，經史閣成，士民醵會聚觀，填郭塞郭。經始者實薌林先生、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公也。其子右承議郎、通守蘄州澹抵書衡陽，屬廬陵胡某爲之記。某竊嘗謂公之威譽德業，雖赫赫在人耳目，然其大節世容有未盡知者。方應奉之法行，朱勔以花石蕩上心，天下側目，公力疏其姦欺。方王黼開羨餘之獻，四方風靡，公力回狂瀾而止之。方白時中當國，人爭舐痔，公獨連指其私。方靖康之變，范瓊大掠近郊，莫敢誰何，公獨落其角距。方司馬公姦黨之碑立，雷風見異，而天

下不敢言，公獨口詈心非，以爲不可。方劉公器之居南都，陳公瑩中居南康，羣小以爲當然，公獨乞召用；後犬虜寢萌，朝廷始欲大用器之，如公所請。方僞楚將異圖天下，陰拱觀變，公獨仗義而麾之，挫虓虎而奪之氣。方南都尹與僞楚有連，若欲爲地者，天下寒心，公逆折其輔車之勢。僞齊入寇，合淝之軍聲言乏糧，潛師欲遁，公鍵以大義，遂破劉麟貔虎之羣。方偃藩平江，上親題賜舟曰「泛宅」，以視異數，公奮然引疾，不三月而乞身。方醜虜垂頤中原，附和戎以進者相踵，公獨異議勇退，徜徉林泉者十有五年。公之卓識遠見如此類者，不可縷數。胡文定先生嘗云：「向公氣節忠鯁，徇義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噫，公倘無恙，可使金虜寢謀，朝廷莫安，豈止備使令而已乎？然則茲閣之作，必非偶然者，宜記也已。其詞曰：維清江山川蹇嵯，異人間出。厥初佛老氏之說勝，爭賁塔廟以徼福。木天渠渠，崛起百增，上儼旋極。雕碣居楹，薨標切雲，奔星更於閨闥，仰攀撩而捫天。惟學宮藹然不敞，頽垣敗壁，赤白漫漶不鮮，宋桷撓折，級甃破缺，主師玩視若傳舍然。薌林公獨耻之，乃輟月廩，嗇衣穀食，將創閣以庋書於講堂之上，且侈大厥度，以張斯文。未就而捐館，太守東平王公復始視事，躡公之畫，喟曰：「是與賁塔廟以求福者有間矣，吾可不卒其志？」乃勅新喻宰任君詔發其儲，得三百萬錢，鳩工庀材，成以不日。東西五丈，南北倍蓰，凡爲屋二十有四楹，規模岌嶮，輪焉奐焉。且以石曼卿石刻三大字揭其上，易一郡之規。通守公喟曰：「是邦前哲若劉氏兄弟時則有若侍讀原甫、舍人貢甫，孔氏兄弟時則有若舍人經甫、侍郎常甫、郎中毅甫，皆一代人傑，而典型弗存，蔑以示後，甚非古所謂鄉先生祭於社之義。請圖其像於閣以標表後

學，不亦善乎？」皆曰：「諾。」既繪事僦工，峨冠雲集，胥化翕然。教養之關增崇，而蚩尤之廬日污；周孔之道益尊，而黏湛之說自屏。清江淵淵，飛閣嶢嶢，道光匪兕，音革蜚鴉。前閣皂山，頰章貢水，山峨水遠，隆棟屹峙。天子之教，惟薌林公是敷；多士之學，惟薌林公是勸。六藝淵源，三史淹貫。江之湯湯，源深流長。天子萬壽，公亦不朽。蘭茁其芽，克昌厥後。爰鑄山骨，三十一祀，刻以詔遠，俾知作之自。《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

〔二〕「賜舟曰」三字原作「賜再日」，不可解。查胡宏《五峰集》卷三《向侍郎（子諲）行狀》記此事云：子諲知平江府，「上賜舟，親題曰『汎宅』」。則「賜再日」三字實爲「賜舟曰」，皆以形近而誤。

永興觀記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

某少時側聞大皋渡所謂永興觀者，瀟洒有道山之趣，每適城闔，過其門，則必游焉。住山者王君道貴也，與之語，類知道者，自是相往來，爲方外友。紹興壬戌，某斥嶺表，竄海上，閱十有五年，始內徙合江。又五年，乃獲自便歸田，由宜春道安成，抵螺川。涉大皋渡，首至永興晤王君。把酒道舊，粲然一笑，則謂某曰：「自頃一別，不知幾寒暑，世事如浮雲，變滅不可勝紀，而吾二人白髮相看如故，夫豈偶然哉。請書其事，且并記觀之興毀始末，以託不腐。」某感其言，三嘆而遂爲之記。

今夫觀之始自胡君紫槩開山，而劉君居明繼之，瓦礫之墟，變爲壇宇，百餘年間，鐘鼓殷然。己酉冬，金虜長驅，江左邑屋一空，觀亦煨燼。有陳君中陵者，披榛荆莽，一新土木，百廢具興。不十年而陳羽化，於是王君奮然大作勝事，而里中好事者劉遷、吳鑑、吳昌、劉通出力佐之，遂成玉清之居，突兀創見。而同郡曾仁剩者又出力鳩工，捏塑爲像〔一〕。既又建三門，門側立虎賁之士甚偉，遠近聚觀嘆息。若其殿宇之盛，則勢隆崛以崔嵬，峻峨峨以岌嶭，亘修楣之宛虹，結粉櫺以合沓，何其偉也！樓觀之盛，則隆崇弘敷，飛欄轆轤，望窈窕以徑庭，渺莫窮其所極，何其詭也！廊廡之盛，則塗閣雲蔓，隱鱗鬱律，隘百版之側陋，媿殊裁於八都，何其壯也！雕鏤之盛，則髹檻文棖，繡栴藻梲，叛赫戲以輝煌，蕾倒茄之狎獵，何其麗也！若夫三階重庀，瑇齒琢瑱，坻堦鱗沓，棧齟嶮嶮，雖古馭娑、駘蕩，燾鼻、桔槔，杓詣、承光，睽眾、摩豁，不足擬其靡。偃拱梓於林麓〔二〕，憲紫宮以摹擬，隔寒暑於邃館，直掃電以聳峙〔三〕，雖疏龍首以抗殿，竦造天之危闕，不足放其奇。朱拱雲浮，雕欒霧飛，對若駿嶽崛起以捷業，髣髴鬢風舒蜺以垂天。雖表堯闕於鼎門，軼太清以上征，不足擬其峻。雲爵踞薨而矯首，綵羽摘鏤於西清，雖東廂蚺鰐之龍，圜闕欲翔之鳳，不足喻其逸。蚩尤呵廬，虎旅森戟，靈囿暴於前榮，耕甫偃於楯軒。雖巨靈鼉鬪，高掌遠蹠，如西京之譎，河靈夔踢，掌華蹈衰，如河東之誕，不足逞其怪。此觀之大凡也。雖然，予聞道家者流泊乎無爲，澹乎自持，清淨虛無，乃其本也。今顧爲是紛華盛麗之觀，毋乃非廣成之道乎？王君曰：「然，此真董梧之鋤也，敢不聞而樂之？」紹興壬午七月朔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塑：原作「素」，據四庫本改。

〔二〕梓：原作「样」，據右引改。

〔三〕直掃電：右引作「轟蟬霓」。

建康府卞公祠堂記

建鄴實江左一大都會，其事煩職重，在祀與民，爲政者率皆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祀典所秩，雜然不可縷數，自社稷、五祀、四望、四類、六宗、八蜡，無所不當祭。又有賓柴以祀五緯十二次，櫛燎以祀中能上能，貍沈以祭山林川澤，騶辜以祭四方百物。又有磔禳以祭風雨，壇壝以祭地祇，瓢齎以祭水旱癘疫，營鄩以祭國門，屏珥以祭羣小祀，中霤以祭室神。又有挾俎以侑食，復胙以倖福，以至十倫之義。吁，亦衆矣！今大丞相、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張公來鎮此府，下車之初，獨首及卞公之祠，何哉？某嘗求其說。稽之漢，則曰節行者國家之金城；稽之唐，則曰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蓋道以德禮，則人尚名義；嬰以廉耻，則人矜節行。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夫人皆戮力一心，仗節死義，則國家安固，隱若長城，是不亦節行者國家之金城與！秦以併吞八荒之心，欲帝萬世，然亡仗節死難之士，有一茅焦，幾不免虎口。故沐猴一呼，而天下土崩。東漢之亂，獻帝越在草莽，曹操奉以爲主。當是時，天下已無漢矣，而維

曹氏之爲聽，姦斧逆鼎搏人而肆其酷，海內凜凜，以爲漢亡在須臾耳。然殺一孔文舉，而忠臣義士折首滅頂，伏死以爭，終曹公之身而不得逞，是不亦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與！由是觀之，公之所以首及卞公之祠，其旨豈不深且遠矣哉？公道德忠孝服一世，用不用爲天下重輕，雖去國垂三十年，海內至今歌思，況其高勳弘烈，藏在盟府，視古人何愧哉！而其意方將尚友古人，歉然若不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公之意，豈不端出於是？仰惟無隄之興，展義吳會，玩歲愒日，雖卧薪嘗膽，而未見死士之節，雖寢革枕戈，而蔑聞執兵之陪。顧甌脫之警日聞，復仇之期未指，而士氣委靡，媮生苟免。微公敦尚名教，以砥礪頽風，則孔孟仁義之談，幾何其不掃地哉？嗚呼，其尚忍言之！或謂：「子言信矣，敢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二者同異？」某曰：不同。夫仁人於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士於死生有取舍焉，故止能取義。殺身成仁，夷齊以之；舍生取義，子路有焉。故結纓而死，未能無擇。雖然，夷齊遠矣，有志乎古者，或可跂及，不然猶不失爲仲由也，卞公其何歉焉！卞公諱壺，字望之，其大節舊史詳矣，故不復言。《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一〇。

衡陽觀音寺殿記

紹興二十九年二月

雁城西湖觀音寺殿者，僧本慧所建也。予聞西佛書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

先起。」嘗味其言，以求其所謂海印發光，與所謂塵勞者而不可得。而觀於其居，喟然嘆曰：「是塵勞之若是也。今夫茅茨木椽，卑宮陋巷，聖賢之高致。桑門之廬，豈不靡哉！儼殊裁於八都，倣圓方於太紫。傑閣嶢嶢，廣厦沉沉，偃帝宇以抗殿，狀峨峨以業業。蒂倒遽於藻井，葩下敷而狎獵。仍增崖而啓闔，睨岫峩而衡闕。託喬址於孱顏，冠迎風而轢嶢闕。徑百常而崛起，翔鸞仰而猶愕。竦造天之巍棟，上觚稜而翫金爵。若夫雲楣鬱其聳峙，厥高臨乎折風。躡天極而出駘盪，帶折翳於重巒。時游梁於浮柱，激倒影而納輝。雖都盧之輕趨，亦凌兢而莫能梯。何工巧之綺豁，逞瓌材而究奇！軼埃壒於天半，睇薨標而意迷。其不謂之塵勞，而謂之海印發光耶？其裝嚴也，則裊以綸連，文以藻繪，絡以火齊，繚以夜光。至於砥礪龍輔，懸黎結綠，和璞明月，連城拱璧，莫不錯落其間，流耀藏英，璀璨晶熒。於是木衣綈錦，土被金碧。玉碣居楹，梢雲繡栴。雕玉瑱以鏤檻，聯文甲之采椽。琢左城之九齒，磋右平以滂沱。綺疏璇題，華棖璧璫。蒲牢萬鈞，怒璩趯趯。力連軒而賈勇，駢奮迅以超驤。至如寶華王坐，藏室法輪，蚩尤躩攘，守衛撝呵，則有黃支之犀，余吾之馬，九真之麟，條支之羽，白象驂乘，蒼龍吐珠，駉駉髣髴，虎兕熊羆，海鱗變而成虬，蜿蜿蜃蜃，觀者洞心駭目，曾不能悉其彷彿，而神已疲。又如箏琶篴篥，簫筠管簃，箭簫笳籥，簾簫琴筑，鐃鐃鼓鉦，喧闐取鬧，敗寥闐於淨宇，聒夢寐於幽人，是又不謂之塵勞，而謂之海印發光耶？今慧師乃因予里王夔以速記，予欲言其塵勞則幾乎詆，欲言其發光則近於誣，其何以塞請？雖然，慧也垢衣糲食，日持盃丐於市，自貧女一錢，至給孤側布，辛苦劬瘁累數歲，始荒傭工。木天渠渠，突兀照耀，崇隆鉉敷，創建於藜藿瓦礫之

場，與夫勦民屈力，多土木之奉以事徼福者，其爲塵勞，固有間矣，可書也已。寺經始於宣和癸卯，郡人譚士從、蕭思欽、蕭華協力市地。開山者祖心，而澄照、本淨、本慧嗣之，如漢甲乙帳之次。前雁峰，後岫嶺，左湘江，右蒸水，環修竹萬箇。橫塘雖附郭而野，甦甦賢士，多至遊賞，故寺今有盧公贊元、胡公明仲遺墨存焉。予自海南蒙恩移衡，與佛者盱江祖儀遊。儀爲予言，慧之初鳩材於耒陽也，方江而下，距寺百里所，水涸，當遵陸頓，役夫數百，歎不能得。俄水暴至，浮木抵寺下，人異之。夫水至柔而強，至順而逆。秦政力能併天下，而不能使波伏不興；漢武鞭笞四夷，如追放豚，而不能使河復故道。慧以匹夫無能之人，暗鳴咄嗟，而水自至，此豈可以知力爭哉！殿高廣三丈有五尺，自二十四年夏經始，至二十六年秋落成，其勤至矣。噫，世間萬法變滅須臾，恒沙寶塔，竟成微塵，茲殿也能保其不爲微塵乎？慧如有以保之，則予不能知矣。歲在屠維單閼，二月朔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

衡州壽光寺輪藏記

紹興三十年五月

番禺經略直閣向公道衡陽，謂某：「是州佛宇壽光寺輪藏者甚偉，主僧智本嘗遊予門，欲謁記於子，盍記之？」某曰：「僕非學空者，何以塞請？」公曰：「第記之，庸何傷？」某曰：「諾。」大藏非古也，自周柱下史多藏書，故宋初學者，謂東觀爲柱史藏室。桑門踵其跡，故皮書者亦云藏。然

吾聞瞿曇氏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何以藏爲？且世所謂藏者，又皆譎詭不物，上擬璇極，攀撩捫天，曲折百增，丹雘壁楞，蒼螭蚴蟉以繚楹，象輿半漢以當軒。奔星經於彩纈，宛虹拖於彫采。靈囿夷猶於珍館，夔魑偃蹇於南榮。薨標鳳翹，遡風欲翱。般爾之考極矣！執樂則靈媧宓妃，靚飾絃服，巾幘卹削，或鼓琴擲籥，或弄袖振履。妙才騁技，態不可彌，夸容颺菁，軼天下之靡曼。守藏則八靈蹈厲，中黃育獲之儔，獶犴畢方，游光野仲之偶，仡若虎旅，拏攫慄狡，隅目高匡，趨悍號豁，戴鷩秉戲，奮鬣被般，威讐虎，髮植竿，奎踞盤辟，千怪萬狀。轉輪則鼓鐘鏗訇，鈕鐻燁煜，唄梵隨作，囂聲震蕩，嚙聒八字，隱如忽雷，不及掩耳。彩飾纖縟則絢以雕藻，裛以朱綠，玳環綵繖，緋碧磊砢，璫珉璘璘，蚌實瑕英，璨若王廡，符采彪炳，布濩紛泊，崛詭遑躒。金腹塗飾，蕩心駭目，雖古髹櫨釳砌，綺疏璇題，瑤宮瓊屋，未有飾如許金者。且西都建章，觚棱棲金爵，據《三輔故事》，金爵銅鳳耳。《長門》、《甘泉》皆云「玉戶金鋪」，《蜀都》「金鋪交映，玉題相輝」，俱謂胥閭鋪首銅鰭而已。《解嘲》「歷金門，上玉堂」，亦止謂門傍有銅馬耳。凡此皆非金也。叔世失其旨，乃至土木泥金，雖峻法網，猶一簣遮紅瀾。吁，亦疏矣！然則俗不可移耶？金土同價之論，不可復乎？曰：以時言則不可，以理言則可。曰：物之不齊，情也。履大小同價，人豈爲之？軻老亦自忘其說，而有菽粟水火之論。夫菽粟不可如水火，猶金不可如土也審矣。某曰：不然，天下之理，賤生於無所用，唐虞還圭抵璧，而天下知貴茅茨土階。漢世祖捐金於山，而天下知賤珠玉象犀。夫茅茨土階固不敵珠玉象犀也，然而貴賤異者，生於用不用耳。若然，金土固有同價之理（二）。夫智本，瞿曇氏也，不謁記於其徒，

而謁於僕，是故欲聞道以有見焉。使達是理，則知椎輪以爲瑤，使其弗達，則雖給孤側金，不足其欲，況能於微塵中轉大法輪，有是理哉？雖然，智本之達不達不必深校，而其能苦心勦志，營所謂藏，與夫鮮衣玉粢以規其私也，不猶愈乎？與夫暴露其書，風餐雨淋者，不既賢乎？衡歲比登，新城承節郎曹堯臣以餘力迎佛書於福唐，藏適成而書至。盱江僧祖儀嘗云：佛書止五千八百卷，比吾書，如唐弘文二十餘萬卷，不能四十之一。然自武德抵開元，集賢四庫卷止八萬九千〔二〕，迄天寶之季，又損八千五百，而佛書至今不亡者何也？其徒能尊其書，而吾徒不能尊吾書耳。彼雖亂離顛沛，其目可矐，其足可斲，而其書不可斂。吾徒苟一第，則已束書不觀，其能顧皮書之室乎？由是言之，智本亦可道也已。里人王夔言，是蓋智本之師寶千創之，工未竟而寂，智本嗣成之。嗜佛者馬永、耿資、朱德、蘇宏、崔宥、易宗鑑、耿忠、王希賢贊之，丁純、萬忠鈺、馮琪、劉汝權、馮尚穆者實董厥役。費緡以萬計，亦可憐矣。直閣公崇雅斥浮，或譏以黏湛之說，笑而不售。今乃繩智本如此，則若人者豈亦樂聞吾道，如文暢師之徒與？故首告以齊高《鵬冠子》之語，庶其聞而樂之。終告以弘文藏書之盛，俾知聖道之光，且以愧吾黨云。紹興上章執徐蕤賓中潘，茨野胡某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

〔一〕金土：原作「金玉」，據上文改。

〔二〕八萬九千：原作「八萬九十」，據《玉海》卷五二「集賢院典籍」條改。

富灘世德堂記

富灘，郭汾陽世裔也，去予家十里，爲大節先生開闢地。左蟠薌山，右挹瀧水，秀壓環區。越六世，雲谷廷望以《春秋》舉政和辛卯鄉試，發解授起居注官，於予有甥舅之誼。京邸往來，迭爲賓主。歷三年，以言事被謫，遂罷仕進，田園自娛，構堂以祀其先，顏曰「世德」，請記於予。予惟堂以世德名，所在多有，而於郭允當。郭之先原屬二號，以音同受姓，固有周苗裔也。周有積功累仁，奄有大物，其在《詩》曰「世德作求」，此其明徵矣。夫開創於前者世有令德，而承其後者光而大之，是謂世濟其美。雲谷仍其義以名堂，隆所先也，而所以佑啓後人者，悉備乎其中。吾觀天運無往而不可復之機，造物無消而不息之理，世事無盛而不衰之時。朱紱繡黼，變而韋布，華閱朱軒，易而柴桑，高爵顯秩；降而輿隸，豐悴榮落，曷其有常！惟世修其德，則歷千古而不可磨滅。雲谷其有見於此，而樹之芳徽，俾我子孫世守弗替。積累之下，知必有應運而興者，又將歸本雲谷，而揚勵世德於無疆也已。夫莫爲之前，雖美而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而弗繼。登斯堂也，其亦顧名思義，而有保世滋大之思與！乃作記。《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八。